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二

明李清撰

列傳第十一

南史二十二

王

弘子錫 錫子僧遠 曾孫融 弘弟子
微 微兄遠 遠子僧祐 僧祐子
籍 弘從孫瞻 弘玄
孫冲 冲子瑒 瑜

王弘字休元琅邪臨沂人曾祖導晉丞相父珣司徒弘少好學以清悟知名弱冠為會稽王道子驃騎主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二

宋書曰時農務煩興弘以為宜建屯田又以府資單

薄控引無所止留銅官大冶都邑小冶各一所重其

功課餘皆罷之以充東作請將南局諸治募吏數百

迴以配農則功利百倍又欲二局田曹各立典軍本

曹親局所統必當練悉

珣頗好積聚財物布在人間及卒弘悉燔券書一下又

貢其餘舊業悉諸弟時內外多難在喪者皆不得終

其哀唯弘微名一無所就

宋書曰司馬元顯以為諮議參軍知記室事因辭道

子復以為諮議參軍領中兵又固辭

桓玄克建業收道子付廷尉臣吏莫敢贈送弘時尚居

喪獨道側拜辭攀車涕泣宋武召補鎮軍諮議參軍以

功累遷太尉左長史從北征前鋒已平洛陽而未遣九

錫弘銜使還都諷朝廷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反從北

來穆之愧懼發病遂卒宋國建為尚書僕射掌選領彭

城太守秦彥世子左衛率謝運為軍人桂興滌其壁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二

靈運殺興棄屍洪流街史中丞王淮之曾不彈舉

宋書戴弘奏曰內臺舊體不得用風聲舉彈此事彭

赫執憲幾聞所虧者重臣參承人乏若復謹守常科

則終莫糾正所以不敢拱默

宋武答曰端右肅正風軌誠副所期自今為永制於是

免靈運官後遷江舟刺史省賦簡役士民安之永初元

年以佐命功封華容縣公三年入朝進號衛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帝因宴集曰我布衣始望不至此傳宄之徒

並撰辭欲盛稱功德弘率爾對曰此所謂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時稱其簡舉少帝景平二年徐羨之等謀廢立召弘入朝文帝即位以定策安社稷進位司空封建安郡公固辭

宋書戴弘表曰臣謬荷榮遇言隱情向今天啟其心豫定大策而功不見紀固將請不賞之罪懸蛇之勢宜當稽違成命但進缺君子勞心之謀退微小人勞力之效而聖朝借賞於上愚臣苟參於下非惟仰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二

三

國紀實亦俯畏友朋憂心彌疹胡顏靡托敢遂愚指守之以死

見許進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刺史如故徐羨之等以廢弒罪將及誅弘以非首謀其弟曇首又為帝親委事將發密使報弘羨之既誅遷侍中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給班劍三十人帝西征謝晦與彭城王義恭居守入任中書下省引隊仗出入司徒府權置叅軍元嘉五年春大旱弘引咎遜位先是彭城王義康為荊州刺史鎮

泣陵平陸令河南成祭與弘書誠以盈滿兼陳義康宜入之朝政竟陵王誕衡陽王義季宜出據列藩弘由是固自陳請遷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年弘又上表陳彭城王宜入輔并求解州義康田是代弘為司徒與之分錄弘博練政體留心庶事斟酌時宜每存優允與八座丞郎疏曰同伍犯法無犯士不罪之科然每至詰諄輒有請訴若常垂慈宥則法廢不行依事糾責則物以為苦恐宜更為其制時議不多同弘以為謂之人仕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二

四

無庶人之坐署為世人輒受人士之罰於情於法不其頗與且人士既可不受同伍之謫罪其帑客何傷若無奴客可令輸贖又或無帑種為眾所明者官長二千石便親臨列上依事遣判又主守偷五疋常偷四十匹並加大辟議者咸以為重弘以為小吏無知臨財易昧或由疎慢事蹈重科心有可憫故欲寬其性命小進匹數宜進主守偷十匹常偷五十匹死四十疋降以補兵至於官長以上荷蒙榮祿付以局任宜正已明憲檢下方

非而親犯科律亂法員利何容復加哀矜且此輩人士
 可殺不可謫謂宜奏聞決之聖旨帝從弘議弘又上言
 舊制人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今四方無事應存消息
 請以十五至十六為半丁十七為全丁從之及弟曇首
 亡帝嘆嗟不已見弘流涕歔歎弘斂容而已既而義康
 言於帝曰曇首既為寶又為國器私情不稱何也賢曰
 賢者意不可度其見體如此九年進太保領中書監餘
 如故其年卒贈太保中書監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二

五

為六十人諡文昭配食武帝廟廷弘既民望所宗造次
 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為及書翰儀禮後人皆依倣之謂
 為王太保家法雖歷藩輔不營財利亡之後家無餘業
 而輕率少威儀容有疑其諱者弘曰家諱與蘇子高同
 性福隘人有忤意輒面加詈辱少嘗擣蒲公城子野舍
 及後當權有人就弘求縣此人常以蒲戲得罪弘詰之
 曰君得錢會戲何用祿為答曰不審公城子野何所在
 弘默然自領選及當朝總錄將加榮爵於人每每先訶

責遣辱之然後施行若美相兮接語欣歡者必無所語
 人問其故答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撫勞便與主分功
 此所謂姦以事君也若求者絕官叙之分既無以為會
 又不微借顏色即大成怨府亦鄙薄所不任聞者悅伏
 子錫嗣卒子僧亮嗣齊受禪降爵為侯弟僧達幼聰敏
 弘為揚州時僧達六七歲遇有通訟者竊覽其辭謂為
 有理及太訟者亦進弘意其小留左右僧達為中理閣
 誦不失一句兄錫質訥乏風采文帝聞僧達早慧召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二

六

德陽殿應對問敏帝甚知之妻以臨川王義女慶少好
 學善屬文為太子舍人坐屬疾而於揚列橋觀鴨為有
 司所糾厚不問性好鷹犬與閭里少年相馳逐又躬自
 屠牛義慶聞之令周旋沙門慧觀造而觀之僧達陳書
 滿席舉論文義慧觀酬答不暇深相稱每訴家貧求郡
 帝欲以為秦郡吏部郎庾仲文曰王弘子既不宜作秦
 郡僧達亦不堪莅民乃止遷太子洗馬母憂去職與兄
 錫不協錫罷臨海郡還送故友奉錄百萬以上僧達一

夕令奴輩取無於服闋為宣城太守性好游獵而山郡無事僧達肆意馳騁或五日三日方歸受辭辨訟多在獵所民或聞不識問府君所在僧達且曰在近後徒義興及元凶弒立

宋書元凶弒立世祖入討普檄諸州郡又符郡發兵僧達未知所從客說之曰今譽遂滔天古今未有莫若承義師檄移告榜郡使工言之士明示禍福誰不響應此上策也如其不善可躬率向義之徒致身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二

七

歸亦其次也僧達乃南歸達世祖於離頭命為長史孝武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所以慶之曰虜馬飲江僧達出赴難見其在先帝前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僧達尋至孝武即以為長史及即位為尚書右僕射僧達自負才地三年間便望宰相常答詔曰亡父亡祖司徒司空其自負若此後為護軍將軍不得志乃求徐州帝不許固陳乃以為吳郡太守時暮歲五遷彌不得意吳郭西臺寺多

富沙門僧達求須不稱意乃遣主簿顧曠率門義劫寺內沙門竺法瑤得數百萬荆江夏叛加僧達置左領兵臺符聽置千人而輒立三十隊隊八十人立宅於吳都役功力坐免官後帝獨召見傲然了不陳避唯張目而視及出帝嘆曰王僧達非狂如何乃戴面向天子後顏師伯詣之僧達慨然曰大丈夫寧當王碎安可沒沒求活師伯不答遂巡便退初僧達為太子洗馬在東宮愛念軍人朱靈寶及出為宣城靈寶已長僧達詐列死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二

八

寄宣城左承之籍注以為子改名元序啟文帝以為武陵國典會今又以補竟陵國典書令建平國中軍將軍孝建元年事發又加禁錮表謝言不能因依左右傾意權貴帝愈怒僧達族子確少美姿容僧達與之私款確叔父休馬永嘉太守當將確之郡僧達潛於所住屋後作大阮不往僧達潛於所住屋後作大阮欲誘確來別殺埋之從弟僧虔知其謀禁訶乃止御史中丞奏請收紫帝不許二年除太常意猶不悅頃之上表解職文旨

抑揚侍中何偃以其言不遜故付南臺又坐免官先是
何尚之致仕復膺朝命於宅設入關齋

八齋闋註曰以十月二十二日集士白衣同志二十
四人在吳縣土山墓下共三日清晨為齋始至四日
散

大集朝士自行香次至僧達曰願郎放鷹犬勿復游獵
僧達答曰家養一老狗放無處去今已復還尚之失色
大明中累遷中書令黃門郎路瓊之太后兄慶之孫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二

九

宅並僧達門當盛車服脂僧達將獵已改服瓊之
就生僧達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駒人路慶之者是君
何親遂焚瓊之所坐床太后怒泣語帝曰我尚在而人
陵我死乞食矣帝曰瓊之年少無事詣王僧達門見辱
乃其宜耳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加罪太后又謂帝曰
我終不與王僧達俱生先是南彭城蕃縣人高闡沙門
釋曇標道方等共相誑惑自言有鬼神龍蛇之瑞常聞
蕭鼓音與秣陵人藍宏期等謀為亂又結殿中將軍苗

乞食等起兵攻宮門事發黨與死者數十人僧達屢經
犯忤以為終無悛心因高闡事陷之收付廷尉於獄賜
死時年三十六帝亦以為恨謂江夏王義恭曰王僧達
遂不免死追思太保餘烈使人慨然於是詔太保華容

文昭公門爵國姻一不貶絕時有蘓寶生本寒門有文
義之義官至南臺侍御史江寧令生知高闡謀反不即
聞啟亦伏誅僧達子道琰徙新安元徽中為廬陵內史
未至郡卒子融字元長少而神明警慧母臨川太守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二

十

惠宣曰女性郭敏教庸書學博涉有文才從叔儉謂人
曰此兒至四十名位自然及祖舉秀才累遷太子舍人
以父官于通弱年便欲紹興家業啟齋武帝求自試
南齊書戴融啟曰臣聞春庚秋蟀集侯相悲露木風
榮臨年共悅動植或有心生靈能無感臣蒲柳先秋
光祿不徒貪及明明展悉思效文武吏法惟所施用
夫君道含弘臣術無隱翁歸乃居中自見克國曰莫
莫老臣竊景前修以冒不媿

遷秘書丞從叔儉初有儀同之授贈儉詩及書儉甚奇之笑謂人曰穰侯印詎便可解歷丹陽丞中書郎

齊書曰魏鹵遣使求書朝議欲不與融上疏曰鹵暴

恃天經虧違地義慙犬馬馴心同鷹虎反目今稽顙

郊門問禮求樂若來以文德賜以副書漢家軌儀重

臨幾輔司隸傳簿入閤河固其提漿佇俟揮戈願倒

又虜設官分職抑退舊苗扶任種戚今經典遠被詩

史北流馮李之徒必遵尚直勒等類居致乖阻何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二

奴以氈騎為惟牀馳射為餽糧冠方帽則犯沙陵雪

左衽則風驪鳥逝若衣以朱嘗戴之玄冕戴之玄冕

節其揖讓教以翔趨必同艱桎梏等懼冰淵婆娑蹶

躄困而不能前已及夫春草水生阻散馬之適秋風

木落絕驅禽之歡息沸唇于桑墟別醍醐於異俗聽

韶雅若聳贖臨方丈若爰居馮李之徒固得志矣虜

之凶族其如病何部落爭於下首渠危於上我一舉

兼吞下莊之勢也且棘實薦虞晉疆彌盛大鍾出智

宿氏以亡帝畧遠乎無思不服鑿光幸岱匪暮斯朝

臣請收籍伊瀝茲書復掌猶取之內府藏之外籙於

理有愜即事何損帝曰吾意不異卿事竟不行

永明末武帝欲北侵毛惠秀畫漢武北伐圖融因此上

疏開張北侵之儀圖成帝置琅邪城射堂壁上游幸輒

觀馬九年芳林園楔宴使融為曲水詩序當時稱之帝

以融才辯使兼主客接魏使房景高宋弁并見融年少

問主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久踰其半景高又云在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二

開主客曲水詩序勝顏延年實願一見融乃示之後日

宋弁於淫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知漢武之德今

覽王生詩序見齊王之盛融曰皇家威明豈直比蹤漢

武更慙鄙製無以遠匹相如帝以魏所送馬不稱使融

問之曰泰西莫北實多駿驥而魏之良馬乃驚不若將

旦旦信誓有時而與駟駒之牧遂不能嗣宋弁曰當是

不習地土融曰周穆馬跡徧於天下若騎騶之性因地

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躓弁曰王主客何為勤勤於

千里融曰卿國既異其優劣耶復相訪若千里斯至聖上當駕鼓車弁日向意既須必能駕鼓車也融曰買死馬之骨亦以郭隗之故弁不能答融驟於名利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初為司徒法曹詣王僧祐因過沈昭畧未相識昭畧屢顧盼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初不平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畧云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物以羣分方以類聚君長東隅居然應嗜此族其高自標置如此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二

三

為中書郎嘗撫案嘆曰為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遇朱雀街開路人填塞乃捷車壁曰車中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乏八蹄及魏軍動竟陵王子良於東府募人板融寧朔將軍軍主融文辭捷速有所造作援筆可待子良時友好晚節大習騎射

南北史曰融才地既高兼藉子良之勢傾意賓客勞問周欵文武翕然輻輳

招集江西僉楚數百人並有幹用融特為謀主

南齊書載武帝討雍州融因車疏曰臣每覽史傳見憂國忘家指生報德者未嘗不撫躬太息以為今古共情也自檢狃荐食荒蕪伊瀍天道禍淫危亡日至但任非素蓄無以即用時希私集部曲豫加習校若蒙垂許乞隸防禦臣少重名節早習軍旅試而無效願受面欺之誅用且有功仰酬知人之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二

古

武帝病篤薨絕子良在殿內太孫未入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閤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帝重撫朝事委西昌侯鸞梁武謂范雲曰左手據天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主上大漸國家自有故事道路籍籍將有非常之舉卿聞之乎雲不敢答俄帝崩融乃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鸞聞急馳到雲龍門不得進乃曰有敕召我乃排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麾音響如鍾殿內無不從命融知不遂乃釋服還省嘆曰公誤我鬱林深怨融即位十餘日收廷尉獄使中丞孔珪倚為妻曰融安性剛險立身浮競動迹驚

羣抗言異類近塞外微塵若求將領遂招納不逞扇誘
 荒兇狡弄威聲專行權利反復唇齒之間傾動頰舌之
 內威福自無無所忌憚誹謗朝政歷毀王公謂已才流
 無所推下事暴遠近使融依源據答融辭曰因實頑蔽
 觸行多愆但夙忝門素得奉教君子爰自揔髮迄將立
 年州閭鄉黨見許愚昏過蒙大行皇帝獎育之恩又荷
 文皇帝識擢之重司徒公賜預士林安陸王曲垂盼接
 前後陳伐鹵之計亦仰簡先朝今段犬羊乍優今因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二

十五

撰符詔曰司徒宣救招募同例非一實以戎事不小不
 敢承教續蒙軍號賜使招集街救而行非敢虛扇且張
 弄威聲應有形迹專行權利又無贓賄反覆唇齒之間
 未審悉與誰言傾動頰舌之內不容都無彼此自上甘
 露頰及銀甕啟三日詩序接鹵使語辭竭思稱揚得非
 誹謗因才分本劣謬被策用悚怍之情夙宵兢惕自循
 自省並愧流言伏惟明皇臨宇普天蒙澤戍寅赦恩輕
 重必有百日曠期始蒙旬日一介衆身獨嬰憲劾融被

收朋友部曲參問北寺相繼於道融請救子良不敢救
 西昌侯固爭不得

愚者南齊書則請救子良者融也南史脫一融字今
 補之而書內亦無西昌侯固爭不得一語破其謀復
 救其命恐無是理疑南史贅

詔於獄賜死時年二十七臨死歎曰我若不為百歲老
 母當吐一言融意欲指斥帝在東宮時過失也初太學
 生會稽魏準以才學為融所賞既欲奉子良而準鼓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二

十六

其事太學生虞義丘國賓竊謂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
 斷敗在眼中矣及融誅召準入宮人省詰問遂懼而死
 舉體皆青時人謂準胆破融文集行於時微字景元光
 祿大夫鴻之子也少好學善屬文工書兼解音律及醫
 方卜筮陰陽數術之事宋文帝賜名著初為始興王濔
 友父憂去職傲素無官情服闋除中書侍郎時兄遠免
 官歷年微歎曰我兄無事屏廢我何得過忝帝即以遠
 為光祿勳為文好古言頗抑揚表叔見之謂為訶屈

宋書戴微與弟僧綽書曰吾疹疾日滋人道所貴廢不復修民生安樂之事心死久矣所以解日偷存盡於大布糲粟半席安寢便以自度州陵此舉為無所因豈見吾近者諸賤邪吾少學作文時節時少進使君公欲民不偷每加存飭酬尊貴不厭敬恭且文辭不怨思抑揚則流澹無味文好古貴能連類可悲一往視之如似多意當見居非求志清論所排便是通辭懇屈耶爾者真可謂真素寡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二

十一

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為吏部郎微確乎不拔

冊府元龜戴微與湛書曰今王道鴻塗必欲潛淵探寶傾海求珠自可卜肆巫祠之間馬棧牛口之下賞劇孟子博徒拔卜式於芻奴亦有西戎孤臣東郊賤士上窮範馳之御下盡詭遇之能魚鱗雜襲者必不泛於世矣而君擢士乃先瘞廢荒棧械似不如此且弟曠違兄好迄今十歲妙時歸來終不任輿曳入閣兄守金城永不堪扶抱就路非憊則僻此君自見

表裏無假長目飛耳也今巫飾蝨蚋莫招神龍豈謂不肖易擢貪者易誘邪何君付度之輕謬今有此書非敢叨擬中散誠不能顧影負心純盜虛聲所以綿絡屢紙本不營尚書虎爪板也君平云生我名者殺我身夫爵猶滅名何用吏部郎裁忽忽不樂自知書不得長且使千載知弟不詐諉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二

十八

時論者或云微之見舉廬江何偃亦參其議偃慮為微所咎與之書自陳微報書深言塵外之適其從弟僧綽宣帝旨使就職因留之宿微妙解天文知當有大故獨與僧綽仰視謂曰此不欺人非知者就尋免之遂辭不就尋有元凶之變微常往門屋一間尋書玩古足不履地終日端坐床席皆生塵埃唯當坐處獨淨弟僧謙亦有才譽為太子舍人遇疾微躬自處療而僧謙服藥失度遂卒深自咎恨發病不復自療哀痛僧謙不能已以書告靈

宋書載書曰弟年十五不為察慧之譽獨沈浮好書

討測文典斟酌傳記寒暑未交便卓然可述方隆風志翊美前賢何圖一旦冥然長往尋念生平裁十年中耳然非公事無不相數字之書必共詠讀一句之文無不研賞濁酒忘愁園籍相慰吾窮而不憂實賴此耳奈何罪酷焚然獨坐憶吾往年散發極日流涕恒慮吾羸病豈圖奄忽先歸冥冥音顏髮鬢觸事感然弟今何在令吾悲窮五素好醫術尋思不精致有枉過痛酷爰堪弟奉親孝事兄順舉動尺寸吾每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二

十九

之每世不復一見奈何唯十紙手迹封圻儼然至於思戀不可懷及聞吾病肝心寸絕謂當以幅中薄葬事累汝奈何及相殯送弟由來意謂婦人雖無子不冝踐二庭此風若行便可家有孝婦劉新婦以刑傷自誓必留供養殿太妃感栢舟之節不奪其志求得左率第五兒廬位有主此何益冥然之痛為是存者意耳吾窮疾之人端坐向窓有何慰適正賴弟爾今頓究困憊不能作刻石文若靈響有識不得吾文豈

不為恨書此數紙無祠理畧道阡陌萬一不寫一阿諫何圖至此誰復視我誰復愛我他日所寶者三光劉嗜好以祈年今也唯速化耳冥冥中竟復云何弟情情和之寶未及光諸文章欲收作一集不知忽忽當辨此否今已成服吾臨靈取常共飲梧酌自釀酒寧有仿像否寃痛寃痛

僧謙卒後四句而微終遺令葬葬不設輜旒鼓挽之屬施五尺牀為靈二宿便毀以長所彈琴置牀上何長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二

二十

偃來以琴與之無子家人遵之所著集傳於世贈秘書監徽兄遠字景舒位光祿勳時人謂遠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言能不乖物理也子僧祐字肩宗幼聰悟叔父徽撫其首曰光神明意用當不作率爾人雅為從兄儉所重每鳴笳列騎到其門候之僧祐輒稱疾不從儉曰此吾所望於若人也世皆推儉愛民德而重僧祐不趨勢也未弱冠頻經憂居喪至孝服闋髮落畧盡殆不立冠帽舉秀才為驃騎法曹羸瘠不堪受命雅好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二

五

古善老莊不尚繁華工草隸善鼓琴亭然獨立不交當世沛國劉瓛聞風而悅薦為著作郎遷司空祭酒謝病不與公卿游齊高帝謂王儉曰卿從可謂朝隱答曰臣從非敢忘動高人直是愛閑多病耳經贈儉詩云汝家在汝門我家在南郭汝家饒賓旅我家多鳥雀儉時聲高一代賓客填門僧祐不為屈時人嘉之稍遷晉安王子懋文學而陳郡袁利為友時人以為妙選齊武帝數聞武僧祐獻講武賦王儉借觀不與竟陵王子良聞其工琴於坐取琴進之不從命永明末為太子中舍人在直屬疾不待對人輟去中丞沈約彈之云肆情運氣不顧朝典揚眉闊步直轡高驅坐贖論時何點王思遠之徒請交並不降意自天子至於侯伯未嘗與一人卒於黃門郎子籍字文海任齊為餘杭令政化如神善於撻伏自下日能欺性頗不儉俄為部民所訟及為錢唐縣下車布政咸謂數十人來未有籍好學有才氣

梁書曰籍七歲能屬文及長好學轉涉有才氣樂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二

五

任昉見而稱之嘗於沈約坐賦詠得燭深為約賞為詩募謝靈運至其合也殆無愧色時人咸謂康樂有王籍如仲尼有丘明老聃有嚴周梁天監中為輕車湘東王繹謚議參軍隨府會稽郡至若邪溪賦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劉瓛見之擊節不能已以公事免及為中散大夫彌忽忽不樂乃至徒行市道不擇交游有時途中見相識輒以笠傘覆而後為作唐令小邑寡事彌不樂不理縣事人有訟者鞭而遣之未幾卒籍甚

工草書筆勢道放蓋孔琳汎雅湘東王集其文為十卷瞻字思範弘從孫父猷位侍中光祿大夫瞻年六歲從師時有伎經門過同業皆出觀瞻獨不視習業如初從父僧達聞而異之謂其父猷曰吾宗不衰寄之此子年十二居父憂以孝文服闋襲封東亭侯後頗好逸游為閭里患以輕薄稱及長折節脩士操涉獵書記善基工射歷位驃騎將軍王晏長史晏殊出為晉陵太守潔已為政妻子不免飢寒時號廉平王敬則起兵瞻赴都敬

則經晉陵郡人多附之敬則敗臺軍討賊黨瞻言愚人易動不足窮法齊明帝從之祈前活萬數遷御史中丞梁臺建為侍中吏部尚書性率亮居選部所舉多行其意頗嗜酒每飲或彌日而精神朗瞻不廢薄領梁武每稱瞻有三術有三酒也卒諡曰康弘弟柳鴆事列於前曇首別卷冲字長深弘玄孫父茂璋任梁佐給事黃門侍郎母蕭氏梁武帝妹新安宮主也卒於齊世武帝以冲偏孤身鍾愛累遷侍中南郡太守習於法令政號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二

五

理雖無赫赫之譽久而見思曉音樂習歌儻善與人交貴游中聲名籍甚侯景之亂李元承制冲求解南郡讓王僧辯并獻女伎十人以助軍賞景平授丹陽尹累官至開府儀同三司陳武帝受禪加特進左光祿大夫參撰律令帝以冲前代舊臣持申長幼之敬文帝即位益加尊重嘗從幸司空徐度宅寘筵之賜以凡光大元年卒年七十六贈司空謚元簡冲有子三十人並致通官第十二子瑒字子瑛沉静有器局美風儀梁武元時位

太子中庶子陳文帝即位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侍中父冲嘗為瑒辭領中庶子帝顧冲曰所以久留瑒於承華正欲使太子微有瑒風法耳孝宣即位歷中書令吏部尚書瑒性寬和務清靜無所抑揚遷尚書左僕射加侍中參撰事瑒居家篤睦每歲時饋遺徧及近親郭諤諸稟弟其規訓卒贈時進諡曰光弟瑜亦知名美容儀年三十官至侍中永官元年使齊以陳郡表憲為副齊以王琳故因之齊文宣每行載死囚以從人呼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二

五

御因每他怒則召殺之瑜及憲危者數矣齊僕射楊愔每救護之天嘉二年還朝復為侍中卒諡曰貞論曰語云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晉自中原沸騰介居江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國移居三百蓋有憑焉其初諤云王與馬共天下王氏人倫之盛始始是矣林元弟兄並舉棟梁之任下逮世嗣無虧文雅之風其簪纓不替豈徒然也僧達猖狂成性元長躁競不止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三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十二

南史二十三

王曇首

子僧綽 曾孫憲 憲子規 憲弟陳 陳子承 僧綽弟僧虔 僧虔子慈 慈子泰 慈弟志 志弟筠 志弟彤 寂 志弟志

王曇首太保弘少弟幼有素尚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辟瑯琊王大司馬屬從府公修復洛陽園陵與從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三

球俱詣宋武宗武曰並膏梁世德乃能屈志戎旅曇首答曰既從神武自使懦夫立志時謝晦在坐曰仁者果有勇宋武大悅及至彭城大會戲馬臺賦詩曇首文成宋武問弘曰卿弟何如私答曰若但如下官門戶何寄宋武大笑曇首有智局喜愠不見免閨門內雍雍如也手不執金玉婦女亦不得以為飾玩自非祿賜一毫不受為文帝鎮西長史武帝謂文帝曰曇首深殺有器度輔相才也汝可每事諮之及文帝迎奉大統議者皆致

疑曇首與到彦之從兄華並勸帝行帝猶未許曇首首

諫并言天人符應帝乃下率府州文武嚴兵自御臺所

遣百官衆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在平

乘戶外不解帶累旬及即位謂曇首曰非宋昌獨見無

以致此以曇首為侍中領驍騎將軍容子為右軍將軍

誅徐羨之等及平謝晦皆曇首及華力也元嘉四年駕

出北堂使三更竟開廣莫門南臺云應湏白虎幡銀宇

祭不肯開尚書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丞傅隆以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三

曇首曰既無墨敕又闕幡祭雖稱上旨不異單刺元嘉二年雖有再開門例此前事之違今之守舊未為非禮其不請白虎幡銀宇祭致開門不時由尚書相承之失亦合糾正帝時無問更立科條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自謝晦平後帝欲封曇首等會讎集舉酒勸之因拊街林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出詔示之曇首曰近日之事仰賴英斷罪人斯得臣等雖仰憑天光效其毫露豈可因國災為身幸陛下雖欲私臣如直史何封事遂

寢時弘錄尚書事又為揚州刺史曇首為帝所親委任兼兩宮彭城王義康與弘並錄意常快快又欲得揚州以曇首居中分其權任愈不悅曇首固乞吳郡帝曰崔有欲建大厦而遣其棟梁賢兄比屢稱疾固辭州任將來若相申許此處非卿而誰時弘父疾屢遜位不許義康謂賓客曰王公久疾不起神州詎合臨曇首勸弘減府兵力之半以配義康義康乃悅七年卒時年三十七帝臨恸歎曰王詹事所疾不救國之衰也中書舍人周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三

赴侍側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帝曰直我家衰耳贈光祿大夫九年以預誅徐羨之曰謀追封豫寧縣侯諡曰文孝武即位配饗文帝廟庭子僧綽嗣僧綽幼有大成之度衆便以國器許之好學練悉朝典年十三文帝引見拜便流涕哽咽帝亦悲不自勝襲封豫章縣侯尚帝長女東陽獻公主累遷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究識流品任舉咸盡其分僧綽深沉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父曇首與王華並被任遇華子新建侯嗣才劣位遇亦輕

僧綽嘗為中書侍郎蔡興宗曰弟名位應與新建齊起致今日蓋姻戚所致也遷侍中時年二十九始與王濬常問其年僧綽自嫌早達逡巡良久乃答其嫌退若此元嘉末帝頗以後事為念欲相付托朝政大小皆參焉從兄微清介士也懼其太盛勸其捐抑僧綽乃求吳郡及廣州並不許會巫蠱事洩帝先召僧綽具言之及將廢立使尋求前朝舊典邵於東宮夜響將士僧綽密啟聞帝又令撰漢魏以來廢諸王故事送與江湛徐湛之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三

欲立隋王誕汪湛欲力南平王鐸帝欲立建平王宏試久不決誕妃即湛之女鐸妃湛妹也僧綽謂建立之事仰由聖懷惟宜速斷

宋書曰願以義感恩畧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

幾事難密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帝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事不可不殷勤且庶人始亡將謂我無復慈愛僧綽曰恐千載後言陛下惟能裁弟不能裁兒帝默

然江湛出閣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傷直邪綽曰弟亦恨君不直及劾弑逆江湛在尚書上省聞變曰不用王僧綽言至此劾立轉僧綽吏部尚書

冊府元龜曰元凶邵弑立使蕭斌作詔改元太初斌以不文辭乃使僧綽為之斌曰舊踰年改元劾問僧綽對曰晉惠即位便改劾喜而從之

及檢文帝巾箱及湛家書疏得僧綽所啟響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害焉因此陷北第諸侯王以為與僧綽有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三

五

志皆害之孝武即位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愍初太社西空地本吳時丁奉宅孫皓流徙其家江左初為周顛蕪峻宅後為袁悅宅又為章武王司馬秀宅皆以凶終及給臧燾亦頻遇禍故世稱凶地僧綽常謂宅無吉凶請以為地始造未及居而敗于儉另見儉弟遜宋界明中為丹陽丞告劉乘事不蒙封賞建元初為晉陵太守有怨言儉慮為禍因褚淵啟聞中丞陸澄依事舉奏詔以儉竭誠佐命特降刑書宥遜遠徙永嘉郡於道伏

誅長子審嗣審字思寂性凝簡慕樂廣為人未嘗言人短諸女子姪皆嬪王尚主朔望來歸輜駟填咽非所欲也敕歲中不過一再見嘗從容謂諸子曰吾家本素族

自可依流平進不須苟來也歷黃門郎司徒右掌史不事產業有舊墅在中山八十畝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常謂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為愧永元末召為侍中不拜三年春枉矢畫見西方長十餘丈審曰此除舊布新象及梁武起兵審曰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三

六

時人事其在此乎梁武霸庭建引為大司馬諮議參軍遷侍中及受禪降封為侯歷位度支尚書令武帝於鍾山西造大愛敬寺審舊也在寺側者即王導賜田也帝遣主書宣旨就審市之欲以施寺答云此田不賣若敕取所不敢言酬對又脫畧帝怒遂付市評田價以直逼還之由是忤旨出為吳興太守審性大於味而儉於頗以多忌為累又情於接物雖主書宣敕或過時不見才望不及弟暕特以為儉之嫡故不棄於時時為尚書

左丞僕射當朝用事竊白中書令為郡邑不樂在郡
卧不視事徵為度支尚書以母憂去職去普三年卒年
四十九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諡曰安子規字威明八
丁所生母憂居喪有至性齊太尉徐孝嗣每見必為流
涕稱曰孝童叔父疎亦深器重之常曰此兒吾家千里
駒也年十二略通五經大義及長博涉有口辯起家秘
書郎累遷太子洗馬天監十年年改造太極殿畢規獻
新殿賦辭甚工後為新安太守父憂去職服闋襲封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三

昌懸侯除中書黃門侍郎敕與陳殷殷去琅邪王錫范
陽張緬同侍東宮俱為照昭太子所禮湘東王繹時為
丹陽尹與朝士宴集屬規為酒令規從容曰江左以來
未有茲舉特進蕭琛金紫光祿大夫傳昭在坐並謂為
知言朱忌嘗因酒卿規責以為禮普通初陳慶之北
侵陷洛陽百僚稱慶規退曰可吊也何賀道家有云非
為功難成功難昔桓温得而復失宋武竟無成功我孤
軍無援深入寇境威勢不接餽運難繼將為亂階俄覆

沒六年武帝餞廣州刺史元景仲於元德殿詔羣臣賦
詩同用五十韻規援筆立奏文又美帝嘉焉即日授侍
中後為晉安王綱長史王立為太子仍為騎騎常侍太
子中庶子侍東宮太子賜以所服貂蟬并降令書悅是
舉也尋為吳郡太守主書芮瑒宗家在吳前守宰皆傾
意附之至是瑒宗假還規遇之甚薄瑒宗還都密奏現
不理郡事俄徵為左民尚書郡境千餘人詣闕請留表
三奏不許求於郡樹碑許之規常以門宗貴盛恒思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三

退後為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辭疾不拜遂於鍾山
永熙寺築室居焉卒贈光祿大夫諡曰文皇太子出臨
哭與湘東王繹令曰王威明風韻道上神峯標映千里
絕迹百尺無枝實俊人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
芒長懷絕泪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倣悼王生
俱往之傷信非虛說規集後漢眾家異同注續漢書二
百卷集二十卷子襄見周暕審弟也年數歲風神驚拔
有成人之度時父儉作宰相賓客盈門見暕曰公才公

才公望復在此矣弱冠選尚淮南長公主拜駙馬都尉
恩秘書丞明帝詔求異士始安王逢光薦疎及東海王
僧孺除疎騎從事中郎天監中恩侍中吏部尚書領國
子祭酒門貴與物隔不能留心寒素頗稱刻薄卒于尚
書左僕射諡曰靖子承訓承宇安期初為秘書郎累遷
中書黃門侍郎兼國子博士時膏腴貴遊咸以文學相
尚罕以經術為業唯承獨好儒業

梁書曰發言吐論造次儒者在學訓諸生習禮易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三

九

遷國子祭酒承祖儉父疎皆為此職王始為國師前代
未有久之出為東陽太守政存寬惠吏民悅之卒郡諡
曰章承性簡貴有風格右衛朱昇當朝用事每休下車
馬填門有魏郡中英者門寒才俊好危言高論以忤權
右嘗指忌門曰此中輻湊皆為利往能不至者唯大小
王東陽耳小東陽即承弟幼也時唯承兄弟及褚翔不
至昇門世並稱之訓字懷範生而紫脣師媪乙言法當
貴幼聰警有識量僧正惠超曰而奇之謂門人羅智國

曰四郎眉目疎郎舉動和韻此與門戶者智國以白疎
疎亦曰不墜基業其在文殊文殊訓小子年十三疎亡
憂毀家人莫說十六召見文德殿應對爽徹武帝目送
久之謂朱昇曰可謂相門有相初補國子生門說師素
昂昂曰久籍高名及觀容止若披雲霧俄諸袁子弟來
昂助教曰我兒出十數若有一子如此實無實無所恨
射策除秘書郎累遷秘書丞嘗作詩云旦與匡世功蕭
曹佐以俗追祖儉志也後拜侍中入見帝帝問何敬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三

十

曰褚彥回年幾為宰相敬容曰少過三十帝曰今之王
訓無謝彥回訓美容儀善進止文章為後進領袖年二
十六卒諡曰溫僧虔金紫光祿大夫僧綽弟父曇首與
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僧踏跳下地作虎子時僧虔
累十二博基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僧綽採蠟燭珠為鳳
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伯父弘敷曰僧達後爽當不
減人然亡吾家者終此子也僧虔必至公僧綽當以名
義見美或云僧虔採蠟燭珠為鳳凰私稱其長者云僧虔

弱冠雅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嘆曰非唯跡逾子敬當器雅過之為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淑每嘆之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滔光潛寶物莫之窺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無以加焉遷司徒左西屬兄僧綽為宋元凶所害親賓咸勸之兆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孝武初出為武陵太守攜詩子姪兄子儉中塗得病僧虔為廢寢食同行容慰喻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三

僧虔曰昔馮援處子姪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亡兄之亂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再遷太子中庶子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大明世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後為御中中丞領驍騎將軍舊時甲旅多不居憲臺王氏分枝居烏衣者位宦微戒僧虔為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為耳秦始中為吳興太守始王獻之善書為吳興郡及僧虔工書又為郡論者稱之徒會稽太守

冊府元龜曰時山陰人孔祐至行通神曾有鹿中矢求投祐祐為養瘡愈方去僧虔與張緒書曰孔祐行動幽祇德標松桂引為主簿竟不肯屈

中書舍人阮佃夫家在東請假歸家勸僧虔以佃夫要辛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去耳佃夫言於宋明帝使御史中丞孫夏奏僧虔坐免官尋以白衣領侍中元徽中為吏部尚書昇明二年累遷尚書今嘗為飛白書題尚書省壁曰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三

行方止物之定質脩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造是故去之宜疾賞時嗟賞以比坐右銘兄子儉覲見輒昂以前言往行忠貞正足之道雅好文史解音律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人間競造新聲時齊輔政僧虔上表請正聲樂

南齊書冊府元龜載表曰夫懸鐘之器以雅為用凱容之禮八佾為儀今摠章羽佾音服外異又歌鐘一律克諧女樂以歌為稱非雅器也大明中即矣官懸

合和鞞拂節素雖會慮平雅體將未知音或譏聖世
若謂鐘舞已諧不欲廢罷別立歌鐘以調羽倫止於
別宴不閱朝享重違成憲更立歌鐘不參舊例四懸
所奏謹依雅調臣昔制歌聲猶在樂官具以副鐘配
成一部即義沿理如或可附又今之清商實由銅爵
魏氏三祖風流遺童盈耳京洛相高江左彌貴諒以
金石千羽事絕私室桑濮鄭衛訓隔紳冕中庸和雅
莫復於斯而情變聽移稍復銷落十數年間亡者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三

三

自頃家競新哇人尚謠俗務在嘒校不顧音紀汎宕
崖末知所及士有等差無故不可去樂禮有攸叙長
不可共聞故宣醜之制日盛于屢里風味之響獨盡
於衣冠宜命典史務勤課習緝理遺逸迭相開曉凡
所漏忘悉加補綴曲金者祿厚藝妙者位優利以動
之則人思刻厲反本還源庶可跂踵

齊高乃使侍中蕭惠基調正清商音律及受禪轉侍中
丹陽尹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因僧虔言湯本救疾而

實行究暴若罪必入重自有正刑若去惡宜疾則應先
啟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帝納其言正

南齊書曰僧虔留意雅樂昇明中所奏雖微有墮改
尚多遺失是時上始欲通使僧虔與兄子儉書曰古
語云中國失禮問之四夷如符堅敗後東晉始備金
石樂故知不可全誣也北國或有遺樂誠未可便補
中夏之闕且得之其存亡亦一理也但鼓吹舊有二
十一曲今所能者十一而已意謂北史會有散後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三

五

今樂署一人粗別同異者充此使限雖後延州艱迫
其得知所知亦當不同若謂有此理可得中吾意上
聞否試為思之事竟不行

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古冢者相傳云是楚王家大
獲寶物履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綸簡廣數分長二尺皮
節如新有得十於簡以示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
官所闕文也帝素善書篤好不已與僧虔賭書畢謂曰
誰為第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謂

善自為謀或云帝問我書何如卿答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第二而正書第三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曰卿善為辭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帝示僧虔古迹十卷就求能書人名僧虔得民間所有卷中所無者吳大皇帝景帝歸命侯書桓玄書及王丞相道領軍洽中書令珉張芝索靖衛伯儒張翼十一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書人名一卷選湘州刺史侍中時故清簡不營財產士民安之武帝即位以風疾欲陳解遷侍中左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三

五

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少時羣從並會客有相之云僧虔年位最高仕當至公餘人莫及及此僧虔謂兄子曰汝任重於朝行當有八命之禮我若復此授是一門二台司也實所畏懼乃固辭帝優而喜之客問其故僧虔曰吾榮位已過無已報國豈容更受高爵方貽官訪邪儉已為朝起長梁齋制度小過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即日毀之永明三年卒時六十追贈司空侍中如故諡簡穆僧虔頗解星文夜坐見務章分野當有

事故時僧虔子慈為豫內史慮有公事少時僧虔辛棄郡奔赴時前將軍陳天福坐討唐寓之餘錢唐掠奪民間財物棄市先是天福將行令家人豫作壽冢未至東又信催速就冢成得罪因葬焉又宋世光錄大夫劉鎮之年三十餘病篤已辦凶具既而疾愈因畜棺為壽九十餘乃亡此器方用因此而言天道未異知也僧虔論書曰宋文帝書自言可比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夫少餘欣王平南虞右軍叔過江之前以為最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三

六

曾祖領軍書右軍云弟書遂不減吾變古制今惟右軍領軍不爾至今猶法鍾張亡從祖中書令書子敬云弟書如騎驃駸駘恒欲度驂騑前虔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虔猶不分荆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難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張翼王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寫題後答右軍當時不別久後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真張芝索靖章誕鍾會二衛並得名前代無以辨其優劣唯見其劣劣唯見其筆力驚異耳呼

有意郝惜章草亞於右軍郝嘉賓草亞於二王紫媚其父桓玄自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比孔琳之謝安亦入能書錄亦自重為子敬書稽康書羊欣書見重一時親受子敬行書尤善正乃不稱名孔琳之書天然縱放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欣後丘道護與羊欣俱面受子敬故當在欣後范粵與蕭思話固師羊欣後小叛既失故步為復小有意耳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趨好殆當不減筆力恨弱謝綜書其舅云繁生起是得賞也恨少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三

上

好謝靈運書乃不倫過其合時亦得入流賀道力書雅丘道護庾斯學右軍亦欲亂真矣僧虔嘗自書讓尚書令表辭制既雅筆迹又麗時以比子敬崇賢吳郡顧寶先卓越多奇以以伎能僧虔乃作飛白示之寶先曰下官今為飛白屈矣僧虔著書賦儉為注序甚工僧虔宋世嘗有書誠子曰知汝恨吾未許汝學欲自悔屬或以閩棺自期或更擇美業且得有慨亦尉窮生但承聞斯唱未覩其寔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

國志聚置床頭百許日復徒業就玄

南齊書載僧虔書曰曼倩有云談何容易見諸玄志為之逸腸為之抽專一書轉誦數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尚未敢輕言汝聞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於塵尾自呼談士此再險事設令素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言老端可復言未嘗者邪談故如射前人得破後人應解不解即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三

上

睹矣且論注百氏荆州入袞又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言家口實如客至有設汝皆未經拂耳瞽目豈有庖厨不脩而欲延大賓者哉就如張衡思伴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南齊書曰六十四卦未知何名莊子衆篇何者內外八表所載凡有幾許四本之稱以何為長而終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為訓然

重華無嚴父放勛無令子亦各由已耳汝輩竊議亦當云阿越不學何忽自課汝見其一耳不全爾也設令吾學如馬乘亦必甚勝復倍不如今亦必大減致之有由從身上來也汝今壯年自勤數倍許勝劣及吾耳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此數耳即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令譽弱冠越超清級者如王家門中優者龍鳳劣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議况吾不能為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三

九

陰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茂爾無聞布衣寒素輕相屈體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教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誠爾後乘也汝年入立竟方應從宜兼有室累幸役情性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各爾身已切豈復閱吾邪鬼唯知愛深松茂栢寧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憾故畧叙懷子慈字伯實年八歲外祖宋太宰江夏王義恭迎之內齋施寶物恣所取慈取素琴石硯及孝子圖而已義恭善之表

淑見其幼時撫其背曰淑慈內潤也少與從弟儉共書學謝鳳子超宗嘗侯僧虔仍往東齋詰慈慈正學書未即放筆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曰比大人如雞比鳳超宗狼狽退十歲時與蔡興宗子約入寺禮佛正過沙門懺約戲慈曰來僧今日可虔虔應聲曰卿可如此何以興蔡氏之宗歷大司馬長史侍中領步兵校尉

南齊書曰慈以朝堂諱榜非古舊制上言朝堂榜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三

十

諱字縣露空失資敬之情徒乖嚴配之道若乃武功鼎臣贊庸元史或以動崇或由姓表故孔悝見銘謂標叔舅子孟應圖題稱霍氏况以處一之重列尊名以止仁無二之貴黃冲文而止敬昔東平即世孝章巡宮而洒泣新野云終和喜見似而流涕感循舊類尚或深心矧觀徽跡能無惻隱今為禁欽遽動延車蓋若使鷹駕紂覽四時臨閱豈不重增聖慮用感宸衷當刑前基製執啟皇齊孝則詔付外詳議儀曹郎

任昉議今之諱榜廉明義訓懸諸朝堂縉紳所聚將使起伏暑昏不違耳目禁避之道昭然易從尊稱霍氏理例乖方居下以名故以不名為重在上必諱故以班諱為尊因心則理無不安即事則習行已久謂宜式尊所創革慈議不行

司徒左長史慈患足齋武帝敕王晏曰慈有微疾不能騎聽乘車在仗後江左以來少例也慈妻劉秉女子觀尚武帝長女吳縣官主主修婦禮姑未嘗文答江夏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三

五

鋒為南徐州王妃慈女也以慈為東海太守行徐州府州事還為廬陵王子卿中軍長史未拜卒贈太常諡懿子泰字仲通幼敏悟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牀羣兒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對曰不取自當得賜中表異之少好學手不抄寫二千許卷及長通和溫雅家人不見喜愠之色妹夫江夏王鋒為齊明帝所害外生蕭子友並孤弱泰資給撫訓逾於子姪梁天監元年為秘書丞自齊永元末後宮火延燒秘書圖書散亂殆

盡奉表校定繕寫武帝從之歷中書侍郎掌吏部仍即真自過江吏部即不復興大典選令史以下小人求競者輻湊前後少能稱職泰為之不為貴賤請屬易意天下稱平轉黃門侍郎每遇朝宴刻燭賦詩文點帝深賞嘆沈約常曰王有養姪謝有覽舉養泰小字炬筠炬筠小字始革大理以泰為廷尉卿泰能接人士故每願其居選官頃之為吏部尚書衣冠屬望未及選居以疾卒諡曰夸志字次道慈之弟九歲居所生母憂哀容毀廢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三

五

中表所異弱冠選尚宋孝武女安固郡公拜駙馬都尉褚淵為司徒引主為主簿謂其父僧虔曰朝廷之恩本為殊特所可光榮在屈賢子累遷宣城內史清謹有思惠郡民張倪吳慶爭田經年不決志到官父老相謂曰王府君有德政吾鄉里乃有如此爭倪慶因相攜請罪所訟地遂成門田後為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唯一人失期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旦果至以婦孕吏民益歎服為吏部尚

書在遷以和理稱崔慧景平以例加右軍將軍封臨汝
侯因讓改領右衛將軍及梁武軍至城內殺東昏百僚
署名送首志歎曰寇雖孽可加足乎因取庭樹葉接服
之偽悶不署名梁武覽牋無志署嘉之弗以讓也梁臺
建位散騎常侍中書今天監初為丹陽尹為政清靜都
下有寡婦無子姑亡舉責以歛葬既而無以還之志隱
其義以奉錢償焉時年飢每旦為粥於郡門以賦民衆

悉稱惠常懷止足為諸子姪曰謝莊在孝武時位止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三

書今吾自視豈可過之三年為散騎常侍中書令因多

謝病簡通賓客九年還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卒

志善草隸當時以為楷法齊游擊將軍徐希秀亦號能

書常謂志為書聖志居家建康禁中里馬糞巷

梁書馬糞作為馬蓄未知孰是

父僧虔門風寬恕志尤惇厚所歷不以罪咎劾人門下

容嘗盜脫志車憶賣之志知而不問待之如初賓客游

其門者專改過稱善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號馬糞

諸王為長者普通四年志改葬武帝厚賻贈之諡曰安
有五子弟緝緝子均字元禮一字德柔幼而驚悟七歲
能屬文年十六為若藥賦辭甚美及長清靜好學與從
兄恭齊名沈約見筠以為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
王郎非唯額類袁公風韻都欲相似稷曰袁公見人輒
矜嚴王郎見人必娛笑惟此一條不能酷似仕為尚書
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或勸不就筠曰陸

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叱蹤昔人何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三

欣然孰職沈約每見筠文咨嗟以為不逮嘗謂曰昔蔡

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

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眺諸賢零落平生玩好殆欲絕

談藪曰諸賢零落枯疾相繼平生玩好殆欲絕而

友咏此事不衰

不謂疲暮復逢於君

談藪曰每商確書史披閱篇章畢夜闌景以為得志

之賞

約於郊居宅閣齋請筠為草木十詠書之壁皆真寫文

辭不加篇題約謂人曰此詩指物程形無假題署約置

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畢示筠草筠請至雌霓五激連

蜨約撫掌欣抃曰僕常恐人呼為霓五難次至墜石礎

星及水懸墻而帶坻筠皆擊節稱贊約曰知音者希真

奇殆絕所以相要政在此數句耳筠又嘗為詩呈約約

即報書歎詠以為後進擅美筠又能用強韻每公宴並

作辭必妍靡約嘗啟武帝言晚來名家無先筠者又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三

五

御筵謂王志曰賢弟子文章之美可謂後來獨步謝朓

常見語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近見其數首方知此

言為實

詩源指訣曰筠好弄葫蘆每咏則注水葫蘆傾已復

注若擲之於地則詩成矣

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並掌東宮管記昭明太子愛文

學士常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鈞等遊宴玄圃太

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曰所謂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

有其見重如此筠又與殷鈞以方雅見禮後為中書郎

奉敕製開善寺寶誌法師碑文辭甚麗逸又救撰中書

表奏三十卷及所上賦頌俱為一集後為太子家令復

掌管記普通元年以母憂去職筠有孝性毀瘠過禮大

通三年昭明太子薨救制哀策文復見嗟賞尋出為臨

海太守在郡侵刻還資有芒履兩舫他物稱是有司奏

不調累年後歷司徒左長史及簡文即位為太子詹事

筠家累千金性儉嗇外服粗弊所乘牛嘗飼以青草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三

五

遇亂舊宅先為賊焚乃寓居園子祭酒蕭子雲宅夜忽

有盜攻之驚懼墜井卒時年六十九家人十二口同遇

害人尸積空井中筠狀貌寢小長不滿六尺性弘厚不

以藝能高人而少擅才名與劉孝綽見重當時其自序

云余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遇弊賢觀皆即疏記後從

省覽懼與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建武

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載矣幼年讀五經皆七

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詠常為口實廣畧去取凡三過

五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並再抄
子史諸集皆一遍未嘗倩人假人並躬自抄錄大小百
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遺亡而已又與諸兒書論
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
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龍

云崔氏雕龍五字梁書作世擅雕龍

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中名德重光爵位相
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沈約嘗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三

五

言身為四代之史自闕闕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
繼如王氏之盛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筠自撰其
文章以一官為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吏部左佐臨海
太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凡百卷行於世揖弟彬字思
文好文章習篆隸與志齋名時人為天下寶齊武帝起
為天下寶齊武帝起舊宮彬獻賦文辭典麗尚齊高帝
女臨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太子中庶子徙永嘉太
守卜室於積穀山有終焉之志梁天監中歷吏部尚書

秘書監卒諡惠彬立身清白推賢接士有士君子風弟
寂性迅動好文章讀范滂傳未嘗不歎慨王融敗後賓
客多歸之齊建武初欲獻中興頌允志謂曰汝膏梁年
少何患不達不鎮之以靜將恐貽譏寂乃止位秘書郎
卒年二十一

論曰王曇首之才器王僧綽之忠直世祿不替豈徒
然哉其餘文雅儒素各稟家風其衰不墜亦云美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三

五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四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十三

南史二十四

王

誕 凡子 僊 僊子 藻 藻弟子 瑩 瑩從弟

王

革 從弟 琨

王

惠 從弟 球

王

或 子 絢 絢弟 緝 緝孫 克 或兄子 兵 兵弟 份 份孫 銓 銓會 通 通廟

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王誕字茂世太保弘從祖兄也父混太常卿誕少有才

藻晉孝武帝崩從叔尚書令珣為哀策出本示誕曰猶

恨少序節物誕攬筆便益之接其秋冬代變後云霜繁

廣除風回高殿珣歎美因用為會稽王世子元顯後軍

長史琅邪內史誕結事元顯嬖人張法順故見寵元顯

納妾誕為之親迎隨府轉驃騎長史內史如故元顯討

桓玄欲悉誅諸桓誕救桓脩等

宋書曰誕固陳脩等與玄志趣不同

由此得免脩誕甥也及玄得志將見誅脩為陳請乃徙廣州盧循據廣州以誕為其平南府長史甚賓禮之誕久客思歸乃說循曰下官與劉鎮軍情味不淺若得北歸必蒙任寄

宋書曰公私際會思報厚恩愈于停此空移歲月

時廣州刺史吳隱之亦為循所拘留誕又曰將軍今留

吳公公私非計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但一境不容

二君耳於是誕及隱之俱得還誕為宋武太尉長史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心歸奉宋武甚伏之盧循自蔡洲南走劉毅固求追討

誕密白宋武曰公既平廣固復滅盧循則功蓋終古勲

無與二如此大威豈可使餘人分之毅與公同起布衣

一時相推耳今既喪敗不宜復使立功宋武納其說後

為吳國內史母憂去職宋武伐劉毅起為輔國將軍誕

固辭以墨經從行時諸葛長民行太尉留府事心自不

安宋武甚慮之毅既平誕求先下宋武曰長民心似自

疑卿詎宜便去誕曰長民知下官蒙公垂矜今輕身單

下必以為無虞可少安其意宋武笑曰卿勇過賁育矣於是先還後卒追封作唐縣五等侯兄嘏侍中左民尚書始興公嘏子偃母晉孝武帝女鄱陽公主宋受禪封永成君偃尚宋武帝第二女吳興公主諱榮男常保偃縛諸庭樹時天夜雪噤凍久之偃兄恢排閣詬主乃免偃謙虛恭謹不以世事關懷位右光祿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恭長子藻位東陽太守尚文帝第六女臨州長公主諱英媛性甚妬而藻別愛左右人吳崇祖景和中主讒於廢帝藻下獄死主與王氏離婚宋氏諸主莫不嚴妬明帝每疾之湖熟令索愔妻以妬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妬婦記左光祿大夫江湛孫敷當尚孝武帝女帝乃使人為敷作表讓婚曰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榮出望表顧審輜蔽伏用憂惶臣寒門悴族人凡質陋閭閻有對本隔天姻如臣素流家貧業寡年近將冠皆已有室荆釵布裙足得成禮每不自解無偶迄茲媒訪莫尋素族弟問自惟門慶屢降公主天恩所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三

庸及醜末懷憂抱場慮不獲免徵命所當果膺茲舉雖門忝宗榮於臣非倖仰緣聖貸冒陳愚實自晉氏以來配尚王姬者王敷懾氣桓温欽威真長佯愚以來免子敬多足以違禍王偃無仲都之質而裸雪於北階何瑀闕龍工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害於矇叟殷沖幾不免於強鉏彼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屈于崇貴事隔於聞覽吞悲茹氣無所逃訴制勒甚於僕隸防閑婢妾行來出入人理之常當待賓客朋從之義而令掃轍息駕無闔門之期廢筵抽席絕接對之理非惟交友離異乃亦兄弟踈闊第令受酒肉之賜制以動靜監子侍錢帛之私節其言笑姆嬪爭媚相勸以嚴尼媼競前相諂以急第令必凡庸下才監子皆葭萌愚豎議舉止則未聞是非聽言語則謬於虛實姆嬪敢恃者舊唯贊妬忌尼媼自唱多知務檢口舌其間又有應答問訊卜筮師母乃致殘餘飲食詰辯與誰衣被故弊必責頭領又出入之宜繁省難表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出不入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四

嫌於欲疎求出則疑有別意召必以三晡為期遣必以日出為限夕不見晚魄朝不識曙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畫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內與此長年又間影裁聞則少婢奔迸裾袂向席則醜老叢來右右整取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少容致斥禮有列膝象有貫魚本無媢媼之嫌豈有輕婦之請今義絕傍私虔恭正匹而每事必言無儀適設辭則云輕易我又竊聞諸主聚集唯論夫族緩不足為急者法急不可為緩者師更相扇誘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五

其恒意不可貸借固實常辭或云野敗去或云人笑我雖曰家事有甚王憲發口所言恒同科律王藻雖復強狠頗經學涉戲笑之事遂為完魂褚暖憂憤遂至天絕傷理害義難以具聞夫蟲斯之德寬致克昌專妬之行有妨繁衍是以高主之門往往絕嗣駙馬之身通懼釁咎以臣凡弱何以克堪必將毀族淪門豈伊身責前後嬰此其人雖衆然皆患彰遐邇事隔天朝故吞言咽理無敢論訴臣幸屬聖明矜照由道弘物以典處親以公

臣之鄙懷可得自盡如臣門分世荷殊榮足守前基便預提拂清官顯位或由才升一叨婚戚咸成恩假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實非惟止陳一已規全身願實乃廣申諸門受惠之切伏願天慈照察特賜蠲停使燕雀微羣得保蠶蔚蠢物憐生自已彌篤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申便當刊膚剪髮投山竄海帝以此表編示諸主諷切之并為戲笑元徽中臨川主表求還身王族守養弱嗣許之藻弟懋光祿大夫懋子瑩字奉光選尚宋臨淮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六

主拜駙馬都尉累遷義興太守代謝超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就懋求書屬瑩求一吏曰丈人一旨如湯澆雪耳及至瑩答旨以公吏不可超宗往懋處對諸賓謂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洞赤唯大恥愧懋後往超宗處設精白鮑美鮮麋牝懋問即得佳味超宗詭言義興始見餉陽驚曰丈人豈應不得邪懋大忿言於朝廷稱瑩供養不足坐失郡廢棄久之從歷侍中東陽太守以居郡有惠政遷吳興太守齊明帝勤憂庶政瑩頻處二郡

皆有能名還為中領軍領子隆長史意不平改為太子詹事領軍永元初政由羣小瑩守職而已不能有所是非及尚書令徐孝嗣誅瑩頗綜朝政故取孝嗣所居宅及孝嗣封名枝江縣侯以為已封從弟亮謂曰此非盛德也瑩怒曰我昔從東渡為吳興東身登岸孝嗣時為宰相不能見知相用為領軍長史今住其宅差無多慚時人咸謂失德亮既當朝於瑩素雖不善時欲引與同事遷尚書左僕射未拜會護軍崔惠景自京口奉江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王寶玄內向瑩拒惠景於湖頭眾敗瑩赴水乘舫入樂遊因得還臺城惠景敗瑩還居領軍府梁武兵至復假節都督宮城諸軍事建康平瑩乃以宅還徐氏初為梁武相國左長史及賤阼封建城縣公累遷尚書令瑩性清慎帝深善之時有猛虎入郭帝不悅以問羣臣羣臣莫對瑩在御筵乃欽板對曰昔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陛下膺籙御圖虎象來格帝大悅眾咸服焉十五年位左先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既為公頃開黃閣宅

前促欲買南隣朱侃宅侃懼見侵貨得錢百萬瑩乃回閣向東時人為語曰欲向南錢可貪遂向東為黃銅及將拜印工鑄印六鑄而龜六毀及成頭空不實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疾薨諡靜恭少子寶嗣起家祕書郎尚梁武帝女安吉公主襲爵建城縣公為新安太守寶從兄來郡就求告寶與銅錢五十萬不聽於郡及道散用從兄密於郡市貸還都求利及去郡數十里寶乃知命迫之呼從兄上岸盤頭令卒與杖從兄搏頰乞原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得免後為南康嗣王會理湘州長史長沙郡王三日出襖實衣冠傾崎王性方嚴見之意殊惡寶稱主名曰王曰蕭王誌念寶殿下何見憎王驚報即起起密啟之因此廢錮亮字奉叔瑩從父弟父攸仕宋位太宰中即亮以名家宋末還尚公主拜駙馬都尉歷任祕書丞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才俊為士林使工圖其像亮亦預焉累遷晉陵太守在職清公有美政時有晉陵令沈嶺之性麤疎好犯亮諱亮不堪遂啓代之嶺之怏怏乃造

坐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若為攸字當作無
 敬尊傍犬為犬傍無敬尊若是有心攸無心攸乞告示
 亮不履下牀跣而走喘之撫掌大笑而去建武末累遷
 尚書時右僕射江柘管朝政多所進拔為士所歸亮自
 以身居選部每持異議始亮未為吏部即時以柘帝內
 弟故深友柘為延譽益為帝器重至是與柘情好携
 薄柘昵之如初遇誅羣小放命凡所除拜悉內寵亮
 弗能止外若詳審內無明鑒所選用拘資次而已時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注
卷二十四

九

謂能後為尚書左僕射及東昏肆虐亮取容以免梁武
 至新林內外百僚皆道迎其不能拔者亦間路送誠欵
 亮獨不遣及東昏遇殺張稷仍集亮等於太極殿前西
 鍾下坐議欲立齊相東嗣王寶暉領軍瑩曰城閉已久
 人情離解征東在近何不諮問

資治通鑑考異曰時和帝已立稷等知建康不可守
 故賤東昏豈敢復議立寶暉耶當從齊書

張稷又曰稷有昏德鬻遷於殷今寶微子去殷項伯歸

漢之日亮默然朝士相次下牀乃遣國子博士范雲齋
 東昏首送石頭推亮為首城平朝士畢至亮獨後棗履
 見梁武謂之曰顛而不扶安用彼相亮曰若其可扶明
 公豈有今日之舉因泣而去及受禪累遷左光祿大夫
 元日會朝亮辭疾不登殿設饌別省語笑自若數日詔
 公卿問訊亮無病色御史中丞樂藹奏亮大不敬論棄
 市照削爵為庶人四年帝御華光殿求讜言尚書左丞
 范縝起曰司徒謝朏本有虛名陛下擢之如此前尚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注
卷二十四

十

令王亮頗有政體陛下棄之如彼臣所不知帝變色曰
 卿可更餘言縝固執不已帝不悅御史中丞任昉因奏
 縝妄陳衷貶請免縝官詔可亮因屏居閉掃不通賓客
 遭母憂居喪盡禮後為散騎常侍卒諡曰煬

王華字子陵誕從祖弟父威司徒右長史晉安帝隆安
 初王恭起兵討王國寶時威丁母憂在家恭檄令起兵
 威即聚眾應之以女為貞烈將軍以女人為官屬及國
 寶死恭檄威罷兵起兵之際多所誅戮至是不復得已

因舉兵以討恭為名恭遣劉牢之擊嚴嚴敗走不知所
在長子泰為恭所殺華時年十三在軍中與嚴相失隨
沙門釋曇冰逃使提衣襪從後津邏咸疑焉華行遲曇
冰罵曰奴子怠懈行不及我以杖捶華數十眾乃不疑
由此得免遇赦還吳以父存歿不測布衣蔬食不交游
者十餘年宋武欲收其才用乃發嚴喪使華制服服闋

宋武北伐秦姚泓領鎮西將軍北徐州刺史文帝以宜
都王鎮江陵為西中郎主簿謚議恭軍時王未親政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十一

悉委司馬張邵華性尚物不欲人在已前邵性豪每行
來常引夾轂華出入乘牽車從者不過兩三人以矯之
嘗相逢華陽若不知是邵謂左右曰此鹵簿甚厚必是
殿下乃下牽車立於道側及邵至乃驚邵白服登城為
華所糾邵坐被徵華代為司馬

諸宮故事曰文帝為宜都王臨川人獻六寶初莫識
以問長史王華華曰此萍實也王者之應宋祚當卜
年六百頃之王即位而宋祚竟終六十

王將入奉大統以少帝見害不敢下華曰先帝有大功
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民望未改徐羨之中才
寒士傅亮布衣諸生非有晉宣帝王大將軍之心明矣
畏廬陵嚴斷將來必不自容

宋書曰廢主尚存慮將來受禍致此殺害寧敢頓懷
逆志

殿下寬馭慈仁其所素知且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悠悠
之論殆不不然羨之亮晦又要檀道濟王弘五人同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十一

孰肯相讓勢必不行

宋書曰不過欲握權自固以少主仰侍

今日就徵萬無所慮帝從之曰卿吾宋昌也乃留華總
後任及即位以華為侍中右衛將軍先是會稽孔竈子
為帝鎮西謚議參軍以文義見賞至是為黃門侍郎領
步兵校尉

宋書曰竈子先為高祖太尉主簿請使天朝四品官
外及守牧各舉一人堪為二千石長吏者有曰非以

選曹所銓果於垂謬眾職所舉必也惟良蓋宜使求
賢闢其廣途考績取其少殿若才實拔羣進宜尚德
治阿之宰不必計年免徒之守豈限資秩自此以還
故當才均以資均以地

甯子先為何無忌安成國侍郎還東修宅令門可容高
蓋隣里笑之甯子曰大丈夫何常之有甯子與華並有
富貴之願自羨之等執權日夜構於帝甯子嘗東歸至
金昌亭左右欲泊之甯子命去之曰此弒君亭不可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也華每閑居諷詠常誦王粲登樓賦曰冀王道之一平
假高衢而騁力出入逢羨之等每切齒憤叱歎曰當見
太平時否元嘉二年甯子卒三年誅羨之等華遷護軍
將軍侍中如故宋世唯華與南陽劉湛不為飾讓得官
即拜以此為常華以情事異未嘗預宴集終身不飲酒
有宴不詣若有論事者乘車造門主人出車就之及王
弘釀政而弘弟臺首為帝所任與華相埒華嘗謂已用
力不盡每歎曰宰相曰有數人天下何由得安四年卒

年四十三九年以誅羨之功追封新建縣侯謚曰宣孝
武即位配享文帝廟庭傳爵至孫長坐罵母奪爵以長
弟休紹封

宋書曰後廢帝三年休請以封還長許之

齊受禪除

宋書載史臣曰元嘉初誅滅宰相蓋王華孔甯子力
也彼羣公義雖佳結恩實今踈居上六窮爻當來寵
要輒顛覆所基非待他釁況於廢殺之重其隙易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乎夫殺人而取其璧不知在已興累傾物而移其寵
不忌自我難持若二子永年亦未知來禍所止也有
能戒彼悟此則所望於來哲

琨華從父弟父憚不辨菽麥時以為殷道矜之流人無
肯與婚家以獵婢恭心侍之遂生琨初名崑崙憚後娶
南陽樂玄女無子故即以琨為名立為嗣琨少謹篤為
從伯司徒謚所愛宋武初為桓脩參軍脩待之厚後雖
以事計圖脩猶懷昔顧使王華訪素門嫁其二女華為

琨娶大女以小女適潁川庾敬度亦是舊族除琨郎中駙馬都尉奉朝請先是琨伯父廩得罪晉世諸子並從誅唯華得免華宋世貴盛以門衰提携琨思若同生為之延譽歷位宣城義熙太守皆以廉約稱華終又託之宋文帝故琨屢居清顯孝建中為吏部郎吏曹選局貴要多所屬請琨自公卿下至士大夫例為用兩門生江夏王義恭嘗屬琨用二人後復屬琨答不許出為廣州刺史加都督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廣州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五

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琨無所取納表獻祿俸之半鎮舊有鼓吹又啓輸還及罷任考武知其清問還資多少琨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帝悅其對後為歷陽內史帝以琨忠實徒為寵子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再歷度支尚書加光祿大夫初琨從兄華孫長襲華爵嗜酒多愆失琨表以長將傾基緒請以長小弟佟嗣琨後出為吳郡太守遷中領軍坐在即用朝舍錢三十六萬營餉二宮諸王及作絳襖奉獻軍用左遷光

祿大夫尋加散騎常侍廷尉虞蘇議社稷各一神琨素舊糾駮不為屈時蘇見寵朝廷數琨強正順帝即位進右光祿大夫帝遜位百僚陪琨攀畫輪緬尾慟哭曰人以壽為歡老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人人兩淚齊高即位領武陵王煜師加侍中時王儉為宰相屬琨用東海郡迎吏琨使謂曰語即三臺五省皆是即用人外方小郡當乞寒賤省官何容復奪之遂不過其事尋解王師及高帝崩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六

聞國諱牛不在宅去臺數里遂步行入宮朝士皆謂曰故宜待車有損國望琨曰今日奔赴皆自應爾遂得病卒贈左光祿大夫年八十四琨謙恭謹慎老而不渝朝會必早起簡閱衣裳抖數冠幘如此數四或為輕薄所笑大明中尚書僕射顏師伯豪貴下省設女樂琨時為度支尚書要琨同聽傳酒行多皆悉內妓琨以男女無親授傳行每置合置牀上回面避之然後取畢又如此坐上莫不撫手嗤笑琨容色自若師伯後為設樂選琨

現不往中領軍劉勳晚節有栖退志表求東陽郡尚書
 令袁粲以下莫不贊美之琨曰永初景平唯謝晦殷景
 仁為中領軍元嘉有到彥之為人望才譽勳不及也近
 聞加侍中已為快快便求東陽臣恐子房赤松未易輕
 擬其鯁直如此而儉於財用設酒不過兩盃輒云此酒
 難遇鹽豉薑蒜之屬並挂屏風酒漿悉置牀下內外有
 求琨手自賦之景和中討義陽王昶六軍戒嚴應須紫
 樹左右欲營辨琨曰元嘉初征謝晦有紫樹在匣中不
 須更作檢取果得而避諱過甚父名憚母名恭心並不
 得犯時謂矯枉過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二十四

七

王惠字令明誕從祖弟也祖勳車騎將軍父默左光祿
 大夫惠幼而夷簡為叔父司徒謚所知恬靜不交遊未
 嘗有雜事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羣從造惠
 談論鋒起文史間發惠時相酬應言清理遠瞻等慙而
 退宋武聞其名以問其從兄誕誕曰惠後來秀令部中
 之美也即以為行參軍累遷世子中軍長史時會稽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二十四

八

內史懷敬之郡送者傾都惠亦造別還過從弟球球問
 向何所見惠言唯覺逢人耳素不與謝靈運相識嘗得
 交言靈運辯博辭義鋒起惠時然後言時荀伯子在坐
 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有如萬頃陂嘗
 臨曲水風雨暴至坐者皆馳散惠徐起如常不以濡濡
 改宋國初建當署郎中令宋武難其人謂傅亮曰今用
 郎中今不可減袁曜卿既而曰吾得其人矣曜卿不得
 獨擅其奇乃以惠居之少帝即位以恭廓為吏部尚書
 不肯拜乃以惠代之惠被召即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
 求官者得輒聚置閣上及去職印封如初時以廓不拜
 惠即拜事異而意同也兄鑒頗好聚斂惠意不同謂曰
 何用田為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亦何用食為
 其標寄如此卒贈太常無子球字舊玉司徒謚之子惠
 從父弟少與惠齊名宋武帝受命累轉諮議參軍文帝
 即位王弘兄弟貴動朝廷球終日端拱未嘗相與往來
 弘亦雅敬之歷侍中中書令吏部尚書時中書舍人徐

爰有寵於帝帝嘗命球及殷景仁與通球辭曰士庶區
別國之章也臣不敢奉詔帝改容謝之球簡責勢不交
遊筵席虛靜門無異容曇首常云借玉亦是玉卮無當
耳既而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並執重權傾
動內外球雖通家姻戚未嘗往來居選職接客甚稀不
視求官書疏而銓衡自有序遷光祿大夫時大將軍彭
城王義康專以政事為本而刀筆幹練者多被恩遇謂
劉湛曰王敬弘王球輩竟何堪於施為乃自富貴復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九

可解球兄子履深結劉湛委誠義康與劉誠等球每訓
厲不納自大將軍從事中郎轉太子中庶子流涕訴義
康不願遠離故復為從事中郎文帝甚銜之及誅湛之
夕履徒跣告球球命為取履先溫酒與之謂曰常日謂
汝何履怖不得答球徐曰阿父在汝何憂左右扶即還
齊帝以球故履免死廢於家殷景仁卒球尚書僕射素
有足疾多病還家朝直至少錄尚書江夏王義恭謂尚
書何尚之曰當今乏才羣下宜加戮力球今放恣如此

是宜以法糾之尚之曰球有素尚加又多疾公應以淡
退求之未可以文案責之也義恭又面啓文帝曰王球
誠有素譽頗以物外自許端任要切或非所長帝曰誠
知如此要是時望所歸昔周伯仁終日飲酒而居此任
崇素德也遂見優容後以白衣領職十八年卒時年四
十九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無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五

王或字景文球從子也父僧即仕宋位尚書右僕射明
帝初以后父加特進或名犯帝諱故以字行伯父智少
簡貴有高名宋武甚重之常言見王智使人思仲祖宋
武與劉穆之謀討劉毅智在焉他日穆之白宋武曰伐
國重事公言何乃使王智知宋武笑曰此人高簡豈聞
此輩論議其見知如此歷宋國五兵尚書智無子故父
僧即以景文繼智幼為從叔球所知憐美風姿為一時
推袁粲見之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哺歎亦復可觀
有一客少時及見謝混答曰景文方謝叔源則為野父
矣繫惆悵良久曰恨眼中不見此人景文好言理少與

陳郡謝莊齊名文帝嘗與羣臣臨天泉池帝垂綸良久不獲景文越席曰臣以為垂綸者清故不獲貪餌衆皆稱善帝甚相欽重故為明帝娶景文妹而以景文之名名明帝武帝第五女新安公主先適太原王景深離絕當適景文景文固辭以疾故不成婚元凶以為黃門侍郎未及就孝武入討景文遣使歸款以父在都下不獲致身事平頗見嫌責猶以舊恩累遷司徒左長史帝以散騎常侍舊與侍中俱掌獻替欲高其選以景文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會稽孔覲俱南北之望故補之尋復為司徒左長史坐姊慕閑不臨赴免官後累遷給事中太子中庶子坐與奉朝請毛法因捕戲得錢百二十萬白衣領職景和元年為尚書右僕射明帝即位加領左衛將軍

宋書曰時以義嘉起事六軍解嚴諸將咸云小賊易殄耳景文曰敵固無小蜂蠆有毒何可輕也諸軍當臨事而懼先為不可勝乃制勝之術耳
尋加丹陽尹遭父憂起為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固辭僕

射出為江州刺史加都督服闋乃受詔封江安縣侯固讓不許後徵為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揚州刺史加太子詹事不願還朝求為湘州不許時又謂景文在江州不能潔已景文與帝幸臣王道隆書深自申理

宋書載書曰吾雖寡於行已誓不上欺明主營生巨萬素無此能一旦忽致異術必非干理乞平心精檢若此言不虛宜肆諸市朝若其固作當賜思罔昧之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景文屢辭內授帝手詔譬之曰尚書左僕射卿已經此任東宮詹事用人雖美職次政可比中書令耳庶姓作揚州徐干木王休元殷鐵並處之不辭卿清令才望何愧休元毗贊中興豈謝干木綢繆相與何後殷鐵邪司徒以宰相不應帶神州遠遵先旨京口鄉基義重密邇畿內又不得不同驃騎陝西任要由來用宗室驃騎既去巴陵理應居之中流雖曰閑地控帶二江通接荆郢經途之要由來有重鎮如此則揚州自成閩刺史卿若

有辭便不知誰應處之此選大備與公卿疇懷非聊爾也固辭詹事領選累進中書監領太子太傅景文固辭太傅帝遣新除尚書右僕射褚淵宣旨不得已乃受拜時太子及諸皇子並小帝猶為身後計諸將帥吳喜壽寂之之徒慮其不能奉幼主並害之而景文外戚貴盛張永累經軍旅又疑其將來難信乃自為謠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一士王字指景文弓長張字指張永景文彌懼乃自陳解揚州詔答曰人居貴要但問心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避禍不如無心於任運夫千仞之木既推於斧斤一寸之草亦悴於踐蹋高崖之脩幹與深谷之淺條存亡之要巨細一揆晉將畢萬七戰死於牖下蜀相費禕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甘心於履危未必逢禍縱意於處安不必全福但貴者自惜故每憂其身賤者自輕故易安其已然為教者每誠貴不誠賤言其貴滿好自恃也凡名位貴達人以存懷泰則觸人改容否則行路嗟愕至如賤者否泰不足以動人存亡不足以絀數死於溝瀆困於塗路者天地之間亦復何恨人不係意耳以此而推貴何必難處賤何必易安但人生自應早慎為道行已行必務思謹惜若乃吉凶大期正應委之理運遭隨參差莫不由命也既非聖人不能見吉凶之先見正是依稀於理言可行而為之耳得吉是其命吉遇不吉者是其命凶以近事論之景和之世晉平庶人從壽陽歸亂朝人皆為之戰慄而乃遇中興之運袁顛圖避禍於襄陽當時皆羨之謂為陵霄駕鳳遂與義嘉同滅駱宰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見狂主語人云越王長頸鳥喙可與共憂不可共樂范
蠡去而全身文種留而遇禍今主長頸頗有越王之狀
我在尚書中久不去必危遂求江南縣諸郡令史住京
師者皆遭中興之慶人人蒙爵級宰逢義嘉染罪金木
纏身性命幾絕卿耳目所聞見安危在運何可預圖邪
帝既有疾諸弟並見殺唯桂陽王休範才劣不見疑出
為江州刺史慮一旦晏駕皇后臨朝則景文必為宰相
門族強盛藉元舅之重歲暮恐不為純臣泰豫元年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帝疾篤遣使送藥賜景文死使謂曰朕不謂卿有罪然
不能獨死請子先之因手詔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
故有此處分教至之日景文方與客慕思行爭却竟飲子內
置局下神色怡然不變方與客慕思行爭却竟飲子內
查畢徐謂客曰奉教賜死方以教示客酒至未飲門客
焦度在側憤怒發酒覆地曰大丈夫安能坐能死州中
文武可數百人足以一奮景文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為
我百口計乃墨啓答教并謝贈詔酌謂客曰此酒不可

相勸自仰而飲之時年六十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
懿長子絢早惠年五六歲請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
何尚之戲之曰可改耶耶手文哉絢應聲答曰尊者之
名安可戲寧可道草翁之風必舅及長篤志好學位秘
書丞先景文卒謚曰恭絢弟績弱冠祕書郎轉中書舍
人景文以此授超階令績經年乃受齊武帝為撫軍吏
部尚書張岱選績為長史呈選牒高帝笑曰此可謂素
望再遷義興太守輒錄郡吏陳伯喜付陽羨獄欲殺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縣令孔道不知何罪不知績教為有司奏坐白衣領職
後長兼侍中武帝出射雉績信佛法稱疾不從永元元
年卒於太常謚曰靖績女適武帝寵子安陸王子敬永
明二年納妃脩外舅姑之敬帝遣文惠太子相隨往績
家置酒設樂公卿皆冠冕而去當世榮之弟約齊明帝
世數年廢鉅梁武時為太子中庶子嘗謂約曰卿方當
富貴必不容久滯屈及梁武作輔謂曰我嘗相卿當富
貴不言卿今日富貴便當見由歷侍中左民尚書廷尉

績長子偽僞子克克容貌善容止仕梁歷司徒右長史尚書僕射臺城陷仕侯景位太宰侍中錄尚書事景敗克迎侯王僧辯問客曰勞事夷狄之君克不能對次問璽何在克默然良久曰趙平原將去平原名思賢景腹心也景授平原太守故克呼焉僧辯乃請克曰王氏百世卿族一朝而墜仕陳位尚書右僕射或兄子蘊改忠義真字道明或兄子也父粹字景深位黃門侍郎真繼從祖球故小字彥孫年數歲常侍球許甚見愛真諸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出身諸王國常侍而真起家著作佐郎琅邪顏延之與球情款稍異常撫真背曰阿奴始免寒士真少而強濟叔父景文常以家事委之仕宋歷侍中祠部尚書轉吏部昇明初遷丹陽尹初王晏父普曜為沈攸之長史常懼攸之舉事不得還真為吏部轉普曜為內職晏深德之及晏任齊武帝以真宋室外戚而從弟蕤又同素蔡

本文云同逆今正之

疑有異意晏叩首保真無異志時晏父母在都請以為

質帝乃止永明中累遷尚書右僕射王儉卒帝欲用真為尚書令以問晏晏位過已重意不推真答曰柳世隆有勲望恐不宜在真後乃轉左僕射加給事中出為雍州刺史加都督

冊府元龜曰真為將軍欲請駕幸府帝晚信佛御膳不宰牲使王晏謂真曰吾去年斷殺不復幸大臣第無容效爾也

與寧蠻長史劉興祖不睦十一年真遣軍主朱公恩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蠻失利興祖欲以啓聞真大怒收付獄興祖以針畫漆合盤為書報家稱枉令啓聞而真亦馳信啓帝誣興祖扇動荒蠻帝知其枉勅送興祖還都真恐辭情翻背輒殺之帝大怒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閣將軍曹道剛領兵收真又別詔梁州刺史曹虎自江陵步出襄陽與子彪凶惡頗干時政士人咸切齒時文顯以漆匣匣莖篋在舟中因相誑云臺使封刀斬王彪及道剛曹虎文顯俱至衆力既盛又懼漆匣之言真議閉門拒命長史殷

獻其婿也諫曰今開城門白服接臺使不過檻車徵還
隳官免爵耳彪堅執不同獻曰宜遣典籤間道送啓自
申亦不患不被宥乃令獻書啓遣典籤陳道齋出城便
為文顯所執獻又曰忠不背國勇不逃死百世門戶宜
思後計孰與仰藥自全則身名俱泰獻請先驅螻蟻又
不從

愚按殷獻諫止兵數事南齊書皆無但云曹呂今來
既不見真勅恐為奸變正宜錄取馳以啓聞耳味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語意非前後固諫者恐當以南齊書為據不然何以

不宥而同誅

南齊書曰彪率州內千餘人開鎮庫取仗配衣甲出

南堂陳兵閉門拒守

真門生鄭羽叩頭啓真乞出城迎臺使真曰我不作賊

欲先遣啓自申政恐曹呂輩小人相陵藉故且閉門自

守耳彪遂出戰敗走歸土人起義攻州西門彪登門拒

戰却之司馬黃瑄起寧寔長史裴叔業於城內起兵攻

真與聞兵入禮佛未起軍人斬之彪及弟與弼殷獻

南齊書曰獻字文子陳郡人解文義有口才司徒諸

淵謂曰諸殷自荊州以來無出卿右

皆伏誅與長子太子中庶子融融弟司徒從事中郎琛

於都棄市

初承璞瑯瑯過眼錄曰融琛同是殷夫人四月二日

學生又以四月二日同刑然考王氏世表與七子融

為長琛次居五不知何云學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餘孫皆原宥琛弟肅秉並奔魏後得黃瑄起齋食之弟

佃女為長沙王晃妃以男女並長又且出繼時不離絕

真既誅故舊無敢至者汝南許明遠先為真參軍躬為

殞歛經理甚厚當時高其節真弟份字季文仕宋位始

安內史袁粲遇害親故莫敢視者份獨往致痛由是顯

名累遷大司農真誅後子肅奔魏份自拘請罪齊武帝

宥之肅屢引魏人至邊份嘗因侍坐帝謂曰比有北信

否份改容對曰肅既近忘墳栢寧遠憶有臣帝亦以此

亮焉

資治通鑑考異曰真以三月誅武帝以七月殂而肅始以是冬見魏孝文於鄴齊書無此言必訛

後位秘書監仕梁位散騎常侍兼起部尚書武帝嘗於宴席問羣臣曰朕為有為無份曰陛下應萬物為有體至理為無帝稱善卒於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諡曰胡長子琳位司徒左長史琳於齊代娶梁武帝妹義興長公主有子九人並知名長子銓字公衡美風儀善占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三

尚武帝女永嘉公主拜駙馬都尉銓雖學業不及弟錫而孝行齊焉時人以為銓錫二王可謂玉昆金友母長公主疾銓形貌瘠駸人不復識及居喪哭泣無常因得氣疾卒於衛尉卿弟錫字公淑幼而警悟

梁書曰年十六歲猶隨母公主入宮高祖嘉其聰敏常為朝士說之

與兄弟受業至應休散輒獨留不起精力不倦致損右目

梁書曰公主每節其業為飾居宇雖童稚中一無所好

十三為國子生十四舉清茂除秘書郎再遷太子洗馬時昭明太子尚幼武帝敕錫與秘書郎張纘入宮不限日數與太子游狎情兼倖友又救陸倕張率謝舉王規王筠劉孝綽到洽張緬為學士十人盡一時之選普通初東魏始連和使劉善明來聘敕中書舍人朱異接之善明彭城舊族氣調甚高負其才氣酒酣謂異曰南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三

辨學如中書者幾人異曰異所以得接賓宴乃分職是司若以才辨相尚則不容見使善明乃曰王錫張纘北聞所聞云何可見異具啓聞敕即使南苑設宴錫與張纘朱異四人而已善明造席徧論經史兼以嘲謔錫纘隨口酬對無所稽疑善明甚相歎挹他日謂異曰一日見二賢實副所期不見君子安能為國引宴日敕使左右徐僧權於坐後言則書之累遷吏部郎時年二十四謂親友曰吾以外戚謬被時知兼此羸病庶務難擁安

能捨其所好而徇所不能乃稱疾不拜便謝遣胥徒拒絕賓客掩扉覃思室宇蕭然諸子温清隔簾趨倚公主乃命穿壁使子涉澁觀之卒年三十六贈侍中諡曰貞弟僉八歲丁父憂哀毀過禮初補國子生祭酒袁昂稱為通理累遷始興內史丁所生母憂固辭不拜又除南康內史在郡義興主薨詔起復郡

丁所生母憂則辭官而丁嫡母憂則居官何也

後為太子中庶子掌東宮管記卒贈侍中孝元以賢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不伐曰恭諡曰恭弟勤字公齊美風儀博涉書史恬然清簡未嘗以利欲干懷任梁為河東王譽功曹史王出

鎮京口勤將隨之藩范陽張纘時典選舉勤造纘言別

纘嘉其風采乃曰王生才地豈可游外府乎奏為太子

洗馬後為南徐州別駕從事文大同末梁武帝謁園陵

道出朱方勤隨例迎候敕令從輦側所經山川莫不顧

問勤隨事應對咸有故實又從登北顧樓賦詩辭義清

典帝甚嘉之時河東王為廣州刺史乃以勤為冠軍河

東王長史南海太守王至嶺南多所侵掠因懼罪稱疾

委州還朝勤行州府事越中饒沃前後守宰例多貪縱

勤獨以清白著入為給事黃門侍郎侯景之亂奔江陵

歷晉陵太守時兵飢後郡中彫弊勤為政清簡民便安

之累遷五兵尚書會魏軍至孝元徵湘州刺史宜豐侯

蕭循入援以勤監湘州及魏平江陵敬帝承制以為中

書令加侍中任陳歷衡州刺史王琳據有上沅衡廣攜

貳勤不得至鎮留大庾嶺太建元年累遷尚書右僕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時東境大水以勤為晉陵太守在郡甚有威惠郡人表

請立碑頌德詔許之卒於尚書左僕射諡曰温弟質少

慷慨涉獵書史梁世以武帝甥位太子舍人中舍人庶

子侯景濟江

陳書曰侯景於壽陽反質領舟師隨眾軍拒之景軍

濟江質便退走

質領步騎頓宣陽門外景軍至都質不戰潰為景門潛

匿民間城陷後西奔荊州孝元承制慰位侍中吳州刺

史領鄱陽內史魏平荊州侯填鎮盆城與質不協質率
 所部依于留異陳永定二年武帝命質所部隨都督周
 文育討王琳質與琳素善或諧云於軍中潛信交通武
 帝命文育殺質文育啓救之獲免卒於都官尚書諡曰
 安弟固字子堅少清正頗涉文史梁時以武帝甥位丹
 陽尹丞孝元承制以為相國戶曹屬尋聘西魏魏以梁
 氏外戚待之甚厚承聖元年為尋陽太守魏克荊州固
 之鄱陽隨兄質度東嶺陳永定中移居吳郡大帝以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三

論曰王誕夙有名輩而閭閻夸險卒獲攀光日月遭遇
 蓋其時焉奉先奉叔並得官成齊代而亮自著寒松斯
 為優矣蓋印章六毀豈鬼神害盈乎景文弱年立譽芳
 與者繁羣公方駭並路傾覆之災庶幾可免庾元規諫
 中書令義舉此矣與有愚子自致誅夸份脣嗣克昌特
 鍾門慶美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五

明李清撰

列傳第十四

南史二十五

王裕之

延之 阮韜 延之子倫之 峻子琮

王鈺之

弟弘 思遠 王悅之

王淮之

得事之 佳之 進之 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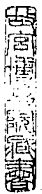
王裕之字敬弘晉驃騎將軍虞曾孫名同宋武帝諱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五

以字行父茂之晉陵太守敬弘少有清尚起家本國左
常侍衛軍參軍性恬靜樂山水求為天門太守及之郡
妻弟荊州刺史桓玄遣信要令過已敬弘至巴陵謂人
曰靈寶正當欲見其姊我不能為桓氏贅壻乃遣別舟
送妻往江陵彌年不迎山郡無事恣其游適後為南平
太守去官居作塘縣界玄輔政及篡位屢召不下宋武
以為征西將軍道規諮議參軍時府主簿宋協

宋書宋作宗



亦有高趣道規並以事外相期嘗共酣飲敬弘因醉失
禮為外司所白道規即便引還重申初讌永初中累遷
吏部尚書敬弘每被召即便祇奉既到宜退旋復解官
武帝嘉其志不苟違也除廬陵王義真師加散騎常侍
自陳無德不可師範令王固諫不拜元嘉三年為尚書
僕射開署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帝問以疑獄敬弘
不對帝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
得訊牒讀之正自不解帝甚不悅雖加禮敬亦不以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五

務及之六年遷尚書令固讓表求還東帝不能奪改授
侍中特進光祿大夫給親信三十人及東歸駕幸冶亭
餞送十二年徵為太子少傅敬弘詣都上表固辭不拜
東歸帝時不豫自力見之十六年以為左光祿大夫開
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又詣都表辭竟不拜東歸二十
三年復申前命復辭

宋書載表曰臣躬耕南澧不求聞達先帝拔臣蠻荆
遇以國士陛下嗣徽特蒙養齒雖懷犬馬之誠實無

塵露之益年向九十生理殆盡永絕天光淪沒邱壑謹
冒奉表傷心久之

明年卒於餘杭之舍亭山年八十八昇明三年追謚文
貞

宋書載順帝詔曰王敬弘德敷象魏道藹邱園高挹
榮冕凝心塵外兼以累朝廷賞聲華在詠尚想遙芬
興懷寢寤便可詳定輝謚式旌追典

敬弘形狀短而起坐端方桓玄謂之彈碁發八勢所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五

三

舍亭山林澗環周備登臨之美人謂之王東山文帝嘗
問為政得失對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帝高其言左右
嘗使二老婢戴五條辮著青紋袴襪飾以朱粉女適尚
書僕射何尚之弟述之敬弘嘗往何氏視女過尚之他
適寄齋中臥俄尚之還敬弘還使二婢守閤不聽尚之
入云正熱不堪相見君且去尚之遂移他室帝將為廬
陵王納其女薛曰臣女幼既許孔淳之息矣子恢之被
召為秘書郎敬弘求為奉朝請與恢之書曰秘書有限

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帝嘉
之並見許敬弘見兒孫歲中不過一再見見輒尅日未

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或問之荅曰丹朱不應乏

教甯越不聞被捶恢之位新安太守嘗請假定省敬弘

尅日見之至日輒不果假日將盡恢之求辭敬弘呼前

至閤復不見恢之於閤外拜辭流涕而去恢弟子秀之

字伯奮幼時祖父敬弘愛其風采任宋為太子舍人父

卒廬於墓側服闋復職吏部尚書褚淵欲與結婚秀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五

四

不肯以此頻為兩府外兵參軍

南齊書曰秀之遷桂陽王休範司徒從事中郎知其

將反屢辭不就

後為晉平太守暮年求還或問其故荅曰此郡沃壤珍

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

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乃表請代時人謂

王晉平恐富求歸仕齊為豫章王巖驃騎長史巖於荆

州立學以秀之領儒林祭酒武帝即位累遷都官尚書

秀之祖父敬弘性貞正徐羨之傅亮當朝不與來往及致仕隱吳興與秀之父瓚之書深勗以靜退瓚之為兵部尚書未嘗詣一朝貴江湛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朝隱及柳元景顏師伯貴要瓚之竟不候之至秀之為尚書又不與王儉欵接三世不事權貴時人稱之轉侍中領射聲校尉出為隨王子隆鎮西長史南郡內史

南齊書曰州西曹荀平遺秀之交知書不荅平乃遺之書曰僕聞居謙之位既刊於易傲不可長禮明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五

五

文是以信陵致夷門之義燕丹收荊軻之節皆以禮而然丈夫處世豈可寂寞恩榮空為後代一邱土僕耿介當年饑寒白首成人之美春秋所善薦我寸長開君尺短故推風期德於相益實非碌碌有求平原者也僕與足下同為四海國士名位參差運之通塞豈品德權行為之者哉第五之號既無易於驃騎西曹之名復何推於長史足下見答書題若此非典何宜施於國士如其循禮禮無不答謹以相還亦何犯

於逆鱗哉君子處人以德不以位相如不見屈於澠池毛遂安受辱於郢門造敵臨事僕必先於二子未知足下貴與威孰若秦楚兩王僕以德為寶足下以位為寶各寶其實於此敬宜古人絕交不泄惡言僕無以相貽故薦貧者之贈平潁川人豫章王嶷為荊州平獻書令減損奢麗王優教酬答尚書令王儉當事平又與書曰足下建高世之名不顯高世之迹將何以書於齊史至是南郡網紀啓隨王子隆請罪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五

六

平上書自申

後為輔國將軍吳興太守秀之先為諸王長史行事便嘆曰仲祖之識見於己多便無復仕進止營理舍亭山宅有終焉之志及除吳興郡隱業所在心願為之到郡修舊山移置輜重隆昌元年卒遺令朱服不得入櫬祭則酒脯而已世人以僕妾直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謚曰簡延之字希季昇之子也少靜默不交人事仕宋為司徒左長史

清貧居宇穿漏楮淵以啟宋明帝即教材官為起三間
齋屋歷吏部尚書左僕射宋德既衰齊高輔政朝野之
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
人語曰二王居平不送不迎齊高以此善之齊建元元
年進號鎮南將軍延之與金紫光祿大夫阮韜俱宋領
領軍將軍劉湛外甥並有早譽湛甚愛之曰韜後當為
第一延之次之延之甚不平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
例高帝聞之與延之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由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五

七

家月旦故邪韜字長明陳留人晉金紫光祿大夫裕玄
孫為南兗州別駕刺史江夏王義恭逆求貲費錢韜曰
此朝廷物執不與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或
謝莊為一雙韜與何偃為一雙常充兼假至始興王鑑
師卒延之居身簡素清靜寡慾凡所經歷務存不擾在
江州祿俸外一無所納獨處齋內未嘗出戶吏民罕得
見雖子弟亦不妄前時時見親舊未嘗及世事從容談
詠而已後為尚書左僕射尋領竟陵王誕師卒諡曰簡

子綸之字元章為安成王準記室參軍偃仰召會退居
僚末司徒袁粲聞而嘆曰格外之官便今日為重貴游
居此位者遂以不掌文記為高自綸之始也齊永明中
歷侍中出為豫章太守下車祭徐孺子許子將墓圖畫
陳蕃華歆謝鯤像於郡朝堂

王瑞國讀史質疑曰甚矣綸所尚友雜而不倫也許
靖韋劉璋恩踰城降敵已非徐穉比而况華歆名節
掃地尤為高士羞稱乎陳謝有知當有十年餘臭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五

恨矣

為政寬簡稱良二千石武帝幸琅瑯城綸之與光祿大
夫全景文等二十一人坐不參承為有司奏免官役位
侍中都官尚書卒自敬弘至綸之並方巖皆剋日乃見
子孫蓋家風也綸之子昕有業行居父憂過禮謝淪欲
遣參之孔珪曰何假參此豈有全理以憂卒峻字茂遠
秀之子少美風姿善容止仕齊為桂陽內史

梁書曰會義師起上流諸郡多驚擾峻閉門靜坐一

郡恬然百姓賴之

梁天監初為中書侍郎武帝甚悅其風采與陳郡謝覽同見賞擢累遷吏部尚書處選甚得名譽峻性詳雅無趨競心嘗與謝覽約官至侍中不復謀仕進覽自吏部尚書出為吳興郡平心不畏強禦亦由處俗情薄故也峻為侍中已後雖不退身亦淡然自守無所營務遷金紫光祿大夫未拜卒謚曰惠子琮為國子生尚始興王鑑女繁昌公主琮不慧為學生所嗤遂離婚峻謝王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五

曰此自上意僕極不願如此峻曰下官曾祖是謝仁祖外孫亦不藉殿下姻媾為門戶耳

王鎮之字伯重裕之從祖弟父隨之為上虞令鎮之為剡虞令並有能名桓玄輔晉以為大將軍錄事參軍時三吳饑荒遣鎮之銜命賑卹而會稽內史王愉不奉符旨鎮之依事糾奏愉子綏玄之外甥當時貴盛鎮之為排抑以母老求補安成太守

宋書曰及玄敗玄將苻宏寇亂郡境鎮之拒戰彌年

子弟五人並臨陣見殺

母憂去職在官清潔妻子無以自反乃棄官致喪還上虞舊墓葬畢為子標之求安復令隨子之官後為御史中丞執正不撓百僚憚之出為廣州刺史加都督宋武謂人曰鎮之少著清績必將繼美吳隱嶺南弊俗非此不康也在鎮不受俸祿蕭然無營去官日不異初至宋武初建相國府為諮議參軍領錄事善於吏職嚴而不殘武帝踐祚卒於宣訓衛尉弟弘之字方平少孤為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五

祖徵士何準所撫育從叔獻之及太原王恭咸貴重之任晉為司徒主簿家貧性好山水求為烏傷令桓玄輔晉桓謙以為輔軍參軍時殷仲文還姑熟祖送傾朝謙要弘之同行答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風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母隨兄鎮之之安成郡弘之解職同行義熙中何無忌及宋武辟召一無所就家在會稽上虞從兄敬弘為吏部尚書奏弘之為太子庶子不就文帝即位敬弘為尚書左僕射陳弘之高行徵

為通直散騎常侍又不就故弘嘗解貂裘與之即著以採藥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否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始寧沃川有佳山水弘之依巖築室謝靈運顏延之並相欽重靈運與廬陵王義真牋曰會境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遁多居之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世就閑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五

十一

先業既遠同義唐亦激貪厲競若遺一介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弘之元嘉四年卒顏延之欲為作誄書與其子曇生曰君家高世之善有識歸重豫染豪翰所應載述况僕託慕末風竊以敘德為事但恨短筆不足書美誄竟不就曇生好文義以謙和見稱歷吳興太守明帝初興與四方同抗命戰敗歸被宥終中散大夫阮萬齡陳留尉氏人父寧黃門侍即萬齡少知名為孟昶建威長史時袁豹江夸相繼為昶司馬時謂昶府有三

素望萬齡家在會稽剡縣頗有素情後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卒曇生弟普曜子晏另見思遠晏從父弟父羅雲平西長史思遠八歲父卒祖弘之及外祖新安太守羊敬元並棲退高尚故思遠少無任心宋建平王景素辟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遇害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手種松柏與廬江何昌寓沛郡劉璉上表理之事感朝廷景素女廢為庶人思遠分衣食相資贍年長為備笄總訪求素對傾家送遣齊建元初歷竟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五

十二

王子良司徒錄事參軍太子中舍人文惠太子與子良素好士並蒙賞接思遠求出為遠郡除建安內史長兄思玄卒思遠友于甚至表乞自解不詳及祥日又固陳武帝乃許之仍除中書郎大司馬諮議詔舉士子良薦思遠及吳郡顧嵩之陳郡殷獻時邵陵王子貞為吳郡除思遠為吳郡丞以本官行郡事論者以為得人後拜御史中丞臨海太守沈昭畧賊私思遠依事劾奏明帝及思遠從兄晏昭畧叔父文季並請止之思遠不從案

事如故建武中遷吏部郎思遠以晏為尚書今不欲並居內臺權要之職上表固讓

南齊書載表曰臣與晏地惟密親必不宜俱在顯要悽悽丹赤守之以死今若祇膺所忝三公不足為泰犯忤之後九泉未足為劇而臣苟免刑戮自棄富榮此心此志可憐可矜窮則呼天仰祈一照

乃改授司徒左長史初明帝廢立之際思遠謂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五

十一

未知將來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譽曰方噉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徽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用其語宜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晏既不能謙退位處朝端事多專斷內外要職並用門生帝外迹甚美內相疑異思遠謂曰時事稍異兄覺否凡人多拙於自謀而巧於謀人晏默然不答思遠退後晏方嘆曰天下人遂有勸人死者旬日晏及禍帝後知思遠有此言謂江

祐曰王遠早用思遠語當不至此思遠立身簡潔諸客

有詣已者覘知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及去後猶令人交帚拂其坐處帝從祖弟李敬性甚豪縱使詣思遠令見禮度都水使者季珪之常曰見王遠遠終日匡坐不安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邱明山見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從橫唐突卿宰便復憶見思遠言其兩反也帝既誅晏思遠遷為侍中掌優策及起居注卒年四十九贈太常諡曰貞思遠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五

十一

顧嵩之善嵩之卒後家貧思遠迎其妻子矜恤甚至嵩之字士明少孤好學有義信位太子中舍人兼尚書左丞

王悅之字少明晉右軍將軍義之曾孫中書令獻之孫也父靖之司徒左長史為劉穆之所厚就穆之求侍中如此非一穆之曰卿若不求久自得之遂不果悅之少屬清操亮直有風檢為吏部郎隣省有會同者遺悅之餅一既辭不受曰此費誠小然少明不願當之宋明帝

秦始中為黃門郎御史中丞帝以其薦介賜良田五頃以為侍中在門下盡其心力掌檢校御史太官太醫諸署時承眷怙後姦竊者眾悅之按覆無避得姦巧甚多於是眾署共呪詛說之病甚恒見兩烏衣人捶之乃卒帝乃收典掌者十許人桎梏之送淮陰密令渡瓜步江投之中流

王准之字元魯晉尚書僕射彬玄孫曾祖彪之位尚書令祖臨之父納之並御史中丞彪之博聞多識練習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五

五

儀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王氏青箱學准之兼明禮傳瞻於文辭桓玄篡位以為尚書祠部郎宋武起兵為太尉主簿出為山陰令有能名預討盧循功封都亭侯宋臺建除御史中丞為百僚所憚自彪之至准之四世居此職准之常作五言詩范泰嘲之曰卿唯解彈事耳准之正色答曰猶差卿世載雄狐坐世子左衛率謝靈運殺人舉免官武帝受命拜黃門侍郎永初中奏曰鄭玄注禮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吉古

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故二五月而除遂以為制江左以來準晉朝施用縉紳之士多遵玄義夫先王制禮以大順羣心喪也寧戚著自前經今大宋開泰宜同節物情以玄義為制朝野一禮則家無殊俗從之元嘉中歷位侍中都官尚書改領吏部出為丹陽尹准之究識舊儀問無不答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錄尚書事每歎曰何須高論玄虛正得如王准之兩三人天下便足然寡乏風素情捐急不為時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五

六

所重撰儀注咸見遵用卒贈太常子與之與之子進之任齊位給事黃門侍郎扶風太守梁武舉兵所在響應隣郡多請進之同遣修詔進之曰非吾志也竟不行梁武嘉之後累官左衛將軍封建寧公子清位安南將軍封中盧公承聖末陳武殺太尉王僧辨遣陳文攻僧辨塔杜龕龕告難於清引兵援龕大敗陳文自吳興追奔至晉陵時廣州刺史歐陽頠亦同清援龕中更改異殺清而歸陳武子猛

猛傳陳隋書皆無必延壽所補

猛字世雄本名勇五歲父清遇害陳文軍度浙江訪之將加夷滅母韋氏攜遁會稽遂免及長勤學不倦博涉經史兼習孫吳兵法以父遇酷終文帝世不聽音樂蔬食布衣以喪禮自處孝宣立乃始求位大建初釋褐鄱陽王伯山府中兵參軍猛慨慷常慕功名先是上疏陳安邊拓境之策甚見嘉納至是詔隨大都督吳明徹略地以軍功封應陽縣子累遷晉陵太守威惠兼舉姦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五

十一

屏跡富商野次云以付王府君郡人歌之比漢趙廣漢至德初徵為散騎常侍深見信重時孔範施文慶等比周害其梗直議將出之而未有便會廣州刺史馬靖不受徵乃除猛都督東衡州刺史領始興內史與廣州刺史陳方虞共取靖猛至即禽靖送建鄴進爵為公加先勝將軍平越中郎將大都督發廣桂等二十州兵討嶺外荒梗所至皆平禎明二年詔授鎮南大將軍都督二

十四州諸軍事尋命徙鎮廣州未之鎮隋師濟江猛搃

督所部赴援時廣州刺史臨汝侯方慶西衡州刺史衡

陽王伯信並諫猛督府各觀望不至猛使高州刺史戴智烈清遠太守曾孝遠各以輕兵就斬之而發其兵及聞臺城不守乃舉哀素服籍橐不食嘆曰申包胥獨何人哉因勒兵緣江拒守以固臣節及審後不死乃遣其部將辛昉赴京歸款隋文帝大悅謂昉曰猛懷其舊主送故情深即我之誠臣保守一方不勞兵甲又是我之功臣即日拜昉開府儀同三司仍詔猛與行軍總管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五

六

便留嶺表經略猛母妻子先留建鄴因隨後主入京詔賜宅及什物甚厚遣璽書勞猛仍討平山越馳驛奏聞時文帝幸河東會猛使至大悅楊素入賀因曰昔漢武此地聞喜用改縣名王猛今者告捷遠符前事於是又降璽書褒賞以其長子繕為開府儀同三司猛尋卒於廣州帝聞而痛之遣使弔祭贈歸仁縣公命其子繕襲仍授普州刺史仁壽元年繕弟續表陳猛志求葬閩中詔許之仍贈使持節大將軍宋州刺史三州諸軍事謚

曰成納之弟子遂之字宣約少禮學博聞昇明末尚書右僕射王倫重儒術遂之以著作郎兼尚書左丞參定齊國儀禮初倫撰古今喪服集記遂之難倫十一條更撰世行五卷國學久廢齊建元二年遂之先上表立學轉國子博士又兼著作永明起居注後位光祿大夫遂之率素衣裳不澣几素塵黑年老手不釋卷建武二年卒從弟珪之位長水校尉撰齊職儀永明九年其子中軍參軍顥啟上其書凡五十卷詔付秘閣素他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五

論曰昔晉初渡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滅觀夫晉氏以來諸王冠冕不替蓋亦人倫所得豈唯世祿之所傳乎及於陳亡之年淮流實竭曩時人物掃地盡矣斯乃興亡之兆已有前定天之所廢豈智識所謀乎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六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十五

南史二十六

王 懿

垣護之

弟子崇祖 崇祖從兄榮祖 榮祖從父閻 閻弟子量深

張興世

子欣泰

王懿字仲德太原祁人祖宏仕趙石虎父苗仕秦苻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皆至二千石仲德少沈審有意略事母甚謹學通陰陽精解聲律苻氏之敗仲德年十七及兄獻同起義兵與燕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困未能去卧林中有一小兒青衣年可七八歲騎牛行見仲德驚曰漢已食未仲德言餓小兒去須臾復來得飯與之食畢欲行而暴雨莫知所如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啣仲德衣因渡水仲德隨後得濟與獻相及渡河至滑臺復為翟遼所留積年仲德欲南歸乃棄

遼奔太山遼追騎急夜行忽見前有猛炬導之乘火行百許里以免晉太原末徙居彭城兄弟名犯晉宣元二帝諱故皆以字行獻字元德北土重同姓並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者莫不竭力營瞻若一人不至以為不義不為鄉邑所容仲德聞王愉在江南貴盛是太原人乃遠來歸愉愉接遇甚薄因至姑熟投桓玄值玄篡易輔國將軍張暢言及世事仲德曰自古革命誠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恐不足濟大事元德果勁有計畧宋武甚知之告以義舉使於都下襲玄仲德聞其謀謂元德曰天下事不可不密且兵亦不貴遲巧玄無遠慮好冒夜出入今取之一夫力耳事泄元德為玄所害仲德竄走會義軍尅建業仲德抱元德子方回侯宋武抱方回於馬上與仲德相對疏慟追贈元德給事中封安復縣侯以仲德為鎮軍中兵參軍宋武伐廣固仲德為前驅戰輒破之大小二十餘戰盧循寇逼眾議並欲遷都仲德正色曰今天子當陽南面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二

六合妖寇承突恃我遠征既聞凱入將自奔散今日投草莽則同匹夫匹夫號令何以威物此謀若立請從此辭宋武悅及與循戰左里仲德功冠諸將封新淦縣侯義熙十二年北伐進仲德征鹵將軍加冀州刺史督前鋒諸事事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錄將軍王鎮惡向洛陽寧朔將軍劉遵考建武將軍沈林子出石門寧朔將軍朱超石胡藩向半城咸受統仲德仲德率龍驤將軍朱牧寧遠將軍竺靈秀嚴綱等開鉅野入河乃搃眾軍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三

據潼關長安平以仲德為太尉諮議參軍宋武欲遷都洛陽眾議咸以為宜仲德曰非常之事常人所駭今暴師經載士有歸心故當以建鄴為王基遷都宜候文執大同宋武深納之使衛送秦主姚泓先還彭城宋武受命累遷徐州刺史加都督元嘉中到彥之北侵仲德同行魏棄河南司兗三州平定三軍咸喜而仲德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偽必隨其計

宋書載仲德言曰鹵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欽

戈北歸併力完聚若河冰冬合將復南犯豈不為三軍之憂

愚按宋書索鹵傳云文帝將恢復河南遣殿中將軍田奇告鹵主熹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為彼所請今當修復舊境熹大怒謂奇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此豈可得若不進軍今權當斂戎相避須冬行冰合自更取之此兵機也乃對敵使言之耶若果宋武先露之則奇必歸傳之若奇歸傳之則宋君臣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外必盡知之三軍何以皆喜仲德何以獨憂資治通鑑削去謂奇二字已知其訛然猶存此數語何也

諸軍進屯靈昌魏軍於委粟津渡河虎牢洛陽並不守彥之聞二城並沒欲焚舟步走仲德曰洛陽既敗虎牢無以自立理數必然今鹵去我猶千里滑臺尚有強兵若便捨舟士卒必散且當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乃回軍沿濟南歷城步上焚舟棄甲還至彭城仲德坐免官尋與檀道濟救滑臺糧盡乃歸自是復失河南九

年又為徐州刺史仲德三臨徐州威德著於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像於塔中以在河北所遇也進號鎮北大將軍十五年卒謚曰桓侯亦於廟立白狼童子壇每祭必祀之子正循嗣仲德兄孫文和景和中為征北義陽王昶府佐昶於彭城奔魏部曲皆散文和獨送至界上昶謂曰諸人皆去卿有老母何獨不去文和乃去昇明中為巴陵內史沈攸之事起文和斬其使馳白齊武帝永明年中歷青冀兗益四州刺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到彥之字道豫彭城武原人楚大夫屈到後宋武帝討孫恩以鄉里樂從每有戰功義旗將起彥之家在廣陵臨川王道規克桓弘彥之時近行聞事捷馳歸而道規已南渡江倉卒晚方獲濟及至京口宋武已向建鄴孟昶居守留之及見宋武被責不自陳昶又不申理故不加官義熙元年補鎮軍行參軍六年盧循逼都彥之與檀道濟掩循輜重與循黨荀林戰敗免官後以軍功封佷山縣子武帝受命進爵為侯彥之佐守荆楚垂二十

載威信為士民所懷及文帝入秦大統以徐羨之等新
有庾害內懼欲使彥之領兵前驅彥之曰若料彼不貳
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師既不足恃更開嫌隙之
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會雍州刺史褚叔度卒乃遣
彥之權鎮襄陽羨之等欲即以彥之為雍州帝不許徵
為中領軍委以戎政彥之自襄陽下謝晦已至鎮慮彥
之不過已彥之至楊口步往江陵深布誠款晦亦厚自
結納彥之留馬及利劍名刀與晦晦由此大安元嘉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六

年討晦進彥之鎮軍戰於彭城洲不利咸欲退還夏口
彥之不從會檀道濟至晦乃敗走江陵平因監荊州州
府事改封建昌縣公其秋遷南豫州刺史監六州諸軍
事鎮歷陽帝於彥之恩厚將加開府欲先令立功七年
遣彥之制督王仲德竺靈秀尹冲段宏趙伯符竺靈真
庾俊之朱脩之等北侵自淮入泗泗水滲日截行十里
自四月至七月始至東平須昌縣魏滑臺虎牢洛陽守
兵並去彥之留朱脩之守滑臺尹冲守虎牢杜驥守金

塘十年魏軍向金塘城次守虎牢杜冀奔走尹冲衆潰
而死魏軍仍進滑臺時河水將合糧食又罄彥之先有
目疾至是大動將士疾疫乃回軍焚舟步至彭城初遣
彥之資實甚盛及還凡百蕩盡府藏為空帝遣檀道濟
北救滑臺收彥之下獄免官兗州刺史竺靈秀棄軍伏
誅明年夏起為護軍九年復封邑固辭明年卒乃復先
戶邑謚曰忠孝建三年詔彥之與王華王曇首配食文
帝廟庭二子元度仲度兄弟並有才用皆早卒仲度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七

撫字茂謙襲爵建昌公宋明帝立欲收物情以撫功臣
後自長兼左民郎中擢為太子洗馬撫資藉豪富厚自
奉養供一身一月十萬宅宇山池伎妾藝皆窮上品
才調流瞻善納交游愛伎陳玉珠明帝遣求不與逼奪
之撫頗怨望帝令有司誣奏將殺撫入獄數宿鬚鬢皆
白免死繫尚方奪封與弟貴撫由是屏斥聲玩更以貶
素自立帝崩弟貴讓封還撫朝議許之弟適元徽中為
南海太守在廣州昇明元年沈攸之起兵刺史陳顯達

亦起兵以應朝廷逃猶豫見殺適家人在都從野夜歸見兩三人持盃刷其家門須臾滅明日適死問至搗懼詣齊高謝即板搗中軍諮議參軍武帝即位累遷司徒左長史宋時武帝與搗同從宋明帝

南齊書無宋字蓋明帝鸞也南史誤

射雉郊野渴倦搗得早青瓜與帝對剖食之帝又數游搗家懷其舊德至是一歲三遷永明元年為御史中丞駕幸丹陽郡宴飲搗恃舊酒後狎侮同列謂庾杲之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蠢爾蠻荆其俗鄙復為虞悰曰斷髮文身其風陋王晏既貴雅步從容又問曰王散騎復何故爾先為國常侍侍轉員外散騎即此二職清華所不為故以此嘲之王敬則執模查以刀子削之又曰此非元微頭何事自契之為左丞庾杲之所糺以續論再遷左衛將軍隨王子隆帶彭城郡搗問訊不脩部下敬為有司所掣免官後為五兵尚書廬陵王子鄉中軍長史卒子沆嗣沆字茂澄幼聰敏五歲時父搗於屏風抄古詩沆請教讀一遍

便能誦及長善屬文工篆隸美風神容止可悅梁天監初為征鹵主簿武帝收拔賢俊甚愛其才東宮建以為太子洗馬時文德殿置學士省召高才碩學待詔校定經史沆通籍焉武帝宴華光殿命羣臣賦詩獨詔沆為二百字三刻便成沆於坐立奏文甚美俄以洗馬管東宮書記及散騎省優策文三年詔尚書即在職清能者為侍郎以沆為殿中曹侍郎此曹以文才選沆從父兄溉洽並有才名相代為之見榮當世遷太子中舍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沆為人謙敬口不論人短任昉范雲皆與善後卒於北中郎諮議參軍所著詩賦百餘篇搗弟子沆字茂灌父坦齊中書郎溉少孤貧與兄沼弟洽俱知名起家王國左常侍樂安任昉大相賞好坦提携溉洽二人廣為聲價所生母魏氏本寒家悉越中之資為二兒推奉昉梁天監初昉出守義興要溉洽之即為山澤遊昉還為御史中丞後進皆宗之時有彭城劉孝綽劉苞劉儒吳郡陸倕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顯及溉洽車軌日至號曰

蘭臺聚陸倕贈昉詩云和風雜美氣下有真人遊壯矣
荀文若賢哉陳太丘今則蘭臺聚萬古信為儔任君本
達識張子復清脩既有絕塵到復見黃中劉時謂昉為
任君比漢之三君到則溉兄弟也除尚書殿中郎後為
建安太守昉以詩贈之求二衫段云鐵錢兩當一百易
代名寶為惠當及時無待秋涼日溉答云余衣本百結
閏年徒八蠶假令金如粟詎使廉夫貪還為太子中舍
人溉長八尺眉目如點白皙美鬚髯舉動風華善於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答武帝用為通事舍人中書郎兼吏部太子中庶人湘
東王繹為會稽太守以溉為輕車長史行府郡事武帝
勅繹曰到溉非直為汝行事足為汝師溉常夢帝遍見
諸子至相東脫帽與之於是密敬事焉遭母憂居喪盡
禮所處廬間方四尺毀瘠過人服闋猶蔬食布衣者累
載歷御史中丞都官左民二尚書掌吏部尚書時何敬
容以令參選事有不允溉輒相執敬容謂人曰到溉尚
有餘臭遂學作貴人敬容日方貴寵人皆下之溉忤之

如初溉祖彥之初以擔糞自給故世以為譏後省門鴟
尾被震溉左遷光祿大夫所蒞以清白自脩性又率儉
不好聲色虛室單床傍無姬侍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
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後為散騎常侍中國
子祭酒表求列帝所撰正言於學請置正言助教二人
學生二十人尚書左丞賀琛又請加置博士一人溉特
被帝賞接每與對碁從夕達旦或復失寢加以低睡帝
詩嘲之曰狀若喪家狗又似懸風槌當時以為笑樂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第居近淮水齋前山池有奇礪石長一丈六尺帝戲與
睹之并禮記一部溉並輸焉未進帝謂朱異曰卿謂到
溉所輸可以送未溉做板對曰臣既事君安敢失禮帝
大咲其見親愛如此石即迎置華林園宴殿前移石之
日都下傾城縱觀所謂到公石也溉奕碁入第六品常
與朱異韋黯於御座校碁比勢復局不差一道後因疾
失明詔以金紫光祿大夫散騎常侍養疾溉少有美名
遂不為僕射人為之恨溉澹如也家門雍睦兄弟特相

友愛初與弟洽恒共居一齋洽卒後便捨為寺蔣山有
延賢寺溉家世所立溉既祿俸皆充二寺因斷腥膻終
身蔬食別營小室朝夕從僧徒禮誦帝每月三致淨饌
恩禮甚篤性不好交游唯與朱異劉之遴張綰同志友
密及卧疾門可羅雀唯三人每歲時恒鳴騶枉道以相
存問置酒極歡而去太清二年卒臨終託張劉勸子孫
薄葬之禮曰氣絕便斂斂以法服先有家窀斂竟便葬
不須擇日凶事必存約儉孫侄不得違言便屏家人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七

僧讀經贊唄及卒顏色如恒手屈二指即佛道所云得
果也時朝廷多事遂無贈諡

梁書曰詔贈本官

有集二十卷行於時

梁書曰時以溉洽兄弟比之二陸故世祖贈詩曰魏

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兩到復似凌寒竹

子鏡宇圓照初在孕其母夢懷鏡及生因名焉鏡五歲

便口投為詩婉有辭沉位太子舍人作七悟文甚美先

溉卒鏡子蓋早慧位尚書殿中郎嘗從武帝幸京口登
北顧樓賦詩蓋受詔便就帝以示溉曰蓋定是才子翻
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因賜絹二十疋後溉每和御
詩帝輒手詔戲溉曰得無貽厥之力乎又賜溉連珠曰
硯磨墨以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
之可吝必老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蓋其見知賞如此
後除丹楊尹丞太清亂赴江陵卒溉弟洽字茂公清警
有才學父坦以洽無外家乃求娶於羊玄保以為外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七

洽年十八為徐州迎西西曹行事謝朓文章盛於一時
見洽深相賞好每稱兼資文武朓為為吏部欲薦之洽
親時方亂深相拒絕遂築室巖阿幽居積歲時號居士
任昉與洽兄沼溉並善嘗訪洽於田舍嘆曰此子目下
無雙遂申拜親之禮梁武帝嘗問侍詔丘遲曰到洽如
何沆溉遲曰正情過於沆文章不減溉加以清言殆將
難及即召為太子舍人御幸華光殿詔洽及沆蕭琛任
昉侍宴二十韻詩以洽辭為工賜絹二十匹帝謂昉

昉曰諸到可謂才子昉曰臣常竊議宋得其武梁得其文遷司徒主簿直侍詔省勅使抄甲部書為十二卷後為侍讀侍讀省仍置學士二人洽充其選遷國子博士奉勅撰太學碑累遷尚書吏部郎請託不行徙左丞準繩不避貴戚時帝欲親戎軍國禮容多自洽出尋遷御史中丞疏為勁直少與劉孝綽善下車便以名教隱穢首彈之

顏氏家訓曰洽初彈孝綽其兄溉以與孝綽善苦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不得乃詣孝綽涕泣告別而去

孝綽託與諸弟書實欲聞之相東王繹公事左降猶居職舊制中丞不得入尚書下舍洽兄溉為左民尚書洽引服親不應有礙刺省詳決左丞蕭子雲議許入溉省亦以其兄弟素篤不能相別也出為尋陽太守卒贈侍中諡曰理

梁書載昭明太子與晉安王綱令曰明北充到長史相係凋落傷但能自己去歲陸太常殂歿今茲二

賢長謝陸生文該四始學遍九流高情勝氣貞然直上明公儒學稽古淳厚篤誠立身行道始終如一儻值夫子必升孔堂到子風神開典文義可觀當官蒞事介然無私皆海內俊又東序秘寶遊處周旋並淹歲序造膝忠規豈可勝說幸免詆悔實二三子之力談對如昨音言在耳零落相仍皆成異物天下之實理當惻愴近張新安又故其人文筆弘雅亦足嗟惜隨弟府朝東西日久尤當傷懷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洽美容質善言吐弱年聽伏曼容講未嘗傍膝伏深嘆之集行於世子仲舉另見

垣護之字彥宗略陽垣道人族姓豪強趙石虎時自略陽徙鄴父苗仕南燕慕容超為京兆太守宋武圍廣固苗與兄尚書遵踰城降並以為太尉行參軍後仍家下卸護之少個僕不拘小節形雖短陋而氣幹強果元嘉初為殿中將軍隨到彥之北侵魏彥之將回師護之書

諫

宋書載書曰聞節下反旆竊所不同但使竺靈秀速
進滑臺助朱修之固守節下大軍徑擬河北則牢洛
遊魂自然奔退且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乏糧者猶
張胆爭前莫肯輕退況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
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朝廷受任
之旨乎

彥之不納散敗而歸文帝聞而善之累遷鍾離太守隨
王玄謨入河玄謨攻滑臺護之以百舸為前鋒進據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去

濟及魏救將至馳書勸玄謨急攻

宋書載護之言曰昔武皇攻廣固死沒亦衆況事殊
往日豈得計士衆傷疲願以屠城為急

不從玄謨敗走不暇報護之而魏軍悉牽玄謨水軍大
艘連以鐵鑠三重遂斷河絕護之還路水迅急護之中
流而下每至鐵鑠以長柯斧斷之魏人不能禁唯失一
舸餘舸並全留戍屢溝城還戍淮陰領濟北太守三十
年帝遇弒崩還屯厯下孝武入討率所領馳赴帝以為

冀州刺史及南郡王義宣反兗州刺史徐遺寶護之內
弟也與護之書勸使同逆護之馳使以聞率軍隨沈慶
之等擊魯英義宣率大衆至梁山與王玄謨相持柳元
景率護之及護之弟詢之柳叔仁鄭琨等出鎮新亭玄
謨求救帝遣元景等進據南州護之水軍先發大破賊
將龐法起

宋書曰玄謨以衆寡相懸請退還姑熟元景不從將
悉衆赴救護之勸分軍援之元景然其計乃以精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去

配護之赴梁山及戰護之見賊艦累水謂玄謨曰當
以火平之即使隊主張談等焚賊艦風猛水急賊軍
奔散梁山平

元景乃以精兵配護之追討會朱脩之已平江陵至尋
陽還封益陽縣侯後拜青冀二州刺史鎮厯城

宋書曰世祖以厯下要害欲移青州并鎮厯城護之
曰青州北有河濟又多陂澤非鹵所向每來寇掠必
由厯城二州并鎮此經遠之略也北又近河歸順者

易近息民患遠申王威乃安邊上計由是遂定

大明二年徵為右衛將軍遷於道閭竟陵王誕據廣陵起兵護之即率部曲受車騎大將軍沈慶之節度事平轉臨淮太守徙豫州刺史所蒞多聚斂七年坐下獄免官明年起為太中大夫未拜以憤卒謚壯侯崇祖字敬遠一字僧寶龔之弟子也父詢之驍敢有氣力元凶弑逆以副輔國將軍張柬時張超手行大逆亦領軍謀東詢之規殺之慮東不同東宿有此志又未測詢之同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六

互相觀察會起來論事東色動詢之覺之即共定謀遣召超超疑不至改宿他所詢之不知遷往斫之殺其僕於床因與東南奔時孝武已即位以為積射將軍梁山之役力戰中流矢卒贈冀州刺史崇祖年十四有幹略伯父護之謂門宗曰此兒必大吾門後隨徐州刺史薛安都入魏尋又率門宗據胸山歸宋

南齊書曰魏鹵陷徐州垣崇祖為其將游兵琅瑯間不復歸密遣人於彭城迎母欲南奔事覺鹵執其母

為質崇祖妹夫皇甫肅凡婦乃薛安都女故鹵信之肅仍將家屬及崇祖母奔胸山崇祖因將部曲據之遣使歸命

求淮北立功明帝以為北琅邪蘭陵二郡太守

南齊書曰胸山邊海孤險崇祖嘗浮舟水側冀有急得入海軍將得罪亡叛具告魏鹵鹵遣步騎二萬來襲屯洛要去胸山二十里時崇祖送客未歸城中驚恐皆下舟欲去崇祖還謂腹心曰鹵來非大舉正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六

誠信一說曷遺誑之若得百餘人還事必濟矣但人情一駭不可斂集卿等可急去二里外大呼而至唱言艾塘義人已破鹵須戍軍速往相助逐退舟中人果喜爭上岸崇祖引入據城遣羸弱入島令人持兩炬火登山鼓呼鹵參騎謂軍備甚盛乃退崇祖啟宋明帝以名位尚輕不足威眾乃以為輔國將軍北琅瑯蘭陵二郡太守崇祖數陳計欲克復淮北適鹵寇淮南崇祖啟將輕兵深入出其不意進可立歎退可

絕其窺窬宋明帝許之崇祖將數百人入鹵界七

里據南城固蒙山崩動郡縣鹵率大眾攻之其別將

梁湛母在鹵鹵執湛母使告部曲曰大軍已去獨往

何為于是衆情離阻一時奔退崇祖謂左右曰今若

俱退必不獲免乃往後力戰大敗追者而歸

封下邳子及齊高鎮淮陰崇祖時戍朐山既受都督祇

奉甚至齊高以其武勇善待之崇祖謂其妹夫皇甫肅

曰此真吾君也遂密布誠節時齊高威名已著宋明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五

無所忌疾徵為黃門郎規害之崇祖建策以免由是甚

見親參豫密謀元徽末齊高懼禍令崇祖入魏崇祖即

以家口託皇甫肅勒數百人將入魏界更聽後旨會蒼

梧廢召崇祖還都及齊高新踐阼恐魏來伐借送劉昶

為辭以為軍衝必在壽春非崇祖莫可捍禦乃徙豫州

刺史監豫司二州諸軍事建元二年魏遣劉昶攻壽春

南齊書曰時鹵馬步號二十萬崇祖召文武議曰賊

衆我寡必用奇制之當脩外城待敵城既廣濶非水

不固今欲堰肥水為三面險衆意不同崇祖曰若捨

外城鹵必據之外脩樓櫓內築長圍表裡受敵坐以

待擒守郭築堰是吾不陣之策也

崇祖乃於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北起小城使數千人

守之謂長史封延伯曰鹵必悉力攻小城若破此堰放

水一激急逾三峽自然沉溺起非小勞而大制邪及魏

軍由西道集堰南分軍東路肉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

帽肩輿上城手自轉式日晡時決小水水勢奔下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五

攻城之衆溺死千數大眾退走初崇祖於淮陰見高帝

便自北韓白唯帝獨許之及破魏軍故至帝謂朝臣曰

崇祖恒自擬韓白今真其人也進為都督崇祖聞陳顯

達李安民皆增給軍儀乃啟求鼓吹橫吹帝敕曰韓白

何可不與衆異給鼓吹一部崇祖慮魏復攻淮北啟徙

下蔡戍於淮東其冬魏果欲攻下蔡及聞內徙乃揚聲

平除故城衆疑魏當於故城立戍崇祖曰下蔡去鎮咫尺

豈敢置戍實是欲除此城正恐奔走殺之不盡耳

魏果夸掘下蔡城崇祖大破之武帝即位為五兵尚書
領驍騎將軍初豫章王焱有甚寵武帝在東宮崇祖不
自附及破魏軍詔使還朝與共密議武帝疑之曲加禮
待酒後謂曰世間流言我已豁懷抱自今以後富貴見
付也崇祖拜謝及去後高帝復遣荀伯玉敕以違事受
旨夜發不得辭東宮武帝以為不盡誠心銜之永明元
年詔稱其與荀伯玉構扇邊荒殺之故人無敢至者獨
前豫州主簿夏侯恭叔出家財為殯時比之樂布恭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三

譙國人崇祖為豫州聞其才義辟為主簿兼掌書翰高
帝即位方鎮皆有賀表王儉見崇祖啟咨嗟良久曰此
恭叔辭也時宋氏封爵隨軍遷改恭叔以柳元景中興
元勳劉劬殞身王事不宜見廢表論之甚有義理事雖
不從優詔見答後為竟陵令惠化大行木運理上有光
如燭咸以善政所致榮祖字華先崇祖從父兄也父諒
之宋北中郎府參軍榮祖少學騎射或曰何不學書榮
祖曰魏武魏文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可不負飲食矣

君輩無自全之技何異羊犬乎宋孝建中為後軍參軍
豫州刺史護之榮祖伯父也其子襲祖為淮陽太守孝
武以事徙之嶺南護之不食死帝疾篤又使殺襲祖臨
死與榮祖書曰弟常勸我危行言遜今果敗矣明帝初
即位四方反除冗祖冗從僕射遣還徐州說刺史薛安
都曰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使君今不同八百諸侯如下
官所見非計中也安都曰京師都無百里地莫論攻圍
取勝自可拍手笑殺且我不欲負孝武榮祖曰孝武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三

行足致餘殃今雖天下雷同正是速死無能為也安都
曰不知諸人云何我不畏此大蹄馬在近急便作計榮
祖被拘不得還因為安都將領安都引魏軍入彭城榮
祖携家屬南奔朐山齊高在淮陰榮祖歸附齊高保持
之及宋明帝崩齊高書送榮祖詣僕射褚淵除東海太
守淵謂之曰蕭公稱卿幹略故以郡相處榮祖善彈登
西樓見翔鶴雲中謂左右曰當生取之於是彈其兩翅
毛盡脫墜地無傷養毛生後飛去其妙如此元徽末蒼

梧凶狂恒欲危害齊高齊高欲奔廣陵起事荀伯玉等皆贊成之榮祖諫曰領府去臺百步公走人豈不知若單騎輕行廣陵人一旦閉門不受公欲何之公今動足下牀恐便有叩臺門者公事去矣蒼梧明夕自至領府扣門欲害齊高齊高嘗以書案下安鼻為楯以鐵為書鎮如意甚壯大以備不虞欲以代杖蒼梧至府而日且申今室須至一處作適還當取奴尋遇殺齊高謂榮祖曰不用卿言幾無所成豫佐命勲封將樂縣子永明二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五

為尋陽相南新蔡太守被告作大形棺材甚仗使卿人戴渡江北案驗無實見原後拜兗州刺史初巴東王子響事起方鎮皆起子響為逆榮祖曰此非所宜言政應云劉寅等孤負恩獎逼迫巴東使至於此時諸故皆不得通事平後帝乃省視以榮祖為知言九年卒從弟歷生亦為驍將位太子右率性奇暴與始安王暹光同反誅閔字叔通榮祖從父也父遵位員外常侍閔為宋武帝南中即參軍及即位以為交州刺史時交土全實

閔罷州還資財鉅萬帝末年會稽刺史二千石罷任還都必限使獻奉又以蒲戲取之要令罄盡乃止閔還至南州而帝晏駕擁南資為富人明帝初以為司州刺史北破薛道標封樂鄉縣男出為益州刺史蜀還之貨亦數千金先送獻物傾西資之半帝猶嫌其少及閔至都詣廷尉自簿先詔獄官留閔於是悉送資財然後被遣凡蠻夸不受鞭笞輸財贖罪謂之賤時人謂閔被賤刺刺歷度支尚書衛尉齊高輔政褚淵為子是求閔女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五

辭以齊大非偶齊高雖嘉其退讓而心不能歡即以是婚王佃女謂豫章王焜曰前欲以白象與垣公婚重其夸澹耳事雖不遂心常依然白象兖小字也及即位以有誠心封爵如故卒於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定子悳伯襲悳伯少負氣豪俠妙解射雉尤為武帝所重以為直閔將軍與王文和俱任頗以地勢陵之後出為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時文和為益州刺史曰每憶昔日俱在閔下卿時視我如我今日見卿因誣其罪馳信啟之又甄

遣蕭寅代僖伯為郡僖伯亦別遣啟臺閉門待報寅以丘園之齊明帝輔政知其無罪不欲華文和乃救僖伯解郡還為寅軍所躡束手受害閔弟子曇深以行義稱為臨城縣罷歸得錢十萬以買宅奉兄退無私畜先是劉楷為交州謂王儉曰彼一人為南土所聞者同行儉良久曰得之矣昔垣閔為交州閔弟閔又為九真郡皆著信南中羽林監曇深者閔子也雅有學行當令同行及隨楷未至交州卒儉惆悵良久曇深妻鄭氏字獻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五

榮陽人時年二十子文凝始生仍隨楷至鎮晝夜紡織傍無親援年既盛美甚有容德自厲冰霜無敢望其門者居一年私裝已具乃告楷求還楷大驚曰去卿萬里固非孀婦所濟遂不許鄭又曰垣氏羈魂不反而其孤藐幼妾若一同反壞何面目以見先姑因大悲泣楷愴然許之厚為之送於是問關危險遂得至鄉葬畢乃曰可以下見先姑矣時文凝年甫四歲親教經禮訓以義方州里稱美又有吳興丘景賓字彥先亦有節義聞父

康祖無錫令亡後僮僕數十人及宅宇產畜景賓悉讓與兄鎮之鎮之又推齋屋三間與之亦不肯受太守孔山士嘆曰聞柳下惠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復見之矣終於奉朝請

張興世字文德竟陵人本單名世宋明帝益為興世少家貧白衣隨王玄謨伐蠻

宋書曰每戰輒有擒獲玄謨舊部曲諸將不及甚奇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五

後隨孝武至尋陽補南中郎參軍督護冊府元龜曰興世為遊擊將軍北伐次下邳疏令嚴明下邳人多欲降者興世曰我若得城諸卿皆是國人若不能破賊徒令公等遠去鄉里非朝廷弔民本意也今且安堵復業勿妄辛苦諸人感悅從入討元凶及南郡王義宣叛又隨玄謨出梁山有戰功明帝即位四方多叛進興世龍驤將軍領水軍拒子勳師時臺軍據赭圻朝廷遣吏部尚書褚淵就赭圻行

選是役也皆先戰授位檄板不供由是有黃紙札時臺
軍據赭圻子勳兵據鵠尾相持久不決興世建議曰賊
據上流兵強地勝今以奇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而逼
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惶進退疑阻中流既極糧運自
艱乃制勝之奇沈攸之吳喜並贊其計分戰士七千配
之興世乃令輕舸沂流而上旋復回還一二日中鞅復
如此使敵不為防敵帥劉胡聞興世欲上笑之曰我尚
不敢越彼下取揚州興世何人欲據我上興世謂攸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等曰上流唯有錢溪可據

資治通鑑曰錢溪江岸最狹去大軍不遠下臨洄洑
舟下必來泊岸又有橫浦可藏舟千人守險萬夫不
能過衝要之地莫過於此

乃往據之

宋書曰興世夜渡湖口至散頭因復回下疑之其夜
四更值風乃舉帆直前賊亦遣胡靈宿諸軍於東岸
相翼而上興世夕宿景江浦賊亦不進乃夜遣黃道

慄領七千舸徑據錢溪營立城寨明旦興世與軍齊
集

及劉胡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曰賊來尚遠而氣盛
矢驟驟既力盡盛亦易衰此曹劌所以破齊也將士不
得妄動賊來轉近興世乃命壽寂之任農夫率壯士擊
走之袁愷愷曰賊據人肝臟裏云何得活是月朔赭圻
軍士伐木為柵遇一童子于青山曰下旬當平無為自
苦忽不見至是果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宋書曰時興世城寨未立司徒建安王休仁慮賊并
力更攻錢溪欲分其形勢命沈攸之等以皮艦二十
攻賊濃湖苦戰連日是日胡果率眾軍欲攻安世于
錢溪未至數十里袁顛以濃湖之急追還錢溪城寨
乃立賊連戰皆敗

興世又遏其糧道敵眾漸飢

宋書曰劉胡遣偽右軍沈仲玉領千人步取南陵迎
糧運仲玉至南陵領米三十萬斛錢布數十舫暨榜

為城規欲突過至貴口遣間信報胡令遣重軍援接
興世與壽寂之任農夫李安民等三千人至貴口擊
之交戰盡日仲日走還顛營悉虜其資寶賊眾大敗
震

劉胡棄軍走袁顛仍亦奔散興世遂與吳喜共平江陵
遷右軍將軍封作唐縣侯歷雍州刺史左衛將軍以疾
徙光祿大夫尋卒興世居臨沔水自襄陽以下至于江
二千里先無洲嶼興世初生當其門前水中忽生洲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年漸大及興世為方伯而洲上遂十餘頃父仲子由興
世致位給事中興世欲將往襄陽愛鄉里不肯去嘗謂
興世曰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汝可送一節行田時
欲吹之興世素恭謹畏法譬之曰此天子鼓角非田舍
公所吹興世欲拜墓仲子謂曰汝衛從太多先人必當
驚怖興世減撤而行子欣泰字義身不以武業自居好
隸書讀子史年十餘詣吏部尚書褚淵問張郎弓馬
多少答曰性怯畏馬無力牽弓淵甚異之歷諸王府佐

宋元徽中興世在家擁雍州還資見錢三十萬蒼梧王
自領人劫之一夜垂盡興世憂懼病卒欣泰兄欣華時
為安成郡欣泰悉封餘財待之齊建元初為尚書都官
郎武帝與欣泰早經款過及即位以為直閣將軍後為
武陵內史坐賊私殺人被糾見原還復為直閣步兵校
尉領羽監欣泰通涉雅俗交結多是名素下直輒著鹿
皮冠衲衣錫杖挾素琴或以啟帝曰將家兒何敢作此
舉止後從駕出新林敕欣泰廉察欣泰傳杖松下飲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賦詩制局監呂文度以啟帝帝大怒遣出數日意釋召
謂曰卿不樂武職當處清責責除正員郎出為鎮軍南
中兵參軍南平內史已東王子嘗殺僚佐帝遣中庶子
胡諧之西討使欣泰為副欣泰謂諧之曰今太歲在西
南逆歲行軍兵家深忌

南齊書曰彼凶狡相聚所以為其用者或利賞逼威
無由自潰

若且頓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擒也諧之不從進江

津尹略等且殺事平欣泰徙為隨王子隆鎮西中兵改領河東內史于隆深相愛重數與談宴意寓與謝朓相次典籤密啓之帝怒召還都屏居家巷置宅南岡下面接松山欣泰負弩射雉恣情閑放聲伎雜藝頗多開解明帝即位為領軍長史遷諮議參軍上書陳便宜二十條言宜毀廢塔寺並優詔報答建武二年魏圍鍾離欣泰為軍主隨崔慧景救援及魏軍退

南齊書載欣泰移魏將曰聞攻鍾離是子失策乃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令魏主以萬乘之重攻此小城攻而不拔誰之恥耶假令能拔以子守之我將連舟千里舳舻相屬西過壽陽東接滄海仗不再請糧不更取士卒偃卧起而接戰乃魚鱉不通飛鳥斷絕偏師淮左其不能守可知如其不拔吾且假法于魏之有司以請于過若挫兵夸衆攻不卒下驅士填隍拔而不能守則魏朝名士其當別有深致乎吾所不能量昔魏之太武佛狸傾一國之衆攻十雉之城死亡大半皆算失所為前

鑒未遠已忘之手鹵欲於邵陽築城崔慧景患之欣泰曰鹵之築城外示誇大實懼我躡其後今若說以彼此罷兵其患自息慧景從之遣欣泰往說果引退而邵陽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五百疋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說慧景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死地之兵不可輕也

南齊書曰勝之既不足為武敗則徒喪成功不如許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慧景乃聽過時領軍蕭坦之亦援鍾離還啟明帝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興泰放而不敢帝以此皆不加賞四年出為永陽太守永元初還都崔慧景圍城欣泰入城守備事寧除廬陵王子卿安東司馬梁武起兵東昏以欣泰為雍州刺史欣泰與弟前始安內史欣時密謀結太子右率胡松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直閣將軍鴻選舍德主帥苟勵直後劉靈運等同契會東昏遣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郢若法珍梅蟲兒及太子右率季

居士制局監楊明泰等十餘人相送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懷刃於坐斫元嗣首墜果梓中又斫明泰破其腹蟲兒傷數創手指皆墜居士踰墻得出茹法珍亦散走還臺靈秀仍往石頭迎建安王寶寅率文武數百唱警蹕至杜姥宅欣泰初聞事發馳馬入宮冀法珍等在外城內處分必盡見委因行廢立既而法珍得返處分閉門上仗不配欣泰兵鴻選在殿內亦不敢發城外眾尋散少日事覺欣泰胡松等皆被害欣泰少時有人相其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三

得三公而年裁三十後屋瓦墜傷額又問相者云無復公相年壽更增亦可得方伯耳死時年三十六

論曰王仲德受任二世能以功名始終入關之役極主咸出其下元嘉北討則受督於人有蘭生之志而無關公之憤長者哉道豫雖地居豐沛榮非恩假時歷四代人焉不絕文武之道不墜斯門殆為優矣垣氏宋齊之際世著武節崇祖陳力疆場以韓白自許終罹杜郵之酷痛哉興世鵲浦之奇遠有深致其垂組建旆豈徒然

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三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七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十六

南史二十七

表 港

弟豹 豹子取弟見一說元子類
類從弟黎弟見 類弟子黎 黎
從弟昂 馬仁坪 昂子君正
君正子振 憲 君正弟敬 泌

袁港字士深陳郡夏陽人祖耽晉歷陽太守父質郎邪
內史並知名港少與弟豹並為從外祖謝安所知安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七

兄子玄女妻港

宋書曰港為桓玄中書黃門侍郎出補桓修撫軍長
史

宋武起兵以為鎮軍諮議參軍以從征功封晉寧縣五
等男義熙十二年為尚書右僕射宋武北伐港兼太尉
與兼司空尚書范泰奉九命禮物拜授宋武時宋武冲
讓港等隨軍至洛陽住栢谷塢泰議受使未畢不拜晉
帝諸陵港獨至五陵辰敬時人美之初陳郡謝重乃王

胡之外甥於諸舅敬禮多闕重子綯又港甥嘗於公坐
慢港港正色謂曰汝便是兩世無渭陽情綯有愧色十
四年卒贈左光祿大夫文帝即位以后父加贈謚曰敬
大明三年孝武幸籍田經港墓遣使致祭增守墓五戶
弟豹字士蔚

宋書曰豹亦為謝安所知累遷劉毅撫軍諮議參軍
兼記室毅時建議大田豹上疏曰國因民為本民資
食為天今接凶荒比屋困餒積疲之黎難用克振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七

牧之官莫或為務依勸督故典迷民情屢變臂猶修
隄以防川志淵丘之改易膠柱於昔絃忽宮商之乖
調徒有考課之條而無毫分之益惠生於本治之於
末也天設位以崇賢甄爵以命士上量能以審官不
取人以浮譽則比周道昔遊者言歸游子既歸則商
畝闢矣分職以任務置吏以周役職不以無任立吏
必以非用省冗散者廢則萊蕪壑矣器以應用商以
通財勸靡麗之巧棄難得之貨則雕偽者賤谷價重

矣耕耨勤瘁力殷收寡工商豫豫用淺利深增商販之稅簿疇畝之賦則未技抑而田峻喜矣居位無義從之徒在野靡兼并之党給賜非可思致力欲不入私門則游食省而賜勤衆東作繁矣密勿者甄異怠慢者顯罰明勸課之令峻糾違之官則力者欣而情者懼穡人勸矣凡此數事蒞以清心鎮以無欲勗以無倦翼以廉謹舍日計之小成期遠致於暮歲則心化有漸澆薄日淳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七

三

好學博聞善談雅俗每商較古今兼以誦詠聽者忘疲為御史中丞時鄱陽縣候孟懷玉上母檀氏拜國太夫人有司奏許約以婦人從夫爵懷王父大司農綽見居列卿妻不宜從子奏免尚書右僕射劉柳等官詔並贖論後為大陽尹太尉長史

宋書載曰高祖遣益州刺史朱齡石伐蜀使約為檄文曰日者王室多故夷羿遺紛波振塵駭軍及遐裔叢尔譙縱編戶黔首同惡相求是崇是長史反噬於

州相播毒害於民黎俾我西服隔閩皇澤自義風電靡天光反輝照哲舊物烟燭區宇以庶務草瓶未遑九伐自爾以來奄延十載而野心不革伺隙乘間括聚逆叛共相封殖侵擾我蠻獠搖蕩我疆垂我是以有治洲之役醜類盡殪匹馬無遺桓謙折首譙福鳥逝奔伏巢穴引頸待戮當今北狄露晞南寇埃埽孤職是經畧思一九有瞻望已漢憤慨交深或直指成都或進自墊江或電曜外水或濟自劔道神兵四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七

四

天網宏吞衡翼千里金鼓萬張以此攻戰誰與為敵况又奉義而行以順而動者哉今三陝之隘在我境內非有岑彭荆門之險彌入其阻平衢四達實無鄧艾綿竹之艱山川之形抑非曩日攻守難易居然百倍當全蜀之疆士民之富子陽不能自安於庸樊劉禪不敢竄命於南中荆卽折謀伯約鏗銳故知成敗有數非可致延此皆益土前事當今元龜也盛如盧循彊如慕容超陵威南海跨制北岱樓船萬艘掩江

蓋汜鉄馬千群充原塞濕然廣固之攻陸無完雉左
里之戰水靡全舟或顯戮京畿或傳首萬里故知逆
順有勢難以力抗斯又目前殷鑒深切著明者也梁
益人士咸明王化雖驅迫一時本非與主豈不邈誠
南北延首東雲普天有來蕪之幸而一方懷後來之
怨王者之師以仁為本齊斧所加縱身而已具有裕
紳反接自投軍門者一無所問士子百姓列肆安堵
審擇吉凶自求多祐大信之明皦若朝日時其迷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七

五

姦邪守愚不改火燎孟諸父芝同瀾河決金堤淵丘
同體雖欲悔之亦將何及

義熙九年卒官以參伐蜀謀追封男昌縣五等子子淑
改忠義顓字國章初為豫州主簿累遷晉陵太守襲南
昌縣五等子大明末拜侍中領前軍將軍時新安王子
鸞以母廢有盛寵太子在東宮過帝微有廢立意從容
容言之顓盛稱太子好學有日新之美帝怒振衣而入
顓亦厲色出左丞徐爰言於帝意解後帝又

以沈慶之才用不多言論相啗毀顓又陳慶之忠勤有
幹畧堪當重任由是前廢帝深感顓慶之亦懷其德景
和元年誅郡公啟引進顓任以朝政遷為吏部尚書俄
而意趣乖異寵待顓衰始今顓與沈慶之徐爰來知選
事尋復以為罪使有思糾奏坐白衣領職從幸湖熟往
反數日不欲命顓慮禍求出

宋書曰沈慶之為顓固陳乃見許

乃除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顓舅蔡興宗謂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七

六

襄陽至惡豈可冒邪顓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今日之
行本願生出虎口且天道遼遠何必皆驗如其有微當
修德禳之於是狼狽上慮恒是見追後至尋陽曰今知
免矣與鄧琬琬狎過常每清必盡日窮夜顓與琬人地
本殊衆知其有他志矣及至襄陽使劉胡繕修兵械會
明帝定大事進顓號右將軍遣荊州典籤郡乘驛還江
陵道由襄陽顓異志已定

本史異意志作反意然顓忠於孝武不得言反史以

成政論人耳今正之

而糧仗未足欲且奉表明帝顓子秘書丞職曰一奉表
疏便為彼臣以臣代君於義不可顓從之顓詐云被皇
太后令使其起兵便建牙馳檄勸晉安王子勛即大位
與琬書使勿解甲子勛即位顓號安北將軍加尚書左
僕射

宋書載明帝使朝士與顓書曰自王室不造昏凶肆

虐主上體自聖文辱均夏臺幸矜鯨兒集集寶命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七

七

等獲免刀鋸身奉惟新緩帶談笑擊壤聖世汝雖劬
勞於外熱心期所寄江漢何遠自九江告變皆謂鄧
氏枉背頽塵吾子聞此之日能無駭惋凶人反道敗
德日夜滋深非惟毒流外物惡積中朝乃欲毀陵邑
虐崇憲燒宗廟鹵御物然後蕩覆京都必師蘭猶懼
盡自非聖上俊眉遜避維時內外則赤縣為戎百姓
其餘矣既天道輔順謳歌有奉高祖之孫文皇之子
若不子民南面將使神器何歸而群下構惡安生窺

觀成軫惑燕貫高亂趙纒人罔極自古有之汝中京

冠冕儒雅世襲何遠遺郎中清軌近忘太尉純樂相

與或群從舅甥或姻妯周款一旦胡曰能無悵恨若

款狂所至邪故無窮當誓衆奮戈剪此朝食若自延

過聽迷塗未遠宜直雍菑先封乃當射鉤見相政子

南服寤寐延首山門蕭瑟松庭誰掃言念楚路豈不

思父母之邦幸納惡石以蠲美疾時尚書右僕射蔡

興宗乃顓舅領軍將軍表檄乃顓從父弟故書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七

八

顓本無將畧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唯賦詩談議
又不能撫接諸將劉胡每論事酬對甚簡由此大夫人
情胡常切齒恚恨胡以南軍未至軍士匱乏就顓真襄
陽之資顓曰都下兩宅未成方應經理不可損徹又信
往來之言都下未貴斗至數百以為不勞攻伐行自離
散於是擁甲待之明帝使顓舊門生徐碩奉手詔譬顓
曰卿未經為臣今追蹤實融猶未晚也及胡叛走不告
顓顓至夜方知大怒罵曰今年為小子所誤呼取飛鷲

謂其衆曰我當自出追之因適至鵲頭與薛主薛伯珍
及所領數千步取青林欲向尋陽夜主山間宿殺馬勞
將士顓顧伯珍曰我舉八州以謀王室未一戰而散豈
非天邪非不能死豈欲草間求活望一至尋陽謝罪主
上然後自刎耳因慷慨叱左右索節無復應者及旦伯
珍請求間言乃斬顓首詣錢溪馬軍主襄陽俞湛之降
湛之因斬伯軫併送守以為已功明帝文顓流尸於江
顓子戰昂職為黃門侍郎戍彭城尋陽敗見害顓弟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七

九

昶字緯才父覲好學美才早有清譽仕宋位武陵內史
昶少有風氣善屬文及談玄舉秀才歷諸王府參軍不
就覲臨終與兄覲書曰公史才識可喜足懋先基矣史
公昶小字及覲見誅宋明帝投尸於江不許欲葬昶與
舊奴一人微服求尺四十餘日乃得瘞瘞石頭後岡身
自負土懷其文集未嘗離身帝崩乃改葬顓從叔司徒
掣祖勇征西將軍蔡興宗並器之仕宋為徐高太傅相
國主簿秘書丞

冊府元龜曰昶為秘書丞曾駁國史檀超立處士傳
其言曰夫士闡策用方得立其名言今栖遁之士排
斥皇王陵鑠將相此偏介之行不可長風移俗故遷
書未傳班史莫編但一介之善無緣頓畧宜列其惟
業附出它篇

仕齊為中書郎兼御史中丞坐彈謝超中簡奏依違免
官後拜廬王王子卿詒議時南群江陵人苟蔣之弟胡
之婦為曾口寺沙門所行夜入苟家蔣之殺沙門為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七

十

司所檢蔣之列家門穢行欲告則耻欲忍不可實已所
殺胡之列又如此兄弟爭死江陵令宗躬啟州荊州刺
史廬江王子卿求博議昶曰夫迅寒急節乃見松筠之
操危幾迺遊方議孤之之風竊以將之胡之殺人原心
非暴辯讞之日友于讓生義哀行路昔文舉引誘獲漏
疎網蔣之心迹同符古人若陷以深刑實傷為善由是
蔣之兄弟免死累遷太子中庶子出為冠軍將軍監吳
興群事昶性剛固以微言忤武帝又薄王晏為人晏請

交不答帝在使殿用金柄刀子剪爪屨在側曰外聞有
金刀之言恐不宜用此物帝窮問所以晏曰表畧為臣
說之帝銜怒良久畧到郡坐過用祿錢免官付東治畧
妹為竟陵王子良妃子良世子昭時八歲見武帝形容
憔悴帝問其故昭胄流涕曰臣舅負罪今在尚方臣母
悲泣不食積食臣所以不寧帝曰特為兒赦之既而帝
遊孫陵皇東治曰治中有一好貴囚數日與朝臣幸治
履行庫藏飲宴飲賜囚徒酒肉赦見畧與語明日釋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全注
卷二十七

十一

後為侍中畧充腴異衆每從射雉郊野數人推扶乃能
徒步幼而母卒養於伯母王氏事之如觀閨門孝義隆
昌元年卒謚曰靖畧宗人廓之另見昂字千里父顛敗
藏於沙門沙門將以出關闕吏疑非常人沙門杖而語
語之遂免或云顛敗時昂年五歲時抱携昂匿之廬山
時州郡求昂於野忽從乳媪處所見一彪因去遂免會
赦得出猶徙晉安在南惟勤學至元徽中聽選時年十
五初顛敗傳首建業藏之武庫以漆題顛銘為誌至是

始還之昂號慟虛血絕而復蘇以淚洗所題漆字皆滅
人以為孝感莖訖更制服廬於墓次從兄畧憐其幼孤
常撫視抑譬之昂容質修緯冠絕人綸因父亡不以理
終身不聽音樂後與畧同見從叔司徒掾祭謂畧曰昂
孤能至此故知名器自有所在仕齊為王儉鎮軍府功
曹吏儉後為丹陽尹獨引見昂於後堂指北堂謂曰卿
必居此累遷黃門郎昂本名千里齊永明中武帝謂曰
昂昂若千里之駒在卿有之今改卿名為昂即字千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全注
卷二十七

十二

後為衛軍武陵王曄長史丁母憂哀毀過禮服未除而
從兄畧卒昂為畧所養乃制春服人怪問之昂至書喻
之曰竊聞禮由恩斷服以情申胡小功他邦加制一等
同爨有總明之典籍孤子夙以不天幼傾乾陰資啟未
奉過庭莫承藐藐冲年未達未紫從兄提養訓教示以
義方每假其談價虛其聲譽得及人次實亦有由萊開
拓房宇處以華曠同財共有恣其取足爾來三十餘年
憐愛之至言無異色姊妹孤姪成就一時篤念之深在

終彌固此恩此愛畢壤不追既情若同生同復為諸從
 言心即是實未忍安昔馬稜與從弟毅同居毅亡稜為
 心服三年仲由不除姊喪亦緣情致之難識不及古誠
 懷感慕常願千秋之後從服暮齋不圖門衰禍集一旦
 草土殘息復罹今酷尋維慟絕彌劇彌深今以餘喘欲
 遂素志庶寄其罔慕之痛少伸無已之情雖禮無明劇
 乃是有先例率迷而至必欲行之臨紙哽咽言不識次
 後為御史中丞時尚書令王晏弟詡為廣州多納財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七

三

能匡機來不再圖之宜早頃藉聽道路承欲狼顧一隅
 既未喻雅懷聊申往意獨夫狂悖振古未聞窮凶極虐
 歲月滋甚天未絕齊明明啟運百姓來蕪吾荷任前驅
 掃除京邑屠潰之期當不云遠兼熒惑出端門太白入
 氏室天文表於上人事符於下不謀同契實在茲辰而
 足下欲以區區之郡禦堂堂之師根本既傾枝葉安附
 今竭力昏主未足為家忠滅屠滅非所謂孝忠孝俱盡
 將欲何依去就之宜幸加詳擇昂答曰都史至辱降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七

四

昂依事劾奏不憚權家時號正直初昂為洗馬明帝為
 領軍欽昂風素頓降駕及踐阼奏事多留與語謂曰我
 昔日以卿有美名親經相詣昂曰陛下在田之日遂蒙
 三顧草廬帝甚悅尋出豫章內史史丁所生母憂去職
 以喪還江路風潮暴駭昂乃復衣著樞誓同沈溺及風
 止餘舟皆沒唯昂舟獲全或謂精誠所致莖訖起為吳
 興永元末梁武起兵起兵州郡望風皆降昂獨居境梁
 武手書喻之曰夫禍福無門興亡有數天之所棄人孰

昔若靈萬仞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况以偏隅一郡何
 能為役近奉敕以此境多虞見使安慰自承麾旆莫不
 膝袒軍門唯僕一人敢後至者正以自揆庸素文武無
 始直是東國賤男子耳雖欲獻心不增大軍之勇置其
 愚默寧沮眾帥之威幸籍將軍舍弘之大可得從容以
 禮竊以一殮微施尚復投殞况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
 非唯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建康城平昂舉哀慟哭
 時梁武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敕元履曰表昂

道素之門有節忠節天下須共用之勿以兵威凌辱元履至宣旨昂亦不請降開門徹構而已及至梁武亦不問其過天監二年以為後軍臨川王宏參軍事

惜哉昂之不得與而家淑祭同改忠義也豈非與馬仙理同欠齊室一死耶

昂啟謝曰臣徧歷三墳備詳六典巡校賞罰之科洞檢生死之律莫不嚴五辟明明君之朝峻三章於聖主之日是以塗山始會致防風之誅鄴邑方構有崇侯之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七

五

未有緩憲於斯戮之人賒刑於耐罪之族出萬死一人生如臣者也臣東國賤人學行何取既殊鳴鴈直木圓無結綬彈冠徒藉羽儀易農就仕往年濫職守秩東隅仰屬龔行風驅雷掄其時也負馮圖者日至執玉帛者相望獨在愚臣頓昏大義狗鴻毛之輕忘同德之重但三湖險薄五湖交通屢起田儻之變每懼殷通之禍空慕君於保境遂失師涓抱氣後至者斬臣甘斯戮明刑徇衆誰曰不然幸因約法之洪承解網之宥猶當降等

薪祭遂乃頓釋鉗錮欲骨吹魂還編黥庶逐疵蕩穢入初遊陳天波波既洗雲油遠沐古人有言非死之難處死之難臣之所荷曠古不書臣之所死未知何地武帝

答曰朕遺射鉤御無自外尋為侍中遷吏部尚書帝謂曰齊明帝用御為黑頭尚書我用御為白頭尚書良以多對對曰臣生四十七年于茲矣四十以前臣之自有七年以後陛下所養七歲尚書未會免達帝曰自固不妄有名十五年為尚書左僕射尋為尚書令時僕射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七

六

勉勢傾天下在昂處宴賓主甚歡勉求昂出內人傳孟昂良久不出勉苦求之昂不獲已命出五六人始至齋閣昂謂勉曰我無少年老嫗並是兒母非王妃母便是主大家今令問訊御勉聞大驚求止方知昂為貴昂在朝嘗諤世號宗臣昭明太子薨立晉安王綱為皇太子昂獨表言宜立昭明長息歡為皇太孫雖不見用擅聲朝野自是告老乞體不干時務昂雅有人鑒遊處不雜入其門者號登龍門大通中位司空大同六年卒時年

八十詔即日舉哀初昂臨終遺疏不受贈謚教諸子不得言上行狀及立銘誌凡有所須悉皆停者因復曰吾釋褐從仕不期富貴但官序不失等倫衣食粗知榮辱以此闔棺無慙鄉里往添吳興屬在昏明之際既聞於前覺無誠於聖朝不識天命甘貽顯戮幸遇殊恩得全門戶自念負罪私門階榮望絕保在性命以為幸甚不謂叨竊寵靈一至於此常欲竭誠酬報所以朝廷每與師北伐輒啟求行誓之丹歎實非求言既庸懦無施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七

七

不蒙許雖欲罄命其議莫從今日瞑目畢恨眾壞聖朝遵古如吾名品或有追遠之恩脫有贈官慎勿祇奉諸子累表陳奏詔不許謚穆正有集二十卷初昂之歸梁有馬仙琕者亦以義烈稱仙琕字靈護扶人鄙人父伯鸞宋冠軍司馬琕少以果敢聞父憂毀瘠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仕齊立豫州刺史梁武起兵使其故人姚仲賓說之仙琕大義滅親又命斬之懷遠徇梁武又遣其懷遠懷遠說之仙琕大義滅親又命斬之懷遠號泣

軍中為請乃免及梁武至新林仙琕猶於江西口抄軍建康城平仙琕舉哀謂眾曰我受人任守義不容降今眾寡不侔勢之屠滅公等雖無二心其時親老何我為忠臣君為孝子各盡其道不亦可乎於是悉遣城內兵出降餘壯士數十閉門獨守俄兵入圍之數十重仙琕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日晚方投弓曰諸君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建康至石頭而脫之梁武使待表昂至俱入曰使天下見二義士又勞之曰射鉤斬祛昔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七

八

弗忌御勿以戮使斷運苟自強絕也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使復為用此以司官因仙琕先抗後降故甚其辭耳但不知死之日何顏見故人姚仲賓梁武笑而美之俄母卒梁武知其貧賤給甚厚仙琕號泣謂弟仲父曰蒙大造之恩未獲上報今復荷殊澤當與爾以心力自効耳天監四年師侵魏仙琕每戰恒冠三軍與諸將論議曰未嘗言功人問其故仙琕曰大丈夫

夫為時所知當避不求名退不逃罪乃平生願也何功
可論為南義陽太守累破山蠻郡境清謐以功封含沚
縣伯遷司州刺史魏豫州人白早生以縣孤來降救仙
理赴之又遣直閣將軍武會超馬廣率眾為援仙理進
頓楚王城遣副將齊苟兒助守懸瓠魏中山王元英攻
懸瓠執齊苟兒進擒馬廣送洛陽仙理不能救會超等
亦相次退散魏軍進劇三關仙理坐徵還十年胸山人
殺瑯邪太守劉昕以成降魏詔假仙理節討之魏徐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七

九

刺史盧昶以衆十萬來拒

通鑑考異曰盧昶昶傳先兵九千後益兵六千止給

四千所謂十餘萬夸辭也

仙理累戰破走之

梁書曰仙理縱之乘之魏眾免者十一二收其兵糧

馬牛器械不可勝數振旅還京師

進爵為後遷豫州刺史加都督仙理自為將及居州郡

能與士卒同勞逸身衣不過布帛所居無帷幕衾屏行

則飲食與廝養最下者同具在邊境常單身潛入敵境
伺知壁壘村落險要處所攻戰多克捷士卒亦甘心為
用帝雅愛仗之卒於州贈左衛將軍謚曰剛初仙理幼
名仙理及長以理名不典乃以王代語云子嚴夫字昂
子君正字世宗少聰敏年數歲父疾晝夜不眠專侍左
右家人勸令暫卧荅曰官既未差眠亦不安歷位太子
庶子君正美風儀善自居處以貴公子早得時豫為豫
章內史性不信巫邪有萬世榮稱道術為一郡巫長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七

三

正在郡小疾王簿熊岳薦之世榮云須疾者衣為信命

君正以所著襦與之事竟取襦去乃言神將送與北斗

君君正使檢諸身獲之以裏以為亂政即刑於市而憤

神一郡無敢行巫遷吳郡太守侯景亂率數百人隨邵

陵王綸赴援及臺城陷還郡君正當官蒞事有名稱而

蓄聚財產服玩靡麗賊遣太墨攻之新城戍王戴僧易

勸令拒守已以戍兵自外擊之君正不能決吳人陸映

公等懼不濟賊種族其家勸之迎賊君正性怯乃送米

及牛酒郊迎賊

此亦昂始抗終降之流弊若昂或死之不然亦不仕君正其無此乎

賊掠奪其財物子女因是感疾卒子樞字踐言美容儀性沈靜好學手不釋卷家本顯貴貨產充積而樞獨處率素傍無交往非公事未嘗出游榮利之懷淡如也侯景之亂樞往吳郡省父疾當父亡時四方擾亂入求苟免樞居喪以至孝聞王僧辯並侯景鎮建鄴衣冠爭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七

三

造請樞杜門靜居不求聞達紹太宗歷吏部尚書吳興郡太守陳永定中徵再遷都官尚書掌選樞博學明悉舊章初陳武帝長女永嗣公主先適陳留太守錢藏生子匡主及匡并卒於梁時武帝受命唯主追封至是將葬尚書請議加藏駙馬都尉并贈匡官樞議曰昔王姬下嫁必適諸侯同姓為主聞於公羊之說車服不繫顯於詩人之篇漢氏初興列侯尚主自斯以後降嬪素族駙馬都尉至由漢武或以假諸功臣或以加於戚屬是

以魏曹植表駙馬奉車取為號齊職儀曰凡尚公主必

拜駙馬都尉魏晉以來因為王準蓋以王姬之重庶姓之輕若不加其等級寧可合昏而醕所以假駙馬之位乃宗於皇女也今公主早薨伉儷已絕既無禮數致疑何須駙馬之授案杜預尚晉宣帝第二女晉武踐阼而主已亡泰始中追贈公主元凱無復駙馬之號梁文帝女所安公主主早亡天監初王氏無追拜之事遠近二例足以校明無勞此授今宜追贈停侯時議以為當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七

三

嘉三年為吏部尚書領丹陽尹以葬父拜表自解詔令葬訖停宅視郡事服闋還職時僕射到仲舉雖參掌選事銓衡汲引並出於樞舉薦多會帝旨謹慎周密清白自居文武職司鮮有遊其門者廢帝即位遷尚書左僕射卒謚簡懿有集十卷行於世弟憲字德章幼聰敏好學有雅量洪武帝修建序別開五館其一館在憲宅西憲常招引諸生與之談論新義出入意表同輩咸嗟服大同八年帝撰孔子正言章句詔下國學宣制旨義

憲時年十四被召為國子正言生嘗酒到既目送之愛其神采國子博士周宏正謂憲父君正曰賢子今茲欲策試否君正曰今義猶淺未敢令試居數日君正遣門客岑文豪與憲侯弘正會弘正將升講坐弟子畢集乃延憲入室授以麈尾令憲豎義時謝岐何安在坐弘正謂曰二賢雖窮與贖得無憚此後生耶岐安乃迺起義端深極理致憲與往復久之酬對開敏弘正謂安曰恣卿所問勿以童幼期之時觀者重查憲神色自若辯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七

三

有幹弘正亦起數難終不能屈因告文豪曰卿還認表吳郡此郎已堪見代博士矣時生徒對策往往文路行豪請具未脩君正曰我豈能用錢為兒買第邪學司銜之及憲試爭起劇難憲隨問抗荅剖析如流到既顧憲曰表家世忠其有後矣及父君正將之吳郡既祖道於征鹵亭謂君正曰昨策生蕭敏孫徐孝克非不解義至於風神器局去賢子遠矣尋舉高第以貴公子選尚南沙公主梁簡文帝女也大同元年釋褐秘書郎遷太子

舍人侯景冠逆憲東之吳郡尋丁父憂哀毀過禮陳武作相除司徒戶曹初揭遂抗禮長揖中書令王勳謂憲曰卿何矯衆不拜祿公憲曰於禮不應致拜衛尉趙知禮曰表生舉止詳中故有陳汝之風陳受命授中書侍郎兼散騎常侍與王門郎王瑜使齊數年不遣天嘉初乃遷太建二年累遷御史中丞羽林監時豫章王叔英不奉法度逼取人馬憲依事劾奏免叔英朝野嚴憚憲詳練朝章又明聽斷至有獄情未盡而有司具法者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七

三

伺開為帝言之所申理甚衆嘗陪宴承香閣賓退後孝宣留憲與衛尉樊徙徙席山亭談宴終日帝謂俊曰表家故為有人其見重如此自侍中遷吳郡太守以父任故辭累遷吏部尚書憲以久居清要屢表自解任帝曰諸人在職屢有謗書卿處士已多可謂清白別相甄錄且勿致辭遷右僕射參掌選事先是憲長兄樞為右僕射至是憲為右僕射臺省目樞為大僕射憲為小僕射朝廷榮之及帝不豫憲與吏部尚書毛樞俱受顧命始

興王叔陵肆逆憲指揮部分后有力焉後主被割病篤
執憲子曰我兒高幼後事委卿憲曰群情喁喁冀聖旨
康復後事之委未敢奉詔詔以功封建安縣伯領太子
中庶子尋除侍中太子詹事及太子加元服行釋奠禮
憲表請解職不許尋給扶二人太子頗不循典訓憲手
表陳諫十條皆援引古今言辭切直太子雖外示容納
心無俊改後主欲立寵姬張貴妃子始安王深為嗣嘗
從容言之吏部尚書蔡徵順旨稱賞憲厲色折之曰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七

五

太子國家儲副億兆宅人心是何人輕言廢立然是夏
竟廢太子為吳興王後主知憲有規諫荅曰袁德章實
骨鯁臣即日詔為尚書僕射禎明三年隋軍來伐隋將
賀若弼進火宮城北掖門兵衛皆散走朝士各藏唯憲
侍左右後主謂曰我從來待卿不先餘人今日但以追
愧卿可謂歲寒後凋非唯由我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道
盡後主將避匿憲正色曰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
此陛下安之臣願陛下依梁武見侯景故事待之不從

因下榻馳去憲從出後堂景陽殿後主投井憲拜哭而
出甚至長安隋文帝嘉其雅操下詔以為江表稱首授
開府儀同三司昌州刺史十八年卒時年七十贈大將
軍安成郡公謚曰簡長子承家仕隋至秘書丞國子司
業君正弟設字子恭純孝有風格幼便篤學老而無倦
仕梁任太子中舍入魏克江陵流寓嶺表陳武受禪敬
在廣州依歐陽頎卒其子子統據州將有異志敵山陳
逆順之理言甚切至不從孝即位位遣章昭達討統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七

五

將敗恨不納敬言朝廷義之徵為太子中庶子歷金紫
光祿大夫加特進至德三年卒謚曰清德弟泌字文洋
清正有幹局容體魁岸志行脩謹仕梁歷諸王府佐莫
景之亂泌兄君正為吳郡太守梁簡文在東宮板泌為
東宮領直令往吳中召募士卒及景圍臺城泌卒所領
赴援城陷依鄱陽嗣王範範薨遂降景後以蕭淵明侍
中使齊陳武受禪泌自齊從梁永嘉王莊往王琳所及
莊稱尊號以泌為侍中丞相長史琳敗衆皆謚唯泌獨

乘輕舟送莊達北境屬莊於御史中丞劉仲威令共入齊然後拜辭歸陳請罪文帝深義之

泌雖名義中多一降雖悲尤以降景為愧矣

累遷通直散騎常侍兼侍中聘其及孝宣入輔以泌為司徒左長史卒于官臨終戒其子芳華曰吾於朝廷素無功績瞑目後歛手足旋莖無得受贈謚其子述泌遺意朝廷不許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質

論曰天長地久四時代謝靈化悠遠生不再來所以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七

天

洪圖而輕天下怯寸陰而賤尺璧夫義重於生空傳前語投軀徇主罕遇其人觀夫宋齊以還表門世蹈忠義固知風霜之槩松筠其性手若無陽源之節丹青夫何取貴凱雖末路披猖原心有本豈之出處所蹈實懋家風槩執履之迹近乎仁勇古人所謂疾風勁草豈此之謂乎昔王經峻節既被旌於晉世絜之貞固亦改莖於齊朝其激厲之方異代同符者矣昂命屬崩離身逢危季雖獨夫喪德臣節無改拒梁武之命義烈從馬隆從

兄之服悌心高已既而抗言儲嗣無忌直道辭榮身後有心出殯自初及末無虧風範從微至著皆為稱職蓋十代名公也樞風格峻整憲仁義率由韓子稱人臣委心無有三憲弗渝歲暮良可稱云敬泌立履之地亦不為替矣

君止而極壞至泌而踵昂故武一折不復振乃嘆造物忌盈雖節義亦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七

天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八

明 李清 撰

南史二十八

孔琳之

孫觀

孫吳

孔靖字季恭會稽山陰人名與宋武帝祖諱同故以字稱父聞散騎常侍季恭始察孝廉隆安五年起為山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八

今不就宋武東征孫恩屢至會稽過季恭宅季恭正晝卧有神人衣服非常謂曰起天子在門既而失之遽出適見宋武延入結交執手曰卿後當大貴願以身託於是曲意禮接贍給甚厚桓玄篡形已著宋武欲以山陰建義季恭以山陰路遠且玄未稱位不如待其篡後釁成惡稔方圖之京口宋武亦然之時虞嘯父為會稽內史季恭求為府司馬不得乃出詣郡及帝定桓玄以季恭為會稽內史使齋封板拜授正與季恭遇季恭便回

總校官檢 封臣 彭元琬

侍讀學士 且 王 保

校對 生 員 且 梁 寶 繩

舟夜還至即叩扉入郡嘯父本為玄所授聞玄敗開門
請罪季恭慰勉使且安所住明日乃移季恭到任釐整
浮華翦罰游情境内肅清累遷吳興太守加冠軍先是
吳興頻喪太守言項羽神為卞山王居郡廳事二千石
常避之季恭居廳事竟無害遷尚書左僕射固讓義熙
八年復為會稽內史修飾學校督課誦習十年復為右
僕射又讓不拜十二年致仕拜金紫光祿大夫是歲宋
武北伐季恭求從以為太尉軍諮祭酒從平關洛宋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八

三

初建以為尚書令又讓乃拜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辭
事東歸帝餞之戲馬臺百僚咸賦詩以述其美及受命
加開府儀同三司累年不受卒遂以為贈子靈符歷會
稽太守靈符家本豐富產業甚廣又於永興立墅周圍
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舍帶二山又有果園
九處為有司所糾詔原之而靈符對不實坐免尋又復
官靈符愬實有堪幹不存華飾每所蒞官政績修理廢
帝景和中犯忤近臣為所護構遣使鞭殺之二子湛之

淵之於都賜死明帝即位追贈靈符金紫光祿大夫淵
之大明中為尚書北部郎時安陸應城縣人張江陵與
妻吳氏共罵母黃氏令死黃忿恨自經已值赦按律子
賊殺毆傷父母梟首罵詈棄市妻謀殺夫之父母亦棄
市會赦免刑補治江陵罵母母以自裁重於傷毆若同
殺科則疑重用傷毆及詈科則疑輕制唯有打母遇赦
猶梟首無罵母致死會赦之科淵之議曰夫題里逆心
而仁者不入名且惡之况乃人事故毆傷呪詛法所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八

三

原罵之致盡則理無可宥罰有從輕益疑失善求之文
旨非此之謂江陵雖遇赦恩故合梟首婦本以義愛非
天屬黃之所恨情不在吳原死補治有允正法詔如淵
之議吳免棄市靈符弟靈運靈運子琇之琇之有吏能
任齊為烏程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鄰家稻一束琇之
付獄案罪或諫之琇之曰十歲便能為盜長大何所不
為縣中皆震肅遷尚書左丞又以職事知名後兼左民
尚書廷尉卿出為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姜

二十斤齊武帝嫌其少及知琇之清乃歎息出監吳興郡尋拜太守政稱清嚴明帝輔政防備諸藩致密旨於上佐使便宜從事隆昌元年遷琇之晉熙王錄冠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欲令殺晉熙琇之辭不許欲自引決友人陸閑諫之琇之不從遂不食死子臻臻子幼孫三傳至真字休文數歲孤為叔父虔孫所養好學善屬文沛國劉顯以博學稱每深相歎美執其手曰昔伯皆墳素悉與仲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八

書籍尋以相付仕梁為尚書儀曹侍郎時左民郎沈炯為飛書所謗將陷重辟事連臺閣人懷憂懼真廷議理之竟得白侯景陷建鄴朝士並被拘執或薦真於賊帥侯子鑑乃脫桎梏厚遇今掌書記時子鑑景景之腹心朝士莫不卑屈真獨無所下或諫真曰不宜高抗真曰吾性命有在雖未能死豈媚凶求全乎時賊徒剝掠子女拘逼士庶真保持之得全者甚眾尋遭母喪時天下喪亂皆不能終三年喪唯真及吳國張種在寇亂中守

持法度並以孝聞及景平司徒王僧辯先下辟書引為左西掾梁孝元即位荊州徵真及沈炯僧辯累表請留之帝手敕報曰孔沈二士今且借公其見重朝廷如此僧辯為揚州刺史又補中從事史時侯景新平每事草創憲章故事無復存者真博物強識甄明故實問無不知儀制體式牋書表翰皆出於真陳武帝作相遷給事黃門侍郎齊遣東方老蕭軌來寇四方壅隔糧道不繼三軍取給唯在都下乃除真建康令武帝尅日決戰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八

令真多營麥飯以荷葉裹之一宿間得數萬裹軍人且食訖盡棄其餘因而決戰大破寇兵陳永定三年除晉陵太守晉陵自宋齊以來為大郡雖經寇擾猶為全實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真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以單舸臨郡所得秩俸隨即分贍孤寡郡號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真居處儉素乃餉以衣氊一具真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為不能辦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勞卿厚意幸勿為煩文帝即位徵為御史中丞真性剛

直多所糾劾朝廷甚敬憚之又達於政體每所奏未嘗不稱善百司滯事皆付咨決累遷主兵尚書時帝不豫臺閣諸事並令僕射到仲舉共決及帝疾篤與與孝宣及到仲舉并吏部尚書袁樞中書舍人劉師知等入侍醫藥帝謂與等曰今三方鼎峙宜煩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卿等須遵此意與流涕獻欵跪對曰陛下瘞復非久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廢立之事臣不敢聞帝曰古之遺直復見之卿乃用與為太子詹事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八

六

帝立除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再遷尋陽太守孝宣即位愚謂與此事審時度勢徑奉諭而行行則宣帝無篡名皇子伯茂等無死禍何為不可乃始飾辭而終結舌何也無乃尋陽太守不與朝廷大事乎吾不取為始興王叔陵長史與在職清儉多所規正帝嘉之賜米五百斛并累降敕書殷勤勞問大建六年為吏部尚書八年加侍中時有事北邊克復淮泗封賞叙用紛紛重疊與應接引進門無停賓加以鑑識人物詳練百氏

凡所甄拔衣冠縉紳莫不悅服性耿介絕諸請託雖儲副之尊公侯之重溺情相及終不為屈始興王叔陵在湘州累諷有司固求台鉉與曰哀章本以德舉未必皇枝因抗言於帝帝曰始興那忽望公且朕兒為公須在都陽王伯山後與曰臣之所見亦如聖旨後主時在東宮欲以江總為太子詹事令管記陸瑜言之與與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貳竊謂非材後主深以為恨乃自言於帝帝將許之與奏曰江總文華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八

七

人今皇太子文華不少無籍於總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帝曰誰可與與曰都官尚書王廓代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後主時亦在側乃曰廓王泰之子不可居太子詹事與又曰宋朝范曄即范泰之子為太子詹事後主固爭之帝以總為詹事由是忤旨初後主欲官其私寵微諷於與與不從及左僕射陸繕遷職帝欲用與代繕已草詔訖後主抑之遂不行後累官弘範官衛尉卒年七十餘有集十五卷彈文四卷子紹忠

有才學位太子洗馬鄱陽東曹掾

孔琳之字彥琳會稽山陰人父厥光祿大夫琳之強正有志力少好文義解音律能彈碁妙善草隸桓玄輔政為太尉以為西閣祭酒立時議欲廢錢用穀帛琳之議之洪範八政以貨次食豈不以交易所資為用之正要乎故聖王制無用之貨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難運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也穀帛為寶本充衣食今分以為貨則致損甚多又勞煩於商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八

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為弊著於自曩故鍾繇曰巧偽之人競蘊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以省形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財是有錢無糧之人皆坐而饑因此斷之之弊也魏明帝時錢廢穀用四十年矣以不便於人乃舉朝大議精才達治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試也立又議復肉刑琳之以為唐虞象刑夏禹立辟

蓋淳薄既異致化不同書曰世輕世重言隨時也夫三

代風純而事簡故罕蹈刑辟季末俗巧而務殷故動陷憲網若三千行於叔世必有踊貴之尤此五帝不相循法肉刑不可悉復者也漢文發仁惻之意傷自新之路莫由革古創制號稱刑厝然名輕實重反更傷人故孝景嗣位輕之則緩緩則人慢又不禁邪期於刑罰之中所以見美於昔歷代詳論而未獲厥中者也兵荒以後罹法更多棄市之刑本斬右趾漢文一譖承而弗革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八

以前賢悵恨議之而未辯鍾繇陳羣之意雖小有不同欲以右趾代棄市若從其言則所治者衆矣降死之生誠為輕法

宋書曰然人情慎顯而輕昧忽遠而驚近是以盤盂有銘韋絰作佩况在小人尤其所惑或目所不覩則忽而不戒日陳於前則驚心駭矚由此言之重之不必不傷輕之不必不懼

可以全其性命蕃其產育仁既濟物功亦益衆又今之

所患逋逃為先屢叛不草宜令逃身靡所亦以肅戒未
犯永絕惡原至於餘條宜且依舊玄好人附悅而琳之
不能順旨是以不見知累遷尚書左丞揚州中從事史
所居著績時責眾官獻便宜議者以為宜修庠序恤典
刑審官方明黜陟舉逸拔才務農簡訓琳之於眾議外
別建言曰夫璽印者所以辨章官爵立契符言官莫大
於皇帝爵莫尊於公侯而傳國之璽歷代遞用襲封之
印奕世相傳責在仍舊無取改作今世唯尉一職獨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八

印至於外內羣官每遷悉改討尋其義私所未達若謂
官各異姓與傳集不同則未若異代為殊也若論其名
器雖有公侯之貴未若帝王之重若以或有誅夷之臣
忌其凶穢則漢用秦璽延祚四百未聞以子嬰身戮國
世業之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於傳璽人臣眾僚之
卑何嫌於印印而終年刻鑄喪功消實金銀銅炭之費
不可稱言非所以因循舊貫易簡之道愚請眾官即用
一印無煩改作若有新置官又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

後乃鑄則仰禪天府非唯小益又曰凶門栢裝不出禮
典起自末代積習生常遂成舊俗爰自天子達於庶人
誠行之有由卒羊必駭然苟無關於情而有愆禮度存
之未有所明去之未有所失固當式遵先典釐革後謬
况復兼以游費實為民患者乎凡人士喪儀多出閭里
每有此須動十數萬損民財力而義無所取至於寒麻
則人思自竭雖復室如懸罄莫不頃產殫財所謂葬之
以禮其若此乎謂宜一罷凶門之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八

宋書載琳之又曰君子不恥惡食今肴饌尚奢為日
已久所甘不過一味而陳必方丈適口之外皆為悅
目之費宜粗為其品使奢儉合中若有不改宜皆貶
黜
宋永初二年為御史中丞明憲直法無所屈撓奏劾尚
書令徐羨之曲庇省事倪宗陵犯監司虧違憲典宜免
所居官以公還第時羨之領揚州刺史琳之弟璉之為
中從事羨之使璉之解釋琳之使停寢其事琳之不許

曰我觸忤宰相政當罪止一身汝必不應從主何須勤
勤邪自是百僚震肅莫敢犯禁武帝甚嘉之行經蘭臺
親加臨幸遷祠部尚書不事產業家尤貧素景平元年
卒追贈太常子選有父風選子顛字思遠少骨鯁有風
力以是非為己任口吃好讀書早知名歷中書黃門侍
郎初晉安帝時散騎常侍選望甚重與侍中不異後職
任閒散用人漸輕孝建三年孝武欲重其選於是吏部
尚書顏峻奏以覬及司徒左長史王景文應舉帝不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八

三

威權在下後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輕其任侍中蔡興
宗謂人曰選曹要重常侍閒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
主意欲為輕重人心豈變可邪既而常侍之選復卑選
部之貴不明大明元年歷御史中丞鞭令史為有司所
糾原不問六年除安陸王子綏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性
使酒仗氣每醉輒彌日不醒僚類間多所凌忽尤不能
曲意權幸莫不畏而嫉之居常貧罄無所豐約未嘗開
懷為府長史典籤詔事不呼前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

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明判決未嘗有壅眾咸曰
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也帝每欲
引見先遣人覘其醉醒性直素不尚矯飾遇得寶玩服
用不疑而他物粗敗終不改易吳郡顧覬之亦尚儉素
衣裘器服皆擇其陋者宋世清儉稱此二人覬弟道存
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覬出渚迎之輜重十
餘舟皆是綿絹紙席之屬覬見之偽喜謂曰我比困乏
得此甚要因命置岸側既而正色謂曰汝輩忝預士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八

三

何至還東作賈客邪今火盡乃去先是庾徽之為御史
中丞性豪麗服玩甚華覬代之衣冠器用莫不粗率蘭
臺令史並三吳富人初有輕之之意覬蓬首緩帶風貌
清嚴皆重蹟屏氣莫敢欺犯後為司徒左長史道存代
覬為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
將百錢道存慮覬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覬呼吏
謂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辨有路糧即至彼未幾
那能得此米邪可載米還彼吏曰自古以來無有載米

上水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貸之不聽吏為載米而去永
光元年遷侍中後為尋陽王子房右軍長史行會稽郡
事明帝立召為太子詹事遣庾業為右軍司馬代顛時
上流起兵帝遣都水使者孔璠入東慰勞及璠至乃說
顛曰廢帝侈費倉儲耗盡都下罄匱資用已竭今南北
並起遠近離叛若擁五都之銳招動三吳事無不克顛
然之遂發兵馳檄顛子長公璠二子淹玄並在都馳信

密都泰始二年正月並逃歸遣書要吳郡太守顧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八

古

以母篤老又密通建鄴與長子寶素謀議未判少子寶
先時為山陰令馳書報琛謂南師已近朝廷孤弱不時
順從必有覆滅之禍顛前鋒軍已渡浙江琛遂據郡同
觀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
一時響應庾業既東明帝即命代延熙為義興以延熙
為巴陵王休若鎮東長史業至長塘湖即與延熙合明
帝遣建威將軍沈懷明東伐尚書張永繼進鎮東將軍
巴陵王休若董統東討諸軍

宋書曰休若移檄東土購生擒觀者千五百戶開國
縣侯生擒琛者千戶侯如之斬送者半賞時將士多
是東人父兄弟皆已附逆上因普加宣示曰朕方
務德簡刑使四罪不相及助順同逆者一以所從為
斷卿等宜深達此懷勿以親戚為慮眾皆大悅

時顛所遣孫曇瓘等軍頓晉陵九里部陣甚盛懷明至
奔牛所領寡弱築壘自固張永至曲阿未知懷明安否
退還延陵就休若諸將帥咸勸退保破岡休若宣令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八

十五

言退者斬眾小定軍主劉亮又繼至兵力轉集人情乃
安時齊高以輔國將軍率軍東伐與張永等於晉陵九
里曲結營與東軍相持帝遣積射將軍江方與南臺御
史王道隆至晉陵視敵形勢敵帥孫曇瓘程捍宗陳景
遠凡有五城互相連帶捍宗城猶未固道隆率所領急
攻之俄頃城陷斬捍宗首劉亮果勳便刀楯乃負楯而
進直入重柵眾軍因之即皆摧敗

宋書曰朝士先不知亮上亦弗聞惟尚書左丞徐爰

知之白上稱其驍勇至是每戰以刀楯直盪往輒陷
決張永嫌其過銳不使居前賊連柵周亘塘道狹
將士力不得展亮乃負楯而入眾軍因之即皆摧敗
齊高與永等乘勝馳擊又大破之曇瓘因此敗走孔瑛
與曇生焚倉庫奔錢塘

瑛聞吳喜軍至大懼墮牀曰今不據走將為人擒乃
焚倉庫東奔喜至倉廩遇雨不燃無所損失

會稽聞西軍稍近將士多奔亡顛不能復制上虞令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八

晏起兵攻郡覬憂遽不知所為其夕率千人聲云東討
實趨石澗遇潮溷不得去眾叛都盡門生載以小船竄
於山嶠村

宋書曰先是鄧琬遣臨川內史張淹自南路出東陽
淹遣龍驤將軍桂遑征西行參軍劉越緒屯據定陽
縣已陵王休若遣沈思仁討之思仁遣軍主崔公烈
攻其營斬幢主朱伯符首遑緒諸軍並奔逸淹屯
軍士饒縣聞劉胡敗軍副都陽太守費曇欲圖之詐

云得鄧琬信急宜諮論欲因此斬淹淹素事佛方禮
佛不得時進曇復誑云捕虎偕大鼓及仗士二百人
淹信而與之曇因率眾入山饗士約誓揚言虎走城
西鳴鼓大呼直來趨城門守衛悉委仗觀之曇率
眾突入淹正禮佛聞難走出因斬首 又曰子勳偽

從事中郎張綏先遣人於錢塘指吳喜歸誠及覬走
綏封閉府庫以待晏至郡入自北門因綏付作部其
夜殺之執尋陽王子房於別署縱兵大掠若邪村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八

錄送偽龍驤將軍孔叡將斬之叡曰吾年已過立未
沾官伍蒙知己之顧以身許之今日就死何恨含笑
就刑孔瑛叛投門生陸林夫林夫斬首送之

村人縛覬送晏晏調曰此事孔瑛之為無豫卿事可作
首辭當相為申上覬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
是君輩行意耳晏斬之東閣外臨死求酒曰此平生所
好顧琛王曇生衣標等並詣吳喜歸罪喜皆宥之惟琛
子寶與父相失自縊死東軍主凡七十六人於陣斬十

七人餘皆原宥顛之起兵也夢行宣陽門道士顧望皆
邱陵覬寤私告人曰邱陵者弗平建康殆難克乎顛弟
道存為黃門吏部郎南海太守晉安王子勳建偽號以
為侍中行雍州事事敗見殺

宋書論曰泰始交爭逆順未辯太宗身剽恃亂事惟
拯溺國道屯言宜立長君太祖之昭義無不可子勳
體自世祖家運已絕當璧之命屬有所歸曲直二塗
未知攸適徒以據有神旬擅天府行中制外敢能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八

七

清區守乎帝王所居因以衆大之號名之京師其義
趣遠有以也

殷景仁陳郡長平人父道裕早亡景仁少有大成之量
司徒王謚見而以女妻之為宋武大尉行參軍歷中書
侍郎景仁不為文而敏有思致不談義而深達理國典
朝章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嘗建
議請百官舉才以所薦能否黜陟武帝甚知之少帝即
位補侍中累表辭讓優詔申其請以為黃門侍郎文帝

即位委遇彌厚俄遷侍中時與王華王曇首劉湛四人
並為侍中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莫及
元嘉三年駕征謝晦司徒王弘入居中書下省景仁長
直共掌留任晦平代到彥之為中領軍侍中如故文章
所生章太后早亡帝奉太后所生蘇氏甚謹六年蘇氏
卒駕親往臨哭詔欲遵二漢推恩之典景仁議以為漢
氏推恩加爵承秦之弊懼非盛明所宜軌蹈君舉必書
哲王所慎體至公者懸爵賞於無私奉天統者每屈情
以申制所以作乎萬國貽則後昆帝從之丁母憂薨竟
起為領軍將軍固辭帝使綱紀代拜遣中書舍人周赳
與載詣府服闋遷尚書僕射太子詹事劉湛代為領軍
湛與景仁素善皆被遇武帝俱以宰相許之湛常居外
任會王弘王華王曇首相繼亡景仁引湛還朝共參朝
政湛既入以景仁位過本不踰己一旦居前湛甚憤憤
知帝信仗景仁不可移奪乃深結司徒彭城王義康欲
倚宰相之重以傾之十二年景仁遷中書令護軍將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八

七

軍僕射如故尋復加領吏部湛愈怒義康納湛言毀景仁於帝帝遇之益隆景仁密陳相王權重非社稷計帝以為然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乃稱疾請解不見許使停家養病湛議欲遣人若劫盜者於外殺之以為帝雖知當不能至親親之愛帝微問之從景仁於西掖門外晉鄱陽王第以為護軍府密適宮禁故其計不行景仁卧疾五年雖不見帝而密函去來日中以十數朝政大小必問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及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八

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寢疾既久左右皆不悟其意其夜帝出華林園延賓當召之景仁猶稱足疾小牀輿以就坐處分處分一皆委之代表康為揚州刺史僕射吏部如故遣使者授印綬主簿代拜畢便覺疾甚情理乖錯性本寬厚忽更苛暴問左右曰今年男婚多女嫁多是冬大雪景仁乘輿出廳事觀望忽驚曰當閣何得有大樹既而曰我誤耳疾轉篤帝謂不利在州司使還住僕射下省為州凡月餘日卒或云見劉湛為崇追贈

侍中司空謚文成

宋書載文帝與衡陽義季書曰殷僕射奉國竭誠周游繾綣情兼常痛民望國器遇之為難惋歎之深不能自已

大明五年孝武行經景仁墓詔遣致祭子道矜道矜子恒明帝時位時中度支尚書屬父疾積久為有司所奏詔曰道矜生便有病更無橫疾恒因愚習情久妨清序可除散騎常侍淳字粹遠景仁從祖弟父穆性和謹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八

嘉中卒於特進右光祿大夫淳少好學有美名歷中書黃門侍郎黃門清切直下應詔 以父老特廳還家高簡寡言早有清尚愛好文義 在秘書閣撰四部書目凡四十卷行於世元嘉十一年卒朝廷痛惜之子孚有父風嘗與侍中何勗共食孚羹勗云益殷 尊羹勗司空無忌子也孚徐韞筋曰何無忌諱孚位吏部郎為順帝撫軍長史子臻幼有名行表祭褚淵並賞異之每造二公席輒清言畢景王儉為丹陽尹引為郡

丞袁昂先拜秘書丞求臻為到省表臻答曰何不見情拜而見情作表遂不為作歷太子洗馬淳弟冲位御史中丞有司直稱再遷度支尚書元凶劾妃即淳女而冲在東宮為邵所知遇劾弑立以為司隸校尉冲有學義文辭劾使為尚書符罪狀孝武亦為劾盡力建鄴平賜死冲弟淡歷黃門吏部郎太子中庶子大明中又以文章見知

論曰季恭命偶與主恩深惟舊及位致崇寵而每存謙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八

挹觀夫持滿之戒足以追蹤古人琇之貞素之風不踐無義之地易曰王臣蹇蹇其動也直休文行己之度可謂近之琳之二議深遠變通之道顛持身之節亦一時之良而聽言則悖晚致覆沒痛矣哉景仁遠大之情著於初筮元嘉之盛卒致宗臣言聽計從於斯為重美矣乎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九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十八

南史二十九

褚 球

族祖湛之子 球 子 淵 弟 澄 從父弟 焜
基子向 向子 細 弟 澄 從父弟 焜
集子 焜 子 焜 子 焜

褚球字仲寶河南陽郡人父績球少孤貧篤志好學有才思宋建平王景素元徽中遇害唯一女存故吏何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九

寓王思遠聞球清立以此女妻之因為延譽仕齊為漂陽令在縣清白資公俸而已仕梁

梁書曰球以太子洗馬散騎侍郎出為建康令母憂

去職以本官起之固辭不拜服闋累遷御史中丞性

公強無所 憲司甚稱職

歷秘書監領著作司徒右長史著作如故自魏孫禮晉荀組後台佐加毅如自球也後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加給事中球族祖湛之字休玄父秀之別見尚宋武帝

第七女始安公主拜附馬都尉著作佐郎主薨復向武帝第五女吳郡公主諸向主者並因世胄不必皆有才能湛之謹實有意幹故為文帝所知累官至佐民尚書丹陽尹元凶弑逆以為吏部尚書復出為丹陽尹統石頭戍事孝武入伐劬自攻新亭壘使湛之率水師俱進湛之因携二息淵澄登輕舟南奔淵始生一男為劬所殺孝武即位累官尚書左僕射以南奔賜爵都鄉侯大明四年卒謚敬侯子淵另見淵子賁字蔚先少耿介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九

背袁粲等附高帝賁深執不同終身愧恨有棲退志位侍中淵卒閔見武帝賁流涕不自勝帝甚嘉之以為侍中領步兵校尉左民尚書常謝病在外帝以此望之遂諷令辭爵讓與弟恭

南齊書曰賁上表稱疾讓封與弟恭世謂賁恨淵失節宋世故不復仕而南史乃云帝諷大讓當從齊書仍居墓下及王儉薨乃騎水牛出吊以繫門外柱入哭盡哀而退家人不知也會疾篤其子齊戴以歸疾小間

知非故處大怒不肯復飲食內外聞悉釘塞之不與人相聞數日裁餘氣息謝薨聞其樊往候之排闥不可開以杆槌破進見賁曰事之不可得者身身之不可全者名名與身俱滅者君也豈不全之哉賁曰吾少無人間心豈身名可慕但願啓手歸全必在舊壘兇輩不才未遑余趣移尸從殯失吾素心更以此為恨耳永明七年卒恭位義興太守八年改封巴東郡侯明年表讓封還賁子霽詔許之建武末恭歷度支尚書領前軍將軍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九

元元年卒謚曰穆子向年數歲父母相繼亡毀若成人親表異之及長淹雅有器量位長兼侍中向風儀端麗眉目如畫每公庭就列為衆所瞻望仕梁卒於比中郎廬陵王續長史

梁書載向外兄謝舉墓銘曰弘治推華子嵩懸量酒歸月下風清琴上論者謂擬得其人

子翔字世舉起家秘書郎累遷宣城王大器主簿中大通五年梁武帝宴羣臣樂遊苑別詔翔與王訓為二十

韻詩限三刻成翔於坐立奏帝異之即日補宣城王大
器文學俄遷為友時宣城友文學加它王二等以翔起
為之時論美焉出為義興太守在政潔已省繁苛去游
費百姓安之郡西亭有古樹積年枯死翔至郡忽更生
技葉咸以為善政所感及秩滿吏民詣闕請之赦許焉
尋徵為吏部郎去郡士民無老少追送出境涕泣拜辭
翔居小選公清不為請屬易意號為平允遷侍中太清
二年守吏部尚書侯景闖宮城翔於園內丁母憂以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九

四

卒翔少有孝行為侍中時母病篤請沙門祈福中夜忽
見戶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旦疾遂愈咸謂精誠
所致云澄字彥道淵之弟初湛之尚始安公主薨納側
室郭氏生淵後尚吳郡公主生澄淵事主孝謹主愛之
湛之亡主表淵為嫡澄南宋文帝女廬江公主拜附馬
都尉歷官清顯善醫術建元中為吳郡太守民李道念
以公事至郡澄見謂曰汝有重疾荅曰舊有冷疾至今
五年衆醫不差澄為診脉謂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

白落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蘇一升服之始一服乃吐出
一物如升涎裏之動開視是雞雞羽翅瓜距具足能行
走澄曰此未盡更服所餘藥又吐得如向者雞十三頭
而病都差當時稱妙豫章王巖威病高帝召澄為療立
愈尋賜淵白貂坐褥壞作裘及纓又續淵介憤辱道及
常所乘黃牛永元元年御史中丞袁彖奏劾之免官禁
錮見元遷侍中領右軍將軍以勤謹見知澄女為東昏
后永元元年卒追贈金紫光祿大夫焯字彥宣淵從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九

五

弟父法顯郡陽太守焯少有高節王儉賞稱才堪保傅
為成安郡還以一目眇召為國子博士不拜常非淵身
事二代其子責往問訊焯焯問曰司空今日何在責曰
奉璽版在齊大司馬門焯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
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淵拜司徒賓客滿坐焯歎曰彥
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
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邪名德不昌
遂有期頤之壽淵性好麪以輅車給之焯大怒曰著此

辱門戶那可令人見索火焚之馭人奔車乃免焯弟焯
字彥緒少清簡為從舅王景文所知從兄淵謂人曰從
弟庶勝獨立乃十倍於我為正員郎從宋明射雉帝至
日中無所得甚猜羞召問侍臣曰吾且來如臯遂空行
可笑坐者莫荅焯獨曰今節候雖適而雲霧尚凝故斯
聲之禽驕心未警但得神駕猶豫羣情便可載驪帝意
解乃於雉塲置酒遣中書侍郎司徒右長史昇明初焯
以清尚與彭城劉侯陳郡謝朓齊陽江敷入殿侍文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九

六

號四友齊臺建為侍中以家貧建元初出補東陽太守
前後三為侍中與從兄淵操行不同故淵世不至大官
永明元年為吏部尚書焯居身清立非弔問不雜交游
論者以為美及在選部門庭蕭索賓客罕至出行左右
常捧一黃紙帙箱風吹紙剝殆盡罷江夏郡還得錢十
七萬於石頭并分與親族病無以市藥以冠劍為質表
自陳解改授散騎常侍國學建以本官博士未拜卒
無以殯斂時年四十一贈太常諡曰貞子雲仕梁為曲

阿烏程二令兄游亡棄縣還由太尉屬累官御史中丞
卒雲為縣令清慎可紀好學解音律重賓客雅為相東
王繹親愛雲子蒙蒙子玠字溫理九歲孤為叔父驃騎
從事中郎隨所養早有令譽先達多以才器許之及長
美風儀善占對博學能屬文訓義典實不尚淫靡陳天
嘉中遷中書侍郎太建中山陰縣多豪滑前後令皆以
賊污免孝宣謂中書舍人蔡景歷曰稽陰大邑久無良
卿文士內試思其人景歷進玠帝曰甚善卿言與朕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九

七

同乃除山陰縣令民張次的王休達等與諸猾吏賄賂
通姦全丁大戶類多隱沒玠鑠次的等具狀起臺帝手
敕慰勞并遣使助玠搜括所出軍人八百餘戶時舍人
曹義達為帝所寵縣人陳信家富諷事義達信父顯文
恃勢橫暴玠遣使執顯文鞭之一百吏民股慄信後為
義達所譖竟坐免官玠在任歲餘守祿俸而已去官日
不堪自致因留縣境種蔬菜自給或以玠非百里才价
曰吾委輸課最不後列城除殘去暴姦吏跼踏若謂其

不能自潤脂膏則如來命以為不違從政吾未服也時以為然皇太子知玠無還裝手書賜米二百斛乃還都後累遷御史中丞玠剛毅有膽決善騎射常從司空侯安都於徐州出獵遇猛虎玠射之載發皆中口入腹俄虎斃及為御史中丞甚有貞繩之則卒於官皇太子親製誌銘以表為舊至德二年贈秘書監所製章奏雜文二百餘篇皆切事理見重於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九

論曰褚氏自至江左人焉不墜炤貞勁之性炫庶勝之風求之古人亦何以加此玠公平諒直文武兼資可謂世業無隕矣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十九

南史三十

蔡廓 子興宗 孫約 約弟 博 曾孫 凝

蔡廓字子度濟陽考城人晉司徒謨曾孫父緝司徒左西屬廓博涉羣書言行以禮起家著作佐郎

宋書曰桓玄輔政議復肉刑廓議曰肉刑之設肇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

哲王益因曩世風朴民多淳謹圖像既陳則機心冥戒刑人在途則不逞改操季末流偽法網彌密利巧日滋恥畏轉寡終身劇後不足止姦况乎黜劓豈能反善徒有酸楚之聲而無濟治之益至於棄市之條實非不赦之罪誠宜明慎用刑愛民弘育申哀矜以革濫移大辟於支體全性命之至重恢繁息於將來使將斷之骨荷更榮於三陽干時之華盟商飈而知懼全生極暴於是乎在

後為宋武太尉參軍中書黃門郎以方便閑素為宋武所知載遷太尉從事中郎未拜遭母憂性至孝三年不掃不沐浴不勝喪宋臺建為侍中建議以為鞠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教傷情莫此為大自今但命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鞠之訴使民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從之世子在衛率謝靈運輒殺人御史中丞王准之坐不糾免官武帝以廓剛直補御史中丞多所糾奏百寮震肅時中書令傅亮任寄隆重學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

三

當時朝廷儀典皆取定於亮亮每事諮廓方行亮意若不同廓終不為屈
宋書曰時疑揚州刺史廬陵王義真朝堂班次亮與廓書曰揚州自應著刺史服耳然謂坐起班次應在朝堂諸官上不應依官次坐下當更尋之詩序云王姬下嫁於諸侯衣服禮秩不係其夫下王后一等推王姬下王后一等則皇子居然王公之上陸士衡起居注式乾殿集諸皇子悉在三司上今抄疏如別又

海西即位赦文太宰武陵王第一撫軍將軍會稽王第二大司馬第三大司馬位既最高又都督中外而在二王之下豈非下皇子邪此文今具在永和中蔡公為司徒司馬簡文為撫軍開府對錄朝政蔡公為正司不應反在儀同下而於時位次相王在前蔡公次之耳諸例甚多不能復具疏揚州反乃居鄉君之下下恐此失禮宜改之邪廓荅曰揚州位居鄉君之下亦惟疑然朝以位相次不以本封復事明文云皇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

三

加殊禮齊獻王為驃騎孫秀來降武帝欲優異之以秀為驃騎轉齊王為鎮軍在驃騎上若如足下言皇子使在公右則齊王本次自尊何改鎮軍令在驃騎上明知故依見位為次也又齊王為司空賈充為太尉俱錄尚書署事常在充後近太元初賀新宮成司馬太傅為中軍而以齊王柔之為賀首至安帝為太子正禮徐邈為即位次亦以太傅在諸王下又謁李太子宗正尚書符令以高密王為首時王東亭為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

射王徐皆是近世識古今者足下引式乾公王吾謂未可為據式乾亦私宴異於朝堂如今含章西堂足下在僕射下侍中在尚書下耳來示又云曾祖與簡文對錄位在簡文下吾家故事則不然今寫如別王姬身無爵位故可不從夫以王女為尊皇子出任則有位有位則依朝復示之班序唯引泰和赦文差可為言然赦文前後亦參差不同太宰上公自應在大司馬前耳簡文雖撫軍時已授丞相殊禮又中外都督故以本任為班不以督中外便在公右也今護軍總方伯而位次故在持節都督下足下復思之累遷吏部尚書廡因北地傅隆問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美之曰黃門即以下悉委子度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廡曰我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選案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廡言署紙尾也羨之亦以廡正直不欲使居權要徙為祠部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

書文帝入奉大統尚書令傅亮率百官奉迎廡亦俱行至尋陽遇疾不堪前亮將進路詣別廡謂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弑主名欲立於世可得邪時亮已與羨之議害少帝乃馳信止之信至已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云何裁轉背便賣惡於人及文帝即位謝晦將之荊州與廡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廡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此北面扶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廡年位並輕為時流推重每至歲時皆束帶詣門奉兄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之從武帝在彭城妻郝氏書求夏服廡答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時軌為給事中元嘉二年卒武帝常云羊徽蔡廡可平世三公少子與宗字與宗幼為父廡所重謂有已風與親故書曰小兒四歲神氣似可不入非類室不與小人游故以與宗為名以與宗為字年十歲

喪父哀毀異凡童廡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以與兄軌軌罷長沙郡還送錢五十萬用酬宅直與宗年十一白母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母悅而從之軌有愧色謂其子淡曰我年六十從事不及十歲小兒尋喪母少好學以業尚素立見稱為中書侍郎中書令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綽並與厚善元凶弒立僧綽被害凶威方盛親故莫敢往與宗獨臨哭盡哀孝武踐阼累遷尚書吏部侍郎時尚書何偃疾患帝謂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

六

宗曰卿詳練清濁今以選事相付便可開門當之無所讓也後拜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帝新年拜陵與宗負壘陪乘及還帝欲因以射雉與宗正色曰今致虔園陵情敬兼重從禽尚有餘日請待他辰帝大怒遣令下車由是失旨竟陵王誕據廣陵構亂事平駕出宣陽門敕左右文武皆呼萬歲與宗時陪輦帝顧曰卿獨不呼邪與宗從容正色荅曰陛下今因涕泣行誅豈得軍中皆稱萬歲帝不悅與宗奉旨慰勞廣陵州別駕范羲

與與宗素善在城內同誅與宗至躬自收殮致喪還豫章舊墓帝聞謂曰卿何敢故爾蹈網與宗抗言荅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故交既犯嚴制當甘斧鉞帝有慚色又廬江內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鑠付寧州親戚故人無敢瞻送與宗時在直請急詣朗別帝知尤怒坐屬疾多日白衣領職後為廷尉卿有解士先者告申坦昔與丞相義宣同謀時坦已死子令孫作山陽郡自繫廷尉與宗議曰若坦昔為戎首身今尚在屢經肆省猶應蒙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

六

今孫天屬理相為隱况人亡事遠追相誣訐斷以禮律義不合闕

宋書又載與宗言曰若士先知逆謀當時即應聞啓芑藏積年發因私怨况稱風聲路傳實無定主干贖欺罔理合極法

從之出為東陽太守後為左民尚書轉掌吏部時帝方盛淫宴虐侮羣臣自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穢辱唯與宗以方直見憚不被侵媿尚書僕射顏師伯謂儀曹郎

王眈之曰蔡尚書常免眈戚去人實遠眈之曰蔡豫章
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私宴之日未嘗相召每
至官賄常在勝朋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負荷矣大明末
前廢帝即位興宗告太宰江夏王義恭應須策文義恭
曰建立儲副本為今日復安用此興宗曰累朝故事莫
不皆然近永初之末榮陽王即位亦有文策今在高書
可檢視也不從

宋書曰興宗時親奉璽綬於嗣主見其無哀容出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

親故曰魯昭在戚而有嘉容終釁結大臣昭子請死
國家之禍其在斯乎

時義恭錄尚書受遺輔政而引身避事政歸近習越騎
校尉戴法興中書舍人巢尚之專制朝權威行遠近興
宗職管九流銓衡所寄每至上朝輒與令錄以下陳欲
登賢進士之意又歲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性素恒抗
阿順法興恒慮失旨每聞興宗言輒戰懼無計先是大
明世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煩屢徵役過苦至是發

詔悉皆削除由此紫極殿南北馳道之屬皆被毀壞自
孝建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俱無或存者興宗於都
坐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要以道始終三年
無改古典所貴今殞官始撤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
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
當以此窺人師伯不能用興宗每奏選事法興尚之等
輒點定回換僅有存者興宗於朝堂謂義恭及師伯曰
主上諒闇不親萬機選舉密事多被刪改非復公筆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

不知是何天子意王景文謝莊等遷授失序興宗又欲
改為美選時薛安都為散騎常侍征鹵將軍太子率殷
恒為中庶子興宗先選安都為左衛將軍常侍如故殷
恒為黃門領校太宰嫌安都為多欲單為左衛興宗曰
率衛相去幾何

宋書作唯何

之間且已失征鹵非乃起越復奪常侍頗為降貶若謂
安都晚達微人本宜裁抑今名器不輕宜有選序謹依

選體非私安都義恭曰若宮官宜加越投殷恒便應侍中豈得為黃門而已興宗又曰中庶侍中相去寔遠且安都作率十年殷恒中庶百日今又領校不為少也使選令史顏禕之薛慶先等徃復論執義恭然復署案既而中旨以安都為右衛加給事中由是大忤義恭及法興等出興宗為吳郡太守又轉南東海太守皆不拜若求益州義恭大怒表言興宗之失詔付外詳議義恭因使尚書令柳元景奏興宗及尚書袁粲私相許與自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

選署亂羣害政混穢大猷於是除興宗永昌太守郡屬交州朝廷喧然莫不嗟駭先是興宗納何后寺智妃為妾姿貌甚美迎車已去而師伯並言由師伯師伯甚病之法興等既不欲以徙大臣為名師伯又欲止息物議由此停行頃之法興見殺尚之被繫義恭師伯並遇害復起興宗為南郡太守行荊州事不行時前廢帝凶暴興宗外甥袁顛為雍州刺史因勸興宗行曰朝廷形勢人情所見在內大臣朝夕難保舅今出居陝西為八

州行事顛在襄沔地勝兵強去江陵咫尺水陸便通若一朝有事可共立桓文之功豈與受制凶狂禍難不測同年而語手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踈未容有患官省內外人不自保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豈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內免禍各行所見不亦善乎時士庶危懼衣冠咸欲遠徙後皆流離外難百不一存重除吏部尚書太尉沈慶之深慮危禍閉門不通賓客嘗遣左右范美詣興宗屬事興宗謂美曰公閉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

絕客避悠悠請謁耳身非有求何為見拒美復命慶之使要興宗興宗因說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今所忌憚唯在於公宋書載興宗言曰若復坐視成敗非唯身禍不測四海重責將有所歸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惶惶人懷危怖指搗之日誰不景從如其不斷旦暮禍及僕昔佐貴府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思其計慶之曰僕比日前慮不復自保

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正當委天任命耳如老罷私門兵力頓闕雖有其意事亦無從興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非復要富貴期功賞各欲救死朝夕耳殿內將帥正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唱首則俯仰可定况公威風先著統戎累朝諸舊部曲布在官省誰敢不從

宋書載興宗言曰宋越譚金之徒出公守下攸之恩仁公家口子弟耳且公門徒義附並三吳勇士陸攸之今入東討賊又大送鎧仗在青溪未發攸之公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

三

人曉勇有胆力取其器仗配宇下使攸之率以前驅天下事定矣

僕在尚書中自當唱率百寮案前世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又朝廷之所行造人間皆言公恚豫之若沉疑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惡之禍且車駕屢幸貴第酣醉彌留又聞斥屏左右獨入閣內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僕荷眷深重故吐去梯之言慶之曰此事大非僕所能行若事至政當抱忠以沒耳頃之慶之果

以見忌致禍時領軍將軍王玄謨大將有威名邑里訛言玄謨當建大事或言已見誅玄謨典籤色法榮家在東陽興宗故郡人為玄謨所信使至興宗間興宗謂曰領軍比日殊當憂懼法榮曰頃者殆不復食夜亦不眠恒言收已在門不保俄頃興宗因法榮勸玄謨舉事

宋書載興宗言曰領軍憂懼當為方畧安得生待禍至初玄謨舊部曲猶有三千人廢帝頗疑之徹配監者興宗勸以此眾舉事曰今以領軍威名率此為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

三

廷唱始事便立克領軍雖失脚自可乘輦處分勿失事機君還可白如此

玄謨又使法榮報曰此未易可行期當不泄君語右衛將軍劉道隆為廢帝寵信專統禁兵乘輿嘗夜幸著作佐郎江敷宅興宗乘馬車相隨道隆從車後過興宗謂曰劉公比日思一閑馮道隆深達此旨搗興宗手曰蔡公勿言時廢帝每因朝宴捶毆羣臣自驃騎大將軍建安王休仁以下侍中袁粲等咸見陵辱唯興宗得免頃

之明帝定大事玄謨責所親故吏郭李產女婿章希真等曰當艱難時周旋輩無一言相和發者李產曰蔡尚書令色法榮所道非不會機但大事難行耳李產言何益玄謨有慙色當明帝定事之夜廢帝橫屍太醫閣口興宗謂尚書左僕射王景文曰此雖凶悖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時諸方並舉兵朝廷所保丹陽淮南數郡其間諸縣或已應寇東兵已至永世宮省危懼帝集羣臣謀成敗興宗曰今普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

五

同逆人有異志宜鎮之以靜至信待人此者逆徒親戚布在官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

宋書載興宗言曰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大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願陛下弗憂

帝從之遷尚書左僕射尋領銜尉帝謂興宗曰諸處未定殷琰復同逆頃日人情云何事當濟否興宗曰逆與順臣無以辨今商旅斷絕未甚豐賤四方雲合人情更

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

言既平之後方勞聖慮耳尚書褚淵以手板築興宗與宗言不已帝曰如卿言褚圻平函送袁顛首敕從登南掖門樓觀之興宗潛然流涕帝不悅事平封興宗始昌縣伯固讓許之封樂安縣伯國秩吏力終不受時殷琰據壽陽遣輔國將軍劉劭攻圍之四方既平琰嬰城固守帝使中書為詔譬琰興宗曰天下既平是琰思順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今直使中書為詔彼必疑非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

五

不從琰得詔謂劉劭詐造敢不敢降久乃歸順先是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起兵後遣使歸欵泰始二年冬遣鎮軍將軍張永率軍迎軍興宗曰安都遣使歸順此誠不虛今止須單使一人咫尺書耳若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鹵為患不測

宋書載興宗言曰安都外據強地密邇邊關考之國計尤宜馴養如其遂叛將生肝食之憂彭城險固兵強將勇圍之既難攻不可拔臣為朝廷憂也

時張永已行不見信安都聞大軍過淮果引魏軍永戰大敗遂失淮北四州初永敗問至帝在乾明殿先召司徒建安王休仁又召興宗謂休仁曰吾慙蔡僕射以敗書示興宗曰我愧卿三年出為郢州刺史初吳興邱珍孫言論常侵興宗珍孫子景先人才甚美興宗與之周旋及景先為鄱陽郡會晉安王子勛兵起本史兵起作為逆以成敗論耳今易之

轉在竟陵為吳喜所殺母老女幼流離夏口興宗至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

州親自臨哭致其喪柩家累皆得東還遷會稽太守領兵置佐加都督會稽多諸豪右不遵王憲幸臣近習參半官省封畧山湖妨民害政興宗皆以法繩之又以王公妃主多立邸舍子息滋長督責無窮啓罷省之并陳原諸逋負解遺雜役並見從三吳舊有鄉射禮元嘉中羊玄保為吳郡行之久不復修興宗行之禮儀甚整帝崩興宗與尚書令袁粲右僕射褚淵中領軍劉劭鎮軍將軍沈攸之同被顧命以興宗為征西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都督荊州刺史加班劍二十人被徵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躡履至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書舍人狄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後中書舍人弘興宗為文帝所愛遇帝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殷並雜無所益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球舉扇曰君不得爾弘還依事啟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至是興宗復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

宋書曰五十年中有此三事
道隆等以興宗強正不欲使擁兵上流改為中書監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拜興宗行已恪恭光祿大夫北地傅隆與父廓善興宗常修父友之敬又太原孫敬玉嘗通興宗侍兒被擒反接興宗命與杖敬玉了然忤容興宗奇其言對命釋縛試以伎能高其筆札因以侍兒賜之為立室宇位至尚書右丞其遇惡揚善若此敬玉子廉仕梁以清能位至御史中丞

南史叙及敬王子廉頗得腐史言外之意故不刪

興宗家行尤謹奉事宗姑事寡嫂養孤兄子有聞於世
太子左率王錫妻范氏聰明婦人也有才學曾以書讓
錫弟僧達曰昔謝太傅奉寡嫂王夫人如慈母今蔡興
宗亦有恭和之稱其為世所重如此妻劉氏早卒一女
甚幼外甥袁顛始生子豕妻劉氏亦亡興宗姊即顛母
也一孫一女姪躬自撫養年齒相比欲為婚姻每見興
宗輒言此意大明初詔興宗女與南平王敬猷婚興宗
以姊生平之懷屢經陳啟帝答曰卿諸人欲各行己意
國家何由得婚且姊言豈不可違邪舊意既乖豕亦他
娶後豕家好不終顛又禍敗豕亦淪廢當時孤微理盡
敬猷遇害興宗女無子娶居名門高曹多欲結姻明帝
亦敕適謝氏興宗並不許以女適豕泰豫元年卒年五
十八遺命薄塋奏還封爵乃以為贈後授子順固辭不
受又奏還封表疏十餘上詔特申其請以旌克讓

宋書載詔曰故樂安縣開國伯興宗忠恪立朝往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

六

時難勲亮惟幄錫圭分壤實允通詰而懇誠謙愍備
彰存沒順固陳先志哀歎難奪可特申不暝之請永
矜克讓之風

初興宗為郢州府參軍彭城顏敬以式卜曰亥年當作
公官有大字者不可受也及有開府之授而太歲在亥
果卒於光祿大夫集傳於世子順字景玄方雅有父風
位太尉從事中郎昇明末卒弟約字景樞少尚宋孝武
女安吉公主拜駙馬都尉仕齊累遷太子中庶子領屯
駙校尉永明八年八月合朔約既武冠解劍於省眠至
下鼓不起為有司所奏贖論出為宜都王鑑冠軍長史
淮南太守行府州事武帝謂曰今用卿為近藩上佐想
副我所期約曰南豫密邇京師不化自理臣亦何人憐
火不息時諸王行事多相裁割約居任主佐之間穆如
也遷司徒左長史齊明為錄尚書輔政百僚脫履到席
約躡履不改齊明謂江祐曰蔡氏是禮度之門故自可
悅祐曰大將軍有揖客復見於今約好飲酒夷淡不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

九

世雜永元二年卒於太子詹事贈太常弟樽字景節少

方雅退默與第四兄寅俱知名仕齊位給事黃門侍郎

丁母憂廬於墓側齊末多難服闋因居墓所除太子中

庶子太尉長史並不就梁臺建為侍中遷臨海太守坐

公事左遷復為侍中吳興太守初樽在臨海百姓楊元

孫以婢采蘭貼與同里黃權約生子酬乳哺直權死後

元孫就權妻吳氏贖婢母子五人吳背約不還元孫訴

樽判還本主吳能為巫出入樽內以金釧賂樽妾遂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

三

判與吳元孫搥登聞鼓訟之為有司所劾時樽已去郡

雖不生而常以為耻口不言錢及在吳興不飲郡井齋

前自種白菟紫茄以為常餌詔褒其清加信武將軍時

帝將為昭明太子納妃意在謝氏表昂曰當今貞素蘭

勝唯有蔡樽乃遣吏部尚書徐勉詣之停車三通不報

勉笑曰當須我召也遂投刺乃入天監九年宣城郡吏

吳承伯挾妖道聚眾攻宣城殺太守朱僧勇轉寇吳興

吏民並請避之樽堅守不動命眾出戰應手摧破斬承

伯餘黨悉平累遷吏部尚書在選弘簡有名稱又為侍

中領秘書監武帝嘗謂曰卿門舊尚有堪事者多少樽

曰臣門客沈約范岫各已被升擢此外無人約時為太

子少傅岫為右衛將軍樽風骨梗正氣調英疑當時無

所屈讓嘗奏用琅邪王筠為殿中郎帝嫌不取參掌通

署乃推白牒於香橙地下曰卿珠不了事樽正色俯身

拾牒起曰臣謂舉爾所知許允已有前事既是所知而

用無煩參軍署名臣樽少而任宦未嘗有不了事之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

三

因捧牒直出便命駕去仍欲抗表自解帝尋悔取事為

畫帝嘗設大臣麴樽在生帝頻呼姓名樽竟不答食麴

如故帝覺其負氣乃喚蔡尚書樽始放筋執笏曰爾帝

曰卿向何襲今何聰對曰臣預為右戚且職在納言陛

下不應以名垂喚帝慙性甚凝厲善自居適女為昭明

太子妃自詹事以下咸來造謁往往稱疾遣之及其引

進但寒暄而已此外無復餘言後為中書令卒於吳郡

太守謚曰康司空表昂嘗謂諸賓曰自蔡侯卒不復更

見此人其為名輩所知如此次子彦高給事黃門侍郎
彦高子凝字子居美容止及長博涉經傳有文詞尤工
草隸陳太建元年累遷太子中舍人以名公子選尚信
義公主拜駙馬都尉遷晉陵太守及將之郡更今左右
修中書解字謂賓友曰庶來者無勞尋授吏部侍郎凝
年未高而才地為重所重常端坐西齋自非素貴名流
罕所交接趣時者多譏焉孝宣嘗謂凝曰我欲用義興

主錢肅肅為黃門侍郎卿意如何凝正色曰帝鄉舊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

五

思由聖旨則無所復問若格以僉議黃散之職故須人
門兼美帝默然止肅聞而不平令義興公主日諧之尋
免官遷交趾頃之追還後主嗣位為給事黃門侍郎後
主嘗置酒歡甚將移宴弘範宮眾人咸從唯凝與袁憲
不行後主曰何為凝曰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臣不敢
奉詔眾人失色後主曰卿醉矣令引出他日後主謂吏
部尚書蔡徵曰蔡凝負地矜才無所用也尋遷信威督
限王叔文王府長史鬱鬱不得志乃喟然嘆曰天道有

廢興夫子樂天知命斯理庶幾可達因著小室賦見志
陳亡入隋道病卒子君知頗知名
論曰蔡廓體業弘正風格峻舉與宗出內所踐不隕家
聲位在具臣而情懷伊霍仁者有勇驗在斯乎然自廓
及凝年移四代高風素氣無乏於時其所以取貴不徒
然矣至於矜倨之失蓋其風俗所通格以正道故亦名
教之深尤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

五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一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二十

南史三十一

何尚之

子偃 孫戢 偃弟子求 求弟點 點弟膺 尚之弟子昌寓 昌寓子敬家

何尚之字彥德廬江潛人曾祖準高尚不應徵辟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姨適沛郡劉璩與叔度母情愛甚篤叔度母早卒奉姨若所生姨亡胡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食並珍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祭皆手自料簡流涕對之公事畢即往致哀以此為常三年服竟義熙五年吳興武康縣人王延祖為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既自告於法有疑時叔度為尚書議曰設法止姦必本於情理非謂一人為劫闔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產欲聞其相告以出造惡之身睦父子之至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解腕求存於情可愍並合從原從之後為金紫光祿大

夫吳郡太守太保王弘每稱其清身潔已尚之少頗輕

薄好擄捕及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為東郡謝混所

知與之游處家貧初為臨津令宋武領征西將軍補府

主簿從征長安以公事免還都因患勞病積年飲婦人

乳乃得差少帝即位為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義

真與司徒徐羨之尚書令傅亮等不協每有不平之言

尚之諫戒不納義真被廢入為中書侍郎遷吏部郎告

休定省傾朝送別於冶渚及至郡叔度謂曰聞汝來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傾朝相送可有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非關何彥德也昔殷浩亦嘗作豫章定省送別者甚眾及廢徙東陽船泊征鹵亭積日親舊無復相窺者後拜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甚為文帝所知元嘉十三年彭城王義康欲以司徒長史劉斌為丹陽尹帝不許乃以尚之為之立宅南郭外立學聚生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回潁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宣並慕道來游謂之

南學王球常云尚之西河之風不墜尚之亦云球正始之風尚在尚之女適劉湛子黯而湛與尚之意好不篤湛欲領丹陽乃徙尚之為祠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尚之甚不平湛誅遷吏部尚書時左衛將軍范曄任參機密尚之察其意趣異常白帝宜出為廣州若在內釁成不得不加以鈇鉞屢誅大臣有虧皇化帝曰始誅劉湛等方欲引升後進羣事蹟未彰使豫相黜斥萬姓將謂卿等不能容才以我為信受讒說但使共知如此不憂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大變也粵後謀反誅帝嘉其先見二十三年為尚書左僕射是歲造玄武湖帝欲於湖中立方丈蓬萊瀛洲三神山尚之固諫乃止時又造華林園並盛暑役人尚之又諫帝不許曰小人常日曝背此不足為勞時帝行幸還多侵夜尚之又表諫

宋書載尚之表曰古今深戒安不忘危若值汲黯辛毘必犯顏切諫但臣等碌碌每存循嘿耳願少操愚誠思垂省察

優詔納之先是患貨少鑄四銖錢民間頗盜鑄多剪鑿古錢以取銅帝患之二十四年錄尚書江夏王義恭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剪鑿議者多同尚之議曰凡創制改法宜順人情未有違眾矯物而可久也泉布廢興驟議前代赤白金俄而罷息六貨憤亂人泣於市由事不畫一難用遵行自非急病權時宜守長世之業若今制遂行富人之貨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欲均之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宋書又載表曰四銖五銖文皆古篆非下走所識如或漫滅尤難分明公私交亂爭訟必起若慮剪鑿日多以至消盡則民巧雖密要有蹤蹟且用錢貨銅事可尋檢直由屬所怠縱糾察不精若申明舊科尋獲即報畏法希賞不日久定

中領軍沈演之以為若以大當兩則國傳難朽之寶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自絕帝從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非便乃罷二十八年為尚書令

太子詹事二十九年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帝與江夏王義恭詔曰羊玄保孟覲尚不得告謝尚之任遇有殊便當未宜申許尚之還攝職尚之既任事帝待之愈隆於是素淑乃錄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為真隱傳以嗤之時遣軍北侵資給戎旅悉委之元凶弒立進位司空尚書令時三方興義將佐家在都者劬悉欲誅之尚之誘說百端並得全免孝武即位復為尚書令丞相南郡王義宣車騎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五

軍臧質叛義宣司馬竺超質長史陸展兄弟並應從誅尚之上言於法為重

宋書載尚之言曰超之若反覆昧利當取賊以邀不義之賞而曾無此意微足觀過知仁且保城守庫端坐待縛不應戮及兄弟陸展等同之巨逆於事為重超從坐者由是得原時欲分荊州置鄂州議其所居江夏王義恭蕭思話以為宜在巴陵尚之議曰夏口在荊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實為津要於事為允帝從

其議荆揚二州戶口居江南之半江左以來揚州為根本委荊州以閩外至是並分之欲以削臣下權而荆揚並因此虛耗尚之建言宜復合二州帝不許大明二年以左光祿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尚之在家常着鹿皮冠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庭戲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慶之累辭爵命朝廷敦勸甚苦尚之謂曰主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尚之愛尚文義老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六

不休與太常顏延之少相好狎

本史曰尚之與顏延之並短小尚之謂延之為矮延之目尚之為猴同游太子西池延之問一途人曰吾二人誰似猴途人指尚之為似延之喜笑途人曰彼似耳君乃真猴 以其不雅故改注
有人嘗求為吏部郎尚之歎曰此敗風俗也官當圖人安得圖官延之大笑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勢之所求子何疑焉所與延之議論往反並傳

於世尚之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又無姬妾執
衡當朝畏遠權柄親故一無薦舉既以此致怨亦以此
見稱復以本官領中書令卒年七十九贈司空謚簡穆
子偃字仲弘元嘉中位太子中庶子

宋書曰帝欲北伐訪之羣臣偃曰今雖廟算無遺而
士未精習緣鎮戍充實者寡若取給根本未可虧根
本以殉邊患且攻守不等容主形異薄之則勢艱圍
之則曠日進退間姦虞互起竊謂當今之弊易勦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來之寇不深宜舍垢藏疾以齊天道

元凶弒立以偃為侍中掌詔誥時尚之為司空尚書令
偃居門下父子並處權要時為寒心而尚之及偃善攝
機宜曲得時譽會孝武即位任遇無改歷位侍中領太
子中庶子時求讜言偃以為宜重農郵本并官省事考
誅以知能否增俸以除吏姦責成良守久於其職都督
刺史宜別其任改領驍騎將軍親遇隆宥有加舊臣轉
吏部尚書尚之去選未五載偃復襲其迹世以為榮侍

中顏竣新貴與偃俱在門下以文義賞會相得甚歡竣

既任遇隆宥謂宜居重大而位次與偃等未殊意稍不
悅及偃代竣領選竣逾憤懣與偃遂隙竣時權傾朝野
偃不自安遂發悖病意慮乖僻上表解職告靈不仕孝
武遇偃既深備加醫療乃得差偃素好談玄注莊子逍
遙篇傳於時卒官孝武與顏竣詔甚傷惜之謚曰靖子
戢字惠景選尚宋孝武長女山陰公主拜駙馬都尉累
遷中書郎景和世主就帝求吏部郎褚淵侍已淵雖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過終不肯從與戢同居止月餘日特申情好元徽初淵
參朝政引戢為侍中時年二十九戢以年未三十苦辭
內侍改授司徒左長史齊高為領軍與戢來往數申歡
宴齊高好水引餅戢每設進久之復為侍中累遷齊高
相國左長史建元元年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尋改侍
中詹事如故帝欲轉戢領選問尚書褚淵以戢資重欲
加散騎常侍淵曰宋時王球從侍中中書令單作吏部
尚書資與戢相似頃選職方昔小輕不容頃加常侍近

奉明旨以蟬冕不宜過多臣與王儉既已左珥若復加
戟則八座便有三蟬若帖以驍游亦不為少乃以戟為
吏部尚書加驍騎將軍戟美容儀動止與褚淵相慕時
號小褚公

戟志妻山陰主欲以為私夫時乎時號小褚公者嘲
之耶此亦史中笑柄

家業富盛性又華侈衣被服飾極為奢麗出為吳興太

守帝頗好畫扇宋孝武賜戟驍雀扇善畫者顧景秀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九

畫也時吳郡陸探微顧彥先皆能畫歎其巧絕戟因王

晏獻之帝令晏厚酬其意卒年三十六諡曰懿女為鬱

林王后父追贈侍中右光祿大夫弟子求字子有父鏐

任宋位宜都太守求元嘉末為文帝挽郎歷丹陽郡丞

清退無嗜慾後為太子中舍人泰始中妻亡還吳葬舊

墓除中書郎不拜仍往吳隱居波若寺足不踰戶人莫

見其面宋明帝崩出奔國哀

南齊書曰除司空從事中郎不就

除永嘉太守求時寄住南澗寺不肯詣臺乞於野外拜
受見許一夜忽乘小舟逃歸吳隱虎邱山齊永明四年
拜太中大夫不就卒初求父鏐素有風疾無故害求母
王氏坐法死求兄弟以此無宦情求弟點字子哲年十
一居父母憂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欲絕婚宦尚之強
為娶琅邪王氏禮畢將親迎點累涕泣求執本志遂得
罷

愚按梁書周顒傳載點弟消無妻妾觀此則點也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十

消若暮年娶孔嗣女則點又有妻

點明目秀眉容貌方雅真素通美不以門戶自矜博通

羣書善談論家本素族親姻多貴仕點雖不入城府而

性通率好狎人物遨遊人間不簪不帶以人地並高無

所與屈大言箕踞公卿敬下或乘柴車躡草屨忠心所

適致醉而歸故世論以點為孝隱士弟消為小隱士士

大夫多慕從之時人稱重其通號曰遊俠處士兄求亦

隱吳郡虎邱山求卒點菜食不飲酒訖於三年腰帶減

半宋太始末徵為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書侍郎太子
中庶子並不就與陳郡謝瀹吳國張融會稽孔德璋為
莫逆友點門世信佛從弟適以東籬門園居之德璋為
築室園有十忠貞冢點植花冢側每飲必舉酒酌之招
携勝侶及名德桑門清言賦詠優游自得初褚淵王儉
為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云淵既世族儉亦
國華不賴舅氏違恤國家儉聞之欲侯點知不可見乃
止豫章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司徒竟陵王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五

良聞之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吾當望岫息心後點在
法輪寺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點
嵇叔夜酒盃徐景山酒鎗點少時嘗患渴利積歲不愈
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於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
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以為淳德所感性
通脫好施遠近致遺一無所逆隨復散之嘗行經朱雀
門街有自車後盜點衣者見而不言旁人擒盜與之點
以衣施盜盜不敢受點令告有司盜懼乃受之點雅有

人倫鑑多所甄拔知吳興邱遲於幼童稱濟陽江淹於
寒素悉如其言哀樂過人嘗行逢墓者歎曰此哭者之
懷豈可思邪悲慟不禁老又娶魯國孔嗣女嗣亦隱者
點雖婚亦不與妻相見築別室處之人莫諭其意吳國
張融少時免官而為詩有高言點答詩曰昔聞東都日
不在簡書前雖戲言而融久病之及點後婚融始為詩
贈點曰惜哉何居士薄暮邁荒淫點亦病之永元中崔
慧景圍城民間無薪點悉伐園樹以贍親黨慧景性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五

佛義先慕交點點不顧至是逼召點點裂裙為袴往赴
其軍終日談說不及軍事其語默之迹如此慧景平後
東昏大怒欲誅之王瑩為之懼求計於蕭暢暢謂茹法
珍曰點若不誘賊共講未必可量以此言之乃應得封
東昏乃止梁武帝與點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以鹿
皮巾等并召之

梁書載詔曰昔因多暇得訪逸軌坐修竹臨清池忘
今語古何其樂也暫別邱園十有四載應運在天每

思相見嚴光排九重叙故舊有所不臣何傷於高人
先以皮弁謁子桓伯况以縠絹見文叔求之佳策不
無前例今賜卿鹿皮巾等後數日望能入也

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帝贈酒賦詩恩禮如舊仍下詔
徵為侍中將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耶辭疾不起復下詔
詳加資給並出在所日費所須太官別給天監二年卒
詔給第一品材具喪事所須內監經理

梁書載武帝與點弟勅曰賢兄徵君弱冠拂衣華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五

一操性情勝致遇與彌高文會酒德撫際逾遠朕膺
錄受圖思長聲教朝多君子既貴成雅俗野有外臣
宜弘此難進方賴清徽式隆大業昔在布衣情期早
著資以仲虞之秩待以子陵之禮聽覽暇日角巾引
見宵然汾射茲焉有託一旦萬古良懷震悼卿友於
純至親從凋亡纏綿永恨永矣奈何

點弟清字子季出繼叔父曠故更字清叔年八歲居憂
毀若成人及長輕薄不羈晚乃折節好學師事沛國劉

璉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
通而縱情誕節時人未知也唯璉與汝南周顒深器異
之任齊為建安太守政有恩信民不忍欺每伏臘放囚
還家依期而反歷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尚書令王儉
受詔撰新禮未就卒又使特進張緒續成緒又卒屬在
司徒竟陵王子良子良以讓清乃置學士二十人佐清
撰錄後以國子祭酒與太子中庶子王瑩並為侍中時
清單作祭酒疑所服陸澄博古多該亦不能據遂以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五

服臨試爾後詳議乃用朱服祭酒朱服自此始及鬱林
嗣位清為后族甚見親待為中書令領臨賀王子岳巴
陵王昭秀師清雖貴顯常懷止足建武初己築室郊外
號為小山恒與學徒游處其內至是遂賣園宅欲入東
未及發聞謝朓罷吳興郡不還恐後之乃拜表解職不
待報輒去明帝大怒使御史中丞袁昂奏收清尋有詔
許之清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邪山雲門寺初
膺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至是清又隱世號點為大

山消為小山亦曰東山兄弟發迹雖異克終皆隱世謂何氏三高永元中徵為太常太子詹事並不就梁武帝朝見引為軍謀祭酒并與書

梁書載書曰想恒清豫縱情林壑致足歡也若邪擅美東區山川相屬前世嘉賞是為樂土傾首東顧曷日無懷疇昔歡遇曳裾儒肆實欲卧游千載吹漁百氏一行為吏此事遂乖夫豈不懷事與願謝君清襟素託中居人世殆同隱淪既俯拾青組又脫屣朱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但理存用舍義貴隨時往識禍萌實為先覺超然獨善有識頻嗟今者為邦貧賤咸恥好仁由已幸無凝滯今遣侯承音息矯首還輪慰其引領

不至及踐昨詔為特進光祿大夫遣領軍司馬王杲之以手敕諭意

梁書載敕曰吾猥當期運膺此樂推而顧己蒙蔽昧於治道兼以世道澆暮自非以儒雅弘朝高尚軌物則汨流所至莫知其限吾雖不學頗好博古當想高

塵每懷擊節今世務紛亂憂責是當不得不屈道巖

阿共成世美今遣領軍司馬王杲之諭意遲面在近并徵謝朓杲之先至消所消恐朓不出先示以可起乃單衣鹿皮巾執經卷下牀跪受詔出就席伏讀消因謂杲之曰吾昔於齊朝欲陳三兩條事一欲正郊邱二欲更鑄九鼎三欲樹雙闕世傳晉室欲立闕王丞相指牛頭山云此天闕也是則未明立闕之意闕者謂之象魏懸法於上決日而收之象者法也魏者當塗而高大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也鼎者神器有國所先圓邱國郊舊典不同南郊祠五帝靈威仰之類圓邱祠天皇大帝北極大星是也往代合之郊邱先儒之巨失今梁德告始不宜遂因前謬卿宜陳之杲之曰僕之鄙劣豈敢輕議國典當敬俟叔孫生耳及杲之從謝朓所還問消以出期消知朓已應召答杲之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杲之失色不能答消反謂曰卿何不遣傳詔還朝拜表留與我同游那杲之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消曰

檀弓兩卷皆言物始自卿而始何必有例膺屈俱前代高士膺處名譽尤邁矣呆之還以膺意奏聞有敕給白衣尚書祿固辭又敕山陰庫錢月給五萬又不受

梁書載敕曰頃者學業淪廢儒術將盡閭閻縉紳勤聞好事吾每思弘獎其風未移當辰興言為歎本欲屈卿暫出開導後生既屬廢業此懷未遂延佇之勞載盈夢想理舟虛席須俟來秋所望惠然申其宿抱乃敕何子朗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太守衡陽王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七

簡深加禮敬月中常命駕式間談論終日消以若邪處勢迫隘不容學徒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乃起學舍即林成椽因巖為堵別為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啓閉僮僕無得至者山側營田二頃講隙從生徒游之膺初遷將築室忽見二人著玄冠容貌甚偉問膺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吉忽不復見膺依言而卜尋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唯消居室巋然獨存元簡乃命記室參軍鍾嶸作瑞室頌刻石柱之及元簡去郡入山與

消別消送至都賜埭去郡三里因曰僕自棄人事交游路斷自非降青山藪豈容復望城邑此埭之游於今絕矣執手涕零何氏過江自晉司空充並莖吳西山消家世年皆不永唯祖尚之至七十二消年登祖壽乃移遷吳作別山詩一首言甚悽愴至吳居虎邱山西寺講經論學學徒復隨之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消常禁殺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消伏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初開善寺藏法師與消過於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九

望山後還都卒於鍾山死日消在波若寺見一名僧授消香爐奩并函書云貧道發自揚都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膺開函乃大莊嚴論世中未有訪之香爐乃藏公所常用又於寺內立明珠柱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太守何遠以狀啓昭明太子太子欽其德遣舍人何思澄致手令褒美之

昭明太子集載令曰某叩頭叩頭昔園公道勝漢盈屈節青卿經明漢莊北面况義兼乎此者哉方今朱

明受謝清風戒寒耽精義味激揚碩學志與秋天競
高理與清泉爭溢樂可言乎某幸際端平差得從容
鑽閱六經汎濫百氏既以自慰且以自傲而思力非
長釋卷便忘蒙求之懷於茲彌軫聊遣典書陳顯宗
申其蘊結某叩頭涕得書為啓以謝 愚按昭明以
太子稱叩頭謙抑如此故錄之以昭其美但使人官
爵姓名俱不相合尚容別考

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先是消疾妻江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梁書周顒傳載消信佛法無妻妾讀此愈徵其誤

夢神告曰汝夫壽盡既無至德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妻
覺說焉俄得患卒消疾乃瘳至是消夢一神女并八十
許人並衣恰行列至前俱拜牀下覺又見之便命營凶
具既而疾困不復瘳初消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
其甚者猶食白魚鮓脯糖蟹以為非見生物疑食蚶蠣
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岷曰鮓之就脯驟於屈申蟹之將
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但至於車螯蚶蠣眉目

內闕慙渾池之奇穢殼外絨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
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某故宜長充庖厨
永為口實竟陵王子良見岷議大怒汝南周顒與消書
勸令食菜曰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逾性命
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若云三世理誣則
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
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
踐至於晨晷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為康士所棄生性之一啓鑿刀寧復慈心所忍駙虞雖
饑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媿丈人得
此有素聊復片言發起耳故消末年遂絕血味注百論
十二門論各一卷注周易十卷毛詩總集六卷毛詩隱
義十卷禮記隱義二十卷

梁書曰於卷背書之謂之隱義

禮答問五十五卷子撰亦不仕有高風

冊府元龜曰梁武帝開館命學生如會稽雲門山受

業於廬江何裔裔退居東山帝以右光祿大夫徵之

不就乃詔之曰頃者學業淪廢吾每思弘獎其風本

欲屈卿暫出開導後生延佇之勞載盈夢想理舟虛

席須俟來秋所望責然伸其宿抱卿門徒中經明行

修厥數有幾且今瞻彼堂室置此周行便可具名以

聞又曰比議學寡少由無復聚徒故明經斯廢念之

慨然卿既儒宗加以德素當較後進有意向者就卿

受業想深思誘誨使斯文再興於是遣郎孔壽等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人於東山受學 愚按裔既求點輩同族南史何以

不收故附於後

從弟炯改孝行

何昌寓字儼望尚之弟子也父佟之位侍中昌寓少而

清靖獨立不羣所交必當世清名風流藉甚仕宋為建

平王景素征北南徐州府主簿以風素見重母老求祿

出為湘東太守還為齊高驃騎功曹昌寓在郡景素遇

害昌寓痛之至是齊高理其寃

南齊書所載與高帝書改建平王景素傳

又與司空褚淵書極言之

南齊書載曰天下之可哀者有數而埋寃黃泉為甚

何者百年之壽同於朝露政欲闔棺之日不隕令名

竹帛傳芳烈鐘石紀清英此昔賢所以甘心於死所

也若懷忠抱義負枉冥冥時主未之矜卿相不為言

良史濡翰將被以惡名豈不痛哉豈不痛哉竊尋故

建平王景素地屬親賢德居宗望散情風雲不以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務嬰衿明發懷古惟以琴書娛志前者阮楊連黨搆

紛紜雖被明朝貴愈結怨羣醜覘察繼蹤疑防重著

王永言終日氣淚交橫既推信期物故自去其備衛

朱門蕭條示存典刑而已求解徐州避北門要任苦

乞會稽貪東甌閒務又與公期心有素方共劬勞王

室何圖時不我與契濶屯昏忠誠弗亮罹此百殃歲

朔亟流已經四載皇命惟新人沾天澤而幽然深酷

未蒙照明封殯卑雜窮魂莫寄昭穆不序松栢無行

事傷行路痛結幽顯叩心泣血實望聖時公以德佐世欲物得其所豈可令王枉直不分邪田叔不言梁事袁絲諫止淮南以兩國繫禍尚回帝意豈非親親之義寧從敦厚而今疑似未辯為世大戮若使王心蹟獲申理寃明枉存亡繼絕周漢之通典有國之所急也昔叔向之理恃祁大夫而獲亮庶太子之寃資車丞相而見察幽靈有知豈不眷眷於明顧碎首抽膺自謂不殞淵答曰追風古人良以嘉歎建平初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元徽末悖專欲委咎阮楊彌所致疑於時政謬參樞機若審此高論其愧特深

齊高嘉其義歷位中書郎王儉衛軍長史儉謂昌寓曰後任朝仕者非卿而誰臨海王昭秀為荊州以昌寓為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事明帝將踐阼先使裴叔業貴旨詔昌寓令以便宜從事昌寓拒之曰國家委身上流之重付身萬里之事王未有失寧得從軍單詔行事僕自有啟聞煩及更議

南齊書曰僕受朝廷重寄翼輔外藩何容以殿下付君一介之使若使朝廷必須殿下還當聽後旨與此不同

叔業曰若爾便是拒詔拒詔軍法行事耳答曰能見殺者君也能拒詔者僕也君不能見殺僕有沿流之計耳昌寓素有名德叔業不敢逼而退帝聞而嘉之昭秀由此得還都昌寓後為吏部尚書嘗有一客姓閔求官昌寓謂曰君是誰後答曰子騫後昌寓以團扇掩口而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謂坐客曰遙遙華胄昌寓不雜交游通和汎愛歷郡皆以清白稱後卒於侍中領驍騎將軍贈太常諡曰簡子敬容字國禮弱冠尚齊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梁天監中為建安內史清公有美績吏民稱之累遷守吏部尚書銓序明審號為稱職出為吳郡太守為政勤恤民隱辯如神視事四年政為天下第一吏民詣闕請樹碑詔許之復為吏部尚書侍中領太子中庶子敬容身長八尺白皙美鬚眉性矜莊衣冠鮮麗武帝雖衣漣

衣而左右衣必須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故益鮮明帝以膠清刷鬚衣裳不整伏牀慰之或暑月背焦每公庭就列容止出人為尚書右僕射遷左僕射丹陽尹並參掌大選敬容接對賓朋言詞若訥酬答二宮則音韻調暢大同中朱雀門災帝謂羣臣曰此門制狹我始欲改構遂遭天火相顧未答敬容獨曰此所謂先天而天不違時以為名對五年改為尚書令參選事如故敬容久處臺閣詳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三五

晉魏以來舊事且聰明識達勤於簿領詰朝理事日旰不休職隆任重專預機密而拙於草隸淺於學術通苞宜餉餽無賄賂不交語自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然以貪怯為時嗤鄙其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為文容字大作父小為口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敬容不能答又為漏禁中語故嘲諷日至嘗有客姓吉敬容問卿與郗吉遠近答曰如明公與蕭何時蕭琛子巡頗有輕薄才因製卦名離合等詩

嘲之亦不屑也帝嘗夢具朝服入太廟拜伏悲感旦於延務殿說所夢敬容對曰臣聞孝悌之至通於神明陛下性與天道故應感斯夢帝極然之便有拜陵議後坐妾弟費惠明為導倉丞夜盜官米為禁司所執送領軍府時河東王譽為將軍敬容以書解惠明譽前經囑事不行因此封書以奏帝大怒付南司推劾御史中丞張綰奏敬容協私罔上合棄市詔特免職到溉謂朱异曰天時便覺開霽其見嫉如此初沙門釋寶誌嘗謂敬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三五

曰君後必貴終為何敗耳及敬容為宰相謂何姓當召其禍故抑沒宗族無任進者至是竟為河東所敗中大同元年三月帝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惠經敬容啓預聽敕許之又起為金紫光祿大夫未拜又加侍中敬容舊時賓客門生誼誼如昔冀其復用會稽謝郁致書戒之曰君侯瞻望朝夕出入禁門醉尉將不敢呵反然不無有漸甚休甚休敢賀於前又將弔也昔流言裁至公旦東奔燕書始來子孟不入夫聖賢被虛過以自斥未有

嬰時纒而求親者昔君侯納言加首鳴玉在腰回豐貂以步文昌聳高蟬而趨武帳可謂盛矣不以此時薦才拔士少報聖恩今卒如素絲之說受責見過方復更窺朝廷缺望萬分竊不為左右取也昔竇嬰楊惲亦得罪明時不能謝絕賓客猶交黨援卒無後福終益前禍僕之所弔實在於斯人人所以猶踵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惠懷仁有灌夫任安之義乃戒翟公大署冀君侯復用也夫在思過之日而挾復用之意未可為智者說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君侯宜杜門念失無有所通葉茅茨於鍾阜聊優游以卒歲見可憐之意著待終之情復仲尼能改之言惟子貢更也之譬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如此今明主聞知尚有冀也僕東臯鄙人入穴幸無銜窶恥天下之士不為執事適之故披肝膽示情素君侯豈能鑑焉太清元年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二年侯景襲建鄴敬容自府移家臺內初景渴陽退敗未得審實傳者乃云其將暴顯反景身與眾並沒朝廷以為憂敬容尋見東宮簡

文謂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敬容曰得景遂死深是朝廷之福簡文失色問故對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是年簡文頻於玄圃自講老莊二書學士吳孜時寄詹事府每日入聽敬容謂孜曰昔晉氏喪亂頗由祖尚虛玄胡賊遂覆中夏今東宮復襲此殆非人事其將為戎乎俄景難作三年卒於園內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空尚之奉佛法並建立塔寺至敬容又捨宅東為伽藍趨權者因助財造構敬容並不拒故此寺堂宇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三十一

為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為眾造寺及敬容免職出宅止有常用器物及囊衣而已 愚按此一傳也前云通苞苴餽美修餼修廉自相矛盾殊不可解 竟無餘財時亦以此稱之敬容特為從兄消所親愛消在若邪山疾篤有書云田疇館宇悉奉眾僧書經並歸從弟敬容其見知如此敬容唯一子年始八歲在吳臨還與消別消問名敬容曰仍欲就兄求名消即命紙筆

名曰鼓曰書云兩玉曰鼓吾與弟二家共此一子所謂
鼓也位祕書丞早卒

論曰尚之以雅道自居用致公輔行己之迹動不踰間

及乎洗閣取議皮冠獲誦貞粹之地高人未之全許然

父子一時並處權要雖經屯誠咸以功名自平古所謂

巧宦此之謂乎點消弟兄俱云遁逸求其蹈履則非曰

山林察其持身則未捨名譽觀夫子暫之赴惠景子秀

之矯敬冲以迹以心居然可測而高自標致一代歸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五

以之入用未知所取斯殆虛勝之風江東所尚不然何
以至於此也昌寓雅仗名節殆曰人望敬容材實幹盛
賄而敗業惜乎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二

明李清撰

列傳第二十一

南史三十二

張

裕子永嘉 益凡子 緒 完 充 永
子環 環子 率 率弟 弟 環弟 環
從子環

張裕字茂度吳郡吳人名與宋武帝諱同故以字稱父
敞侍御史度支尚書吳國內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二

宋書曰茂度先為晉安太守盧循為寇覆沒江左茂
度及建安太守孫蚪之並受其符書供其調後循走
俱坐免官後為始興相 愚按晉無法至此宜其不
振

茂度仕為宋武太尉主簿揚州中從事累遷別駕宋武
西伐劉毅北伐關洛皆居守留任州事出為都督廣州
刺史平越中郎將綏靜百越嶺外安之元嘉元年為侍
中都督益州刺史文帝討荊州刺史謝晦詔益州遣軍

襲江陵晦已平西軍始至白帝茂度與晦素善議者疑其出軍遲留第即時為湘州刺史起兵應大駕帝以郡誠節故不加罪累遷太常以足疾出為義興太守帝從容謂曰勿以西蜀介懷對曰臣不遭陛下之明墓木拱矣後為都官尚書以疾就拜光祿大夫茂度內足於財自絕人事經始本縣之華山以為居止優游野澤如此者七年十八年除會稽太守素有吏能職事甚理卒於官謚曰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二

宋書曰茂度同郡陸仲元晉太尉玩曾孫自玩洎仲元四世為侍中時方之金張二族

五子演鏡永辯岱俱知名時謂張氏五龍演位太子中舍人鏡少與光祿大夫顏延之鄰居延之談義飲酒喧呼不絕而鏡靜默無聲後鏡與容談延之從籬邊聞之取胡牀坐聽辭義清玄延之心服謂容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酣叫仕至新安太守演鏡兄弟中名最高餘並不及初裕曾祖澄當葬父郭璞為占墓地曰葬某處年

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稍方年幾減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光祿年六十四而亡其子孫遂昌云永字景雲歷尚書中兵郎先是尚書中條制繁雜元嘉十八年欲加修撰徙永為刪定即掌其任二十二年除建康令所居皆有稱績永涉獵書史能為文章善隸書騎射雜藝觸類兼善又有巧思益為文帝所知紙墨皆自營造帝每得永表啟輒執玩咨嗟謂供御者不及也二十三年造華林園立武湖並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二

永監統凡所制置皆受則於永永既有才能每盡心力帝謂堪為將二十九年以永為揚威將軍冀州刺史加都督王玄謨申坦等諸將經略河南進攻碣累旬不拔死甚眾永即夜撤圍退軍不報諸將眾軍驚擾為魏所乘死敗塗地永及申坦並為統府撫軍將軍蕭思話所收繫歷城獄帝以屢征無功諸將不可專責永等賜思話詔

宋書載與思話詔曰爾既乘利方向盛冬若敢送死

兄弟父子自共當之言及增忿可示張永申坦

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三十年元凶劼弒立起永為青州刺史及司空南譙王義宣起義又改永為冀州刺史加都督永遣司馬崔勲之中兵參軍劉宣則二軍馳赴國難時蕭思話在彭城義宣慮二人不相諧輯與思話書勸與永坦懷又使永從兄長史張暢與永書勗之曰方今世故艱迫義氣雲蒸方籍群賢共康世難當遠慕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二

簡在公之德近效平勃亡私之美事平召為江夏王義恭大司馬從事中郎領中兵大明三年累遷廷尉帝謂曰卿既與釋之同姓欲使天下復無冤民永曉音律太極殿前鐘聲嘶帝嘗問永永答鐘有銅滓乃扣鐘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

冊府元龜曰永於孝武時為尚書左丞時將士休暇一年三番永言程會既促裝赴在早一歲之間四馳遠路或失春耜或違秋登愚謂文代之限當以一年

為制從之

明帝即位監四州諸軍事統諸將討徐州刺史薛安都累戰克捷破薛索兒遷鎮軍將軍尋為南兗州刺史加都督時安都據彭城請降帝遣永與沈攸之重兵迎之加督前鋒諸軍事進軍彭城安都招引魏兵既至永狼狽引軍還為魏軍所追大敗復遇寒雪士卒離散永足指斷落僅以身免失其第四子三年以北行失律固求自敗降號左將軍永痛悼所失子有蕙常哀服制雖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二

猶立靈坐飲食衣服待之如主每出行常別具名車好馬號曰侍從有軍事輒語左右報即若知也以破薛索兒功封孝昌縣侯在會稽賓客有謝方童阮順何達之等竊其權職貨盈積方童等坐下獄死又降永冠軍將軍元徽二年累遷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加都督永少便驅馳志在宣力為將能與士卒同甘苦朝廷所給賜脯餼必基坐齊割手自頒賜年雖已老志氣不衰優游閒任意甚不樂及有此授喜悅非常即日命駕還都未

之鎮遇桂陽王休範作亂永率所領屯白下休範至新
亭前鋒攻南掖門永遣人覘賊既反唱言臺城陷永衆
潰棄軍還以舊臣不加罪止免官削爵以愧發病卒
字景山州辟從事累遷東遷令時殷冲為吳興太守謂
人曰張令親貧須養所以棲遲下邑然名器方顯終當
大至後為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滿使去
官從寔還養有司以寔違制將欲糾舉宋孝武曰觀過
可知仁不須案也累遷山陰令職事閒理巴陵王休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二

為北徐州未親政事以寔為冠軍諮議參軍領彭城太
守行府州國事後臨海王子頊為征南將軍廣州豫章
王子尚為車騎揚州晉安王子勛為征南兗州使歷
為三府諮議三王行事與典籤主帥共事事舉而情得
或謂寔曰三王既幼執事多門而每能輯和公私云何
致此寔曰古人言一心可事百君我為政端平待物以
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明闇短長便是才用多少耳入
為黃門郎新安王子鸞以寔寵為南徐州割吳郡屬之

高選佐史孝武召寔謂曰卿美效夙著兼資官已多今
欲用卿為子鸞別駕提刺史之任無謂小屈終當大申
也帝崩累遷吏部郎元徽中為益州刺史加都督數年
益土安其政累遷吏部尚書王儉為吏部郎專斷曹事
寔每相違執及儉為宰相以此不相善兄子瓌弟恕誅
吳郡太守劉遐齊高欲以恕為晉陵郡使曰恕未閒從
政美錦不宜濫裁齊高曰我悉恕為人且與瓌同勳自
應有賞寔曰若以家貧賜祿此所不論語功推事臣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二

之耻加散騎常侍建元元年詔序朝臣欲以石僕射
擬寔褚淵謂得此過優若別有忠誠特宜升引者別是
一理出為吳郡太守帝知寔歷任清直至郡未幾手敕
曰大郡任重乃未欲回換但提戎務殷宜須望寔今用
卿為護軍加給事中使拜竟詔以家為府武帝即位復
為吳興太守使晚節在吳興更以寬起著名遷南兗州
刺史未拜卒使初作遺命分張家財封置箱中家業長
減隨復改易如此十數年謚曰貞緒字思曼使兄子也

父演宋太子中舍人緒少知名清簡寡欲從伯敷及叔父鏡從叔暢並貴異之鏡比之樂廣敷云是我輩人暢言於孝武用為尚書倉部郎都令史詔詳郡縣未事緒蕭然直視不以經懷宋明帝每見緒輒歎其清澹累遷司徒左長史吏部尚書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宜為官職復轉中庶子後遷吏部郎參掌大選元徽初秉官罷選曹擬舍入王儉為格外記室緒以儉人地兼美宜轉秘書丞從之又遷侍中緒忘情榮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二

嘗秘謂客曰一生不解作諾有以告袁粲褚淵者出為吳郡太守緒初不知也昇明二年自祠部尚書為齊高太傅長史建元元年為中書令緒善談玄深見敬異僕射王儉嘗云北士中覓張緒過江所未有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之否駕幸莊嚴寺聽僧達道人講維摩坐遠不聞緒言帝難移緒乃遷僧達近之時帝欲用緒為石僕射以問王儉儉曰緒少有清望誠美選也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淵曰儉少年或未憶耳江左用陸玩顧

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為則先是緒諸子皆輕俠中子充少時又不護細行儉以為言乃止及立國學以緒為太常卿領國子祭酒以王延之代緒為中書令何點歎曰晉以子敬李瑛為此職今以王延之張緒為之可謂清官後接者寔未易緒長於周易言精理奧見宗一時常云何平叔不解易中七事諸卦中所有時義是其一也武帝即位轉吏部尚書祭酒如故永明二年三年累轉太子詹事師緒每朝見帝目送之謂王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二

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還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師如故復領中正長沙王晃屬其選用吳郡聞人邕為州議曹緒以資籍不當執不許晃遺書於緒固請之緒正色謂晃信曰此是自家州卿殿下何得見逼乃止緒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餓疲見者肅然如在宗廟雖終日與居莫能測焉劉俊之為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時舊宮芳林苑始成帝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常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時其

見賞愛如此王儉為尚書令丹陽尹時諸令史來問訊
有一令史善俯仰進止可觀儉賞異之問曰經與誰共
事答云十餘歲在張令門下儉目送之時尹丞殷存至
石坐曰是康成門人也七年竟陵王子良領國子祭酒
帝敕王晏曰吾欲令司徒辭祭酒以授張緒物議以為
何如子良竟不拜以緒領國子祭酒緒口不言利有財
輒散之清談端坐或竟日無食門生見緒饑為之辦殮
然未嘗求也死之日無宅以殯遺命凶事不設柳翼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二

十

以蘆葭輜車引柩靈上置盃水香火不設祭從弟融敬
緒事之如親兄齋酒於緒靈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流
頓盡追贈散騎常侍特進光祿大夫謚曰簡子充知名
充字延符少好逸遊緒常告歸至吳始入西郭逢充獵
右臂鷹左牽狗遇緒舟至便放絀脫鞵拜於水次緒曰
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
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顏氏子有焉及明年便
修改多所該通尤明老易能清言與從叔稷俱有令譽

歷尚書殿中郎武陵王譽友時尚書令王儉當朝用事
方聚親賓充穀巾葛帳至便求酒言論放逆一坐盡傾
及聞帝欲以緒為尚書僕射儉執不可充以為愠與儉
書曰充道遙前史從橫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
升降之塗不一故金剛水系性之別也圓行方正器之
異也善御性者不違金水之質善為器者不易方圓之
用充生平少長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得以棲賚
自澹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峯橫海岸至如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二

十一

纓天閣既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終愧衣冠之秀寔由
氣岸疎凝情塗狗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
崖每遭回在世長羣魚鳥畢景松柯雖復玉沒於訪珪
之辰桂掩於搜芳之日汎濫於漁父之遊偃息於卜居
之會如此而已充何識哉若夫鷲巖暈日吐海逢天疎
石崩尋分危落仞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松柏陰森相
繚於澗側元卿於是不歸伯休以茲長往至於飛竿釣
渚濯足滄洲獨浪烟霞高卧風月悠悠琴酒幽遠誰來

灼灼文言空擬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隔山川每至西
風何嘗不歎大人歲路未強學優而仕道在蒼生功橫
海望而茂陵之彥望冠蓋而長懷渭川之疇佇簪裾而
踈歎得無惜乎充崐西百姓低表一人蠶而衣耕而食
不能事王侯覓知己造時人騎遊說容與於屠博之間
其權甚矣然舉世皆謂充為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
哉是以披聞見掃心胃述平生論語默所可通夢交魂
推襟送抱者唯丈人而已闕廷篋阻書罷莫因憒遇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二

十三

夫妾塵執事儉以為脫略弗之重仍以書示緒緒杖之
一百又為御史中丞到撫所奏免官禁錮沈約見其書
歎曰充始為之敗終為之成久之為司徒詒議參軍與
琅邪王思遠同郡陸惠曉等並為司徒竟陵王子良賓
客累遷義興太守為政清淨吏民便之後為侍中梁武
兵至建鄴東昏逢殺百官集西鍾下召充充不至梁武
霸府建以充為大司馬詒議參軍天監初歷太常卿史
部尚書居選以平允稱再遷散騎常侍國子祭酒登堂

講說皇太子以下皆至時王侯多在學執經以拜充朝
服而立不敢當再遷尚書僕射頃之出為吳郡太守下
車恤貧老故舊莫不欣悅卒於吳郡謚曰穆永子瓌字
祖逸仕宋累遷桂陽內史不欲前兄瑛處祿自免不拜
後為司徒右長史通直散騎常侍驍騎將軍初永拒桂
陽王休範於白下敗績阮佃夫等欲加罪齊高固申明
之瓌由此感恩自結後遭父母喪還吳持服昇明元年
劉秉欲圖齊高弟暹為吳郡潛相影響齊高密遣殿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二

十三

將軍卞白龍令瓌取暹諸張世有豪氣瓌宅中常有父
時舊部曲數百暹召瓌委以軍事瓌偽受命與叔起領
兵十八人入郡斬之郡內莫敢動事捷齊高告左軍張
沖沖曰瓌以百口一擲出手得虛矣即授吳郡太守錫
以嘉名封義城縣侯
愚按瓌背宋黨齊懷私恩而背大義封義城縣侯者
無乃蒼頭子密不義侯之反名乎
從弟點聞之與瓌書曰吳郡何晚何須王反聞之嗟驚

乃是阿兄郡人顧嵩陸開並少年未知名璩並引為綱紀後並立名世以為知人齊建元元年改封平都侯遷侍中與侍中沈文季俱在門下高帝嘗謂曰卿雖我臣我親卿不異頤嶷等文季每遺直器物必遷璩止朝服而已時集書每魚門下東省寔多清貧有不識璩者常呼為散騎出為吳興太守璩以既有國秩不取郡俸帝敕上庫別藏其俸以表其清武帝即位為雍州刺史徵拜左民尚書後安陸王鈞臨雍州行部登蔓山有野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二

十四

來乞鈞問何不事產而行乞邪谷曰張使君臨州理物百姓家得相保後人政嚴故至行乞鈞深加嗟賞後拜太常自謂閒職輒歸家帝曰卿輩未富貴謂人不與既富貴那復欲委去璩曰陛下御臣等若養馬無事則就閒廐有事復牽至耳帝猶怒遂以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齊明廢舊林朝臣到宮門參承璩託足疾不至海陵立齊明疑外藩起兵以璩鎮石頭督衆軍事璩見朝廷多難遂恒卧疾建武末屢啟求還吳見許居室豪華富使

妾盈房或有譏其衰暮富使璩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欲無復一存唯未能遣此耳帝疾甚防疑大司馬王敬則授璩平東將軍吳郡太守以為之備及敬則反璩遣兵迎拒於松江聞敬則鼓聲一時散走璩棄郡逃人間事平乃還郡為有司所奏免官削爵永元初為光祿大夫三年梁武起兵東昏假璩節戍石頭尋棄城還官梁天監元年拜給事中右光祿大夫以足疾拜於家四年卒璩有子十二人嘗云中應有好者子率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二

十五

士簡性寬雅十二能屬文帝日限為詩一篇或數日不作則追補之稍進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作二千餘首虞訥見而詆之率一旦焚毀更為詩示訥託云沈約訥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時陸少玄家有父澄書萬餘卷率與少玄善遂通書籍盡讀其書建武三年舉秀才除太子舍人與同郡陸倕陸厥幼相及狎嘗同載詣左衛將軍沈約遇任昉在馬約謂昉曰此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識之由此與昉友

梁天監中為司徒謝朓掾直文德待詔省敕使抄乙部書又使撰古婦人事二十餘條勒成百卷使工書人琅邪王深吳郡范懷約等繕寫以給後宮率取假東歸論者謂為傲世率俱乃為待詔賦奏之甚見稱賞手敕答曰相如工而不敏枚舉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之金馬矣又侍宴賦詩武帝別賜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慙古昔得人今為感率奏詩往反六首後引見玉衡殿謂曰卿東南物望朕宿昔所聞卿言宰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二

十六

是何人不從天降不由地出卿名家奇才若復以禮律為意便是其人秘書丞天下清官東南望胄未有為之者今以相處為卿定名譽尋以秘書丞掌集書詔策四年禊飲率光殿其日河南國獻赤龍駒能拜伏善舞詔率與到溉周興嗣為賦帝以率及興嗣為工其年父憂去職有父時伎數十人一善謳者有色貌邑子儀曹郎顧玩之求聘謳者不願遂出家為尼嘗因齋會率宅玩之乃飛書言與率姦南司以事奏帝惜其才寢其奏然

猶致時論服闋久不仕七年除中權建安王中記室參軍

梁無建安王疑誤

俄直壽光省治丙丁部書抄累遷晉安王綱宣惠諮議參軍率在府十年恩禮甚篤後為揚州別駕率雖歷職務未嘗留心簿領及為別駕奏事帝覽牒問之並無對但答云事在牒中帝不悅後歷黃門侍郎出為新安太守丁所生母憂卒率嗜酒不事於家務尤忘懷在新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二

十七

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宅及至遂耗大半率問其故答曰雀鼠耗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自少屬文七略及藝文志所載詩賦今無其文者並補作之所著文衡十五卷文集四十卷行於世弟盾字士宣以謹重稱為無錫令遇劫問劫何須劫以刀所其頰眉目咄咄不易餘無所言於是生資皆盡不以介懷為湘東王繹記室出監富陽令廓然獨處無所用心死之日家無遺財唯文集并書千餘卷酒米數甕而已搜字公喬璩弟

也幼有孝性所生母劉氏無寵遺疾時稷年十一侍養衣不解帶每劇則累夜不寢及終毀瘠過人杖而後起見年單幼童輒哽咽泣淚州里謂之淳孝長兄瑋善彈箏稷以劉氏先執此伎聞瑋為清調便悲感頓絕遂終身不聽之性踈率朗悟有才略起家著作佐郎不拜父永及嫡母相繼殂六年廬於墓側齊永明中為豫章王竊主簿與彭城劉繪俱見禮接未嘗被呼名每呼為劉四張五以貧求為剡令畧不視事多為小山遊會山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二

十一

唐寓之作亂稷率勵鄉人保全縣境生母劉先假葬琅邪黃山建武中改申葬禮賻助委積於時雖不拒絕事畢隨還之自幼及長數十年中常設劉氏神主出告反面如事生馬歷給事中黃門侍郎新興永寧二郡太守郡犯私諱改永寧為長寧永元末為侍中宿衛宮城梁武師至兼衛尉江淹出奔稷兼衛尉卿副王瑩都督城內諸軍事時東昏淫虐北徐州刺史王珍國就稷謀乃使直閣張齊行殺於含德殿稷乃召石僕射王亮等列

坐殿前西鍾下議遣國子博士范雲中書舍人裴長穆等使石頭城請梁武

梁書載稷謂曰昔桀有昏德鼎遷於殷商紂暴虐鼎遷於周今獨夫自絕四海有歸斯寔微子去殷項伯歸漢之時可不勉哉

以稷為侍中左衛將軍遷大司馬左司馬梁朝建為散騎常侍中書令及梁武即位封江安縣子位領軍將軍帝嘗於樂壽殿內宴稷醉後言多怨辭形於色帝時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二

九

酣謂曰卿兄殺郡守弟殺其君袖提帝首衣染天血如卿兄弟有何名稱稷曰臣乃無名稱至於陛下不得言無勳東昏暴虐義師亦來伐之豈獨臣而已帝將其鬚曰張公可畏人中丞陸杲彈稷云領軍張稷門無忠貞官必顯達殺君害主業以為常帝留中竟不問累遷尚書左僕射帝將幸稷宅以盛夏留幸僕射省舊臨幸供具皆酬太官饌直帝以稷清貧手詔不受宋時武帝經造張永至稷三世並降萬乘論者榮之稷雖居朝石每

慙口實乃名其子伊字懷尹霍字若光峻字農人同字
不見見字不同以旌其志既俱且恨乃求出許之出為
青真二州刺史不得志常開閣讀佛經禁防寬弛僚吏
頗致侵擾州人徐道角夜襲州城乃害之有司奏削爵
土稷性明烈善與人交歷官無畜聚俸祿皆頒親故家
無餘財為吳興太守下車存問遺老引其子孫置之右
職政稱寬恕初去郡就僕射徵道由吳鄉人候稷者滿
水陸稷單裝徑還都下人莫之識其率素如此稷與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二

三

兄充融卷俱知名時目云充融卷稷為四張卷少以和
理者稱能清言位都官尚書稷子唳見忠義傳從子種
字士苗永從孫也父略太子中庶子臨海太守種少恬
靜居處雅正傍無造請時人語曰宋稱敷演梁則卷充
清虛學尚種有其風仕梁為中軍宣城王大器府主簿
時已四十餘家貧求為始豐令及武陵王紀刺史益州
重選府僚以種為左西曹掾種辭以母老坐黜免侯景
之亂奉母東奔鄉里母卒種時年五十毀瘠過甚又迫

以凶荒未葬服制雖畢居家飲食恒若在喪景平初司
徒王僧辯以狀奏起為治中從事并為具葬禮葬訖種
方即吉僧辯又以種年老無子賜以妾及居處之具陳
武受禪歷左民尚書侍中中書令金紫光祿大夫種沈
深虛靜識量宏博時以為宰相之器僕射徐陵嘗抗表
讓位於種以為宜居左執其為所推如此卒贈持進謚
曰元種仁恕寡欲雖歷顯位家產屢空終日晏然不以
為病大建初女為始興王伯茂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二

三

愚考宣帝大建初始興已先遇害矣恐文帝元嘉之
誤
以居處僻陋特賜宅一區又累賜無錫嘉興縣秩嘗於
無錫見重囚在獄天寒呼囚暴日遂失之帝大笑而不
深責有集十四卷稜亦清靜有識度位司徒左長史贈
光祿大夫
論曰張裕有宋之初早參霸政出內所歷莫非清顯諸
子並荷崇構克舉家聲其美譽所歸豈徒然也思曼立

身簡素殆人望乎夫濯纓從事理存無二取信一主義
終百心以永元之末人憂塗炭公喬重關之內首創大
謀而旋見猜嫌又况異於斯也然則士之行已可無深
議四山赴蹈之方可謂矯其違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二

三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二

總校官檢 討 臣 彭元琬

侍讀學士 臣 玉 保

校對生 員 臣 梁寶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六

明李清撰

南史三十六

庾

悅 叔弟登之 仲文 仲文 孫憲之

顧覲之

孫憲之

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祖航父柳並晉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湛出繼伯父淡少有局力不尚浮華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六

涉經史諳前代舊典弱年便有宰物情常自比管葛不為文章不喜談議除宋武太尉行參軍賞遇甚厚父柳亡于江州府州送故甚多一無所受服闋為相國參軍謝晦王弘並稱其器幹宋武入受晉命以第四子義康為冠軍將軍豫州刺史留鎮壽陽以湛為長史梁都太守義康弱年未親政府州事悉委湛仍隨府轉義康以本號徙南豫州湛改領歷陽太守為人剛直用法奸吏犯贓百錢以上皆殺之自下莫不震肅廬陵王義真出

欽定四庫全書

為車騎將軍南豫州刺史湛又為長史太守如故義康時居武帝憂使帳下備膳湛禁之義康使左右買魚肉珍羞別立廚帳于齋內會湛入命購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令不宜有此設義真曰旦甚寒杯酒亦何傷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為異酒至湛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後為廣州刺史嫡母憂去職服闋為侍中時王華王曇首殷景仁亦為侍中文帝于合殿與四人宴飲甚悅華等出帝目送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六

之秀同管喉唇恐後世難繼撫軍將軍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湛為使持節南蠻校尉領撫軍長史行府事王弘輔政王華王曇首任事居中湛自謂才能不後不願外出是行也謂為弘等所斥意甚不平常曰二王若非代邸之舊無以至此可謂遭遇風雲湛負其才氣常慕汲黯崔瑛為人故名長子曰黯字長孺第二子曰瑛字季珪母于江陵病卒湛求自送喪還都義恭亦為呈請文帝答義恭曰吾得湛啟事亦為酸懷不欲苟却所請

但汝弱年新涉軍務八州殷曠專斷事理時咨委仗不可不得人量筭二三未獲便相順許令答湛啟權俾彼蔡頌朝臣零落相倚寄懷轉寡湛實國器吾欲引令還直以西夏重要且停此事耳汝慶賞黜罰預得失者宜悉相委寄義恭性甚獨隘年又漸大欲專政事每為湛所裁主佐間嫌隙遂搆帝聞之密遣詰讓義恭義恭陳湛無居下禮又自以年長未得行意雖奉詔旨每出怨言帝友于素篤欲加酌順乃詔之曰當今乏才委授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六

爾宜盡相彌縫取其可取棄其可棄

宋書又曰汝已年長漸更事物且羣情屬望不以細昧相期何由故如十歲時動止詰問但當今所專必小事耳亦恐量此輕重未必盡得彼之疑然兼或由

此耶

先是王華既亡曇首又卒領軍將軍殷景仁以時賢零落白帝徵湛八年名為太子詹事加給事中與景仁並被任遇湛云今代宰相何難正可當我南陽郡漢代功

曹耳明年景仁轉尚書僕射領選湛代為領軍十二年又領詹事湛與景仁素款又以其建議微之甚相感悅及俱被時遇猜隙漸生以景仁專內任謂為間已時彭城王義康專執朝權而湛昔為上佐遂以舊情委心自結欲因宰相力回主心頃黜景仁獨當時務義康屢言之于帝事不行義康僚屬及湛諸附隸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門者湛黨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遠往謝湛曰老父恃髦遂就殷餓干祿由敬文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六

淺上負生成合門慚無地自處其奸諂如此義康擅權專朝威傾內外湛推崇之無復人臣禮帝稍不能平湛初入朝委任甚重善論政道并諳前代故事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使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為常及晚節驅煽義康陵燥朝廷帝意雖內離而接不改謂所親曰劉斑初自西還吾與語常視日早晚自其當去比入亦視日早晚自其不去湛小字斑虎故云斑遷丹陽尹詹事如故十七年所生母亡帝

與義康形迹既乖怨難將結湛亦知無復全地及至丁
艱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頰口舌爭之故得推遷耳今
既窮獨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伏甲于室以待帝臨
弔謀又泄竟弗之幸

愚謂若湛果如此便當立地伏誅恐未可盡信

十日詔付廷尉于獄伏誅時年四十九贈等從誅弟素
黃門即徙廣州湛初被收歎曰便是亂邪又曰不言無
我應亂殺我自是亂法耳入獄見素曰乃復及汝邪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六
五
勸為惡惡不可為相勸為善正見今日如何湛生女輒
殺之為時流所怪

庾悅字仲豫潁川鄆陵人晉太尉亮曾孫父淮西中郎
將豫州刺史悅仕晉為司徒右長史桓玄篡位為中書
侍郎宋武平建鄴累遷江州刺史加都督初劉毅家在
京口酷貧嘗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時悅為司徒
右長史要府州僚佐出東堂毅已先至遣與悅相聞曰
身並貧躓營一游甚難君如意人無處不可為適豈不

能以此堂見讓悅素豪徑前不答時眾人並去惟毅留
射如故悅厨饌甚盛不及毅毅既不去悅甚不歡毅又
相聞曰身今年未得子豈能以殘炙見惠悅又不答
至是毅表解悅都督以刺史移鎮豫章又用親將趙恢

領千兵守尋陽建威府文武三千人悉入毅府符揖嚴
峻數相挫辱悅不得志疽發背至豫章少日卒登之守
元龍悅族弟父廡東陽太守登之少以強濟自立初為
宋武鎮軍參軍豫討桓玄功封曲江縣五等男累遷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六

安太守謝晦為荊州刺史請為長史南郡太守仍為衛
軍長史登之與晦俱曹氏壻名位本同一旦為佐意甚
不愜至廳箋唯言即日恭到初無感謝之言每入覲見
備持箱囊几席之屬一物不具則不肯坐嘗于晦坐誦
西征賦云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患晦雖恨常優
容之晦拒王師欲登之留守登之不許晦敗登之以無
任免官禁錮還家何承天戲之曰因禍為福未必皆知
登之曰我亦幾與三豎同戮承天為晦作表云當浮舟

東下戮此三豎故登之為嘲後為司徒長史南東海太守府公彭城王義康專覽政事不欲自下厝意而登之性剛每陳已志義康不悅出為吳郡太守以賊免官後拜豫章太守

宋書曰登之免官後弟炳之時為臨川內史隨弟之郡優游自適俄拜豫章登之初至臨川吏民咸相輕侮豫章與川接境郡又華大儀迓光赤見者驚嘆

微為中護軍未拜卒子仲遠初為宋明帝府佐廢帝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六

和中明帝疑防賓客故人無到門者惟仲遠朝謁不替帝即位謂曰卿所謂疾風知勁草自軍錄事參軍擢拜太子中庶子卒于豫章太守贈侍中登之弟仲文

宋書作炳之

位廣平太守登之為謝晦長史仲文往省之時晦權重朝士並加敬仲文獨與抗禮後為彭城王義康驃騎主簿未就徙丹陽丞既未到府疑于府公禮敬下禮官博議中書侍郎裴松之議曰按春秋桓公八年祭公逆王

后于紀公羊傳曰女在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推此而言則仲文為吏之道定于受勅之日矣名言既正禮亦從之安可以未到廢其節乎宜執吏禮從之後始與王濬當鎮湘州以仲文為司馬濬不之任仍除南梁太守司馬如故時領軍劉湛協附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與僕射殷景仁隙凡朝士游殷氏者不得入劉氏門獨仲文游二人間密盡忠朝廷景仁稱疾不朝歷年文帝常令仲文銜命去來湛不疑也義康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六

藩湛伏誅以仲文為尚書吏部郎與右衛將軍沈演之俱參機密歷侍中吏部尚書領義陽王昶師內外歸附勢傾朝野仲文為人強息不耐煩碎賓客干訴非理者忿罵形于辭色素無術學不為眾望所推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未出戶輒令人拭席洗床時陳郡殷冲亦好淨小史非淨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士大夫小不整潔每容接之仲文好潔反是每以此見譏領選既不緝眾論又頗通賄用少府卿劉道錫為廣州刺史道錫至鎮餉

白檀牽車常自乘馬或以白帝帝見問曰道錫餉卿小車裝飾甚麗有之乎仲文俱起謝又仲文請急還家吏部令史錢泰主客令史周伯齊出仲文宅諮事泰能彈琵琶伯齊善歌仲文因留停宿尚書制令史諮事不得宿停外雖八座命亦不許為有司所奏帝待仲文素厚將起之召問尚書右僕射何尚之具陳仲文得失奏言仲文事如丘山縱而不亂何以為政若言仲文有誠于國未知何事當云與殷景仁不失其舊與劉湛亦復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六

疎且景仁當時意事豈復可獲縱有微誠何足掩惡賈充晉之重臣雖事業不稱不聞大罪諸臣進說便即遠出陛下聖殿反更遲遲仲文之豐既過范曄所以賊一事耳願普訪之可顧問者然郡下見陛下顧遇既重恐不敢苦加侵傷顧問日宜布嫌責之旨若不如此亦當不辨得失時仲文自理不諳臺制令史並言停外非嫌帝以小事不足傷大臣尚之又陳令史具向仲文說不得停之意仲文了不收納直是苟相留耳遠虧朝典不

謂小事謝晦望實非今者之疇一事錯誤免侍中官王瑄時賢小失桓循春蒐之謬皆白衣領職况公犯憲制耶帝猶優游使尚之更陳其意尚之備言仲文愆曰張遼之言闕羽雖兄弟曹公父子豈得不言觀今人臣憂國甚寡臣復結舌日月之明或有所蔽臣與仲文周旋俱被恩接不宜復生厚薄太尉昨與臣言仲文有諸不可非惟一條遠近崇畏震動四海仲文先與劉德願殊惡德願自持琵琶甚精麗遺之便復致然市令威護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六

數百口材助營宅恐為人知作虛買券劉道錫驥有所輸傾南俸之半劉雍自謂得其力助事之如父夏中送甘蔗國吏運載樵蘇不絕諸見人有物解或不求選用不平不可一二太尉又言仲文都無共事之體凡所選舉悉是其意政令太尉知耳太尉近與仲文疏欲用德願兒作西曹仲文乃啟用為主簿即語德願以謝太尉前後漏息賣恩亦復何極縱不罪故宜出之
宋書曰士庶忿非直項羽楚歌而已

若赫然發憤顯明法憲陛下便可閑卧紫闥無復一事也帝欲出仲文為丹陽又以問尚之荅言仲文蹈罪負恩陛下遲遲舊恩未忍窮法復有尹京赫赫之授恐悉心奉國之人于此而息貪狼恣意歲月滋甚如臣所聞天下議論仲文塵累日月未見一毫增輝今曲阿在水南恩寵無異而協首郡之榮乃更成其形勢古人言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為治陛下豈可坐損王家之重迷一凡人令賈誼劉向從生豈不慷慨流涕于聖世邪臣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六

十一

啟范粵當時亦惧犯觸然愚懷所挹政不能不舒達雖九死不悔臣謂仲文且宜分出若能脩改在職著稱還亦不難而得少明國典粗酬四海之請令愆積如山榮任不損仲文若復有彰大之罪誰敢以聞又曰臣見劉伯龍大慷慨仲文所行言有人送張幼緒語人曰吾雖得一縣負錢三十萬庾仲遠仍當送至新林見縛束猶未得解手荀萬秋嘗詣仲文逢一客姓夏侯主人問有好牛否言無問有好馬否又言無政有佳驢耳仲文便

荅甚是所欲客出門遂相聞索之劉道錫言仲文所舉就道錫索嫁具及祠器乃當百萬數猶謂不然選令史章龍說亦難其受納之過言實得嫁銅鑪四人舉乃勝細葛斗帳等物不可稱數在尚書中令奴酤郵酒利其百十亦自立臺閣所無不審少簡聖聽否帝乃可有司奏免仲文官卒于家帝錄其宿誠追贈本官子弘遠孫曜另見仲容族人字子仲父漪齊卽陵王寶攸記室仲容幼孤為叔父泳所養及長杜絕人事專精篤學晝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六

十二

手不釋卷初為安西法曹行參軍泳時貴顯吏部尚書徐勉擬泳子晏嬰為官僚泳泣曰兄子幼孤才粗可願以晏嬰所忝回用之勉許焉轉仲容為太子舍人遷安成王秀主簿時平原劉峻亦為府佐並以強學為王禮接後為永康錢塘武康令多被推劾久之除為安成王中記室當出隨府皇太子以舊恩降餞賜詩曰豫生陟陽道吳子朝歌縣未若樊林舉置酒臨華殿時葦菜之後為尚書左丞坐推糺不直免官仲容博學有成之名

頗任氣使酒好危言高論士友以此少之惟與王籍謝
幾卿情好相得二人時亦不調遂相追隨縱酣飲不
持檢操遇太清亂遊會稽卒仲容抄子書三十卷諸集
三十卷東家地理書二十卷列女傳三卷文集二十卷
並行于代

顧琛字弘璋吳郡吳人祖履之父恢並為司徒左西曹
掾琛謹確不尚浮華累遷尚書庫部郎元加七年文帝
遣到彥之經畧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為虛帝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六

三

會有歸化人在座帝問琛庫中仗猶有幾琛詭對有十
萬人仗舊庫仗秘不言多少帝既發問追悔失言及琛
詭對帝甚善之尚書等門有制八座以下門生隨入者
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琛以宗人顧碩頭寄尚書張茂
度門名與碩頭同席坐則年坐謹出免中正凡尚書官
大罪則免小罪謹出謹出者百日無代人聽還本職琛
仍為彭城王義康所請再補司徒錄事參軍十五年出
為義興太守初義康請琛入府欲委以腹心琛不能承

事劉湛尋見斥外十九年徙東陽太守欲使琛防守彭
城王義康固辭忤旨廢黜積年及元凶弒立分會稽五
郡置州以隨王誕為刺史即以琛為會稽太守湛起義

同時有沈正宋書沈約自序曰沈正字元直父淵子
以太尉參軍從征司馬休之戰沒正弱冠州辟從事
宗人光祿大夫演之目為千里駒後參隨王誕安東
軍事元凶弒立分江東為會州以湛為刺史誕將受
命正說司馬顧琛曰國家此禍開闢未聞今以江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六

高

義銳之眾為天下倡始若馳一介四方詎不響應以
此雪朝廷寃耻明臣子之節豈可北面凶逆使殿下
受其偽寵琛曰江東忘戰日久雖逆順不同然強弱
又異當須四方義舉者應之正曰天下若有無父之
國則可苟其不尔寧可自安仇耻而責義餘方今正
以弒逆寃醜義不同戴舉兵之日豈求必全馮衍有
言大漢貴臣將不如荆齊賤士乎况殿下義兼臣子
事關家國者哉琛乃與正俱入說誕誕從之加正寧

朔將軍孝建時累官齊北海二郡太守委以全齊之任未拜卒

加冠軍將軍孝建元年為吳郡太守以起義功封永新縣五等侯大明元年吳縣令張闓坐居母喪無禮下廷尉錢唐令沈文秀判劾違謬應坐被彈琛宣言于眾闓被刻之始屢相申明又云當啟文秀留縣孝武聞之大怒謂琛賣惡歸上免官琛母老仍停家琛及前西陽太守張牧並事司空竟陵王誕誕反遣客陸延稔齋書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六

十五

琛及子弟官時帝以琛素結事誕或有異志遣信就吳郡太守王曇生誅琛父子會延稔先至琛等即執斬之遣二子送延稔首奏聞而所遣誅琛使其日亦至獲免琛母孔氏時年百餘歲晉安帝隆安初邪王廠于吳中作亂以為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為官屬以孔氏為司馬及孫恩亂後東土飢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粮振邑里得活者甚眾生子皆以孔為名琛仍為吳興太守歷都官尚書廢帝即位為吳郡太守初琛景平中為朝請假

還東日晚至方山時商旅數十舟悉泊岸側有一人玄衣介幘執鞭屏諸舟云顧吳郡部伍尋至應泊此岸于是諸舟各東西俄有一假裝至事力甚寡人泊向處人問顧吳郡早晚至舟人答無顧吳郡又問何舟曰顧朝請耳莫不驚怪琛知為善徵因誓之曰若得郡當于此立廟至是果為吳郡乃立廟方山號白馬廟明帝泰始初與四方同起兵及敗奉母奔會稽臺軍既至歸降後

為員外常侍中散大夫卒次子寶先大明中為尚書水部郎先是琛為左丞荀萬 劾及寶先為郎萬秋猶在職自陳不拜孝武詔曰勅違糾慢憲司之職若有不公自當更有定改而自頃勅無輕重輒致私絕此風難長主者嚴為其科先是宋世江東貴達者會稽孔季恭子靈符吳興丘淵之及琛吳音不雙淵之吳興烏程人卒于太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六

十六

顧覲之字偉仁吳郡吳人父黃老司徒左西曹掾覲之為謝晦衛軍參軍晦愛其雅素深相知待歷位尚書都

官郎殷劉隙著觀之不欲與殷景仁久接乃辭足疾免歸每夜常于床上行家人竊異之莫曉其意及義康徙廢朝廷多受禍觀之竟免後為山陰令山陰劇邑民戶三萬前後官長日夜不得休事猶不得舉觀之御煩以約縣用無事日夜垂簾門階閑寂自宋世為山陰務簡事理莫能尚也後為尚書吏部郎嘗于文帝座論江東人物言及顧榮袁淑謂觀之曰卿南人怯懦豈辦作賊觀之正色曰卿乃復以忠義笑人淑有愧色考建中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六

十七

湘州刺史以政績稱大明年轉吏部尚書時沛郡湘縣唐賜往比村彭家飲酒還因得病吐血至二十餘物臨終語妻張云死後剖腹視病後張手自剖五腑皆糜碎郡縣以張忍行剝剖賜子嗣又不禁止論妻傷夫五臟刑子不孝棄市並非科例三公郎劉思議賜妻痛往道言兒識謝及理考事原心非在忍害謂宜哀矜觀之議妻子忍酷不宜曲通小情當以大理為斷謂副為不孝張同不道詔如觀之議後為吳郡太守幸臣戴法興

權傾人主觀之未嘗依意左光祿大夫蔡興宗與觀之善嫌其風節過峻觀之曰辛毗有云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

宗書曰太宗泰始初四方同叛觀之家尋陽尋陽王子房加以位號觀之不受曰禮年六十不服戎况年將八十殘生無幾守盡家門不敢聞命孔觀等不能奪時普天叛逆莫或自免惟觀之心跡清全獨無所與太宗甚嘉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六

十六

後卒于湘州刺史謚曰簡觀之家門雍穆為州郡所重子綽私財甚多鄉里士庶多負責觀之禁不能止及後為吳郡誘出文券一大厨

宋書載觀之誘綽曰我常不許汝出責然貧薄亦不可居民間與汝交關有幾許不盡及我在郡為汝督之將來豈可得凡諸券書皆安在綽大喜悉出文券一大厨與觀之

悉焚之宜語遠近負二郎責皆不須還券書悉焚之矣

綽懊悔彌日覲之常執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應以恭已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違妄意微俸徒虧雅道無闕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作定命論

宋書載其辭曰天生之資氣清濁異原命之稟數盈虛乖致故有邪正昏明之差脩天榮枯之序皆理定萬古之前事徵千代之外冲神寂鑒一以貫之夏氓宅生于帝宮豈獨殘傷之崇漢臣銜貨于天府寧委餒斃之魂且善惡之理詳而禍福之驗常昧逆順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六

體誠分而吉凶之效常隱智絡天地猶羅沈疇之災明

照日月必嬰深匿之難增信積德羅患于長飢席義枕仁微禍于促算何則理運苟其必至聖明其猶病諸况乃叢迹流感之徒投心顛蒙之域而欲役慮以揣利害策情以美窮通其為重傷豈不惑甚是以通人君子閑泰其身冲緩其度不矯俗以延聲不依世以期榮審乎無假自求多福榮辱脩天夫何為哉又曰懷人懷虛以涵育疑明以洞照惟虛也故無往不通惟明也故無來

不燭洞海流金弗染温涼之岨嚴兵猛兇無累爪刃之災忘生而生愈全遺神而神更暢此則其可採者也餘不盡錄

愿好學有才辭卒于太子舍人覲之孫憲之字士思性尤清直宋元徽中為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各稱已物二家詞證等前後令莫能決憲之覆其狀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徑還本宅盜者始伏罪時號神明權要請託長吏貪殘據法直絕無所阿縱性又清儉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六

力為政甚得民和故都下飲酒者醉旨輒號為顧建康謂其清且美仕齊為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槨尤貴悉裸以葦席棄之路傍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出公祿使紀綱營護之又土俗家人有病輒云先亡為禍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名曰除祟憲之曉喻為陳生死之別風俗遂改時刺史王奐至初衡陽獨無訟者乃歎曰顧衡陽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後為東中郎

長史行會稽郡事山陰呂文度寵于齊武帝立邸餘姚頗縱橫憲之至郡即日除之文度後還葬郡縣爭赴弔憲之不與相聞甚銜之亦卒不能傷也時西陵戍主杜元意以吳興歲儉會稽年登商旅往來倍歲西陵牛犂稅官格日三千五百求加至一倍計年長百萬浦陽南北津及柳浦四犂乞為官領捐一年可格外長四百許萬武帝以示會稽陳陳得失憲之議曰尋始立牛犂非苟通蹴以納稅也當以風波迅險人力不捷濟急以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六

三

物耳既公私是樂故輸直無怨而後之監領者各務已功或禁過別道或空稅江行或泊船倍價凡如此類不經犂煩牛者上詳被報蒙停格外十條從來誼訴始得暫須按吳興頻歲失稔今茲尤饑去之從豐良由飢棘舊格新減尚未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元意幸災權利人增困瘼人而不仁古今共疾且比見加格置市者前後相屬非惟新加無盈皆舊格有缺愚恐元意令啟亦當不殊若事不副言惧貽謹詰便百方侵苦為公賈

怨元懿稟性苛刻譬以狼將羊其所欲舉腹心亦當虎而冠耳書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言盜公為損並微為人所害乃大也然掌斯任者應簡廉平則無害于民愚又以便宜者蓋謂便于公宜于民也乃見頃之言便宜者非能于民力外用天分地率皆即日不宜于民方來未便于公名與實反有乖政治山陰一縣課戶二萬民以不滿三千者殆將居半刻又刻之猶且三分餘一凡有賢者多是士人復除其貧極者悉皆露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六

三

役民三五屬官蓋惟分定百端施調又則常然比眾局檢校首尾尋續橫相質累者亦復不少一人備式十人相追一緒裁萌千孽互起蚕事弛而農業廢賤取用而貴舉責應公贍私日不暇給欲無為非其可得乎死且不憚矧伊刑罰身且不愛何況妻子是以前檢未窮後巧復滋網辟徒峻猶不能峻以尋民之多偽實由宋季軍旅凡興後賦殷重不堪勤苦倚巧祈優積習生常逸迷忘反四海之大黎庶之眾心用參差難卒澄一化宜

以漸不可疾責誠存不擾藏疾納滄務詳寬簡則稍自
歸溥又被簡符前後累千符旨既嚴不敢暗信縣簡送
郡郡簡呈使殊形詭狀千以萬源間者忽不經懷見殊
刑者實足傷駭兼親族里伍流離道路士人婦女難以
層中不簡則疑其有巧欲簡復未知所安愚謂此條宜
委縣保舉其綱領去其毛目囊漏不出貯中庶嬰疾沉
痼者重荷生造之恩也又永興諸查雁唐寓寇擾公私
殘燼弭復特甚倘逢水旱日不易思俗諺云會稽打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六

五

送恤吳興步擔令史會稽向云沃壤令猶若此吳興本
是瘠土事在可知因循餘弊誠宜改張帝並從之由是
以方直見知遷南中郎巴陵王昭秀長史南充南豫二
州事典籤誥事未嘗接以顏色動以法度時司徒竟陵
王子房于宣城陵成定陵三縣界立屯封山澤數百里
禁民樵採憲之固陳不可言甚切直王曰非君無以聞
此德音即命罷屯遷給事黃門兼尚書吏部郎中宋時
其祖觀之嘗為吏部于庭列植嘉樹謂人曰吾為憲之

植耳至是果為此職永明中為豫章內史在任清簡務
存寬惠有貞婦萬疇者少孀居無子事舅姑尤孝父母
欲奪嫁誓死不許憲之賜以束帛表其節義梁武平建
鄴為揚州牧徵憲之為別駕從事史比至而已受禪憲
之風疾漸篤因求還吳就加太中大夫憲之雖累經宰
郡資無擔石及歸環堵不免飢寒天監八年卒於家臨
終為制教其子曰夫出生入死理均晝夜生既不知所
從死亦安識所往延陵云精氣上歸於天骨肉下歸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六

五

地魂氣則無不之良有以也雖復茫昧難徵要若非妄
百年之期迅若馳隙吾今預為終制瞑目後勿為吾志
莊周澹臺達生者也王孫士安矯俗者也吾進不及達
退無所矯常謂中都之制允理愜情衣周於身示不違
禮棺周於衣足以蔽臭入棺之物一無所須載以輜車
覆以粗布為使人勿惡也漢明帝天子之尊猶祭以杆
水脯糗范史雲烈士之高亦奠以寒水乾飯况吾卑庸
之人可不節哀喪易寧戚自是親親之情禮奢寧儉差

可得由吾意不須常施靈筵可止設香燈使致哀者有
憑耳朔望祥忌可權安小牀暫施几席惟下素饌勿用
牲牢蒸嘗之祠貴賤忘替備物難辦多致踈怠祠先自
有舊典不可有缺自吾以下止用蔬食時果勿同上世
示令子孫四時不忘其親耳孔子云雖菜羹瓜祭必齋
如本貴誠敬豈求備物哉所著詩賦銘讚并衡陽郡記
數十篇

論曰古人云利令志昏劉湛識用才能實包經國之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六

五

豈知移弟為臣則君臣道異用兄成主則兄弟義殊而
執數懷奸苟相終悅與夫推長戟而犯順何以異哉華
元以羊羹取禍庾悅亦驚爰速尤乾餼以愆斯相類矣
登之因禍而福倚伏之常仲文賄而為災乃徇財之過
顧琛吳郡徵兆初筮覬之清白之迹見于暮年憲之蒞
政所在稱美時移三代一德無失求之古人未為易遇
觀其遺命可謂有始有卒矣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七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二十六

南史三十七

羊欣

羊玄保 子 欣 兄子希

沈演之

子 勳 兄 孫 顯 演之從子憲 憲孫淡

江夷

子 港 曾 孫 敬 玄 孫 禧 祿 五世孫 夷弟子智淵

江秉之

子 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七

二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父不疑桂陽太守欣少靖默
無競于人美言笑善容止泛覽經籍尤長隸書不疑為
烏城令欣年十二時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甚知愛之欣
嘗夏月著新絹裙晝寢獻之入縣見之書裙數幅去欣
書本工因此彌善起家輔國參軍府解還家隆安中朝
廷漸亂欣優游私門不復進仕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
書扇常不奉命元顯怒以為其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
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嘗詣領軍謝混混拂

帝改服方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望
蔡見羊欣改席易衣欣由此益知名桓玄輔政以欣為
平西主簿參豫機要欣欲自疎時洩密事玄覺其意更
重之以為殿中郎謂曰尚書政事之本殿中禮樂所出
卿昔處股肱方此為輕就職少日稱病自免屏居里巷
十餘年義熙中弟徽被知于宋武諮議參軍鄭鮮之曰
羊徽一時美器世論尤在兄後恨不識之即板欣補後

軍劉藩司馬後為新安太守在郡十三年樂其山水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七

謂子弟曰人生仕宦至二千石斯可矣及是便懷止足
轉義興太守非其好也頃之稱病免歸除中散大夫素
好黃老常手自書章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善醫術
撰藥方數十卷欣不堪拜伏辭不朝覲自非尋省近親
不妄行詣行必由城外未嘗入六門武帝文帝並恨不
識之元嘉十九年卒

羊玄保太山南城人父綏中書侍郎玄保初為宋武鎮
軍參軍少帝景平中累遷司徒右長史府公王弘甚知

重之謂左長史庾登之吏部尚書王淮之曰卿二賢明
美朗詣會悟多過然弘懿之望故當共推羊也頃之入
為黃門侍郎善奕碁品第三文帝亦好奕與賭郡玄保
戲勝補宣城太守先是劉式之為宣城立吏人亡叛制
一人不擒符伍里吏送州作部能擒者賞位三階玄保
以為非宜陳之曰臣伏尋亡叛之由皆出于窮逼今立
殊制于事為苦

宋書又曰臣聞苦節不可貞悞致流弊令單身逃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七

為盡戶一人不測坐者甚多牽挽逃竄必至煩滋又
能擒獲身類非謹惜既無異能坐陵勞吏將階級不
足供賞服勤無以自勸

又尋此制施一邦而已若其是邪應與天下為一若其
非邪不宜獨行一郡由此制停歷丹楊尹會稽太守太
常吳郡太守文帝以玄保廉素寡慾故授以名郡雖無
殊績去常見思不營財利產業儉薄帝嘗曰人仕宦非
惟須財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

元凶劬戡立以為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及考武入伐朝士多南奔劬集郡僚橫刀怒曰卿等便可去眾並懼莫敢言玄保容色不異徐曰臣以死奉劬乃解孝武即位為金紫光祿大夫以敬謹見知大明五年加散騎常侍特進玄保自少至老謹于祭奠四時珍新未得祠向者口不妄嘗卒謚曰定子戎少有才氣而輕薄少行檢語好為雙聲江夏王義恭嘗設齋使戎布林湏史王出以林狹乃自開林戎曰官家恨狹更廣八分王笑曰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七

四

豈惟雙聲乃辯士也文帝好與玄保恭嘗中使至玄保曰今日上何名我戎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颺既佳光景當得劇甚玄保嘗嫌其輕脫云此兒必亡我家位通直即坐與王僧達謗時政賜死戎死後孝武引見玄保玄保謝曰臣無石碑之明以此上負帝美其言戎二弟文帝並賜名曰咸曰粲謂玄保曰欲令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玄保既善慕而何尚之亦雅好吳郡褚胤年七歲便入高品及長冠絕當時胤父榮期與臧質同逆胤應

從誅何尚之固請曰胤奕基之妙超古冠今魏犢犯令以材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與其微命使異術不絕不許人痛惜之玄保兄子希字泰聞少有才氣為尚書左丞時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雖有舊科民俗相因替而不奉煥山風水為家利自頃以來頽弛日甚富強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漁採之地亦又如茲斯實害治深弊宜去絕損益舊條更申恒制有司檢壬辰詔書占山護宅強盜律論職一大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七

五

上皆棄市帝以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既難遵理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應仍便成先業一朝頭去易致嗟怨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恒煥燒養種竹木雜果為林及陂湖江海魚梁鰓蕪場恒加功脩作者聽其不追奪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三頃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及民一頃皆依定格條上貴簿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缺少依限占足若非前條舊業

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並計賦依常盜律論
停除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從之

宋書論曰江南為國盛矣雖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
于外奉貢賦內充府實止荆揚二州自漢氏以來民
戶彫耗荆楚四戰之地五達之郊井邑殘亡萬不餘
一自元熙十一年司馬休之外奔至元嘉末二十有
九載兵車勿用民不外勞役寬務簡民無煩息餘糧
栖畝戶不夜扃蓋東西之極盛也既揚部分析境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七

六

或一日非農而經稅橫賦之資養生送死之具咸出
于此穰歲糴賤糶賤則稼苦飢年糶貴糶貴則商倍
常平之議行于漢世元嘉十三年東土潦浸民命棘
矣文帝省費減用開倉廩振之病而不凶蓋此力也
大明之末積旱成災雖散同往困而救非昔主并命
此室口減過半若常平之計與于中年遂切扶患或
不至是籠以平價則官民優議屈當時蓋由于此
時並刺史劉瑀先為右衛將軍與府司馬何季穆共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七

七

不平季穆為尚書令建平王宏所親侍屢毀瑀于宏會
瑀出為益州奪土人妻為妾宏使羊希舉察之瑀坐免
官瑀恨希切齒有門生謝元伯往來希間瑀密令訪訊
被免之由希曰此奏非我意瑀即日宏門奉賤陳謝
云聞之羊希希坐漏泄免官泰始三年為寧朔將軍廣
州刺史四年希以沛郡劉思道行晉康太守領軍代悞
思道不受命率所領襲州希踰城走思道獲而殺之希
子崇字伯遠尚書主客郎丁母憂哀毀過禮及聞廣州

亂即日使徒跣出新亭不能步頓伏江門義以小舟致之父葬畢不勝哀卒

沈演之字基真吳興武康人曾祖勳戍金墉為燕將慕容恪所陷不屈見殺父叔任少有幹質朱齡石伐蜀為令齡建威府司馬平蜀之功亞于元帥以功

宋書曰叔任以西亭校尉戍涪城東軍既反二郡強宗侯勳羅與聚眾作亂四面雲合至萬餘人攻城急叔任東兵不滿五百推布腹心眾皆為用出擊大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七

之逆黨皆平

封寧新縣男後拜益州刺史卒演之年十一尚書僕射劉柳見而知之曰此童終為令器沈氏家世為將而演之折節好學讀老子百編以義理業尚知名舉秀才為嘉興有令能名元嘉中累遷尚書吏部郎先是劉湛劉斌等結黨欲排廢尚書僕射殷景仁演之雅仗正義素善景仁盡心朝廷與湛等不同文帝甚嘉之及鼓城王義康出藩誅湛等以演之為右衛將軍景仁尋卒乃以

後軍長史范曄為左衛將軍與演之對掌禁旅同參機密尋加侍中帝謂之曰侍中領衛望實優顯此蓋宰相

便坐卿其免之帝欲伐林邑朝臣多不同惟廣州刺史陸徽與演之贊成及林邑平賜郡臣黃金生口銅物等物演之所得偏多帝謂曰廟堂之謀卿參其力乎此遠夸未足多建茅土若廓清舊都鳴鑿東岱不憂河山不聞也二十一年詔以演之為中領軍太子詹事范曄懷逆謀演之覺其異言于帝曄尋伏誅歷吏部尚書領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七

子右衛率素有才氣寢病歷年帝使卧疾理事性好舉才申濟屈滯而謙約自持帝賜女伎不受暴卒帝痛惜贈金紫光祿大夫贈曰貞兄子坦之坦之子顯字處默幼清靜有墨行慕黃叔度徐孺子為人讀書不為章句著述不高浮華常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從叔勅即演之子也輕薄貴顯每還兵興賓客填咽顯不至其門勅就顯送迎不越閭勅歎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也顯內行甚修事母兄孝友兄昂一名顯亦退素以家貧仕為

始安令兄弟不能分離相隨之仕齊永明中徵拜著作
郎太子舍人通直郎並不起文惠太子嘗擬古詩云磊
磊落落玉山崩顛聞之曰此識言也既而太子薨至秋
武帝崩鬱林海陵分次黜辱顛素不事家產及昂卒逢
齊末兵亂與家人并日而食以糗珠自資不改其樂梁
天監四年大舉北侵南陽武藏為樂康令以顛從役到
建鄴揚州別駕陸任以書與吳興太守柳惲責其不能
甄善別賢惲大慙即表停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七

十

梁書作吳興太守柳惲以顛從役揚州別駕陸任以
書責之惲大慙厚禮而遣之與此不同當從梁書
卒于家所著文章數十篇憲字彥之演之從祖弟子也
父璞之北中郎行參軍憲少有幹局為駕部郎宋明帝
與憲基謂曰卿廣州刺史材也補烏城令甚著政績太
守褚淵歎美以為方圓可施少府管掌煩冗憲以吏能
累遷少府卿武陵王曄為會稽以憲為左軍司馬齊高
帝以山陰戶眾難治欲分為兩縣武帝啟曰縣豈不可

御但用不得人耳乃以憲帶山陰令政聲大著孔珪請
假東歸謂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西陽王子明為南
兗州憲為冠軍長史廣陵太守永明八年子明典籤劉
道濟賊私百萬為有司所奏賜死憲坐不糾免官後除
散騎常侍未拜卒當時稱為良吏憲同郡丘仲起先為
晉平郡清廉自立褚淵歎曰目見可欲心能不亂此楊
公所以遺子孫也仲起位至廷尉卒孫浚見忠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七

十一

江夷字茂遠濟陽考城人父數驃騎諮議參軍夷少自
菓厲為後進美宋武板為鎮軍行參軍累遷大司馬命
大司馬府琅瑯國事一以委焉及武帝受命歷吏部尚
書吳郡太守營陽王于兵縣見害夷臨哭盡禮以兄疾
去官後為右僕射夷美風儀善舉止歷任以和簡著稱
出為湘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未之職卒遺令薄斂疏莫
務存儉約子湛字徽深居喪以孝聞受文義善彈碁鼓
琴兼明美術為彭城王義康司徒主簿司空檀道濟為
子求娶湛妹不許復因義康以請拒之愈力時人重其

立志義康之成人競求自昵惟湛自疏固求外出乃以
為武陵內史元嘉二十五年累遷侍中任以機密遷左
衛將軍時改選舉職以太尉江夏王義恭領國子祭酒
湛領博士轉吏部尚書家甚貧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
無所就無兼衣餘食嘗為文帝所召遇澣衣稱疾經日
衣成然後起牛餓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在選職
頗有刻覈之訖而公平無私不受請謁初帝大舉北侵
舉朝謂為不可惟湛贊成之及魏太武至瓜步以湛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三十七

十三

領軍軍事處分一以委馬魏遣使求昏

宋書索鹵傳曰鹵主燾至瓜步鑿山為盤道頂設甃
屋不飲河南水以駱駝負河北水自隨遣使餉上駱
駝名馬求和請婚上亦遣使餉以珍羞異味燾得黃
柑即噉又大進鄣酒以手指天出其孫示使曰我遠
至此非為功名實貪結婚媿若能耐醉自今不復相
犯又求以女妻武陵王 愚按魏孫即文成帝也時
年少未必在軍求妻武陵亦宋人飾辭而魏太武本

紀內所記其浮夸亦同俱未可盡信

帝召太子劬以下集議眾謂宜許湛謂戎狄無親許之
無益劬怨謂湛曰今三王以厄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
厲坐散俱出劬使班劍及左右推排之殆于傾倒

宋書載劬言曰北伐敗辱數州淪沒獨斬江徐可謝

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但江湛等不異耳

劬後晏集未嘗命湛帝乃為劬長子偉之聘湛女欲和
之帝將去劬使湛具詔草劬之入弑湛直上省聞叫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三十七

十三

匿傍小屋劬遣求之吏舍給云不在此兵即弑舍利乃
得見湛湛據憲受害意色不撓五子恚怒懲法壽皆
見殺初湛家數見怪異未敗少日所眠床忽有數斗血
孝武即位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忠簡恚
子敬字叔文母宋文帝女淮揚公主幼以戚屬召見孝
武謂謝莊曰此小兒當為名器少有美舉尚孝武女臨
汝公主拜駙馬都尉為丹陽丞時表祭為尹見敬歎曰
風流不墜政在江郎數與晏賞流連日夜遷中書郎數

庶祖母王氏老疾敬視膳嘗藥七十餘日不解衣及累居內每官以侍養陳請朝廷免其朝直初湛娶褚秀之女大義不終褚淵為衛軍重數為人先通意引為長史隨府轉司空長史領臨淮大守轉齊高太尉從侍中郎齊臺建為吏部高帝即位數以祖母久疾

齊書且臺閣之職永廢温清

啟求自解初宋明帝勅數出繼其叔慙為從祖淳後于是僕射王儉啟禮無後小宗之文近代緣情皆由父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七

十四

命未有既孤後出繼宗族也雖復臣子一揆而義非天屬江忠簡胤嗣所寄惟數一人傍無蕃屬數宜逐本若不欲江慙絕後可以數小兒繼慙為孫尚書參議為問世立後禮無其文荀顛無子立孫隆禮之始何琦又立此論義無所據于是數還本家詔使自量立後者除太子中庶子未拜門客通職利武帝遣使檢覆數藏此客躬自引咎帝甚有怪色王儉從容啟帝曰江數若能臨郡此便是具美耳帝意乃釋永明中為竟陵王子良司

馬數好文辭團碁第五品為朝貴中最遷侍郎歷東陽

吳二郡太守復為侍中轉都官尚書領驍騎將軍王晏

啟武帝曰江晏令重登禮閣兼常六軍慈渥所覃實有

優忝但語其事任殆同閑董天旨既欲升其名字愚謂

以侍中領驍騎望實清顯有殊納言帝曰數常啟吾為

其真中惡今既以何胤王瑩選門下故有此回換耳先

是中書舍人紀僧真幸于帝稍立軍校容表有士風謂

帝曰臣小人出自本縣武吏數逢聖時階榮至此為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七

十五

昏得荀昭光女無復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數謝滿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數登榻坐數定使命左右曰移吾牀讓客僧真喪氣而退告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時人重數風格不為權幸降氣隆昌元年為侍中領國子祭酒薊林廢朝臣皆被召入宮數至雲龍門方知廢立託散動醉吐車中而去明帝即位改領秘書監又改領晉安王子懋師卒遺令不受賻贈詔賻錢三萬布百疋子蒨啟遵數命不受

詔嘉美之從其請贈散騎常侍太常卿謚曰敬子舊字
 彥標幼聰警讀書過目便誦選為國子生舉高第起家
 祕書郎累遷廬陵王寶源主簿居父憂以孝聞廬于墓
 側明帝勅遣齋仗二十人防之墓所服闋累遷建安內
 史梁武起兵遣寧朔將軍劉譏之為郡舊拒之及建鄴
 平舊坐禁錮俄被原歷尚書吏部郎領右軍方雅有風
 格僕射徐勉權重惟舊及王規與抗禮不為勉因舊門
 客翟景為子繇求舊女不得景再言之乃杖景四十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七

十七

學有文章工書善琴形貌短小神明俊發位太子洗馬
 湘東王繹錄事參軍以氣陵府主王深憾馬廬陵王續
 代為荊州留為驃騎諮議參軍獻書告別王答書乃致
 恨祿先為武寧郡頗有資產積錢于壁壁為之倒迮銅
 物皆鳴人戲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洛鐘東應湘東王恨
 之既深以其名祿改字榮財以志其忿後為唐侯相卒
 撰列仙傳十卷行于世及并絮臯木人賦敗船詠並以
 自喻子徽亦有文采而清狂不慧常以父為戲舊子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七

十七

此與勉忤勉又為子求舊弟葦及王泰女二人並拒之
 葦為吏部郎坐杖曹中幹免官泰以疾假出宅乃遷散
 騎常侍皆勉意也初天監六年詔以侍中常侍並侍帷
 幄分門下二局入集書其官品視侍中非華胄所悅故
 勉斥泰為之舊尋遷司徒左長史初王泰出閣武帝為
 勉云江舊資歷應舉選部勉曰舊有目疾又不悉人物
 乃止遷光祿大夫卒謚肅舊好學尤悉朝儀故事撰江
 左遺典三十卷未就卒集十五卷幼弟祿字彥遐幼篤

字含絮幼有孝性年十三父舊患目紉侍疾將暮月夜
 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
 莫能解者紉第三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
 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度彼岸舊乃因智者
 捨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為寺乞賜嘉名敕答云純臣
 孝子往往感應晉時顏含見冥中送藥又近見智者以
 卿第二息夢云飲慧眼水慧眼則五眼一號可以慧眼
 為名及就創造池故井井水清冽異于恒泉依夢取水

洗目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謂之孝感南康王
績為徐州召為府主簿純性沈靜好莊老玄言尤善佛
義不樂進仕及父卒純廬于墓終日號慟不絕聲月餘
卒子恣字恣持七歲孤依于外氏幼聰敏有至性元舅
吳平侯蕭勣名重當時特所鍾愛謂曰爾神采英拔後
之知名當出吾右及長篤學有文辭

陳書曰家傳賜書數千卷恣晝夜尋讀未嘗輟手

仕梁為尚書殿中郎武帝撰正言始畢製述懷詩恣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七

六

同此作帝覽恣詩深見嗟賞轉侍郎尚書僕射范陽張
績度支尚書琅邪王筠都官尚書南陽劉之遴並高才
碩學恣時年少有名績等雅相推重為忘年友會之遴
嘗酬恣詩深相欽挹累遷太子中舍人侯景寇建鄴詔
以恣權兼太常卿守祖廟臺城陷避難會稽郡總于龍
華寺乃制修心賦恣第九舅蕭勃先據廣州又自會稽
往依之及孝元平侯景微為始興內史會魏克江陵不
行自此流寓嶺南積歲陳天嘉四年以中書侍郎徵還

累遷左民尚書轉太子詹事恣性寬和溫裕尤工五言
七言溺于浮靡及為宮端與太子為長夜之飲養良娣
陳氏為女太子亟微行遊恣家孝宣怒免之後又歷侍
中左民尚書後主即位歷吏部尚書僕射尚書令加扶
既當權任宰不持政務但日與後主遊晏後主多為豔
詩好事者相傳諷訖于今不絕

遺事曰後主嗣業雅尚文辭每臣下表疏及獻賦頌

者躬自省覽詞工則神筆賞激如其爵位是以搢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七

七

從風而靡

唯與陳暄孔範王瑳等十餘人當時謂之狎客由是國
政日頽綱紀不立有言者罪斥之狎臣昏亂以至于滅
禎明三年陳亡入隋拜上開府

冊府元龜曰恣與陳鄱陽王伯山子君範交善及範
以國亡配隴右恣贈範五言詩叙他鄉離別詞甚酸
切當時文士皆諷誦之

開皇十四年卒于江都年七十六其自序云太建之時

權移羣小諂嫉作威屢被摧黜奈何命也識者譏其言跡之乖

陳書又載恕自叙曰後主昔在東朝留意文藝時寄謬隆尸素若茲晉大尉陸玩曰以我為三公知天下無人矣時謂之實錄

有集三十卷長子溢頗有文辭性傲誕驕物雖近屬故友不免詆欺歷太子中庶子入隋為秦王文學卒

江智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七

三

南史稱智深以淵字犯唐高祖諱故避之

夷之弟子也父僧安宋太子中庶子夷有盛名夷子湛又有清譽父子並貴遠惟僧安少無名問湛禮敬甚簡智淵常以為恨自非節歲不入湛門及為隨王誕後軍參軍在襄陽誕待之甚厚時詔議參軍謝莊主簿沈懷文與智淵友善懷文每稱曰人所應有盡有所應無盡無者其江智淵乎元嘉末除尚書庫部郎時高流官序不為臺郎智淵門孤援寡獨有此選意甚不悅固辭不

拜後為竟陵王誕司空主簿記室參軍領南僕陽太守

誕將為逆智淵悟其機請假先反誕事發即除中書侍

郎智淵愛好文雅辭采清瞻孝武深相知待恩禮冠朝

帝宴私甚數多命羣臣五三人遊集智淵常為其首同

侶未及前轍獨蒙引進智淵每以越眾為慙未嘗有喜

色每從遊幸與羣僚相隨見傳詔馳來知常呼已聳動

愧惡形于容貌論者以此多之遷鏡騎將軍尚書吏部

郎帝每酣宴輒詆羣臣并使自相嘲訐以為歡笑智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七

三

素方退漸不會旨帝嘗使王僧朗戲其子景文智淵正

色曰恐不且有此戲帝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憐

智淵伏席流涕由此恩寵大衰出于新安王子鸞北中

郎長史南東海太守又兼行南徐州事初帝寵姬宣貴

妃殷氏卒使郎臣議蓋智淵議曰懷帝以不盡嘉號甚

銜之後駕幸南山乘馬至殷氏墓羣臣皆騎從帝以馬

鞭指墓石柱謂智淵曰此柱尚不容有懷字智淵益惶

惧以憂卒

宋畧曰帝既以僧安辱智淵自是詆之無度不堪其恥退而自殺

子筠太子洗馬早卒後廢帝后筠女及即位以后父追贈金紫光祿大夫筠妻王平望鄉君智淵兄子際早孤智淵養之如子際歷武陵王贊北中即長史

江東之字玄叔濟陽考城人父纂給事中東之少孤弟妹七人並幼撫育姻娶盡其心力宋少帝時為永世烏程令以善政著名東上徵為建康令為政嚴察部下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七

三

然後為山陰令民戶三萬政事繁擾訟訴陰積階庭常數百人東之御繁以簡常得無事宋世唯顧覲之亦以省務著績餘雖刑政修理而未能簡事以在縣有能出補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轉任臨海並以簡約見稱卒于官所得志悉散之親故妻子常飢寒人有勸其營田東之正色答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留以付庫東之宗人遠之字玄遠頗有文義撰文釋傳于世位司徒記室參軍東之子徽尚書都

官即吳令元凶殺徐湛之微以湛之黨與見誅子謚字

令和父徽遇禍謚繁尚方宋孝武平建鄴乃得出為于湖令強濟稱職宋明帝為兗州謚傾身奉事為明帝親待及即位累遷右丞兼比部郎太始四年江夏王義恭

第十五女卒年十九未笄禮官議從成人服諸王服大功左丞孫曼重奏禮祀女子十五而笄鄭玄云年應許嫁者也其未許嫁者則二十而笄射慈云十九猶為殤禮官違越經典于理無據太常以下結免贖論謚坐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七

三

督五十奪勞百日謚又奏曼先不研辯混同謬議準以事例亦宜及答曼又結免贖論詔可出于建平王景素冠軍長史長沙內史行湘州事政治苛削僧道道人與謚情款隨謚蓋郡犯小事餓繫郡獄遵道裂三衣食之既盡死為有司所奏徵還明帝崩遇赦免齊高領南兗州謚為鎮軍長史廣陵太守入為游擊將軍性疏俗善趁勢利元徽末朝野咸屬意建平王景素謚深自委結景素勢敗僅得免禍蒼梧王廢後初情尚懷疑貳謚獨

竭誠歸事齊高昇明元年為黃門侍郎領尚書左丞沈攸之事起議加齊高黃鉞謚所建也齊建元三年為左民尚書諸皇子出閣用文武主帥悉以委謚尋救選曰

江謚寒士識當不競華儕然甚有才幹可遷掌吏部謚才長刀筆所在幹職帝崩謚稱疾不入眾頗疑其怨不

預顧命武帝即位謚又不遷官以此怨望時帝不豫謚詣豫章王嶷請問曰至尊非起疾東宮又非才公今欲

何計帝知之出謚為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未發甚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七

三

乃以奕碁占卦云有客南來金椀玉杯帝使御史中丞沈冲奏謚前後罪惡請收送廷尉詔賜死果以金罍盛藥鴆之子介建武中為吳令政亦深苛民間榜死人髑髏為謚首介棄官去

論曰敬元夷簡歸警玄保弘懿見推其取重于世豈虛名也然玄保時隆帝念雖命稟于玄天跡其恩寵蓋亦猶賢之助沈氏世傳武節而臺真以業尚見知調繆惟幄遂參幾務處默保閑篤素世有人矣茂遠自晋及陳

雅道相係奕世載德斯之謂焉而摠溺于寵狎反以文雅敗然則士之成名所貴彬彬而已玄叔清介著美足追蹤古烈令和窺覘域性取蹟險塗宜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七

三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八

明李清撰

列傳第二十七

南史三十八

沈慶之

孫昭器 子文季 弟子文秀 從子候之 另見 候之從孫僧昭

宗 慤 從子央

沈慶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少有志力晉末孫恩作亂使其眾寇武康慶之未冠隨鄉族擊之屢捷由是以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八

聞荒擾後鄉邑流散慶之躬耕墾畝勤苦自立年四十未知名兄敬之為趙倫之征鹵參軍監南陽郡擊蠻有功遂即真慶之往襄陽省兄倫之見而賞之命子竟陵太守伯符板為寧遠中兵參軍竟陵蠻屢為寇慶之為設規略每擊破之伯符由此致將帥稱永初二年慶之隨伯符隸到彥之北侵伯符病歸仍謀擅道濟道濟白文帝稱慶之忠謹曉兵帝使領隊防東掖門稍得引接出入禁省領軍劉湛知之欲相引接謂曰卿在省年月

久遠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

不復以此仰累尋轉正員將軍及湛被收之夕帝開門

召慶之慶之戎服履屨縛袴入帝見而驚曰卿何意乃

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遣收吳郡太守

劉斌殺之元嘉十九年雍州刺史劉道產卒群蠻大動

征西司馬朱脩之討蠻失利以慶之為建威將軍率眾

助脩之脩之失律下獄慶之專軍進討大破緣沔諸蠻

後為孝武撫軍中兵參軍孝武以本號為雍州隨府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八

上征蠻寇屢有功

宋書曰蠻寇大熾水陸梗碍世祖停大堤不得進分

軍遣慶之掩擊大破之降者二萬口世祖至鎮驛道

蠻又反慶之又討之獲七萬餘口鄖山蠻最强復剪

定之擒三萬餘口

還都復為廣陵王誕北中郎中兵參軍加建威將軍南

濟陰太守雍州蠻又為寇慶之以將軍太守復與誕入

沔及至襄陽率後軍中兵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

等伐沔北諸山蠻大破之

宋書曰前後伐蠻皆山下安營迫之故蠻得據山下矢石師屢無功慶之會諸軍於茹丘山下謂衆曰今若緣山列旆攻之則士馬必損去年蠻田大稔積穀重巖未有飢弊卒難據剪今命諸軍營於山上出其不意諸蠻必恐恐而來之可不戰獲也於是斬山開道不與蠻戰鼓譟上山先據險要諸蠻鎮懼因而圍之莫不奔潰自冬至春因糧蠻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八

三

威震諸山羣蠻皆稽顙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羣蠻惡之號蒼頭公每見慶之軍輒懼曰蒼頭公復來矣慶之引軍出前後破降甚衆又討犬羊諸山蠻蠻緣險築重城苑門櫓甚峻慶之連營山下營中開門相通又令諸軍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兼以防蠻之火頃之風甚蠻夜下山人提一炬焚營火至輒以池水灌滅之蠻被圍守日久並飢乏後稍出歸降慶之前後所獲蠻並移都下為營戶二十七年遷太子步兵校尉其年帝

將北侵慶之諫曰馬步不敵為日已久道濟再行無功彥之失利而反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帝曰王師再屈別有所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國所恃唯馬夏水浩大泛舟濟河碣碣必走滑臺小成易可覆拔克此二戍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間攻守相接鹵馬過河即成擒也慶之固陳不可時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並在坐帝使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八

四

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謀之事何由濟帝大笑及軍行慶之副玄謨玄謨進圍滑臺慶之與蕭斌留守碣碣仍領斌輔國司馬玄謨攻滑臺積旬不拔魏太武大軍南向斌遣慶之將五千人救玄謨慶之曰

宋書載慶之言曰玄謨兵疲衆老鹵寇已逼各軍營萬人乃可進耳

少軍輕往必無益也會玄謨退還斌將斬之慶之諫乃

止

宋書曰帝後問其故慶之曰諸將奔退莫不懼罪自歸而死將至逃散且大兵至未宜自弱

蕭斌以前驅敗績欲絕死固礪慶之以為不可

宋書載慶之言曰夫深入寇境規求所欲退敗如此

何可久住今青葉虛弱坐守窮城若鹵眾東過清東

非國家有也礪礪孤絕復作朱脩之滑臺耳

會制使至不許退諸將並謂宜留斌復問計於慶之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八

五

之曰閩外之事將所得專制從遠來事勢已異節下有

一范增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

學問慶之厲聲曰眾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玄

謨自以退敗求成礪傲斌乃還歷城中坦垣護之共據

清口慶之奔驛馳歸

宋書曰鹵主至卯山江夏王義恭遣慶之率兵三千

往拒慶之以鹵眾強往必見擒不肯行

二十九年帝聞魏太武帝殂師復行慶之固諫不從以

立議不同不使北出

宋書索鹵傳曰時青州刺史劉興祖上言河南阻飢

野無所掠脫諸城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眾轉輸

方勞應機乘勢事存急速今偽帥始斃兼逼暑時國

內猜擾不暇遠赴臣謂宜長驅中山據其關要冀州

以北民人尚豐兼麥已向熟因資為易向義之徒必

應響赴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請發青英

七千兵遣將領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張永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八

六

河南眾軍宜一時濟河使聲震兼舉並建司牧撫柔

初附西拒太行北塞軍都因事指麾隨宜加授畏威

欣寵人百其懷若能成功清一可待若不克捷不為

大傷並催促裝束伏聽勅旨上意止存河南亦不從

後果敗

是時亡命司馬黑石廬江叛臣夏侯方進在西陽五水

謹動羣蠻自淮汝間至江沔咸懼其患乃遣慶之督諸

將討之制江豫荆雍并遣軍受慶之節度三十年孝武

出次五洲摠統羣帥慶之從巴水出至五洲諮受軍略會孝武典籤董元嗣自建鄴還陳元凶劬弒逆孝武遣慶之引諸軍慶之謂腹心曰蕭斌婦人不足教其餘將帥並易與耳

宋書又曰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為用力

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時元凶密與慶之書令殺孝武慶之入求見孝武稱疾不敢見慶之突前以元凶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八

七

書呈之孝武泣求入內與母辭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常願報德今日之事唯力是視殿下何疑之深孝武起再拜曰家國安危在於將軍慶之即勒內外處分府主簿顏竣聞慶之至馳入見曰今四方尚未知義師之舉而劬據有天府首尾不相應赴此危道也宜待諸鎮唇齒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方興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參預此禍至矣宜斬以徇衆孝武曰竣何不拜謝竣起再拜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事於是處分旬日內外

整辦時皆謂神兵士民欣悅衆軍既集假慶之為武昌內史領府司馬孝武至尋陽慶之及柳元景等並勸即大位不許元凶遣慶之門生錢無忌齋書說慶之解甲慶之執無忌白之孝武踐祚以慶之為領軍將軍尋出為南兖州刺史加都督鎮盱眙封南昌縣公孝建元年魯爽反遣慶之與薛安都等往討之安都臨陣斬爽進慶之號鎮北大將軍尋與柳元景俱開府儀同三司固辭改封始興郡公慶之以年滿七十固請辭事以為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八

八

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固讓乃至稽顙自陳言輒泣涕帝不能奪聽以郡公罷就第月給錢十萬未百斛二衛史五十人大明三年司空竟陵王誕據廣陵叛復以慶之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讓南兖州刺史加都督率衆討之誕遣客沈道愍齋書說慶之餉以玉環刀慶之遣道愍反數以罪惡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曰沈公君白首之年何為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使僕來耳慶之塞壘造攻道立行

樓土山并諸攻具時夏雨不得攻城帝使御史中丞庾徽之秦覓慶之官以激之制無所問誕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人慶之不聞悉焚之誕於城上投函表令慶之為送慶之曰我奉制討汝不得為汝送表每攻城慶之輒身先士卒帝戒之曰卿為統任當令慶分有方何須身受矢石邪自四月至七月乃屠城斬誕

愚按誕於孝武有功激之反者孝武也慶之既為故吏當勸其束身歸罪以聽斧鉞不則如奮揚縱太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八

九

建任其北奔亦豪傑所為屠城斬誕并害其子酷忍乃爾宜其不免非命也

進慶之司空又固讓爵於是與柳元景並依晋密陵侯鄭表故事朝會慶之位次司空元景在從公之上給郵吏五十人門施行馬初慶之嘗夢引鹵簿入廁甚惡其鄙時有善占夢者解曰君必大富貴然未在此夕問其故答云鹵簿固是富貴客廳中故謂後帝也知君富貴不在今主及中興之功自五校至是登三事四年西陽

五水壘復為寇慶之以郡公統諸軍討平之獲生口數萬人慶之居清明門外有宅四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夜携子孫徙居之以宅還官悉移親戚中表於婁湖列門同閉廣開田園之業每指地語人曰錢盡在此中興身享大國家素富厚產業累萬金奴僮千計再獻錢千萬穀萬斛以始興封優近求改南海郡不許妓妾十數人並美容工藝慶之優游無事盡意歡愉自非朝賀不出門每從游幸及校獵據鞍陵厲不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八

十

少壯太子妃上孝武金饌七筋及杆杓帝以賜慶之曰卿辛勤匪殊賜酌之賜宜以大夫為先帝嘗歡飲晋令羣臣賦詩慶之粗有口辯手不知書每將署事輒恨不識字帝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師伯帝即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遇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帝甚悅衆坐並稱其辭意之美孝武晏駕慶之與柳元景等俱受顧命遺制若有大軍旅及征討悉委慶前廢帝

即位加慶之几杖給三望車一乘慶之每朝賀皆乘猪

鼻無憶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人騎馬履行園田每農

桑劇月無人從行過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

人曰我每游履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

二今乘此車安之及賜几杖並固讓柳元景顏師伯嘗

詣慶之會其游田元景等鳴笳列卒滿道慶之獨與左

右一人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

守吾與諸公並出貧賤因時際會榮貴至此唯當共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八

十二

損抑老子八十之年見成敗已多諸君炫此車服何為

於是種杖而耘不為之顧元景等徹侍褰裳從之乃相

對為歡慶之既通貴鄉里老舊素輕之者後見皆膝行

而前慶之數曰故是昔時沈公諧沈為刎首者數十人

吏民患之慶之詭置酒大會一時殺之於是合境肅清

人皆喜悅廢帝狂悖無道眾勸之廢立及抑元景等連

謀以告慶之慶之與江夏王義恭不厚發其事帝誅義

恭元景等以慶之為侍中太尉及義陽王昶叛慶之從

帝渡江摠統眾軍

宋書曰少子文耀年十餘善騎射帝愛之封永陽縣

侯

帝凶暴日甚慶之猶盡言諫爭帝意稍不悅及誅何邁

慮慶之不同量其必至乃開清溪諸橋絕之慶之果往

不得度而還帝忌之乃遣其從子攸之齎藥賜死時年

八十是歲旦慶之夢有人以兩匹絹與之謂曰此絹足

度寤而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矣兩匹八十尺也足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八

十三

無盈餘矣及死贈贈甚厚追贈侍中太尉如故給鸞輅

輜輶車前後羽葆鼓吹謚忠武未及葬帝敗明帝即位

追贈侍中司空謚曰襄太始七年改封蒼梧郡公慶之

羣從姻戚由慶之在列位者數十人長子文叔位侍中

慶之之死不肯飲藥攸之以被掩殺之文叔密取藥藏

錄或勸文叔逃避文叔見帝斷截江夏王義恭支體慮

奔亡觸怒容致義恭之變乃飲藥自殺文叔子昭明位

祕書郎聞父死曰何忍獨生亦自縊元徽元年復先封

時改始興為廣興

宋書曰慶之從弟法系亦有將用世祖討逆劄以為
 寧朔將軍居東營東營據岡法系壅外樹悉伐之令
 倒劄來攻緣樹以進彭排多間隙選善射手的發無
 不中死者交橫世祖遣鄧琬蕭簡於廣州惟治一
 攻道法系至曰宜四面並攻若守一道何時可拔琬
 不從法系曰更相申五十日日盡又不克乃從之八
 道俱攻一日即拔斬簡廣州平封庫藏付琬而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八

五

昭明子曇亮襲廣興郡公齊受禪國除昭明弟昭畧字
 茂隆性狂僞不事公卿使酒仗氣無所推下嘗醉晚日
 負杖携家賓子弟至姜湖苑逢王景文子約張目視之
 曰汝是王約邪何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畧邪何瘦而狂
 昭畧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奈何王約奈汝
 癡何昇明末為相國西曹掾齊高賞之及即位謂王儉
 曰南士中有沈昭畧何職處之儉以擬前軍將軍帝不
 欲違可其奏累遷侍中王晏常戲昭畧曰賢叔可謂吳

興僕射昭畧曰家叔晚登僕射猶賢於尊君以卿為初
 陰東昏永元中與叔父文季俱被召入華林省茹法珍
 等進藥酒昭畧怒罵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
 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投其面曰使為破面鬼

史糾曰徐孝嗣傳又不然孝嗣謂昭畧曰始安王事
 吾欲以門應之賢叔不同由此言之不容有擲甌事
 矣何二傳乖刺乃爾

死時言笑自若了無懼容孝嗣謂曰見卿使人想夏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八

十四

泰初答曰明府猶憶夏侯便是方寸不能都豁下官見
 龍逢比干欣然相對霍光脫問明府今日之事何辭答
 之邪昭畧弟昭光聞收兵至家人勸逃去昭光不能捨
 母入執母手悲泣遂見殺時昭明子曇亮已得逃聞昭
 光死乃曰家門屠滅獨用生何為又絕吭而死時人歎
 其累世孝義中興元年贈昭畧太常昭光廷尉文季字
 仲達文叔弟以寬雅正直見知尤喜塞及彈碁在宋位
 中書郎父慶之遇害諸子見收文叔謂之曰我能死爾

能報遂自殺文季揮刀馳馬去收者不敢追遂免明帝

立為黃門郎明帝宴會朝臣以南臺御史賀咸為柱下

史糾不醉者文季不肯飲被驅下殿晉平王休祐為南

徐州帝就褚淵求幹事人為上佐淵舉文季轉驃騎長

史南東海太守休祐被殺雖用禿禮僚佐多不敢至文

季獨往省墓展哀元徽初自秘書監出為吳興太守文

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飲亦至三斗嘗對飲竟日視事

不廢昇明元年沈攸之求行至是文季收攸之弟新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八

太守登之誅其宗族以復舊怨親黨無收火君子以文

季能報先恥

愚按是舉也誅其弟以復仇足矣并及宗族未免太

濫

齊國建為侍中建元元年轉太子右衛率侍中如故文

季風采稜岸善於進止司徒褚淵當時貴望頗以門戶

裁之文季不為屈武帝在東宮宴朝臣於玄圃文季數

舉酒勸淵淵甚不平啓武帝曰沈文季謂淵經為其郡

猶有故情文季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亡國

失主不識粉榆遂言及魏軍動事淵曰陳顯達沈文季

當今將略足委邊事文季諱稱將門因是發怒啓武帝

曰褚淵遂品藻人流臣未知其死日何面目見宋明帝

帝笑曰沈率醉也中丞劉休舉其事見原後豫章王嶷

北宅後堂集會文季與淵並善琵琶酒闌淵取樂器為

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兒王又

解之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淵顏色無色終曲而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八

永明中累遷領軍將軍文季雖不學發言必有辭采武

帝謂文季曰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對曰南風不

競非復一日當世善其對明帝輔政欲以文帝為江州

遣左右單景偁宣旨文季陳讓稱老不願外出因問右

執法有人未景偁還具言之延興元年以為尚書右僕

射明帝即位加領太子詹事尚書令王晏嘗戲文季為

吳興僕射文季答曰琅琊執法似不出卿門建武二年

魏軍南伐帝以為憂制文季鎮壽春文季入城門嚴加

備守魏軍尋退民無所損東昏永元年轉侍中左僕射始安王遙先反其夜遣于宅掩取文季欲以為都督而文季已還臺明日與尚書令徐孝嗣共坐南掖門上時東昏已行殺戮孝嗣深懷憂慮欲與文季論時事文季輒引以佗辭終不得及

觀此則廢昏立明孝嗣有心矣但文季故作不解耳昭畧何舍文季而反罵孝嗣史之舛錯乃爾

事寧加鎮軍將軍署府史文季以時方昏亂託老疾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八

五

豫朝機兄子昭畧謂文季曰阿父年六十為員外僕射欲求免得乎文季笑而不答未幾見害先被召便知欺舉動如常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反賜死華林省年五十八朝野寃之中興中年贈司空謚忠憲文秀字仲遠慶之弟子也父邵之南中郎行參軍文秀宋前廢帝時累遷青州刺史將之鎮部曲出次白下文秀說慶之以帝狂悖禍在難測欲因此衆力圖之慶之不從

宋書載文秀說慶之曰主上狂暴土崩將至而一門

受其寵任皆謂與之同心且此人性情無常猜忌特甚將來之禍難測今因此衆力圖之易於反掌千載一時萬不可失慶之不從文秀固請言輒流涕終不

回

及行慶之果見殺又遣直閣江方興領兵殺文秀未至而明帝已定亂時晉安王子勛據尋陽文秀與徐州刺史薛安都並同子勛

宋書曰晉安王子勳據尋陽文秀初遣劉彌之等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八

五

軍赴建康時徐州刺史薛安都已同子勛報文秀以四方齊舉文秀即命彌之等回應安都彌之等尋歸朝廷彌之青州強姓諸宗從相率奔北海據城拒文秀諸太守王玄默據琅琊王玄邈據盤陽劉乘民據臨濟並起義文秀攻陷北海乘民從弟伯宗率兵復之因率所領向東陽城文秀拒之伯宗戰敗被劊弟天愛扶持將去伯宗曰丈夫當死戰場以身殉國安能歸死兒女手中耶弟可速去無為兩亡乃見殺太

宗遣軍伐文秀輒為所破離而復合如此者十餘

尋陽平定明帝遣其帝召之便歸命請罪即安本任四

年封新城縣侯先是冀州刺史崔道固亦據歷城同子

勳文秀遣信引魏魏遣慕容白曜援之及至文秀已受

朝命

宋書曰文秀乘鹵無備縱兵掩擊殺傷甚多鹵乃進

軍圍城文秀善於撫御將士咸為盡力每與鹵戰輒

破之掩擊營砦往無不捷然鹵圍積久朝廷所遣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三十八

九

兵並不敢進乃命其弟文靜為輔國將軍由海道救

青州保東萊不其城為鹵所遏不得進已城復破陷

文靜見殺文秀勢益孤

文秀善於撫御被魏圍三載無叛若五年為魏所克終

於北從兄子攸之見忠義攸之從孫僧昭別名法朗少

事天師道士常以甲子及甲午日夜著黃金衣禍醮於

私室時記人吉凶頗有應驗自云為太山錄事幽司中

有所收錄必僧昭署名中年為山陰縣梁武陵王紀為

會稽太守宴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

昭呪厭十許口便息及日晚王又曰欲其復鳴僧昭曰

王散已闌今恣汝鳴即便喧聒又嘗校獵中道而還左

右問其故答曰國家有邊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之曰

向聞南山虎嘯知耳俄使至復謂人曰吾昔為幽司所

使實為煩碎今已自解乃開匣出黃紙書上有一大字

字不可識曰教分判如此及太清初謂親知曰明年海

內喪亂生靈十不一存乃苦求東歸既不獲許及亂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三十八

十

口皆殲僧昭位廷尉卿太清三年卒

宗慤字元幹南陽涅陽人叔父炳

南史作少文亦避唐祖諱

高尚不仕慤年少問其所志慤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

浪炳曰汝若不富貴必破我門戶凡必娶妻始入門夜

被劫慤年十四挺身與劫拒十餘人皆披散不得入室

時天下無事士人並以文義為業炳既高節諸子群從

皆愛墳典而慤任氣好武不為鄉曲所知江夏王義恭

為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慙隨鎮廣陵時從兄綺為征北府主簿與慙同住綺妾與給吏牛忝私通綺入直而忝潛至慙知之入殺忝然後白綺義恭壯其意不罪也

宋書義恭作綺不罪作不責當從本史

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慙自奮願行義恭舉慙有膽勇乃除振武將軍為安西參軍蕭景憲軍副隨交州刺史檀和之圍區粟城林邑遣將范毗沙連來救區粟和之遣偏軍拒之為賊所敗又遣慙分軍數道偃旗潛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八

三十一

討破之仍攻拔區粟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逆以其裝被象前後無際慙以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象因潰亂遂克林邑收其珍異皆未名之寶餘雜物不可稱計慙一毫無犯唯有被梳枕刷此外蕭然文帝甚嘉之三十年孝武伐逆以慙為南中郎諮議參軍領中兵事平功次抑元景及即位以為左衛將軍封洸陽侯孝建中累遷豫州刺史監五州諸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甚富豪侯服玉食與賓

客相對膳必方丈而為慙設粟飯菜道謂客曰宗軍人慣啾麤食慙致飽而退初無異辭至是業為慙長史帶梁郡慙待之甚厚不以昔事為嫌大明三年竟陵王誕據廣陵起兵慙表求赴討乘驛詣都面受節度帝停車慰勉慙聳躍數十左右顧盼帝壯之及行隸車騎大將軍沈慶之初誕誑其眾云宗慙助我及慙至躍馬繞城呼曰我宗慙也事平入為左衛將軍五年從獵墮馬足折不堪朝直以為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有加牛堪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八

三十一

御官買不肯賣坐免官明年復先職廢帝即位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卒贈征西將軍謚肅侯配食孝武廟庭子羅雲嗣慙從子夫字明揚祖炳名列隱逸傳父繁西中郎諮議參軍夫少勤學有局幹仕齊為驃騎行參軍時竟陵王子良集學士於西邸並見圖畫夫亦預焉齊鬱林為南郡王居西州使夫管書記以筆札貞正見許故任焉時與魏和通敕夫與尚書殿中郎任昉同接魏使皆時選也及文惠太子薨王為皇太孫夫仍

管書記太孫即位多失德夫頗自踈得為秣陵令遷尚

書都官郎蔚林遇穢舊寵多被其災唯夫與傳昭以清

正免齊明帝以為郢州中從事因父老去官南康王寶

融為荊州刺史引為別駕梁武起兵遷西中郎諮議時

西土位望唯夫與同郡樂藹劉坦為州人推服故領軍

蕭穎胄深相委伏梁受禪歷太子右衛率五兵尚書參

掌大選天監三年卒

論曰沈慶之以武毅之姿屬殷憂之日驅馳戎旅所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八

三

見推其戰難定功亦宋之方邵及勤王之業克舉台鼎

之位已隆年致懸車官成名立而卒至顛覆倚伏豈易

知也諸子才氣並有高風將門有將斯言得矣宗慤氣

槩風雲竟成其志夫蹈履清正用升顯級亦各志能之

士也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九

明李清撰

列傳第二十八

南史三十九

柳元景

元景弟子世隆世隆子愷愷弟惔惔弟悅悅弟悅

世隆從弟慶遠慶遠子津津子仲禮敬禮

柳元景字孝仁河東解人曾祖卓自本郡遷襄陽祖恬

父憑三世皆太守元景少便弓馬數隨父伐蠻以勇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九

寡言語有器質荊州刺史謝晦聞其名要之未及往而

晦敗雍州刺史劉道產深愛其能會荊州刺史江夏王

義恭復召之道產謂曰久視相屈今貴王相召有奔初

意以為惘惘服闋累遷義恭司徒太尉城局參軍文帝

又見而嘉之先是劉道產在雍州有教化遠蠻歸懷皆

出緣沔為村落戶口殷盛及道產卒群蠻大為寇暴孝

武西鎮襄陽義恭薦元景乃以為武威將軍隨郡太守

及至廣設方畧

宋書曰蠻斷驛道會來攻郡元景設方畧得六七百人分五百人屯驛道會蠻垂至乃使驛道為備潛出其後戒曰火舉馳進前後俱發蠻中驚擾投鄆水死者千餘人

斬獲數百郡境肅然隨王誕鎮襄陽元景徙為後軍中兵參軍及朝廷大舉北侵使諸鎮各出軍二十七年八月誕遣尹顯祖出賁谷魯方平薛安都龐法起入盧氏田義仁出魯陽加元景建威將軍總統軍帥後軍外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九

參軍龐季明三秦冠族

宋書曰年已七十三

求入長安招懷關陝乃自賁谷入盧氏盧氏人趙難納之

宋書曰時元景猶未發龐法起率魯方平薛安都諸軍前入自脩陽亭出熊耳山季明進達高門木城復還盧氏據險自固頃之招盧氏少年進入宜陽苟公谷以扇動義心

元景率軍繼進

宋書曰法起等入盧氏度鐵嶺山次開方口季明與法起相會元景大軍次白口

以前鋒深入懸車無繼馳遣尹顯祖入盧氏為諸軍聲援元景以軍食不足難曠日相持乃束馬懸車引軍上百丈崖出溫谷以入盧氏法起諸軍進次方伯堆去弘農城五里

宋書曰諸軍造攻具進兵城下偽弘農太守李初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九

拔嬰城自固法起安都方平諸軍鼓譟陵城季明趙難率義徒相繼而進衝車四臨數道俱攻士皆殊死戰弘農人在城內者三千餘人於北樓豎白幡或射無金箭安都軍副譚金等先登遂克之生擒守丞百姓安堵

元景引軍度熊耳山安都頓軍弘農法起進據潼關季明率方平趙難諸軍向陝

宋書曰宜陽人劉寬糾義徒二千共攻金門鳴屠之

殺戍主李買得買得勇冠戎類為永昌拓拔仁王長

史仁聞其死若失左右手

十一月元景率衆至弘農營於閿方口仍以元景為弘

農太守初安都留任弘農而諸軍已進陝元景既到謂

安都曰卿無坐守空城而令龐公孤軍孤入宜急進軍

衆軍並造陝下列營逼之大造攻具魏城臨河為固恃

險自守李明安都方平頭祖趙難諸軍頻三攻未拔

宋書曰鹵洛州刺史張是提率衆二萬度嶠來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九

安都方平各列陣於城東南待之

宋書曰季明率高明宜陽義兵當南門而陣趙難領

盧氏樂從少年與季明犄角

魏兵大合輕騎挑戰安都瞋目橫矛單騎突陣四向奮

擊左右皆辟易殺傷不可勝數於是衆軍鼓譟俱前魏

多縱突騎衆軍患之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唯

著絳袖兩當衫馬亦去具裝馳入敵陣猛氣叱咤所向

無前當其鋒者無不應刃而倒魏夾射不能中如是者

數四每入衆無不披靡

宋書曰元景命將魯元保守函谷閿敵衆既盛元保

率所部作函箱陣多列旌旗據險而還會安都諸軍

與鹵交戰鹵見元保軍從山下以為元景大衆至於

奔退

魏軍之將至也方平遣驛騎告元景時諸軍糧盡各餘

數日食元景方督義租并上驢馬為糧運計遣軍副柳

元佑簡步騎二千赴陝急卷甲兼行一宿至詰朝魏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九

又出列陣城外方平諸軍並成列安都并領馬軍方平

悉勒步卒左右犄角之餘諸義軍並於城西南列陣方

平謂安都曰今勅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

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安都曰卿言是

遂合戰安都不堪其憤橫矛直前殺傷者甚多流血凝

肘矛折易之復入副譚金率騎從而奔之自詰旦戰至

日晏魏軍大潰斬張是連提

魏青島齊傳作洛州刺史張提又內入諸姓有是連

氏二書所稱不知何據

面縛軍門者二千餘人諸將欲盡殺之元景以為不可
乃盡釋遣之皆稱萬歲而去

宋書曰鹵兵面縛者多河內人元景詰其為鹵盡力
故皆曰鹵法後出赤族以騎蹶步未戰先死此將軍
親見非敢背華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北指曰今王
旗北掃當令仁聲先路悉釋而遣之家在關東者符
守關諸軍聽出皆稱萬歲法起率眾次於潼關先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九

六

建義將軍華山太守劉槐糾合義兵攻拔關城力少
不固頃之又集眾應王師至是亦至鹵關城戍主姜
須望旗奔潰法起與槐據潼關鹵蒲城鎮將何難忍
向長安率眾欲濟河以截軍後法起回軍臨河縱兵
射之鹵退散關中諸義從並鋒起四山羌胡皆請奮
時北畧將軍王玄謨等敗退魏軍深入文帝以元景不
宜獨進令班師
魏書島岳傳曰秦州刺史杜道生至關鄉元景退走

此魏書諱辭 愚按宋為魏敗則礪礪難守應退魏

為宋敗則長安可圍應進乃沈慶之能矯文帝詔以
退而抑元景不能矯文帝詔以進何也夫當魏太武
敗王玄謨軍進抵瓜步宋岌岌矣魏入宋腹宋衝魏
脇靡元景攻陝一旅差強人意耳且斬將擒守潼關
破而長安取如迎刃解奈何因魏師深入遽詔元景
還師嗟乎彼岳忠武唾手燕雲以十二金字牌還師
者豈千古孤恨哉此恨先之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九

六

諸軍乃自狐關度白楊嶺出長洲安都斷後宋越副之
法起自潼關向商城與元景會季明亦從胡谷南歸並
有功而入誕登城望之以鞍下馬迎元景
宋書曰除元景寧朔將軍京北廣平二郡太守龐季
明定蠻長
時魯爽向虎牢復使元景率安都等北出爽退乃還再
出北侵威信著於境外孝武入討元凶劬以為諮議參
軍配萬人為前鋒宗懋薛安都等十三軍皆隸焉

宋書載元景與朝士書曰通凶人肆逆民神崩憤若無天地南中郎親率義師剪討元惡元景不武忝任行間勢乘上流衆兼百倍諸賢奕世忠義身為國良皆受過先朝荷榮日久而拘迫寇庭莫由申効相聞今問悲慶兼常大行廟道廓清惟始企遲面對展雪

哀情

時義軍舟乘小陋慮水戰不敵至蕪湖元景大喜倍道兼行至新亭依山建壘柵東西據險令軍中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九

宋書曰時歸順來奔者皆勸元景速進元景曰不然理順難恃同惡相濟輕進無防實啓寇心當倚我不可勝豈幸寇不攻哉元景營壘未立劬龍驤將軍唐叔兒勸劬出戰不從經日乃出陸軍劬自登朱雀門督戰遂薄元景壘劬以元景壘塹未立可平地決戰既至柴柵已堅倉卒無攻具便使肉薄攻之元景因令軍中去

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各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

音

宋書曰劬步將魯秀王羅漢劉簡之騎將常伯與等及其士卒皆殊死戰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強麾下勇士悉遣出戰左右惟留數人宣傳元景察賊衰竭乃命開壘鼓譟奔之賊衆大潰劬更率餘衆自來攻壘復大破之劬僅以身免

宋書曰其所殺傷過於前戰劬手斬退者不能禁奔還宮僅以身免陳猶未散元景復出薄之乃走競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九

死馬澗澗為之滿

帝至新亭即位以元景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始帝在巴口問元景事平何所欲對曰願還鄉里故有此授初臧質起義以南燕王義宣闇弱易制欲相推奉潛報元景使率所領西還元景即以質書呈孝武語其使曰臧冠軍當是未知殿下舉義耳方應伐逆不容西還質以此恨之及元景為雍州質慮為荆州後患搃爪牙不宜遠出帝

重違其言更以元景為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封曲江縣公孝建元年正月魯爽反遣左衛將軍王玄謨討之加元景撫軍將軍假節置佐復以為嶺南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滅質義宣並反玄謨南據梁山垣護之薛安都度據歷陽元景出屯採石玄謨求益兵帝使元景進屯姑熟

宋書曰質攻陷玄謨西壘玄謨以強弱不敵遣垣護之告元景協力元景曰師有常刑不可先退今當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九

甲赴之護之曰逆徒皆云南州三萬人而麾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造城虛實立見則賊氣成矣元景納其言

元景悉遣精兵助玄謨以羸弱居守所遣軍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謂都下兵悉至由是克捷與沈慶之俱以本號加開府儀同三司固讓開府復為領軍太子詹事加侍中屢進封巴東郡公文命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正如故又讓開府乃與沈慶之

俱依晉密陵侯鄭袤不受司空故事六年進司空侍中

中書令中正如故又固讓乃授侍中驃騎大將軍南充州刺史留衛都下孝武晏駕與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僕射顏師伯並受遺詔輔幼主遷尚書令領丹陽尹侍中將軍如故加開府儀同三司給班劍二十人固辭班劍元景少時貧苦嘗下都至大雷日暮寒甚頗有羈旅之歎岸側有一老父自稱善相謂元景曰君方大富貴位至三公元景以為戲之曰人生免饑寒幸甚豈望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九

貴老父曰後當相憶及貴求之不知所在元景起自將率及當朝理務雖非所長而有弘雅之美時在朝勳要多事產業惟元景獨無所營南岸有數十畝菜園守園人賣菜得錢三萬送還宅元景怒曰我立此園種菜供家中啖耳乃復賣以取錢奪百姓利邪以錢乞守園人孝武嚴暴異常元景雖荷寵遇恒慮及禍太宰江夏王義恭及諸大臣莫不重足屏氣未嘗敢私相往來帝崩義恭元景與顏師伯等常相馳逐聲樂酣飲以夜繼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九

十三

前廢帝少有凶德內不能平殺戴法興後悖情轉露義
恭元景憂懼乃與師伯等謀廢帝立義恭日夕聚謀持
疑未決發覺帝親率宿衛兵自出討之稱詔召元景左
右奔告兵及非常元景知禍至整朝服乘車應召出門
逢弟車騎司馬叔仁戎服率左右壯士數十人欲拒命
元景苦禁之及出巷軍士大至下車受戮容色恬然長
子慶宗有幹力而情性不倫孝武使元景送還襄陽於
道賜死次子嗣宗等八人並遇禍元景六弟及子侄在
都下襄陽死者數十人元景少子承及嗣宗子暮之並
在孕獲全明帝即位贈太尉給班劍三十人羽荷鼓吹
一部謚忠烈元景從祖弟光世留鄉里仕魏為河北太
守封西陵男與司徒崔浩親

宋書所載光世南奔始末已註崔浩傳不再註

浩被誅光世南奔明帝時位右衛將軍順陽太守子欣
慰謀反光世賜死世隆字彥緒元景弟子也父叔宗位
建威參軍事世隆幼孤挺然自立不與眾同雖門勢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九

十三

弟獨脩布衣之業及長好讀書折節彈琴涉獵文史音
吐溫潤元景愛賞異於諸子言於宋孝武得召見帝謂
元景曰此兒將來復是三公一人為西陽王子尚撫軍
法曹參軍出為虎威將軍上庸太守帝謂元景曰卿昔
以虎威之號為隨郡今復授世隆使卿門世不乏公元
景為前廢帝所殺世隆以在遠得免太始初四方兵起
世隆於上庸起兵應宋明帝為孔道存所敗眾散逃隱
道存購之甚急軍人有貌似者斬送之時世隆母郭妻
閻並繫襄陽獄道存以所送首示之母見首悲情小歇
而妻閻號叫方甚竊謂郭曰今見不悲為人所覺唯當
大慟以滅之世隆竟免後為太子洗馬與張緒王延之
沈琰為君子交累遷晉熙王昶安西司馬加寧朔將軍
時齊武為長史與世隆相遇甚謹齊高之謀度廣陵也
令齊武率眾同會都下世隆與長流參軍蕭景先等戒
嚴待期事不行時朝廷疑憚沈攸之密為之防府州器
械皆有素蓄齊武將下都劉懷珍白齊高曰夏口是兵

衝要地宜得其人齊高納之與齊武書曰汝既入朝當
須文武兼資人委以後事世隆其人也齊武乃舉自代
轉為武陵王贊前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昇明元
年冬攸之兵動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孫同等以三萬
人為前驅又遣司馬冠軍劉穰兵等二萬人次之又遣
輔國將軍中兵參軍王靈秀等分兵出夏口據魯山攸
之乘輕舸從數百人先大軍下住白螺州坐胡床以望
其軍有自驕色既至郢以郢城弱小不足攻攸之將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九

五

世隆遣軍於西渚挑戰攸之果怒晝夜攻戰世隆隨宜
拒應眾皆披却初齊武將下與世隆別曰攸之一旦為
變雖留攻城不可卒拔卿為其內我為其外乃無憂耳
至是齊武遣軍主桓敬陳隋叔苟元賓等八軍據西塞
令堅壁以待攸之疲慮世隆危急遣腹心胡元直潛入
郢城通援軍消息內外並喜郢城既不可攻而平西將
軍黃回軍至西陽乘三層艦作羗胡伎沂流而進攸之
素失民情本逼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叛者至此稍多

攸之大怒

南齊書曰攸之日夕乘馬歷營撫慰去者不息攸之
大怒召諸軍主曰我被太后令建義下都大事若克
白紗帽共著耳如其不振朝廷自誅我百口不閉餘
人比軍人叛散皆卿不以為意我亦不能問叛身自
今軍中有叛者軍主任其軍

於是一人叛遣十人追並去不返劉穰兵射書與世隆
請降開門納之攸之怒銜鬚咀之收穰兵兄子天賜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九

五

塔張平慮斬之軍旅大散世隆乃遣軍副劉僧麟緣道
追之攸之已遇害徵為尚書右僕射封貞陽縣侯出為
吳郡太守居母憂寒不衣絮齊高踐祚起為南豫州刺
史加都督進爵為公帝手詔司徒褚淵甚傷美之
宋書載手詔曰向見世隆毀瘠過甚殆欲不復可識
使人惻然竇國寶也

淵曰世隆事陛下在危盡忠居憂杖而後起立人之本
二理同極加榮增寵足厲風俗建元二年授右僕射不

拜性愛涉獵啓高帝借秘閣書帝給二千卷三年出爲
 南兖州刺史加都督武帝即位加散騎常侍世隆善卜
 別龜甲價至一萬永明初世隆曰永明九年我亡之後
 三年丘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人命典籤李黨取筆及
 高齒履題簾箔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當
 見吾不見也遷獲軍而衛軍王儉脩下官敬甚謹世隆
 止之儉曰將軍雖存弘眷如王典何其見重如此性清
 廉唯盛事墳典張緒問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三十九

邪答曰一身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
 也不如一經光祿大夫韋祖征州里宿德世隆雖已貴
 重每爲之拜人或勸祖征止之答曰司馬公所爲爲後
 生楷法吾豈能止哉後授尚書左僕射湘州蠻動遣世
 隆以本官總督伐蠻衆軍仍爲湘州刺史加都督至鎮
 以方畧討平之在州立邸與生爲御史中丞度景之所
 奏詔不問復入爲尚書左僕射不拜乃轉尚書令世隆
 少立功名晚專以談義自業善彈琴世稱柳公瓊瓊爲

士品第一常自云馬稍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在朝
 不干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甚獲世譽以疾遜位拜
 左光祿大夫侍中永明九年卒詔給東園秘器贈司空
 班劍二十人謚忠孝世隆曉數術於倪塘創墓與賓客
 踐履十往五往常坐一處及卒墓工圖墓正取其坐處
 所著龜經祕要二卷行於世長子悅少有清致位中書
 郎早卒世隆次子悛字文通好學工製文尤曉音律少
 與長兄悅齊名王儉謂人曰柳氏二龍可謂一日千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三十九

儉爲尚書左僕射嘗造世隆宅世隆謂爲詣已徘徊久
 之及至門唯求悅及悛遣謂世隆曰賢子俱有盛才一
 日見顧今故報禮若仍相造似非本意恐年少窺人嘗
 豫齊武烽火樓宴帝善其詩謂豫章王嶷曰悛非徒風
 韻清爽亦屬文道麗後爲巴東王子響友子響爲荊州
 悛隨之鎮子響昵近小人悛知將爲禍稱疾還都及難
 作以免建武末爲梁南秦二州刺史梁武起兵悛舉漢
 中以應及受命爲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初帝鎮襄陽

悛祖道帝解茅土玉環贈之天監二年元會帝謂曰卿
 所佩玉環是新亭所贈邪對曰瑞感神衷臣謹服之無
 殺帝因勸之酒悛時未卒爵帝曰吾常比卿劉越石近
 辭卮酒邪嘗因宴為詩貽悛曰爾寔冠群后惟余寔念
 功又嘗謂曰徐元瑜違命嶺南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
 及朕已放其諸子何如悛曰罰不及嗣賞延於後今復
 見之聖朝時以為知言尋遷尚書左僕射年六十卒於
 湘州刺史謚曰穆悛度量寬博家人未嘗見其喜愠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九
 十九
 重其婦頗成畏悛性愛音樂女伎精麗畧不敢視僕射
 張稷與悛狎密而為悛妻所賞敬稷每詣悛必先問夫
 人悛每欲見伎恒因稷請奏其妻隔幔坐伎然後出悛
 因得留目悛著仁政傳及諸詩賦粗有辭義子昭襲弟
 悛字文暢少有志行好學善贖與陳郡謝瀹隣居深見
 友愛瀹曰宅南柳即可為儀表初宋時有稽元榮羊蓋
 者並善琴謂傳戴安道法悛從之學特窮其妙齊竟陵
 王子良聞之引為法曹行參軍唯與王暕陸果善每嘆

白暕雖名家猶恐累我也雅被子良賞押子良善置酒
 後園有晋太傅謝安鳴琴在側援以授悛悛彈為雅弄
 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夜豈
 止當今稱奇亦可追縱古烈為太子洗馬父憂去官著
 述先頌申其罔極之心文甚哀麗後試守鄱陽相聽吏
 屬得盡三年喪禮署之文教還除驃騎從事中郎梁武
 至建鄴悛候謁石頭以為征東府司馬上牋請城平日
 先收圖籍及遵漢高寬大之義梁武從之徙為相國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九
 十九
 司馬天監元年除長兼侍中與僕射沈約等共定新律
 悛立性貞素以貴公子早有令名少工篇什為詩云亭
 臯木葉下攏首秋雲飛琅琊王融見而嗟賞因書齋壁
 及所執白團扇帝與宴必詔悛賦詩嘗和帝登景陽樓
 篇云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翠華承漢遠彫筆逐風
 游深見賞美當時咸共稱傳歷秘書監再為吳興太守
 為政清靜民吏懷之於郡感疾自陳解任父老千餘人
 拜表陳請事未施行卒悛父世隆彈琴為士流第一悛

每奏其父曲常感恩復變體備寫右曲嘗賦詩未就以
筆拙琴坐客過以筋扣之憚其哀韻乃製為雅音後傳
擊琴始此憚常以今聲轉棄古法乃著清調論具有條
理齊竟陵王子良嘗宿晏明旦將朝見憚投壺臬不絕
停舉久之進見遂晚齊武帝遲之王以實對帝復使為
之賜絹二十疋嘗與琅邪王瞻博射嫌其皮濶乃摘梅
帖烏珠之上發必命中觀者驚駭梁武帝好奕基使憚
品定基譜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優劣為基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九

子

卷憚為第二帝謂周捨曰吾聞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
憚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憚著十杖龜經性好
醫術盡其精妙少子偃字彥游年十二梁武帝引見詔
問讀何書對曰尚書又問有何美句對曰德惟善政政
在養民衆咸異之詔尚皇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位
鄱陽內史卒憚弟愷字文深少有大意好玄言通老易
梁武舉兵至姑熟愷與兄憚及諸友朋於小郊候接時
道路猶梗愷與諸人同憩送旅食訖俱去行里餘愷曰

寧我負人無人負我若復有追堪憇此客命左右焚送
旅舍以絕後追當時服其善斷歷給事黃門侍郎與琅
邪王峻齊名俱為中庶子時號為方正後為鎮北始興
王憺長史王移鎮益州復請愷帝曰抑愷風標才氣恐
不能久為少王臣王祈請數四不得已以為鎮西長史
蜀郡太守在蜀廉恪為政益部懷之愷弟忱字文若年
數歲父世隆及母閻氏並疾忱不解帶經年及居喪以
毀聞仕齊為西中郎主簿東昏遣巴西太守劉山陽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九

子

荆州襲梁武於雍州西中郎長史蕭穎胄計未定召忱
及所親席闡文等夜入議之忱及闡文並勸同梁武
梁書載忱言曰朝廷狂悖日恣莫不重足累息今幸
在遠得假日自安獨不見蕭令君乎以精兵數千破
崔氏十萬竟為群邪所陷若使彼凶心已逞豈知使
君不踵及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姿冠世必非
山陽所能擬若破山陽荆州復受失律之責進退無
可

穎胃從之以忱為寧朔將軍累遷侍中鄂州平穎胃議
遷都夏口忱以巴峽未賓不宜輕捨根本搖動人心不
從俄巴東兵至峽口遷都議乃息論者以為見機及梁
受命歷給事中光祿大夫疾篤不拜卒謚曰穆忱兄弟
十五人多少亡唯第二兄恢第三兄暉第四兄愷及忱
三兩年間四人迭為侍中復居方伯當世罕比慶遠字
文和元景弟子也父叔珍義陽內史慶遠任齊為魏興
太守郡遭暴水人欲移於杞城慶遠曰吾聞江河長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九

五

過三日命築土而已俄水退民皆服之後為襄陽令梁
武臨雍州問京兆人杜暉求州網紀暉言慶遠梁武曰
文和吾已知之所問未知者耳因辟為別駕慶遠謂所
親曰天下方亂英雄必起庇民定霸者其吾君子因盡
誠協贊及起兵慶遠常居帷幄為謀主從軍東下身先
士卒梁武行營見慶遠頓舍嚴整每歎曰人人若是吾
又何憂建康平為侍中帶淮陵齊昌二郡太守城內常
夜火衆並驚懼梁武時居宮中悉歛論門鑰問柳侍中

何在慶遠至悉付之其見任如此霸府建為從事中郎
及受禪封重安侯位散騎常侍出為雍州刺史加都督
帝餞於新亭謂曰卿衣錦還鄉朕無西顧憂矣始帝為
雍州慶遠為別駕謂曰昔羊公語劉弘卿後當居吾處
今相觀亦復如是曾未十年而慶遠督府人謂踰於魏
詠之累遷侍中出為雍州刺史慶遠重為本州頗厲清
節士庶懷之卒官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惠喪還都帝
親出臨之初慶遠從父兄世隆嘗謂慶遠曰吾昔夢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九

五

尉以褥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
必光我門族至是慶遠亦繼世隆子津字元舉雖乏風
華性甚強直人或勸之聚書津曰吾常請道士上章驅
鬼安用此鬼名邪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侯景圍城帝
急召津問策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
何由可平太清三年城陷卒子仲禮勇有兼人少有膽
氣身長八尺眉目踈朗初簡文為雍州刺史津為長史
及簡文入居儲宮津亦得侍從仲禮留在襄陽馬仗軍

人悉付之撫循故舊甚得衆和起家著作佐郎中大通
中西魏將賀拔勝來逼樊鄧仲禮出擊破之除黃門郎
稍遷司州刺史武帝思見其面令畫工圖之初侯景潛
圖反噬仲禮先知之屢啓求以精兵三萬討景朝廷不
許及景濟江朝野便望其至兼蕃雍司精卒與諸藩赴
援見推總督景素聞其名甚憚之仲禮亦自謂當世英
雄諸將莫已若也韋粲見攻仲禮方食投箸被練馳之
騎能屬者七十比至粲已敗仲禮因與景戰於青塘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九

五

敗之景與仲禮交戰各不相知仲禮稍將及景而賊將
支伯仁自後斫仲禮再斫仲禮中肩馬陷於淖賊聚稍
刺之騎將郭山石救免自此壯氣外衰不復言戰神情
傲狠凌蔑將帥劭陵王綸亦鞭策軍門每日必至累刻
移時仲禮亦弗見也綸既忿歎怨隙遂成而仲禮常置
酒高會日作優倡毒掠百姓汙辱妃主父津登城謂曰
汝君父在難不能盡心竭力百代之後謂汝為何仲禮
聞之言笑自若晚又與臨城公大連不協景嘗登朱雀

樓與語遺以金銀是後閉營不戰衆軍日固請皆悉拒
馬南安侯駿謂曰城急如此都督不復處分如不守何
面見天下義士仲禮無以應

三國典畧載仲禮族兄暉謂仲禮曰天下事勢如此
何不自取富貴仲禮曰若為取之暉曰正當堅壁不
戰使賊平臺城因天子徐而縱之既破景後復挾天
子令諸侯仲禮從之恐亦疾甚之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九

五

及臺城陷侯景矯詔使石城公大款以白虎幡解諸軍
仲禮召諸將軍會議劭陵王以下畢集王曰今日之命
委之將軍仲禮熟視不對裴之高王僧辯曰將軍擁衆
百萬致宮闕淪沒正當悉力決戰何所多言仲禮竟無
一言諸軍乃隨方各散時湘東王繹遣王琳送米二十
萬石饋軍至姑熟聞臺城陷沈米於江而退仲禮及弟
敬禮羊鴉仁王僧辯趙伯超並開營降賊時城雖淪陷
援軍甚衆軍士咸欲盡力及聞降莫不歎憤論者以為
梁禍始於朱异成於仲禮仲禮等入城並先拜景而後

見帝帝不與言

資治通鑑曰又見其父津津慟哭曰汝非吾子何勞

相見

既而景留柳敬禮羊鴉仁而遣仲禮僧辯西上各復本
位餞於後渚景執仲禮手曰天下事在將軍耳郢州巴
西並以相付及至江陵會岳陽王譽南逼湘東王繹以
仲禮為雍州刺史襲襄陽仲禮方觀成敗未發及南陽
圍急杜岸請救仲禮乃以別將夏侯強為司州刺史守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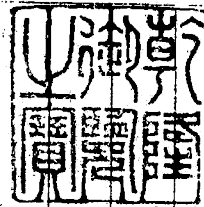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九

三

義陽自帥眾如安陸使司馬康昭如竟陵討孫暹暹執
魏戍人降仲禮命其將王叔孫為竟陵太守副軍馬岫
為安陸太守置擊安陸而以輕兵師於滌頭將侵襄陽
警告急於魏魏遣大將揚忠援之仲禮與戰於滌頭大
敗并弟子禮沒於魏魏相宇文泰待仲禮以客禮西魏
於是盡得漢東

論曰柳元景行已所資豈徒武毅當朝任職實兼雅道
卒至覆族遭逢亦有命乎世隆文武器業殆人望也諸

子門素所傳俱云克構仲禮始終之際其不副何哉豈
應天方喪梁不然何斯人而有斯迹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九

三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

明李清撰

南史四十

殷孝祖

孫瑞覽 連 俊弟子苞 繪弟瑛

殷孝祖陳郡長平人曾祖羨晉光祿勳孝祖少誕節好

酒色有氣幹宋孝武時以軍功仕至積射將軍前廢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

景和元年為兗州刺史明帝初即位四方反叛孝武外

甥司徒參軍潁川荀僧韶建議銜命徵孝祖入朝帝遣

之時徐州刺史薛安都遣薛索兒等屯據津徑僧韶聞

行得至說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未有朝野憂危假命

漏刻主上曾不決辰昏凶剪暴國亂朝危宜立公主公

卿百辟人無異議而羣迷相扇構造無端貪利幼弱競

懷希幸舅少有立功之志長以氣節成名若能控濟義

勇還奉朝廷非唯匡主靜亂乃可垂名竹帛

總校官檢 討臣彭元琬

侍讀學士臣王保

校對 生員臣梁寶繩

宋書曰孝祖具問朝廷消息僧韶隨方酬警并陳兵甲精強主欲委以前驅

孝祖即日棄妻子率文武二千人隨僧韶還都時普天同叛朝廷唯保丹陽一郡孝祖忽至眾力不少並僉楚壯士人情大安進孝祖號冠軍將軍假節督前鋒諸軍事御仗先有諸葛筒袖鎧鐵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帝悉賜孝祖孝祖負其誠節陵轅諸將

宋書曰臺軍有父子兄弟在南者孝祖並欲推治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

情乖離莫肯為用

時賊據赭圻孝祖將進攻之與大將王玄謨別悲不自勝眾並駭怪泰始二年三月三日與賊合戰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殺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射者十手攢射欲不斃得乎是日中流矢死追贈建安縣侯謚曰忠孝祖族子琰字敬珉父道鸞宋衡陽王義季右軍長史琰少為文帝所知見遇與琅邪王景文相埒前廢帝永光元年出為南

梁郡太守明帝泰始元年晉安王子勛兵起即以琰為豫州刺史土人前右軍杜叔寶等並勸琰同子勛琰素無部曲無以自立受制於叔寶

宋書曰叔寶乃坦子既土豪鄉望內外諸軍事並專之又曰太宗知琰逼迫猶欲羈縻之以琰兄瑗為司徒右長史子邈為山陽王休祐驃騎將軍

二年正月帝遣輔國將軍劉劭西攻之築長圍創攻道於東南角并作大蝦蟆車載土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

塞壘

宋書曰二年正月太宗遣輔國將軍劉劭率寧朔將軍呂安國西討山陽王休祐為諸軍總統三月又遣寧朔將軍劉懷珍等馬步三軍助劭討琰琰將劉順柳倫皇甫道烈龐道生等馬步八千東據宛塘劭率眾軍並進去順數里立營時琰所遣諸軍並受順節度而以皇甫道烈土豪柳倫臺之所遣順本卑微惟不使統督二軍劭始至壘未立順欲擊之道烈倫

不同順不能獨進乃止既而勦營壘漸立不可復攻
因相持四月乃出軍攻勦順幢主樊僧整與臺馬軍
主段僧愛交稍僧整刺僧愛殺之僧愛勇冠三軍軍
中並懼太宗又遣太尉司馬垣閔率軍來會初叔寶
本謂臺軍住歷陽不辦進順等惟齋一月糧既與勦
相持久軍食盡叔寶發車千五百乘載米餉順自以
五千精兵防送之勦軍副呂安國曰劉順精甲八千
我衆不能居半相持既久強弱勢殊苟復推遷則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

以自立所賴者彼糧將盡我食有餘若叔寶米至非
惟難可復圍我亦不能持久今惟從間道襲其米車
出其不意若能制之將不戰走矣勦然之乃以疲弱
守營簡選千百精手配安國及軍主黃回等間路出
順後於橫塘抄之安國始行齋二日熟食食盡叔寶
不至將士並欲還安國曰卿等旦已一食今晚米車
必至若其不至夜去不晚叔寶果至以米車為函廂
陣叔寶於外為遊軍幢主楊仲懷領五百人居前與

安國回等相遇仲懷部曲皆欲退就叔寶并力擊安
國仲懷曰賊至不擊復欲何待即便前戰回所領並
淮南楚子天下精兵合戰便破之於陣殺仲懷仲懷
所領五百人死盡叔寶至仲懷及士卒伏尸蔽野回
等欲乘勝擊之安國曰彼將自走退軍三十里止宿
夜遣騎參候叔寶果棄米車奔走安國復夜往焚米
車驅牛二千餘頭還順衆潰奔還壽陽仍走淮西就
常珍奇勦方軌而進叔寶嬰城自守勦與諸軍分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

城外山陽王休祐與琰書曰今大軍長驅日造城下
勢孤援絕若開門歸順自可不失富貴將佐小大並
保榮爵何故苟困士民自求壘膾妻息并盡老兄垂
白東市受刑耶幸自思之言如皎日上又遣王道隆
齋手詔宥琰罪勦亦與琰書并以琰兄瑗子邈書與
之琰與叔寶等皆有降意而衆心不一復嬰城固守
六月勦築長圍始合常珍奇遣周當垣式寶等率數
百人送仗與琰叔寶驍勇絕衆因留守北門乃率所

領開門掩襲勔入其營勔逃免式竇得勔衣帽而去
 勔於是豎長圍治攻道於東南角并填塹東南角有
 高樓隊主趙法進計曰外若進攻必先攻樓樓頽落
 既傷將士又使人情阻壞不如先自毀之勔從其言
 又用草茅苞土擲者如雲城內以火箭射之草未及
 燃複土續至一二日塹便欲滿法進復獻計以鐵珠
 子灌之珠子流滑悉緣隙得入草於是火燃二日間
 草盡塹中土不過二三寸勔乃作大蝦蟇車載土牛
 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塹琰戶曹參軍虞挹之造礮
 車擊之以石車悉破壞八月皇甫道烈柳倫等二十
 一人開門出降勔因此又與琰書有云若命足下髮
 膚不全兒侄彫耗者皇天后土實聞此言勔猶不決
 及尋陽已平叔寶閉絕子勔敗問傳者殺之時琰子
 邈擊建康太宗送邈與琰說南賊已平叔寶等猶疑
 守備方固時南賊降者並送琰城下與城內交言由
 是人情阻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

六

十二月琰乃降時琰有疾以板自輿諸將帥面縛請罪
 勔並撫宥之無所誅戮

宋書曰晉熙太守袁湛之據郡同逆沈靈寵自廬江
 攻之湛之未知尋陽已敗固守不降靈寵乃取諸將
 破劉胡文書置車中攻城未敗棄軍而走湛之得書
 大駭其夜逃

後除少府加給事中卒官琰性和雅靜素寡嗜慾諳前
 世舊事事兄甚謹少以名行見稱在壽陽被攻圍積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

七

為城內所懷附揚州刺史王景文征西將軍蔡興宗司
 空褚淵並與友善

劉勔字伯猷彭城安上里人祖懷義父頴之位並邵守
 南齊書曰彭城劉同出楚元王分為三里以別宋氏
 帝族

勔少有志節兼好文義大明初徐州刺史劉道隆請為
 寧湖司馬竟陵王誕據廣陵起兵勔隨道隆受沈慶之
 鄒度事平除西陽王子尚撫軍參軍入直閣先是費沈

伐陳擅不克乃除勅龍驤將軍西江督護鬱林太守勅
既至隨宜剪定大致名馬并獻珊瑚連理樹帝甚悅明
帝即位江州刺史昔安王子勅稱帝四方響應勅以本
官領建平王景素輔國司馬進據梁山會豫州刺史殷
琰同子勅召勅還都復兼山陽王休祐驃騎司馬致討
時琰嬰城固守自始春至末冬勅內攻外禦戰無不捷
善撫將帥以寬厚為衆所依將軍王廣之求勅所自乘
馬諸將並忿廣之貪冒勸勅以法裁之勅惟笑即解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

與之及琰請降勅約令三軍不得妄動城內士庶秋毫無所失百姓感悅咸曰來蘇生為立碑還都拜太子右衛率封鄱陽縣侯遷右衛將軍行豫州刺史加都督
宋書曰鹵汝陽司馬趙懷仁率步騎五百寇武津縣
勅遣龍驤將軍曲元德進討鹵衆驚散又斬鹵於都
公關於拔於汝陽臺東護車一千三百乘斬一百五
十級鹵復寇義陽勅使司徒參軍孫臺瑾擊破之淮
西民賈元友上書陳伐魏取陳蔡之策帝以其書示

勅勅言元友稱鹵主幼弱內外多難天亡有期臣以
為鹵自去冬蹈籍王土盤據數郡百姓殘亡今春連
城圍逼國家未能復境何暇滅鹵臣竊尋元嘉以來
儉荒遠人多干國議負擔歸闕皆勸討鹵從來信納
皆貽後悔界上之人惟視強弱王師至彼必壺漿侯
途裁見退軍便抄截蜂起首領回師何嘗不為河畔
所繫上納之元友議遂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

後徵拜散騎常侍中領軍勅念世路糾紛有懷止足經
始鍾嶺之南以為栖息聚石蓄水髣髴丘中朝士雅素
者多往游之明帝臨崩顧命以為守尚書右僕射中領
軍廢帝即位加兵五百人元徽初月犯右執法太白犯
上將或勸勅解職勅曰吾執心行已無愧幽明若才輕
任重災肯必及天道密微避豈能免挂陽王休範為亂
奄至建鄴加勅使持節鎮軍將軍置佐鎮扞石頭既而
休範衆屯朱雀航南右軍將軍王道隆率宿衛向朱雀
閣休範衆已至急信召勂勂戰敗死之事平贈司空諡

曰昭子俊字士操隨父征竟陵王誕於廣陵以功拜駙馬都尉後為桂陽王休範征北中兵參軍與齊武同直殿內並為宋明帝親待由是與齊武款好俊本名忱宋明帝多忌反語劉忱為臨讎改名俊齊武嘗至俊宅畫卧覺俊自捧金澡罐受四升水以沃盥因與齊武前後所納稱此後遷安遠護軍武陵內史郡南古江提久廢俊脩未畢江水忽至民棄後奔走俊親率厲之堤乃立漢壽人鄧榮興六世同爨俊表其門閭俊強濟有世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

善於流俗蠻王田儻在山中年垂百餘歲南燕王義宣為荊州儻出謁至是又謁俊明帝崩表求奔赴敕帶郡還都吏民送者數千萬人俊人人執手繼以涕泣士民感之贈送甚厚桂陽之難加寧朔將軍助守石頭父勳於大航戰死俊時遇疾扶伏路次號哭求勳屍勳屍頂傷缺俊割髮補之持喪墓側冬月不衣絮齊高代勳為領軍素與勳善書譬俊殷勤抑勉建平王景素起兵齊高摠眾俊初免喪齊高呼俊及弟愐入省欲使領支軍

及見皆羸削改貌乃止霸業初建俊先致誠節沈攸之事起加輔國將軍後為廣州刺史齊武自尋陽遷遇俊驩宴叙舊停十餘日乃下遣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攝衣履備父友之敬齊受禪國除平西記室參軍夏侯恭叔上書以柳元景中興功臣劉勳殞身王事宜存封爵詔以與運隆替不容復屠意初蒼梧廢高帝集議中華門見俊謂曰君昨直邪俊曰僕昨正直而請急在外至是帝謂俊曰功名之際人所不忘卿昔在中華門答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

何其欲謝世事俊曰臣世受宋恩門荷齊眷非常之勳非臣所及敢不以實仰答遷太子中世子領越騎校尉時武帝在東宮每幸俊坊閑言至夕賜屏風帷帳及即位改領軍將軍後拜司州刺史俊父勳討殷琰平壽陽無所犯害百姓德之為立碑記俊步道從壽陽之鎮過勳碑拜敬涕泣於州下立學校得古禮器銅壺甌曲山銅壺罇銅豆鐘各二口獻之遷長兼侍中駕數幸俊宅宅盛脩山池造甕脯帝著鹿皮冠披俊莞皮衾於牖中

宴樂以冠賜俊至夜乃去後從駕登蔣山帝數歎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顧謂俊曰此况卿也世言富貴好改素情吾雖有四海今日與卿盡布衣之適俊起拜謝累遷蜀郡太守行益州府州事初高帝輔政有意欲鑄錢以禪讓之際未及施行建元四年奉朝請孔顛上鑄錢均貨議辭證甚博其畧以為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曰糴甚貴傷入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三吳國之關與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

五

歲時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為累輕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為禍深民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者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無患也自漢鑄五銖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錢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以為宜開置泉府方牧貢金大興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

若官鑄已布於民使嚴斷剪鑿輕小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為大利貧良之人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時議多以錢貨輕轉少宜更廣鑄重其銖兩以防民姦高帝使諸州郡大市銅炭會晏駕事寢永明八年俊啓武帝曰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頃地有燒爐四所高一丈廣一丈五尺從蒙城度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又有古掘銅坑深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

五

丈并居宅處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通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近在青衣水南青衣左側並是故秦之嚴道地青衣縣文帝改名漢嘉且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案此必是通所鑄近喚蒙山獠出云甚可經畧此議若立潤利無極并獻蒙山銅一片又銅石一片平州鑄鐵刀一口帝從一遣使入蜀鑄錢得千餘萬功費多乃止俊仍代始興王鑑為益州刺史監益寧二州諸軍事俊既藉舊恩尤能承迎權貴賓客閤房供費奢廣罷廣司

二州傾資貢獻家無留儲在蜀作金浴瓮餘金物稱是
罷任以本號還都欲獻之而武帝晏駕鬱林新立峻奉
獻減少鬱林知之諷有司收峻付廷尉將加戮明帝啓
救之見原禁錮終身雖見廢黜而賓客日至海陵即位
以白衣再除左民尚書明帝位復故官駙馬都尉峻歷
朝見恩遇高帝為鄱陽王鐔納峻妹為妃明帝又為普
安王寶義納峻女為妃自此連姻帝室王敬則反峻出
守琅邪城轉五兵尚書峻兄弟以父死朱雀航終身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

行此路明帝崩東昏即位改授散騎常侍尚書如故衛
送山陵路經朱雀航感慟至曲阿卒贈太常侍都尉如
故謚曰敬子孺字季稚幼聰敏七歲能屬文年十四居
喪毀瘠骨立宗黨咸異之叔父瑱為義興郡携之官常
置坐側謂賓客曰此吾家明珠也及長美風采性通和
雖家人不見其喜愠時鎮軍沈約聞其名引為主簿恒
與遊宴賦詩大為約嗟賞累遷太子中舍人孺少好文
章性又敏速嘗在御坐為李賦受詔便成文不加點梁

武帝甚稱賞之後侍宴壽光殿詔群臣賦詩時孺與張
率並醉未及成帝取孺手板題戲之曰張率東南羹劉
孺洛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其見親愛如此累
遷左民尚書大同五年守吏部尚書出為晉陵太守在
郡和理為吏民所稱入為侍中後復為吏部尚書母憂
以毀卒謚曰孝孺少與從兄苞孝綽齊名苞早卒孝綽
數坐免黜位並不高唯孺顯貴有集二十卷弟覽字孝
智十六通老易位中書郎以所生母憂廬於墓再菴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

嘗盞酪食麥粥而已隆冬止著單布衣家人慮不勝喪
中夜竊置炭於牀下覽因暖得寐及覺知之號慟歐血
梁武帝聞其至性數使省視服闋除尚書左丞性聰敏
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並記名姓當官清正無所私從
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職貨覽劾奏免官孝綽怨之
常謂人曰犬噬行路覽噬家人出為始興內史居郡尤
勵清節後為左丞卒官弟遵字孝陵少清雅有學行工
屬文為晉安王綱宣惠雲麾二府記室甚見賓禮王立

高太子仍除中庶子遵自隨藩及在東宮以舊恩偏蒙
寵遇時輩莫及卒官太子深悼惜之與遵從兄陽羨令
孝儀令曰賢從弟中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
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言行相符終始如一
文史該富琬琰為心辭章博瞻玄黃成采既以鳴謙表
性又以難進自居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從
容坐首良辰美景清風月夜鷄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
一日不追隨一時不會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

梁書曰酒闌耳熱言志賦詩校覆賢權揚文史

益者三友此寔其人及弘道下邑未中善政而能使民
結去思野多馴翟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

梁書曰吾昨欲為誌銘并為撰集吾之劣薄其生也
不能揄揚吹噓使得騁其才用今者為銘為集何益
既往故痛惜不能自己

其見愛賞如此俊弟子苞字孝嘗一字益嘗父愷位太
子中庶子苞三歲孤至六七歲見諸父常泣時伯父愷

繪等並顯貴其母謂其畏憚怒之苞曰早孤不及有識
聞諸父多相似故悲耳因歔歔母亦悲慟初苞父母及
兩兄相繼歿悉假瘞焉苞年十六始移墓所經營改葬
不資諸父奉君母朱夫人及所生陳氏並扇席溫枕叔
父繪常歎服之少好學能屬文家有舊書例皆殘蠹手
自編緝篋篋盈滿梁初以臨川王弘妃弟累遷太子洗
馬掌書記侍講壽安殿及從兄孝綽等並以文藻見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

多預宴坐受詔詠天泉池荷及採菱調下筆即成天監
十年卒臨終呼友人南陽劉之遴託以喪事從儉苞居
官有能名性和直與人交面折其非退稱其美士友咸
以此歎惜之俊弟繪字士章

南齊書曰父勔門多賓客使與共語應接流暢勔喜
曰爾後若束帶臨朝可與賓客言矣

初為齊高行參軍數曰劉公為不忘矣及豫章王嶷鎮
江陵繪為鎮西外兵參軍以文義見禮時琅邪王詡為
功曹以吏能自進嶷謂僚佐曰吾雖不能得應嗣陳蕃

然閣下自有二驥性通悟出為南康相郡人有姓賴所
居名穢里刺謁繪繪嘲之曰君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
聲曰未審孔某何闕而居闕里繪嘿然無忤意歎其辯
速後歷中書郎嘗詔誥敕助國子祭酒何胤脩撰禮儀
永明末都下人士盛為文章談義皆奏竟陵王子良西
邸繪為後進領袖時張融言辭辯捷周顒彌為清綺而
繪音采不瞻麗雅有風則時為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
張南周北劉中央言其處二人間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

南齊書曰劉繪貼宅別開一門與此稍異

魚復侯子嚮誅後豫章王嶷欲求葬之召繪為表言其
事繪須臾便成嶷歎曰稱衡何以過此唯足八字云提
携鞠養俯見成人後魏使至繪以辭辯被救接使畢當
撰語辭繪謂人曰無論潤色未易但得我語亦難矣隆
昌中兄俊坐事將誅繪伏闕請代兄明帝輔政救之乃
免死明帝即位為太子中庶子安陸王寶暉為湘州以
繪為冠軍長史長沙內史行湘州事寶暉妃俊女也寶

暉愛其侍婢繪奪取之具啓聞寶暉以為恨與繪不協
遭母喪去官有至性

南齊書曰持喪墓下三年食粗糲

梁武起兵朝廷以繪為雍州刺史固讓不就眾以朝廷
昏亂為之寒心繪終不受乃改用張欣泰及東昏見殺
城內遣繪及國子博士范雲等齋其首詣梁武於石頭
轉大司馬從事中郎卒子孝綽另見孝綽弟潛字孝儀
幼孤與諸兄弟相勗以學並工屬文孝綽常云三筆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

詩三即孝儀六謂孝威也舉秀才累遷尚書殿中郎敕
令製雍州平等寺金像碑文甚弘麗晉安王綱鎮襄陽
引為安北功曹史及王為太子仍補洗馬出為陽羨令
甚有稱績累遷尚書左丞長兼御史中丞在職多彈糾
無所顧望當時稱之出為臨海太守時政網疎闕民多
不遵禁孝儀下車宣下條制勵精綏撫境內翕然風俗
大變入遷都官尚書太清元年出為豫州內史侯景寇
建鄴孝儀遣子勵帥郡兵三千隨前衡州刺史章粲入

援及宮城不守孝儀為前歷陽太守莊鐵所逼失郡卒

孝儀為人寬厚內行尤篤第二兄孝熊早卒孝儀奉寡

嫂甚謹家內巨細必先諮決與妻子朝夕供事未嘗失

禮時以此稱之有集二十卷行於世弟孝威氣調與逆

風儀俊舉為太子洗馬中舍人庶子率更令並掌管記

大同中白雀集東宮孝威上頌甚美

論曰當太始之際二殷去就不同原始要終各以名節

自立孝祖既敵而亡蓋其宜也劉勰出征久撫所在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譽行己之節赴蹈為期雖古之忠烈何以加此後至性

過人繪辭義克舉諸子各擅雕龍當年方駕文采之盛

殆難繼乎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一

明李清撰

列傳第三十

南史四十一

薛安都

從子淵

鄧琬

劉胡

宗越

吳喜

黃回

杜驥

吉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薛安都河東汾陰人世為強族族姓有三千家父廣為

宗豪宋武定關河以為上黨太守安都少以勇聞身長

七尺八寸便弓馬仕魏以軍功為雍州秦州都統元嘉

二十一年來奔求北還搆扇河陝文帝許之孝武鎮襄

陽板為北弘農太守魏軍漸強安都乃歸襄陽二十七

年隨王誕板安都為建武將軍隨柳元景向關陝率步

騎居前所向克捷

愚按安都破魏兵事已入柳元景傳故此傳翻覺寂

寥

後孝武伐逆安都領馬軍與柳元景俱發

宋書曰安都至朱雀航橫矛瞋目叱賊將皇甫安民等曰賊弑君父何忍事之

孝武踐祚除右軍將軍率所領騎為前鋒直入殿庭以

功封南鄉縣男安都初征關陝至白口夢仰視天見天

門開謂左右曰汝等見天門開否至是歎曰夢天門開

乃中興之象邪從弟道生亦以軍功為大司馬參軍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二

罪為秣陵令庾淑之所鞭安都大怒即日乘馬從數十

人令左右執稍欲往殺淑之行至朱雀航逢柳元景遙

問曰薛公何之安都躍馬至車後曰小子庾淑之鞭我

從弟今指往刺殺之元景慮其不可駐車紿之曰小子

無宜適卿往與手甚快安都既回馬元景復呼之令下

馬入車因讓之曰卿從弟服章言論與寒細不異庾淑

之何由得知且人身犯罪理應加罰卿為朝廷勲臣云

何放恣輒于都邑殺人非惟科律不容主上亦無辭相

宥因載俱歸其年以憚直免官孝建元年除左軍將軍及魯爽叛遣安都及沈慶之濟江

宋書爽傳曰爽親自前將戰而飲酒過醉

安都望見爽便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倒左右范雙

斬爽首爽世梟猛咸云萬人敵安都單騎直入斬之而

反時皆云關羽斬顏良不過是也進爵為侯時王玄謨

拒南郡王義宣臧質於梁山安都復領騎為支軍義宣

遣將劉湛及臧質攻玄謨玄謨命眾軍擊之使安都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三

騎出其陣右橫擊陷之

宋書曰賊馬軍發蕪湖欲來會戰望安都騎甚盛隱

山不敢出賊陣東南猶堅安都橫擊陷之

賊遂大潰轉太子右衛率大明元年魏軍向無鹽遣安

都領馬軍東陽太守沈法系統水軍並受徐州刺史申

坦節度時魏軍已去坦求回軍討任椿見許會天旱水

泉多竭人馬疲困不能遠追安都法系白衣領職坦繫

尚方棒在任城界積世通叛所聚棘棒深密難為用師

故能久自保藏屢為民患安都明年復職改封武昌縣

侯明帝即位安都舉兵同晉安王子勛時安都從子索

兒在都明帝以為左軍將軍直閣安都將同子勛遣報

之又遣人至瓜步迎接時右衛將軍柳光世亦與安都

通謀二人俱逃攜安都諸子及家累席卷北奔青州刺

史沈文季冀州刺史崔道固並同安都明帝遣齊高辛

前將軍張永等北討所至奔散斬薛索兒時武衛將軍

王廣之領軍隸劉劭攻殷琰於壽陽道固部將傅靈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四

為廣之軍人所擒厲聲曰我傅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即

殺時生送詣劭躬自慰勞詰其叛逆對曰九州唱義豈

獨在我劭又問卿何不早歸天闕乃逃命草間靈越曰

薛公舉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專任智勇委付子姪致

敗實在於此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劭壯其意送

還建鄴明帝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終不回改乃殺

之靈越清河人也子勛平定安都遣別駕從事史畢衆

愛下邳太守王煥等奏啓事詣明帝歸款

宋書載啓曰臣庸隸荒萌過蒙孝武殊恩犬馬有心

實感恩遇是以晉安始唱投誠孤往不期生榮實存

死報今天命有歸羣迷改屬輒率所部伏聽湯鑊

索兒之死也安都使柳光世守下邳至是亦率所領歸

降帝以四方已平欲示威淮北遣張永沈攸之以重軍

迎之安都懼不免罪遂降魏安都從子淵本名道淵避

齊高帝偏諱改焉安都以彭城降魏魏族皆入北齊高

鎮淮陰淵遁歸委身自結於齊高果幹有氣力宋元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五

末以軍功封竟陵侯沈攸之之難齊高入朝堂豫章王

疑代守東府使淵領軍屯司徒右府分備建鄴表梁據

石頭

資治通鑑曰蕭道成聞表梁欲圖已遣淵同軍主蘇

則王天生將兵助蔡守石頭淵固辭道成強之淵不

得已涕泣拜辭道成曰卿近在石頭日夕去來何悲

如是且又何辭淵曰不審公能保表公共為一家否

今與之同則負公不同則立受禍何得不悲道成曰

所以遣卿正為能盡臨事之宜使我無西顧之憂耳
努力無多言

豫章王疑夜登西門遙呼淵淵驚起率軍赴難

資治通鑑曰王蘊向石頭期開南門時暗夜淵據門
射走之

及齊高即位累轉太子左率卒于司州右將軍

鄧琬字元琰豫章南昌人父胤之宋孝武征鹵長史光

祿勳孝武起義初琬為南海太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宋書曰率眾伐蕭簡於廣州攻圍踰年乃克

以弟瓊與臧質同逆遠徙仍停廣州

宋書曰琬弟環亦坐誅琬在遠又有功免死遠徙

久之得還歷丹楊丞大明七年孝武幸歷陽追思在藩
之舊擢琬為給事黃門侍郎明年出為晉安王子勳鎮

軍長史尋陽內史行江州事前廢帝以文帝孝武並以

次居第三登極子勳次第既同深致嫌疑因何邁之謀

遣使齎藥賜死使至子勳典籤謝道邁主帥潘欣之侍

書褚靈嗣等馳告琬泣涕請計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
帝殊恩以愛子見託當以死報効

宋書又載琬言曰幼主昏暴社稷危殆雖曰天子事

猶獨夫今便指率文武直造京邑與羣公卿士廢昏

立明遂稱子勳教即日戒嚴

景和元年冬子勳戎服出廳事宣旨欲舉兵

宋書載旨曰少主昏悖顧命諸臣皆戮驅逼王公幽

辱太后京師諸王並見囚逼身義兼家國豈可坐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橫流今便舉九江之眾馳檄近遠以謀王室於諸君

何如

四坐未答錄事參軍陶亮曰請効死前驅

宋書載亮言曰少主昏狂醜毒已積鄙州士子世習

忠節况會屬千載請効死前驅

眾並奉旨

宋書曰初廢帝使荊州錄送前軍長史張悅下至盆

口琬稱子勳命釋其桎梏迎以所乘車以為司馬加

征鹵將軍加琬冠軍將軍二人共掌內外眾事遣將軍俞伯奇率五百人出斷大雷禁絕商旅及公私使命遣使上諸郡民丁收斂器械十日內得甲士五千出頓大雷於兩岸築壘使記室參軍荀道林作檄馳告遠近

會明帝定亂進子勛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令書至諸佐史並喜造琬曰暴亂既除殿下又開黃閣實為公私大慶琬以子勛次第居三又以尋陽起事有符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八

武理必萬克乃取令書投地曰殿下當開端門黃閣是吾徒事耳眾並駭愕琬與陶亮等繕甲器徵兵四方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荆州刺史臨海王子頊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雍州刺史袁顛梁州刺史柳元怙益州刺史蕭惠開廣州刺史袁曇遠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季冀州刺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慧文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晉陵太守袁標義興太守劉延熙並同之

宋書曰先是廢帝以邵陵王子元為冠軍將軍湘州刺史至鵠頭聞尋陽兵起停住白太宗進止之宜上以子勛起兵本在幼主不欲先彰同異勅命進道信未報琬遣數百人劫迎子元於鵠頭

琬乃建牙於桑尾傳檄建鄴
宋書載檄曰陽六數艱二凶縱禍宗王俛首姑息逆朝孝武皇帝釋位泣血糾義入討投袂戎首親戮鯨鯢九服還輝兩儀更造而穹昊不惠棄離萬國嗣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九

荒淫孤以不才任居藩長大懼宗稷殲覆待日故招徒楚郢飛檄京甸志遵前典黜幽陟明庶七廟復安海昏有紹豈圖宋未悔禍弒亂奄臻遂矯害明茂篡竊天寶反道効尤蔑我皇德于我昭穆寡我兄弟覆移漢祚誣罔天人藐孤同氣猶有十三聖靈何辜而當之饗昔隆周弛御晉鄭是依盛漢中陵居章抗節支苗輕屬猶或忘軀况孤忝惟臣子情地兼切號感一隅心與事痛是用飲血袵金誓復宗祀

購明帝萬戶侯布絹二萬疋金銀五百斤餘各有差明
帝遣荊州典籤邵宰乘驛還江陵經過襄陽袁顛馳書
報琬勸勿解甲并奉勸子勛即帝位琬乃稱說符瑞令
顧昭之撰瑞命記造乘輿御服立宗廟設壇場稱崇憲
太后置令羣僚上尊號於子勛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即
皇帝位於尋陽改景和三年為義嘉元年其日雲雨晦
合行禮忘稱萬歲取子勛所乘車除足為輦置殿西是
夕有鳩棲其中鴉集其懷又有禿鶯集城上拜安陸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十

子綏為司徒其日雷電晦冥震其黃閣柱鴟尾墮地又
有鴟棲其帳上琬性闇貪吝過甚財貨酒食身自量校
至是父子並賣官鬻爵使婢僕出市道販賣酣歌博奕
日夜不休賓客到門者歷旬不得前內事悉委褚靈嗣
等三人羣小競為威福士庶忿怨內外離心矣明帝遣
領軍將軍王玄謨領水軍南攻吳興太守張永為繼尚
書下符奉詔以四王幼弱不幸陷難兵交之日不得妄
加侵犯若有逼損誅剪無貸琬遣孫冲之等前鋒一萬

據赭圻冲之於道與子勛書欲沿流挂帆直取白下請
速遣陶亮眾軍相接分據新亭亮本無幹略聞建安王
休仁自上殷孝祖又至不敢進及孝祖中流矢亡沈攸
之代為前鋒冲之謂陶亮曰孝祖梟將一戰便死天下
事定矣不須復戰便當直取京都亮不從明帝遣員外
散騎侍郎王道隆至赭圻督戰眾軍奮擊大破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十一

宋書曰時軍旅大起國用不足募民上米二百斛錢
五萬雜穀五百斛同賜荒縣除上米三百斛錢八萬
雜穀千斛同賜五品正令史滿報若欲署四品在家
亦聽上米四百斛錢十二萬雜穀一千六百斛同賜
四品令史滿報若欲署三品在家亦聽上米五百斛
錢十五萬雜穀一千五百斛同賜三品令史滿報若
欲署內監在家亦聽上米七百斛錢二十萬雜穀二
千斛同賜荒郡除若欲署諸王國三令在家亦聽
琬又遣豫州刺史劉胡來屯鴟尾胡宿將攸之等甚憚
之胡鄉人蔡那俊長生張敬兒各領軍隸攸之在赭圻

胡因要那等共語那等說令歸順胡回軍入鵲尾無他權畧

宋書曰薛常寶等糧盡告胡求援胡率步卒一萬以布囊運米來餉赭圻平旦至城下猶隔小壑未能入沈攸之率眾軍攻之策馬陷陣回還為追騎所刺或救之得免殊死戰胡軍大敗捨糧棄甲緣山步走乘勝追之胡被瘡僅得還營常寶等懼開城突圍走攸之等拔赭圻斬其寧朔將軍沈懷寶等納降數千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三

紹宗單舸奔鵲尾

建安王休仁自武檻進據赭圻時胡等兵眾強盛遠近疑惑明帝欲綏慰民情遣吏部尚書褚淵至武檻選用將帥以下

資治通鑑曰時以軍功除官者眾板不能供始用黃紙

申謙杜幼文因此求黃門沈懷明劉亮求中書郎休仁即使淵擬選帝不許曰忠臣殉國不謀其報臨難以干

朝典豈臣下之節沈攸之等與劉胡相持久不決帝又遣強弩將軍任農夫等領兵繼至攸之繕修船舸板材不周計無所出會琬送五千片榜供胡軍用俄風潮奔迅榜突柵出江胡等力不能制自撞船艦殺役數十人順流而下泊攸之等營於是材板大足琬進表顯都督征討諸軍事率樓船千艘來入鵲尾張興世建議越鵲尾上據錢溪斷其糧道胡累攻之不能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五

宋書曰劉胡率輕舸四百由鵲頭內路欲攻錢溪既

而謂長史王念叔曰吾少習步戰未開水關若步戰恒在數萬人中水戰在一舸上舸舸各進不復相關正在三十人中取此非萬全計乃託疾住鵲頭

乃遣龍驤將軍陳慶領三百舸向錢溪戒慶不須戰慶至錢溪不敢攻越溪於梅根立砦胡別遣將王起領百舸攻興世興世奮擊大破之胡率其餘舸馳還

宋書載胡謂顯曰興世營砦已立不可卒攻昨日小戰未足為損陳慶已與南陵大雷諸軍遏其上大軍

在此鵠頭諸將又斷其下流已墮圍中不足復慮顓怒胡不戰謂曰糧運梗塞如之何胡曰彼尚得遡流越我而上此運何以不得沿流越彼而下耶

顓更使胡攻興世休仁因此命沈攸之吳喜佼長生劉靈遺劉伯符等進攻濃湖造皮艦千乘拔其營柵苦戰移日大破之顓被攻急馳信召胡令還張興世既據錢溪江路阻斷胡軍乏食琬大送資糧畏興世不敢下胡遣將迎之為錢溪所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五

宋書曰資實覆沒都盡焚米二十萬斛胡眾駭懼詎顓曰更率步騎二萬上取興世兼下大雷命顓悉渡馬配之

夜走徑趣梅根顓聞胡走亦棄眾西奔至青林見殺

宋書曰胡率數百舸二萬人向尋陽詐報子勛曰顓降軍散惟已率所領獨反宜速處分一戰當停據盆城誓死不二乃於江外夜走沔口

琬惶擾無計時張悅始發兄子浩喪乃稱疾呼琬計事

令左右伏甲戒之若聞索酒便出琬至謀斬晉安王封府庫謝罪

宋書曰琬既至悅曰卿首唱此謀今事急矣計安出

琬曰正當斬晉安王封府庫謝罪耳

悅曰寧可賣殿下求活邪因呼求酒再呼左右震懾不能應第二子詢提刀出餘人續至即斬琬

宋書曰時中護軍劉順在坐驚起抱悅左右欲殺之

悅顧曰無關護軍乃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五

悅因齎琬首詣建安王休仁降蔡那子道深以父為明帝効力被繫作部因亂脫鑲入城執子勛囚之沈攸之諸軍至江州斬子勛於桑尾牙下傳首建鄴劉胡走入沔竟陵郡丞陳懷直憲子也斷道邀之胡人馬既疲困自度不免因隨懷直入城告渴得酒飲畢引佩刀自刺不死斬首送建鄴張興世弟僧彥追胡達送胡首者殺懷直竊有其功荆州聞濃湖平更議奉子瑱奔益州就蕭惠開典籤阮道預邵宰不同曰任叔兒已斷白帝楊

僧嗣據梁州雖復欲西豈可得至遣使歸罪荊州中從事宗景土人姚儉等勒兵入城執子頊以降劉胡南陽涅陽人以面坳黑似胡故名坳胡及長單名胡出身郡將稍至隊主討伐諸蠻往無不捷蠻甚畏憚之明帝初即位除越騎校尉蠻畏之小兒啼語云劉胡來使止

宗越南陽葉人本為南陽次門安北將軍趙倫之鎮襄陽襄陽多雜姓倫之使長史條次氏族辨其高卑越更被黜為役門出身補郡吏父為蠻所殺越於市中刺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去

警人太守夏侯穆嘉其意擢為隊主蠻有為寇盜者常使越討伐往輒有功家貧無以市馬刀楯步出單身挺戰眾莫能當每一捷郡將輒賞錢五千因此得買馬元嘉二十四年啓文帝求復次門移戶屬冠軍縣許之二十七年隨柳元景侵魏領馬幢隸柳元怙有戰功還補後軍參軍督護隨王誕戲之曰汝何人遂得我府四字越答曰佛狸未死不憂不得諮議參軍誕大笑孝武即位以為江夏王義恭大司馬行參軍濟陽太守臧質魯

真反朝廷致討越戰居多

宋書曰越率軍據歷陽與遣將軍鄭德玄前據大岷分偏師楊胡興劉蜀馬步三千進攻歷陽越以步騎五百拒戰大破之斬二將與平又率所領進梁山拒質質敗走

追奔至江陵時荊州刺史朱修之未至越多所誅戮又逼略南郡王義宣子女坐免官繫尚方尋被宥

愚按越逼略義宣子女此一事便足死不待黨於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去

暴也孝武宥之何故豈以同醜自慙耶

追論前功封始安縣子大明三年為長水校尉竟陵王誕據廣陵起兵越領馬軍隸沈慶之攻誕及城陷孝武使悉殺城內男丁越受旨行誅躬臨其事莫不先加捶撻或有鞭面者欣欣若有所得凡殺數千人前廢帝景和元年進爵為侯召為游擊將軍直閣領南東海太守帝凶暴無道而越譚金童太一並為用命誅戮羣公及何邁等莫不盡心竭力故帝憑其爪牙無所忌憚賜與

越等美女金帛充物其家越等武人麤強識不及遠感一往意氣皆無復二心帝時南巡明旦便發其夕悉聽越等出外宿明帝因此定亂明晨越等並入撫接甚厚越改領南濟陰太守本官如故越等既為廢帝盡心慮帝不能容帝接待雖厚內並懷懼帝意亦不欲使其居中從容謂曰卿遭罹暴朝勤勞日久兵馬大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疑及聞此旨皆相顧失色因謀作難以告沈攸之攸之具白帝即日下獄死越善立營陣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九

數萬人止頓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舍未嘗參差及沈攸之代殷孝祖為南討前鋒時孝祖新死衆心並懼攸之歎曰宗公可惜故有勝人處而性嚴酷好行刑誅時王玄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為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逐王玄謨玄謨猶尚可宗越更殺我譚金在魏時與薛安都有舊後出新野居牛門村及安都歸國金常隨征討副安都排堅陷陣氣力兼人孝建三年為屯騎校尉直閣領南清河太守景和元年前廢帝誅羣

公金等並為之用封金平都縣男童太一宜陽縣男沈攸之東興縣男越州里又有武念倭長生曹欣之蔡那並以將帥顯那見子道恭傳

吳喜吳興臨安人本名喜公明帝減為喜出身為領軍府白衣吏少知書領軍將軍沈演之使寫起居注所寫既畢閣誦略皆上口演之嘗作讓表未奏失本喜經一見即寫無所漏脫演之甚知之因此涉獵史漢頗見古今演之門生朱重民入為主書薦喜為主書吏進為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九

圖令史文帝嘗求圖書喜開卷倒進之帝怒遣出會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征蠻啓文帝請喜自隨為孝武所知稍遣至河東太守殿中御史

宋書曰黠歙二邑有亡命數千人攻破縣邑殺害官長豫章王子尚遣主帥領三千人水陸討伐再往皆失利世祖遣喜將數十人至二邑誘說羣賊賊即日降

明帝即位四方兵起喜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帝大

悅即假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吏不當為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隨沈慶之累經軍旅性既勇決又習戰陣若能任之必有成績諸人紛紛皆是不別才耳喜在孝武世既見驅使性寬厚所至人並懷之及東征民間吳河東來便望風解散故喜所至克捷

宋書孔顛傳曰喜敬真及員外散騎侍郎竺超之等至國山縣界遇東軍於虎檻村擊大破之自國山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五

吳城去義興十五里子勛寧朔將軍劉延熙遣楊玄孫矯之沈靈秀黃泰四軍扼喜喜等兵力甚弱眾寡勢懸交戰盡日臨陣斬玄矯之泰餘眾一時奔走因進義興南郭外延熙屯軍南射堂喜遣步騎擊之即退水北乃柵斷長橋保郡自守喜築壘與相持庾業於長塘湖口夾岸築城有眾七千餘人器甲甚盛與延熙遙相犄角沈懷明張永與晉陵軍相持久不決太宗每遣軍輒多所求須不時上道外監朱幼舉司

徒參軍督護任農夫驍果有膽力性又簡率資給甚易乃以千人配之使助東征時庾業兵盛農夫於延陵出長塘雖云千兵至者裁四百未至數十里遣人參候云賊築城猶未合農夫率廣武將軍高尚之永興令徐崇之馳往攻之因其城壘未立農夫親持刀楯赴城入陣大破之庾業棄城走義興先是龍驤將軍阮佃夫募得蜀人數百多壯勇便戰皆着犀皮鎧執短兵本應就佃夫晉陵未發會農夫須人分配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五

及戰每先登東人並畏憚又怪其形飾殊異舊傳狐獠食人每見之輒奔走農夫收其船杖與高志之進義興援吳喜二月一日喜乃渡水攻郡分兵擊諸壘柵農夫雖至眾力尚少喜乃與數騎登高東西拍麾若招引四面俱進者東軍大駭諸營一時奔散唯龍驤將軍孔叡一柵未拔喜以殺傷者多乃開圍緩之其夜庾業孔叡相率奔走義興平劉延熙投水死有人告之乃斬首傳京邑喜軍至義鄉子勛輔國將軍

車騎司馬孔瑛屯吳興南岸太守王曇生詣瑛計事
 會信還云臺軍已近瑛大懼墮牀曰懸賞所購惟我
 而已今不遽走將為人擒左右聞之各散走瑛與曇
 生焚倉庫東奔錢塘喜至吳興倉廩遇雨不燃無所
 損失分遣軍主沈思仁吳係公追躡瑛等陸攸之任
 農夫自東還進向吳郡臺遣軍主張靈符即晉陵其
 月四日孫曇瓘陳景遠一時奔潰諸軍至晉陵表標
 棄郡東走晉陵既平吳中震動吳興軍又將至顧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五

與子寶素攜其老母泛海奔會稽海鹽令王孚邀之
 不及太宗以四郡平定留吳喜統全景文沈懷明劉
 亮孫超之壽寂之等東平會稽其月九日喜等至錢
 塘錢塘令顧昱及孔瑛王曇生等奔渡江東喜乃進
 軍柳浦諸暨令傅琰將家歸喜遣鎮北將軍沈思仁
 強弩將軍任農夫南臺御史阮佃夫等率軍向黃山
 浦東軍據岸結砦農夫等攻破之乘風舉帆直趣定
 山破其大帥孫會之於陣斬首自定山進向魚浦戍

主孔獻率千餘人據壘拒戰佃夫使隊主闕法炬射
 殺樓上弩手獻眾驚駭思仁縱兵攻之斬其軍主孔
 奴於是敗散其月十九日喜使劉亮由鹽官海渡直
 指同浦壽寂之濟自魚浦邪趣永興喜自柳浦渡趣
 西陵西陵諸軍皆散潰斬庾業顧法直吳恭傳首京
 都初子勛車騎從事中郎張綏先遣人於錢塘詣喜
 歸誠及孔覲自會稽走綏閉封倉庫以待王師二十
 一日上虞令王曇起兵攻郡入自北門囚綏付作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五

其夜殺之執尋陽王子房於別署縱兵大掠府庫空
 盡

遣步兵校尉封東興縣侯東土平定又率所領南征泰
 始四年累除驍騎將軍淮陽太守兼太子左衛率五年
 大破魏軍於荆亭六年又率軍向豫州拒魏軍加都督
 豫州諸軍事明年還建鄴初喜東征白明帝得尋陽王
 子房及諸賊帥即於東臬斬東土既平喜見子勛眾方
 熾慮後翻覆受禍乃生送子房還都凡諸大主帥顧瑛

王曇生之徒皆被全活帝以喜新立大功不問心術之及平荆州恣意剽鹵賊私萬計又嘗對客言漢高魏武本是何人帝聞之益不悅後壽寂之死喜內懼因乞中散大夫帝尤疑之及帝有疾為身後慮疑其將來不能事幼主乃賜死

宋書曰喜既死上與劉劭等書歷數其罪有曰將之為用譬如餌藥當人羸冷資散石以全身及熱勢發動去堅積以止患豈憶始時之益不計後日之損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五

非忘喜功勢不獲已耳

初帝名喜入內殿與言謔酬接甚款賜以名饌並金銀御器敕將命者勿使食器宿喜家帝素多忌諱不欲食器俾凶禍之室也及喜死發詔賻贈子徽人襲

黃回竟陵郡軍人出身充郡府雜役稍至傳教臧質為郡轉為齋帥及去職以回自隨質討元凶劬回隨從有功免軍戶後隨質于梁山敗走被錄遇赦因於宣陽門與人相博詐稱江夏王義恭馬客被鞭二百付右尚方

會中書舍人戴明寶被繫回奉事明寶竭其心力明寶尋得原散委任如初啓免回以領隨身隊回性巧觸類

多能明寶甚寵任之又拳捷果勁勇力兼人在江西與諸楚子相結屢為劫盜會明帝初即位四方兵起明寶啓帝使回募江西楚人得快手八百隸劉劭西征累遷至將校以功封聞喜縣男元徽初桂陽王休範內逼回

以屯騎校尉領軍隸齊高於新亭創詐降計回見休範可乘謂張敬兒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即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五

新休範事平進爵為侯四年建平王景素起兵回又率軍前攻城平日回軍先入又以景素讓張敬兒奴倪奴明年遷右軍將軍沈攸之起義以回為平西將軍郢州刺史率衆出新亭為前鋒未發而袁粲據石頭不從齊高回與新亭諸將任侯伯彭文之王宜興等謀應粲攻齊高於朝堂事既不果齊高撫之如舊回與宜興素不協斬之宜興吳興人形狀短小果勁有膽力少年時為劫不須伴郡縣討逐圍繞數十重終莫能擒嘗舞刀楯

回使十餘人以水交洒不能著明帝泰始中為將在壽陽間與魏戰每以少制多挺身深入

宋書曰鹵眾值宜與皆引避不敢當

以平建平王景素功封長壽縣男至是為屯騎校尉見殺回進軍未至郢州而沈攸之敗走回不樂停郢州固求南兗遂率部曲輒還改封安陸郡公徙南兗州刺史加都督齊高以回專殺終不附已乃使召之及上車愛妾見赤光冠其頭至足苦止不肯住及至見害回既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宋

祇事戴明寶甚謹言必自名未嘗敢坐躬至帳下及入內料檢有無隨之供送以此為常回同時為將有南郡高道慶凶險暴橫求欲無已有失意者輒加捶拉往往有死者朝廷畏之如虎狼齊高與袁粲等議收付廷尉賜死

杜驥字度世京兆杜陵人高祖預晉征南將軍兄坦頗涉史傳元嘉中位青冀二州刺史初坦高祖耽避難河西秦王苻堅平涼州始還關中宋武平長安隨從南還

常以倉荒遇之雖人才可施每為清途所隔坦恒慨然嘗與文帝言及史籍帝曰金日磾之美誠如聖詔假出今

恨今世無復此輩人坦曰日磾之美誠如聖詔假出今世養馬不暇豈辨見知帝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亡高祖因晉氏喪亂播遷涼土直以南渡不早便以倉荒賜隔况日磾胡人身為牧園便起入內侍齒列名賢聖朝雖復拔才臣恐未必能也帝默然北土舊法問疾必遣子弟驥年十三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宋

使候同郡韋華華子玄有高名見而異之以女妻焉累遷長沙王義欣後軍錄事參軍元嘉七年隨到彥之入河南加建武將軍魏撤河南戍悉歸河北彥之使驥守洛陽洛陽城廢久又無糧食及彥之敗退驥欲棄城走慮為文帝所誅初武帝平關洛致鍾簾舊器南還一大鐘墜落水中至是帝遣將姚聳夫領千五百人迎致之時聳夫政率所領聳鐘於洛水驥遣使給之曰鹵既南渡洛城勢弱今修理城池並已堅固軍糧又足所乏者

人耳君率眾見就共守此城大功既立取鐘無晚聳夫
 信之率所領就驥及至城不可守又無糧引眾去驥亦
 委城南奔白帝曰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入城直走人
 情沮敗不可復禁帝怒使建威將軍鄭順之殺聳夫於
 壽陽聳夫吳興武康人勇果有氣力宋偏裨小將莫及
 史糾曰此一役也驥罪可斬已則委罪而中人以死
 如鬼如蜮不宜入循吏今改附於此

十七年驥為青冀二州刺史在任八年惠化著於齊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无

自義熙至宋末刺史惟羊穆之及驥為吏民所稱詠後
 徵為左軍將軍兄坦代為刺史北土以為榮坦長子琬
 為員外散騎侍郎帝嘗有函詔敕坦琬輒開視信未及
 發又追取之敕函已發大相推檢帝遣主書詰責驥并
 檢開函之主驥答曰開函是臣第四息季文伏待刑坐
 帝特原不問卒官第五子幼文薄於行明帝初以軍功
 封邵陽縣男尋坐巧妄奪爵後以發太尉廬江王禧謀
 反事拜給事黃門侍郎廢帝元徽中為散騎常侍幼文

所蒞貪橫家累千金

宋書曰女妓數十人絲竹晝夜不絕

與沈勃孫超之居止接近又並與阮佃夫厚善佃夫既
 死廢帝深疾之帝微行夜輒在幼文門墉間聽其絃管
 積久轉不能平於是自率宿衛兵誅幼文勃超之等兄
 叔文為長水校尉亦誅

吉翰字休文馮翊池陽人初為龍驤將軍劉道憐征由
 左軍參軍隨道憐北征廣固賜爵建城縣五等侯翰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无

將佐十餘年清謹勤正甚為武帝知賞元嘉中歷梁南
 秦二州刺史徙益州刺史加督在任著美績甚得方伯
 體論者稱之累遷徐州刺史監徐兗二州豫州梁郡諸
 軍事時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因翰八關齋呈事翰
 省訖語令且去明可更呈明旦典籤不敢復入呼之乃
 來取昨所呈事視訖謂曰卿意當欲宥此囚死命昨於
 齋坐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既欲
 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之原

此囚生命其刑政類如此自下畏服莫敢犯禁卒於官
史糾曰典籤固有罪然罰之可殺之不可殺刑法之
吏以寬不赦之民不宜入循吏 宋書索劬傳曰蓋
吳北地瀘水人先是劬地謠言滅劬者吳至是吳年
二十九於杏城天台舉兵叛劬諸戎夷並響應有眾
十餘萬劬主拓拔燾惡其名累遣軍擊之輒敗吳上
表歸順曰自靈祚南遷禍纏神土蒼元蹈犬噬之悲
舊都哀荼蓼之痛臣以庸鄙仗義因機乘寇劬天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五

之期籍二州思奮之憤故創迹天台爰暨咸雍義風
一鼓率土響同師不崇朝羣狡震裂殄逆鱗於函關
掃凶迹於秦土非仰協宋靈俯允羣願焉能若斯者
哉今平城遺虐連兵大壇東西狼顧威形莫接長安
孤危河洛不戍闔境顛顛仰望皇澤伏望陛下給一
旅之眾北陵河陝賜臣威儀兼給戎械進可厭捍內
寇覆其巢穴退可宣國威武鎮御舊京使中都有鳴
鸞之響荒餘懷來蘇之德燾遣軍屢敗乃自率大眾

攻之吳又表曰昔中都失統九域分崩羣凶丘列於
天邑飛鷲鷓目於四海先皇慈懷內發愍及戎荒剪
偽羌於長安雪黎民之塗炭天未忘難禍患仍起獫
狁侏張侵暴中國縱毒生民虐流兆庶士女能言莫
不歎忿傾首東望仰希拯接臣仰恩天時以義伐暴
東西結連南北樹黨遙憑威靈千里雲集冀廓除榛
莽以待王師義夫始臻莫不瓦解劬主二月四日傾
資倒庫與臣連營接刃交鋒無日不戰獲賊過半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五

屍蔽野伏願特遣偏師賜垂拯接若天威既震足使
姦劬潰亡遺民小大咸蒙生造太祖詔曰北地蓋吳
起眾秦川華戎響附奮其義勇頻致克捷屢遣表疏
遠効忠欵志梟逆劬以立勲績宜加爵號褒獎乃誠
可以為使持節都督關隴諸軍事安西將軍離州刺
史北地郡公使雍梁遣軍界上以相援接燾攻吳大
小數十戰不能克文帝遣使送雍秦二州所統郡及
金紫以下諸將印合一百二十一紐與吳使隨宜假

授屠各反叛吳自攻之中流矢死吳弟吾生率餘眾
入木面山皆尋破散 北史陸侯傳吳因侯赦其二
叔死罪遂斬吳自贖與此不同當從北史 愚按吳
身雖居魏而心實係宋故予特從宋書索鹵傳錄出
附宋傳末云

論曰凶人濟其身業非世亂莫由安都自致奔亡亦為
幸矣鄧琬以亂濟亂終致顛隕宗越釁稔惡盈旋至夷
戮各其職也吳喜以定亂之功勞未酬而禍集黃回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五

助順之志福未驗而災生命矣夫

杜驥貪生嫁禍吉翰舞文立威削循吏而入雜傳詎
云過乎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二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三十一

南史四十二

齊宗室

文皇帝

衡陽元王道度 始安貞王道生

曲江公遙欣 子翬 安陸昭王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二

新吳侯景先

南豐伯赤斧 子頴

穎達

文皇帝諱長懋字雲喬小字白澤武帝長子武帝年未
弱冠而生太子姿容豐美為高帝所愛宋元徽末遷晉
熙王昶撫軍主簿事寧武帝遣太子還都高帝方創霸
業心存嫡嗣謂太子曰汝還吾事辦矣處之府東齋令
通文武賓客謂荀伯玉曰我出行日城中軍悉受長懋
節度我雖不行內外直防及諸門甲兵悉令長懋時
履行轉秘書丞以同宣帝諱不就歷中書黃門侍郎昇

明三年高帝將受禪武帝已還京師以襄陽兵馬重鎮不欲佗族出太子為雍州刺史加都督北中郎將寧蠻校尉建元元年封南郡王江左嫡皇孫封王始此先是梁州刺史范柏年頗著威名沈攸之事起遣軍聲援京師而侯望形勢事平朝廷遣王玄邈代之玄邈已至栢年遲回魏興不肯下太子慮其為變乃遣說之許啓為府長史及至襄陽因執害之

南齊書曰栢年華陽人世為土豪知名州里宋世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二

三

晉壽太守討氏賊遂為梁州栢年強立善應對既誅

太祖猶曰栢年幸可不爾為之恨恨

二年徵為侍中中軍將軍置府鎮石頭穆妃薨成服日

駕出臨喪朝議疑太子應出門迎左僕射王儉曰尋禮

記服問君所主夫人喪太子嫡婦言國君為此三人為

主喪也今鑾輿臨降自以主喪而至雖因事撫慰義不

在弔南郡以下不應出門奉迎但尊極所臨禮有變革

權去杖經移立戶外足表情敬無煩止哭皇太子既一

官之主自應以駕幸宮依常奉候既當成服之日吉凶

不相干宜以衰幘行事望拜止哭率由舊章尊駕不以

臨弔奉迎則惟常體求之情禮如為可安又其年九月

有閏小祥疑應計閏儉又議以為三百六旬尚書明義

文公納幣春秋致譏故先儒暮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

月數數閏所以吳商云舍閏以正暮允協情理沒閏之

理固在言先並從之武帝即位為皇太子初高帝好左

氏春秋太子承旨諷誦以為口實及正位東儲善立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二

三

尚解聲律工射飲酒至數斗而未嘗舉盃從容有風儀

音韻和辯引接朝士人人自謂得意文武士多所招集

會稽虞炎濟陽范岫汝南周顒陳郡袁廓並以學行才

能應對左右而武人畧陽垣歷生襄陽蔡道貴拳勇秀

出當時以比關羽張飛其餘安定梁天惠平原劉孝慶

河東王世興趙郡李居士襄陽黃嗣祖魚文康綯之徒

並為後來名將永明三年講孝經於崇正殿少傅王儉

令太僕周顒撰為義疏五年冬太子臨國學親臨策試

諸生於坐問少傅王儉曲禮云無不敬義儉及竟陵王子良等各有酬答

南齊書載太子問少傅王儉等曰曲禮云無不敬上之接下慈而非敬今與下之奉上摠同敬名將不為昧儉曰鄭玄有云禮主於敬尊卑所同太子曰資敬奉君資愛事親今乃移敬接下豈在三義儉曰奉君必同至極逮下不慢而已傳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書曰奉先思孝接下思恭此又經典明文互相起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二

四

竟陵王子良曰禮者敬而已矣自上及下非嫌太子曰本不謂有嫌正欲使言與事符輕重有別耳臨川王映曰先舉必敬以明大體尊卑事數備列後章亦當不以摠畧而礙

太子又以此義問諸學生謝幾卿等十人並以筆對太子問王儉周易乾卦本施天位而說卦云帝出乎震震本非天義豈當相左王儉曰乾健震動天以運為德故言帝出乎震儉又諮太子孝經仲尼居曾子侍義臨

川王映諮孝為德本義太子並應機酬答甚有條貫

南齊書曰太子以長年臨學亦近代所未有明年帝將訊丹陽所領囚及南北二百里內獄詔太子於玄圃園宣猷堂錄三署囚原有各有差帝晚年好游宴尚書曹事亦分送太子省視太子與竟陵王子良俱好釋氏立六疾館以養窮民而性頗奢麗宮內殿堂皆雕飾精綺過於帝宮開拓玄圃園與臺城北澗等中起土山池閣樓觀塔宇窮奇極麗費以千萬多聚異石妙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二

五

極山水慮帝官中望見乃旁列修竹外施高鄣造游觀數百間施諸機巧宜須郵蔽須臾成立若欲毀撤應手遷徙又製珍玩之物織孔雀毛為裘光采金翠過於雉頭遠矣以晉明帝為太子時立西池乃啓武帝引前例求於東田起小苑帝許之永明中二宮兵力全實太子使官中將吏更番築役營城包巷制度之盛觀者傾都帝性雖嚴太子所為無敢啓者後帝幸豫章王巖宅還過太子東田見其彌亘華遠壯麗極目大怒收監作主

帥太子懼皆藏之由是見責太子素疾體又過壯常在
宮內簡於遨遊玩弄羽儀多所僭擬雖咫尺宮禁而帝

終不知又使徐文景造輦及乘輿御物虎賁雲罕之屬

帝嘗幸東宮忽忽不暇藏輦文景乃以佛像內輦中故

帝不疑文景父陶仁時為給事中謂文景曰終當滅門

政當掃墓待喪耳仍移家避之其後文景竟賜死陶仁

遂不哭時謂有古人風十年豫章王嶷薨太子見帝友

于既至造碑文奏之未及鐫勒十一年春正月有疾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二

六

自臨視有憂色疾篤上表告辭薨於東宮崇明殿時年

三十六太子年始過立久在儲官得參政事內外士民

私咸謂旦暮繼體及薨朝野驚惋帝幸東宮臨哭盡哀

詔敕以袞冕諡文惠葬崇安陵有司奏御服暮朝臣齊

衰三月南郡國臣齊衰暮臨汝曲江國臣並不服六宮

不從服後帝履行東宮見太子服玩過制大怒敕有司

隨事毀除以東田殿堂處為崇虛館鬱林立追尊為文

帝廟稱世宗初太子惡明帝密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

色中殊不悅此人當由其福德薄所致子良便苦救解
明帝立果大相誅害

資治通鑑曰太子子孫無遺

衡陽元王道度齊高帝長兄始與帝俱受學於雷次宗
宣帝問次宗二子學業次宗答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

皆良璞也仕宋位安定太守卒齊建元元年高帝追加

封謚無子以第十一子鈞繼鈞字宣禮年五歲所生區

貴人病便加憔悴左右依常以五色餅飴之不肯食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二

七

須待姨差年七歲出繼元王見高帝未拜便涕泗橫流

帝執其手曰伯叔猶父勿怨所以令汝出繼以汝有意

堪奉蒸嘗故耳即敕外如先給通幃車雉尾扇等事

依正王區貴人卒居喪盡禮服闋當問訊武帝尫羸骨

立登車三上不能升乃止典籤曹道民具以聞帝即幸

鈞邸見之愴然還謂褚綦曰昨見衡陽猶奇毀損卿可

數相撫悅先是貴人以華釵厨子并剪刻錦繡中倒炬

鳳皇蓮芰星月之屬賜鈞為玩弄貴人亡後每歲時朔

望輒開視再拜啞咽見者皆為之悲性好學善屬文與

琅瑯王智深以文章相會濟陽江淹亦遊焉武帝謂王

儉曰衡陽王須文學當使華實相稱不得止取貴游子

弟乃以太子舍人蕭敷為文學鈞常手自細書寫五經

部為一卷置於巾箱以備遺忘侍讀賀玠問曰殿下家

有墳素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五

經檢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爭效為

巾箱五經巾箱五經自此始居身清率言未嘗及時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二

會稽孔珪家起園列植桐柳多構山泉殆窮真趣鈞往

遊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閣詎得與山人交邪答曰

身處朱門情遊江海形入紫閣意在青雲珪大美之吳

郡張融清抗絕俗雖王公貴人視之傲如也唯雅重鈞

謂從兄緒曰衡陽王飄飄有凌雲氣風情素韻彌足可

懷融與之遊不知老之將至歷秘書監延興元年明帝

將圖篡逆忌高武諸王遂為所殺明帝立以永陽王子

珉仍本國繼元王為孫子珉字雲璵武帝第二十子永

泰元年又見害復以武陵王暉子子坦奉元王後

始安貞王道生字孝伯高帝次兄仕宋位奉朝請卒高

帝即位追加封諡三子長鳳次鸞是為明帝次鈞是為

安陸昭王鳳字景慈仕宋位正員郎卒高帝即位諡靖

世子建武元年明帝追尊道生為景皇妃江氏為后立

寢廟於御道西陵曰修安追封鳳始安靖王改華林鳳

莊門為望賢門太極東堂畫鳳鳥題為神鳥而改鸞鳥

為神雀子遙光嗣政逆臣傳遙光弟曲江公遙欣字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二

暉宣帝兄西平太守奉之無後以遙欣繼為曾孫遙欣

髻亂中便巖然明帝謂江祐曰遙欣雖幼觀其神彩殊

有局幹必成令器未知年命何如耳安陸王鈞曰不患

其兄弟不富貴但恐鈞不及見耳言之慘然始年七歲

出齋時有一左右小兒善彈飛鳥無不應弦墜落遙欣

謂曰凡戲多端何急彈此鳥自空翔何關人事無趣殺

此生亦復不急左右感其言遂不復彈鳥時少年通好

此事所在遂止年十五六便博覽經史弱冠拜中書郎

明帝入輔遙欣與始安王遙光等參預政事凡所談薦皆得其人由是朝野輻湊軒蓋盈門延興元年明帝以遙欣為兗州刺史時豐城公遙昌亦出鎮壽春帝於便殿宴始安王遙光亦在座帝慘然謂遙欣曰昭王云不患汝兄弟不富貴而言不及見如何因悲慟不自勝君臣皆嗚咽侍者雨淚及泊歐陽岸忽謂左右曰比何都不見彈左右云有門生因彈見勗遂以此廢所在皆止遙欣笑曰我小兒時聊復語耳那復遂斷邪建武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二

十一

年進號西中郎將封曲江公遷荊州刺史加都督明帝子弟弱小晉安王寶義有廢疾故以遙光為楊州居中遙欣居陝西在外威權並在其門遙欣好勇聚畜武士以為形援永泰元年詔遙欣以本官領雍州刺史寧蠻校尉移州鎮襄陽魏軍退不行卒贈司空諡康公葬用王禮子幾字德玄年十歲便能屬文早孤有第九人並幼幾恩愛篤睦聞於朝廷性溫和與物無競清貧自立好學善草隸書湘州刺史楊公則曲江公故吏也每見

幾謂人曰康公此子可謂桓靈寶重出及公則卒幾為之誄時年十五沈約見而奇之謂其舅蔡樽曰昨見賢甥楊平南誄文不減希逸之作始驗康公積善之慶位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末年專釋教為新安太守郡多山水特其所好適性遊履遂為之記卒於官子清亦有文才位永康令遙欣弟遙昌建武元年封豐城縣公位豫州刺史卒諡憲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二

十二

南齊書魏鹵傳曰遙昌字季暉解褐秘書郎建武元年封豐城縣公為征鹵將軍豫州刺史二年鹵主元宏寇壽春遣使呼城內人遙昌遣參軍崔慶遠詣宏慶遠曰屈完有言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宏曰師當有故鄉欲使我含瑕依違為欲指斥其事慶遠曰未承來議無所含瑕宏曰齊主何故廢立慶遠曰廢昏立明古今同揆主上與武帝昆季有同魚水武皇臨崩託以後事嗣孫荒迷廢為鬱林上逼太后嚴令下迫羣臣稽顙踐登皇極未審聖旨何疑宏曰武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二

三

子弟今皆何在慶遠曰七王同惡皆伏菅蔡之誅其
 二十餘王內升清階外典方牧宏曰如我所聞靡有
 子遺卿言美而非實又曰若如卿言便可釋然慶遠
 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豈不善哉宏曰卿為欲朕和
 親為欲不和慶遠曰和親則二國交歡蒼生再賴不
 和則二國交怨蒼生塗炭和與不和裁由聖衷宏設
 酒及羊炙雜果又謂慶遠曰卿主克黜凶嗣不違忠
 孝何以不立近親如周公輔成王而苟欲自取慶遠
 答曰成王有亞聖之賢故周公得輔相之今近藩無
 成王之賢且霍光亦立宣帝宏曰霍光何不自立為
 君慶遠曰此非其類皇上可比宣帝豈得與霍光為
 匹若爾武王伐紂何以不立微子而輔之宏大笑明
 日引軍向城東遣道登人進城賜慶遠袴褶絡帶遙
 昌永泰元年卒帝愛遙昌兄弟如子甚痛惜之贈車
 騎將軍儀同三司帝以問徐孝嗣孝嗣曰豐城本資
 尚輕贈以班台如為小過帝曰卿乃欲存萬代佳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二

三

此我孤兒子不得與計謚憲公 愚按信如所載魏
 孝文何以又遣使臨江數明帝罪惡釋則不數數則
 不釋其為南齊書飾詞無疑南史削而不錄有以夫
 資治通鑑又存其言誤也
 安陸昭王瓘字景業善容止仕宋位中書郎建元元年
 封安陸侯為五兵尚書出為吳郡太守政有能名竟陵
 王子良與書曰竊承下風數十年來姑蘇未有此政武
 帝嘉其能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瓘留心辭
 訟人人呼至案前親自顧問有不得理者勉喻之退皆
 無恨為士民畏愛及卒喪還士民緣汜水悲泣設祭峴
 山為立祠謚昭侯明帝少相友愛時為僕射領衛尉表
 求解職私第展哀詔不許每臨瓘靈輒慟絕哭不成聲
 建武元年贈司徒安陸王子寶暉嗣永元元年改封湘
 東王
 南齊書曰高宗兄弟一門皆尚吏事獨寶暉粗好文
 章

東昏廢寶暉望物情歸已坐待法駕已城內送款梁武
宣德太后臨朝拜太常不自安有密謀及弟江陵公寶
賢霄城公寶宏皆遇害

愚按是時蕭衍將篡故忌而殺之本史何得云反云
伏誅若果反衍則齊室忠臣也今改之

新吳侯景先高帝從子父敬宗始興王國中軍景先少
孤有至性隨母孔氏為舅氏鞠養高帝嘉之常相提攜
及鎮淮陽以景先領軍主自隨防衛城內委以心腹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二

五

帝為廣興郡啓高帝求景先同行除武帝寧朔府司馬
自此常相隨遂建元元年為太子左衛率封新吳縣伯
見委任勢傾天下景先本名道先後改為景先以避帝
諱初武帝少年與景先共車行泥路車久故壞至領軍
府西門車轆折俱狼狽景先謂帝曰吾兩人脫作領軍
無忘今日艱辛也及帝踐祚詔以景先為兼領軍將軍
拜日羽儀甚盛傾朝觀矚拜還未至府門中詔相聞領
軍今日故當無折轆事邪景先事帝盡心故恩寵特密

初西還帝坐景陽樓召景先語故舊唯豫章王嶷一人
在席轉中領軍駕射雉郊外景先常甲仗從廉察左右
尋進爵為侯始昇明中沈攸之舉兵荊州帝時鎮江州
盆城景先夜乘城忽聞壘中有小兒呼蕭丹楊未測何
人聲聲不絕試問空中應云攸之尋當平何事嚴防語
訖不復言窮之亦不見明旦以白帝帝曰攸之自無所
至馬知汝後不作丹楊尹景先曰寧有作理尋攸之首
至及永明三年詔以景先為丹楊尹謂曰此授欲驗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二

十五

年盆城壘空中言耳後假節司州諸軍事卒

南齊書載景先遺言曰自省必無起理長違聖世悲
哽不知所言可為作啓事上謝至尊以兒毅等素闕
訓範未有所識仰累聖明自丁荼毒妓妾分張所餘
醜猥數人皆不鮮事可以明月佛女桂枝佛兒玉女
美玉上臺美滿艷華奉東官所賜宅曠大須喪服竟
可輸還臺六親多未得料理可隨宜分郵
諡忠侯子毅位北中郎司馬性奢豪好弓馬為明帝所

疑忌王晏事敗并陷誅之

南豐伯赤斧高帝從祖弟父始之冠軍中兵參軍赤斧以和謹為高帝所知高帝輔政為黃門侍郎淮陵太守宋順帝遜位立宮於丹楊故治帝令赤斧輔送至因留防衛及遇弒乃還後為雍州刺史在州不營產利勤於奉公武帝親遇與蕭景先相比封南豐縣伯遷給事中太子詹事卒於家貧無緡為哀帝聞之愈加悅惜賜錢布蠟有差謚懿伯子頴胃襲頴胃字雲長弘厚有父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二

六

起家秘書郎高帝謂赤斧曰頴胃輕朱被身趨進轉美足慰人意遷太子舍人遭喪感足疾數年然後能行武帝詔慰勉之賜以醫藥除竟陵王子良司徒外兵參軍晉安王子懋文學頴胃好文義頴基好武勇武帝登烽火樓詔羣臣賦詩頴胃詩合旨帝謂頴胃曰卿文弟武宗室便不乏才帝以頴胃勲戚子弟自中書郎除左軍將軍知殿內文武事得入便殿出為新安太守吏民懷之後遣衛尉明帝廢立頴胃從容不為同異乃引頴胃

預功建武二年進爵為侯賜以常所乘白犢牛帝每存

倫約欲鑄壞大官元日上壽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頴胃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為侈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頴胃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帝甚慙後為廬陵王子卿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行兗州府事是年魏揚聲當飲馬長江帝懼敕頴胃移居民入城士民驚恐席卷欲南渡頴胃以魏軍尚遠不即施行魏軍亦尋退仍為南兗州刺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二

七

史加都督和帝為荊州以頴胃為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府事時江祏專執朝權此行由祏頴胃不平曰江公盪我輩出東昏侯誅戮羣公委任廝小崔陳敗後方鎮各懷異計永元二年十月尚書令臨湘侯蕭懿及弟衛尉暢見害先遣輔國將軍劉山陽就頴胃兵襲梁武梁武時刺史雍州將起兵慮頴胃不同遣頴胃親人王天虎詣江陵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荆雍書與頴胃勸同舉兵頴胃意猶未決初山陽出南州謂人曰朝廷

以白虎幡追我亦不復還矣席捲妓妾盡室西行至巴陵遲回十餘日不進梁武帝復追天虎齋書與穎胄設奇畧以疑之是時或云山陽謀殺穎胄以荊州同舉山陽至果不敢入城穎胄計無所出夜遣錢唐人朱景思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畜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且衆又不敵取之不可必制制之歲寒復不為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霸業成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二

六

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固不濟矣

史糾曰此傳大槩與南齊書同而微有異者齊書所云斬山陽則劉懷慶劉熙焜蕭文焄孫未陳秀南史則有席闡文一人齊書云山陽至州單衣白服將左右數十人南史則云將步騎數百人茲屬小節不足深論若闡文創辭首義一史屢載一史全削傳信傳疑後人何從 愚按南齊一書梁武詔付秘閣改其

紕繆當從之南史皆附會也

忱亦勸焉穎胄乃斬天虎示山陽山陽大喜輕將步騎數百到州闡文勒兵斬之傳首梁武東昏聞山陽死發詔討荆雍穎胄有器局既唱大事衆情歸之長沙寺僧鑄黃金為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為下方黃鐵穎胄取龍以充軍實乃歎曰往年江柘斥我至今始知禍福無門也十二月移檄建鄴三年正月和帝為相國以穎胄為左長史進號鎮軍將軍於是始選用方伯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二

九

武屢表勸和帝即尊號穎胄使別駕宗史撰定禮儀上尊號改元於江陵立宗廟南北郊州府門城悉依建康官置尚書五省以城南射堂為蘭臺南郡太守為尹建武中荊州大風雨龍入栢齋中柱壁上有爪足處刺史蕭遙欣恐不敢居之至是以為嘉福殿中興元年三月穎胄為侍中尚書令監八州軍事荊州刺史留衛西朝以弟穎達為冠軍將軍及楊公則等率師隨梁武圍郢城穎達會軍漢口與王茂曹景宗等攻陷郢城梁武進

溧州使與曹景宗破東昏將李居士又從下東城初梁

武之起也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瓚巴西太守魯休烈弗

從舉兵侵荊州敗輔國將軍任漾之於硤口穎胄遣軍

拒之而梁武已平江郢圍建康時穎胄輔帝有安重之

勢素能飲酒噉白肉膾至三斗自以職居上將不能拒

制瓚等憂愧發疾卒州中秘之使似其書者假為教命

時梁武圍建康住石頭和帝密詔報穎胄凶問亦秘不

發喪及建康平蕭瓚亦眾懼而潰乃詔發喪詔贈穎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二

五

丞相前後部羽葆鼓吹班劍三十人輜輶車黃屋左纛

梁天監元年追封巴東郡公

梁武帝集載詔曰念功惟德列代所同追遠懷人彌

與事篤穎胄締構義始契關屯夷載形心事朕膺天

改物望岱觀河永言號慟可追封云云

喪還武帝臨哭渚次葬依晉王導齊豫章王嶷故事謚

獻武弟穎達少好勇使氣穎胄齊建武末行荊州事穎

達亦為西中郎外兵參軍俱在西府齊季多難頗不自

安與兄穎胄舉兵穎達弟穎孚自建鄴為廬陵人脩景

智潛引與南歸穎孚緣山逾嶂僅免道中絕糧後因食

過飽而卒建康平梁武以穎達為前將軍丹楊尹及受

禪贈穎孚右衛將軍封穎達作唐侯

梁書曰穎達啓乞留一軍稅為御史中丞任昉所彈

有曰陛下弘惜勳良每為曲法臣當官執憲敢不直

繩請免所居官以侯還第詔原之

位侍中衛尉卿出為豫章內史意甚憤憤未發前預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二

五

林宴後於座辭氣不悅沈約因勸酒欲以釋之穎達大

罵約曰我今日形容正是汝老鼠所為何忽復勸我酒

舉座驚愕帝謂之曰汝是我家阿五沈公宿望何意輕

脫若以法繩汝汝復何理穎達竟無一言唯大涕泣帝

心愧之未幾遷江州刺史少時懸執歸化穎達長史沈

瑀等苛刻為盜所害眾頗疑穎達知朝廷意唯飲酒不

知州事後卒於左衛將軍謚康侯子敏嗣位新安太守

好射雉未嘗在郡辭訟者遷於歛後張弩損腰卒第七

子敷太清初為魏興太守梁州刺史宜豐侯循以為府長史梁州有古墓名尖冢或云張騫墳欲有發者輒聞鼓角與外相拒推埋者懼而退敷謂無此理求自監督及開惟有銀鑊銅鏡方尺敷時居母服為清談所敗論曰有齊宗室唯始安後克昌明帝取以非道遙光濟以殘酷卒至顛仆所謂亦以此終也顏胄荊州之任蓋惟失職及其末途倚伏豈預圖所致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二

五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二

南史四十三

明李清撰

齊高帝諸子上

豫章文獻王嶷

子子廉 子恪 子操 子範 子範子乾 子範弟子顯 子雲 子暉在梁書

齊高帝十九男昭皇后生武帝豫章文獻王嶷謝貴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三

一

生臨川獻王映長沙威王晃羅太妃生武陵昭王暉任太妃生安成恭王暹陸脩儀生鄱陽王鏘晉熙王鉞袁脩容生桂陽王鐸何太妃生始興簡王鑑宜都王鉉區貴人生衡陽王鈞張淑妃生江夏王鋒河東王鉉李美人生南平王銳第九第十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七皇子早亡衡陽王鈞出繼高帝兄元王後豫章文獻王嶷字宣儼高帝第二子寬仁弘雅有大成之量高帝特鍾愛任宋為尚書左民郎錢唐令高帝破

薛索兒改封西陽以先爵賜嶷為晉壽縣侯後為武陵
內史時沈攸之責賾伐荊州界內諸蠻諸蠻遂反五溪
禁斷魚鹽羣蠻怨怒酉溪蠻王田頭擬殺攸之使攸之
責賾千萬頭擬輸五百萬發氣死其弟婁侯纂立頭擬
子田都走入獠中蠻部大亂抄掠至都城下嶷遣隊主
張英兒擊破之田都自獠中請立而婁侯亦歸附嶷誅
婁侯於郡獄命田都繼其父蠻眾乃安入為宋順帝驃
騎從事中郎詔司徒袁粲謂人曰後來佳器也高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三

二

在領軍府嶷居青溪宅蒼梧王夜中微行欲掩襲宅內
嶷令左右儻刀戟於中庭蒼梧從牆間窺之見已有備
乃去高帝憂危既切腹心荀伯玉勸帝渡江北起兵嶷
諫曰主上狂凶人不自保單行道路易以立功外州起
兵鮮有克勝於此立計萬不可失及蒼梧殞高帝報嶷
曰大事已判汝明可早入順帝即位轉侍中摠宮內直
衛沈攸之之難高帝入朝堂嶷出鎮東府加冠軍將軍
及表繁舉兵之夕丹陽丞王遜告變先至東府嶷遣帳

內軍主戴元孫二千人隨薛道淵等俱至石頭焚門之
功元孫預焉先是王蘊薦部曲六十人助為城防實為
內應嶷知蘊懷貳不給其仗散處外省及難作搜檢皆
亡去上流平後武帝自尋陽還嶷出為都督江州刺史
以定策功改封永安縣公仍徙鎮西將軍都督荊州刺
史時高帝作輔嶷務存約省停府州儀迎物及至州坦
懷納善側席思政王儉與嶷書曰舊楚蕭條仍歲多故
政荒民散實須緝理公臨蒞甫爾英風惟穆江漢來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三

三

庾亮以來荊州無復此政古人云暮月有成而公旬日
成化豈不休哉初沈攸之欲聚眾開民相告士庶坐執
役者甚眾嶷至鎮一日遣三千餘人見囚五歲刑以下
不連臺者皆原遣之以市稅重多所寬假一方甚悅禪
讓間武帝欲速定大業嶷依違默無言建元元年高帝
即位赦詔未至嶷先下令蠲除部內昇明二年以前逋
負遣侍中尚書令都督揚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封豫章郡王會魏軍動詔以嶷為南蠻校尉荆

湘二州刺史都督八州尋給油絡俠望車二年

南齊書曰鹵寇司豫二州又濟淮攻壽春分騎當出
隨鄧眾以為憂嶷曰鹵入春夏非動眾時令豫司疆
守遏其津要彼見堅嚴自當潰散必不敢越二鎮而
南也以荊州隣接蠻蠻慮其生心令鎮內皆緩服既
而鹵竟不出樊鄧於壽春敗走

給班劍二十人其夏於南蠻園東南開館立學上表言
狀置生三十人取舊族父祖位正佐臺郎年二十五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三

四

下十五以上補之置儒林參軍一人文學祭酒一人勸
學從事二人行釋菜禮以穀過賤聽民以米當口錢優
評斛一百義陽劫帥張羣亡命積年鼓行為賊義陽武
陵天門南平四郡界被其殘破沈攸之連討不能擒末
乃首用之攸之起事羣從下郢於路先叛結若三溪依
據深險嶷遣中兵參軍虞欣祖為義陽太守使降意誘
納之厚為禮遺於坐斬首其黨皆散四郡獲安入為都
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中書監司空侍中如故加兵置

佐以前軍臨川王映府文武配司空府嶷以將還都脩

治廨宇及路陌東歸部曲不得齋府州物出城及發江
津士女觀送數千人皆垂泣嶷發江陵感疾至都未瘳
帝深憂慮為之大赦三年六月壬子赦令是也疾愈帝
幸東府設金石樂使乘輿至宮六門武帝即位進位太
尉增置兵佐解侍中增班劍三十人建元中武帝以事
失旨高帝頗有代嫡之意而嶷事武帝恭悌盡禮未嘗
違忤顏色故武帝友愛亦深性至孝高帝崩哭泣過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三

五

耳目皆出血永明元年領太子太傅解中書監
南齊書載嶷啓曰臣自頃以來宿疾稍纏心慮恍惚
表於容狀視此根體常恐命不勝恩欲從俗啓解今
職但恐厝辭為鄙或貽物誚而可復加寵榮增其顛
墜且儲副之重實非常選遂使太子見臣必束帶官
臣皆再拜何以當此若天假臣年得預人五惟當請
降詔璫以飾微軀永侍天顏此臣願也服之不衷猶
為身災况寵爵乎誓以命請帝不從 又載永明二

年詔曰漢之梁孝寵異列藩晉之晉獻秩殊常敘况乃地侔前准勲兼往式雖天倫有本而因事增情宜廣田邑用伸恩禮可增封四千戶

宋武以來州郡秩俸及雜供給多隨土所出無有定準嶷上表請明立定格班下四方永為恒制從之嶷不參朝務而言事密謀多見信納服闋加侍中宋元嘉制諸王入齋閣得白服裙帽見人主唯出太極四廂乃備朝衣自此以後斯事一斷帝與嶷同生相友睦宮內曲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三

六

許依元嘉嶷固辭不奉敕唯車駕幸第乃白服烏紗帽侍宴至於衣服制度動皆陳啓事無專制務從減省並不見許又啓曰

南齊書有曰臣五十之年為玩幾時亦復不能以理

內自制

北第舊邸本自甚華臣往歲作小眠齋皆補接為辨無乖格制要是檉栢之華一時新淨東府又有此齋亦為華屋而臣頓有二處住止下情竊所未安訊訪東宮玄

圖乃有栢屋制甚古拙臣乃欲壞取以奉太子非但失之於前且補接既多不可見移亦恐外物或為異論不審可有垂許送東府齋理否

冊府元龜曰太子不知臣有此屋正以東宮無而臣有自處之體不宜爾陛下若不怡體臣心便當永棄不脩南齊書曰伏見以諸王舉貨屢降嚴旨少拙營生已具上簡巨細所資皆是公潤未知將來罷州後或當學營覽自贍否連年惡疾之餘顧影單回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三

七

事蓄聚惟逐手為樂耳

帝答曰見別紙汝勞疾亦復那得不動何意為作煩長啓事屋事慎勿強厝此意白澤亦當不解何意竟不從三年文惠太子講孝經畢嶷求解太傅不許嶷常慮盛滿又因宮宴求解楊州授竟陵王子良帝終不許曰畢汝一世無所多言帝即位後頻發詔拜陵不果行遣嶷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滂井有水牛突部伍直兵執牛推問嶷不許取絹一疋橫繫牛角放歸其家政在寬

厚故得朝野歡心四年唐寓之賊起焜啓帝曰此段小
寇出於凶愚天網宏罩理不足論但聖明御世幸可不
爾比藉聲聽皆云有由而然頃小大士庶每以小利奉
公不顧所損者大捷藉檢工巧督郵簡小塘藏丁匿口
凡諸條制實長怨府此目前交利非天下大計一室之
中尚不可猜宇宙之內何可周視公家何嘗不知民多
欺巧古今政以不可細碎故不為此實非乖理但識理
者百不有一陛下弟兒大臣猶不皆能伏理况復天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三

八

悠悠萬品怨積聚黨凶迷相類止於一處何患不除脫
復多所便成紘紘帝答曰欺巧那可容宋世混亂以為
是不蚊蟻何足為憂官軍昨至今都應散滅吾政恨其
不辯大耳亦何時無亡命耶後乃詔聽復籍注五年進
位大司馬八年給阜輪車尋加中書監固讓疑身長七
尺八寸善持容範文物衛從禮冠百僚每出入殿省皆
瞻望嚴肅自以地位隆重深懷退素北宅舊有園田之
美乃盛脩理之武帝嘗問臨川王映居家何事樂映曰

政使劉瓛講禮顧恩講易朱廣之講莊老臣與二三諸
彥兄弟友生時復擊贊以此為樂帝大賞之他日謂焜
曰臨川為善遂至於斯焜曰此大司馬公次弟安得不
爾帝仍以玉如意指焜曰未若皇帝次弟為善最多也
焜常戒諸子曰凡富貴少不驕奢以約失之者鮮矣漢
世以來侯王子弟以驕恣之故大者滅身喪族小者削
奪邑城可不戒哉稱疾不利往東城累求還第令世子
子廉代鎮東府帝數幸焜第宋長寧陵隧道出第前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三

九

帝曰我便是入他家墓內尋人乃徙其表闕麒麟於東
岡麒麟及闕形勢甚巧宋孝武於襄陽致之後諸帝王
陵皆模範而莫及也永明末駕數遊幸唯焜陪從帝嘗
出新林苑同輦夜歸至宮門焜下輦辭出帝曰今夜行
無使為尉司所呵也焜對曰京輦之內皆屬臣州願陛
下不垂過慮帝大笑賜以謂所遺輶車每幸第不復屏
人敕外監曰我往大司馬第是還家耳焜妃庾氏嘗疾
瘳帝幸焜邸後堂設金石樂官人畢至登桐臺使焜著

烏紗帽極日盡歡教焜備家人禮焜謂帝曰古來言願
陛下壽比南山或稱萬歲此近貌言如臣所懷實願陛
下極壽百年亦足矣帝曰百年復何可得止得東西一
百於事亦濟因相執流涕十年帝封焜諸子舊例王子
封千戶焜欲五子俱封焜減人五百戶其年疾篤表解
職不許賜錢五百萬營功德

南齊書載焜啓曰臣自嬰今患亟降天臨醫走術官
泉開藏府慈寵優渥備極人臣生年疾迫遽蔭無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三

七

願陛下審賢與善極壽蒼旻強德納和為億兆御臣
命違昌數奄奪恩憐長辭明世伏涕嗚咽

薨年四十九其日帝兩視疾至薨乃還宮詔斂以袞冕
温明秘器大鴻臚持節護喪事太官朝夕送祭奠大司
馬太傅二府文武悉停過葬

南齊書載竟陵王子良啓曰臣聞春秋稱王母弟益
尊其所重也在漢則梁王備出警入蹕之儀在晉則
齊王具殊服九命之贈江左以來尊親是闕哀章之

典廢而不傳實由人缺其位非禮虧省故大司馬豫

章王焜協贊皇基經綸伯業功業高顯清譽愈彰富
貴隆重廉潔彌峻等古形今孰類斯美况與陛下共
起布衣俱登天貴生平遊處何事不同分甘均味何
珍不等未嘗覩貌而天心不歡見形而聖儀不悅爰
及臨危捨命親瞻喘息萬分之際沒在聖目號動天
地慟驚鬼神乃至徹膳移寢坐泣遷旦神儀損耗隔
宿改容奉瞻聖顏誰不悲悚既有若斯大德而典服
之贈不彰如其脫致虧志追改為煩不令千載之下
物有遺恨詔曰宜加茂典以協徽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三

七

詔贈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揚州牧綠綬綬具
九服錫命之禮侍中大司馬太傅王如故給九旒鸞輅
黃屋左纛虎賁班劍百人輜輶車前後部羽葆鼓吹喪
葬送儀並依漢東平王蒼故事焜臨終召子子廉子恪
曰吾亡後當共相勉勵篤睦為先才有優劣位有通塞
運有富貧此自然理無足相悔勤學行守基業修闔庭

尚開素如此足無憂患聖主儲皇及諸親賢亦當不以
吾沒易情也三日施靈帷香火盤水盂飯酒脯檟榔而
已朔望菜食一盤加以甘果此外悉省葬後除靈可施
吾常所乘輿扇繖朔望時節席地香火盤水酒脯盂飯
檟榔便足棺器及墓中勿用餘物以為後患朝服外唯
下鐵環刀一口作冢無令深一一依格莫過度後堂樓
可安佛供養外國二僧餘皆如舊與汝遊戲後堂舟乘
吾所乘牛馬送二宮及司徒服飾衣裘悉為功德子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三

三

等號泣奉行武帝哀痛特至蔬食積旬太官朝送祭奠
敕王融為銘云半岳摧峰中河墜月帝流涕曰此正吾
所欲言也至其年十二月乃舉樂宴朝臣樂始舉帝使
獻敕流涕

南齊書曰諸王邸不得起樓臨瞰宮掖上後登景陽
望見樓悲感乃敕毀之

疑薨後第庫無見錢帝敕貨雜物服飾得數百萬起集
善寺月給第見錢百萬至帝崩乃省疑性汎愛不樂聞

人過左右投書相告置靴中竟不視取火焚之齋庫失
火燒荊州還資評直三千餘萬主局各杖數十而已疑
薨後忽見形於沈文季曰我未應使死皇太子加膏中
十一種藥使我癱不差湯中復加藥一種使利不斷吾
已訴先帝先帝許還東邸當判此事因胷中出青紙文
書示文季曰與卿少舊因卿呈上俄失所在文季秘而
不傳甚懼此事少時太子薨又嘗見形於第後園乘腰
與拍麾處分呼直兵直兵無手板左右以一玉手板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三

三

之謂曰橘樹一株死可覓補之因出後園闔直兵倒地
仍失手板羣吏中南陽樂藹彭城劉繪吳郡張稷最被
親禮藹與竟陵王子良賤欲率荆江湘三州僚吏建碑
託中書侍郎劉繪營辦藹又與右率沈約書請為文

南齊書載藹與子良賤曰道德以可久傳聲風流以
浸遠墮稱雖復青簡締芳未若玉石之不朽飛翰圖
藻豈伊雕篆之無沫故文獻王業茂惟賢功高則哲
下官輒欲率荆江湘三州僚吏建碑壠首昔子香淳

德留銘江介鉅平遺烈墮淚漢南况道尊前往惠積
聯綿者哉又與右率沈約書曰故文獻王獨秀生民
無得而稱吾西州窮士一介寂寥永惟道蔭日月就
遠緬尋遺烈觸目崩心又曰斯文之托歷選惟疑必
待文蔚嗣宗德僉茂履非高明而誰

約答曰郭有道漢末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偶三絕謝
安石素族台輔時無麗藻迄乃有碑無文况文獻王冠
冕彙倫儀刑寓內自非一代辭宗難或與此約閭閉鄙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三

五

人名不入第歛酬今旨便是以禮許人聞命慙顏已不
覺汗之露背也建武中第二子子恪託約及太子詹事
孔珪為文妃庾氏有女功婦德疑甚重之宋時武帝及
竊位宦尚輕家又貧薄庾氏常徹已損身以相營奉兄
弟每行來公事晚還飢疲躬營飲食未嘗不迎時先辦
雖豐儉隨事而香淨適口穆皇后不自營又不整潔帝
亦以此貴之又不妒忌疑倍加敬重竊薨後少時亦亡
子子廉初竊養魚復侯子響為嗣子子響還本子廉為

世子位淮陵太守太子中舍人前將軍善撫諸弟十一
年卒贈侍中諡哀世子子元琳嗣梁武受禪詔曰豫章
王元琳故竟陵王昭胄子同齊氏宗國高武嫡胤宜祚
井邑以傳於後降封新塗侯

愚謂齊明篡弒本非正統梁武宜封高武後為巴陵
王如宋汝陰王例若明帝之後降侯可也如此方不
倒置

弟子恪字景冲永明中以王子封南康縣侯年十二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三

五

從兄司徒竟陵王子良高松賦衛軍王儉見而奇之建
武中為吳郡太守及大司馬王敬則舉兵會稽奉子恪
為名而子恪奔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遙光勸明帝盡害
高武諸子孫乃敕竟陵王昭胄等六十餘人入永福省
令太醫煮椒二斛并命辦數十具棺材謂舍人沈徽乎
曰椒熟則一時賜死期三更當殺之會帝暫臥主書單
景雋啓依旨斃之徽乎堅執曰事須更審爾夕三更子
恪徒跣奔至建陽門帝聞驚覺

南齊書曰子恪奔歸二更達建陽門刺恪時刻已至而帝眠不起中書舍人沈徽孚與帝所親左右單景雋共謀少緩其事須臾帝覺景雋啓子恪已至與此稍不同然南齊書敘次井井當從齊書

曰故當未賜諸侯命邪徽孚以答帝撫牀曰遙光幾誤人事及見子恪顧問流涕諸侯悉賜供饌以子恪為太子中庶子梁天監元年降爵為子位司徒左長史子恪與弟子範等嘗因事入謝梁武帝在文德殿引見謂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三

六

天下之寶本是公器苟無期運雖有項籍之力終亦敗亡宋孝武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無不因事鴆毒所遺唯景和至朝臣中疑有天命而致害者枉濫相繼時雖疑卿祖無如之何宋明帝本為庸常被免豈疑得全又我於爾時已年二歲彼豈知我應有今日當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害亦不能得我初平建康城朝廷內外皆勸我云時代革異物心須一宜行處分我依此而行誰謂不可政謂江左以來代謝必相誅戮此傷於和氣

國祚例不靈長此是一義二者齊梁雖曰革代義異往時我與卿兄弟雖復絕服二世宗屬未遠卿勿言兄弟是親人家兄弟自有周旋者不周旋者况五服之屬邪齊業之初亦是甘苦共嘗腹心在我卿兄弟年少理當不悉我與卿兄弟便是情同一家豈當都不念此作行路事此是二義且建武屠滅卿門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恥亦是為卿兄弟報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時撥亂反正我雖起樊鄧豈得不釋戈推奉我今為卿報仇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三

七

時代革異望卿兄弟盡節報我耳且我自藉喪亂代明帝家天下不取卿家天下昔劉子輿自稱成帝之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不可復得况子輿乎梁初人勸我相誅滅者我答之猶向言若苟有天命非我所殺若其無運何忽行此政是示無度量曹志親是魏武帝孫入事晉武為晉忠臣此即卿事例卿是宗室情義異他方坦然相期小待自當知我寸心

愚按梁武既云有天命者害不能得又云江左以來

代謝必相誅戮國祚例不靈長何以先殺齊明諸子
又再弑巴陵王蓋緣高武諸兒既盡為明帝所害則
子恪等皆仇於明帝者故不殺觀取天下於明帝家
非取之卿家二語可見餘皆飾辭也

又文獻王時內齋直帳闖人趙叔祖天監初入臺為齋
帥在壽光省帝又呼問曰汝比見北第諸郎否若見道
我此意今雖革代情同一家但今盤石未立所以未得
用諸郎非唯在我未宜亦欲使諸郎得安耳但閉門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三

六

枕後自當見我心叔祖即出具宣教意子恪普通四年
累遷吏部尚書大通二年出為吳郡太守卒官謚曰恭
子恪兄弟十六人並入梁有文學者子恪子質子顯子
雲子暉子恪常謂所親曰文史之事諸弟備之矣不煩
吾復牽率但退食自公無過足矣子恪亦涉學頗屬文
隨棄其本故集不傳次弟子操封泉陵侯王侯出身官
無定準素姓三公長子一人為員外郎建武中子操解
褐為給事中自此齊末皆以為例永泰元年兄南康侯

子恪為吳郡太守避王敬則難歸以子操為吳郡太守
永元中為黃門郎子操弟子範字景則齊永明中封祁
陽縣侯拜太子洗馬天監初降爵為子位司徒主簿丁
生母憂去職子範有孝性居喪以毀聞服闋累遷大司
馬南平王恪從事中郎王愛文學士子範偏被恩遇常
曰此宗室奇才也使製千字文辭甚美王命記室蔡遠
注釋之

獨異志曰周興嗣為散騎常侍聰明多才思武帝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三

九

千言無章句令嗣次之因成千字文歸而兩目俱喪
及卒開視之心如掬燥泥此又云子範豈有兩千字

文耶

自是府中文筆皆使具草後為臨賀王正德長史正德
還丹楊尹復為正德信威長史領尹丞歷官十餘年不
出藩府而諸弟並登顯列意不能平及是為到府戲曰
上藩首僚於茲再忝河南雌伏自此重叨老少異時威
衰殊日雖佩恩寵還羞年鬢子範少與弟子顯子雲才

名畧相比而風采容止不逮故宦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緩傳云兄弟五人至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最知名常吟諷之以況己也後為秘書監簡文即位召為光祿大夫以逼賊不拜其年葬簡皇后使製哀策文理哀切帝謂武林侯蕭諮曰此段莊陵萬事零落唯哀冊尚有典刑救賚米千石子範無居宅尋卒於招提寺僧房賊平孝元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文前後集三十卷子滂確並少有文章簡文在東宮時嘗與邵陵王綸數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三

五

蕭文士滂確並預焉滂位中軍宣城王大器記室先子範卒確位司徒右長史魏平江陵入長安滂弟乾字思惕容止雅正性恬簡善隸書得叔父子雲法九歲補國子周易生祭酒袁昂深敬重之仕梁為宣城王諮議參軍陳永定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時熊曇朗在豫章周迪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建安共相連結閩中豪帥立皆自保武帝患之令乾往諭以逆順謂曰昔陸賈南征趙他歸順隨何奉使黥布來臣追想清風髣髴

在目卿宜勉建功名不煩更勞師旅乾至示以逆順所在歎附其年就除建安太守天嘉二年留異反陳寶應助之又資周迪兵糧出寇臨川因逼建安乾單使臨郡不能守乃棄郡避寶應時閩中宰守並受寶應署置乾獨不屈徙居郊野及寶應平都督章昭達以聞文帝甚嘉之超授五兵尚書卒謚曰靜子範弟子顯字景陽幼聰慧疑偏愛之七歲封寧都縣侯梁天監初降為子位太尉錄事參軍子顯身長八尺狀貌甚雅好學工屬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三

五

嘗著鴻序賦尚書令沈約見而稱曰可謂得明道之高致蓋幽通之流也又採衆家後漢考正同異為一家書計一百卷又啓撰齊史書成計六十卷表奏詔付秘閣累遷邵陵王綸友中大通二年遷長兼侍中梁武帝雅愛子顯才又嘉其容止吐納每御筵侍坐偏顧訪焉嘗從容謂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讚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符同復在茲日時以為名對三年以本官領國子博士帝製孝經議未

列學官子顯在職表置助教一人生十人又啓撰御集并普通北伐記五卷遷國子祭酒加侍中於學述武帝五經義遷吏部尚書侍中如故子顯風神灑落雍容閑雅簡通賓客不畏鬼神性愛山水為伐社文見志飲酒數斗頗負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搗而已衣冠竊恨然簡文素重其為人在東宮時每引與促宴子顯嘗起更衣簡文謂坐客曰常聞異人聞出今日始知是蕭尚書其見重如此出為吳興太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三

五

卒時年四十九詔贈侍中中書令及請諡手敕曰恃才傲物宜諡曰驕子顯嘗為自序其略云余為邵陵王友忝還京師遠思前比即楚之唐宋梁之嚴鄒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鴈初驚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且前代賈傳崔馬邯鄲繆路之徒並以文章顯所以屢上歌頌自比古人天監六年始預九日朝宴稠人廣坐獨受旨云今雲物甚美卿將不斐然賦

詩詩成又降旨曰可謂才子余退謂人曰一顧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賈誼何如哉未易當也每有製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少來所為詩賦則鴻序一作體兼衆製文備多方頗為好事所傳故虛聲易遠子顯所著除見前外又有貴倫傳三卷集二十卷子愷為太子家令才學譽望時論以方其父簡文在東宮早引接之時中庶子謝朓出守建安於宣猷堂餞飲並召時才賦詩同用十五劇韻愷詩先就其辭又美簡文與湘東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三

五

令曰王筠本自舊手後進有蕭愷可稱信為才子先是太學博士顧野王奉令撰玉篇簡文嫌其書詳略未當以愷博學於文字尤善使更與學士刪改太清中卒於侍中子顯弟子雲字景喬年十二齊建武四年封新浦縣侯自製拜章便有文采梁天監初降爵為子及長勤學有文藻以晉代無令書弱冠便留心撰述至年二十六書成百十卷表奏之詔付秘閣
顏氏家訓曰子雲自歎曰吾著晉書勒成一典文章

弘義自謂可觀惟以筆迹名亦異事也

子雲性沈靜不樂仕進風神閑曠任性不羣夏月對賓客恒自裸袒而兄弟不睦乃至吉凶不相弔問時論少年三十方起家祕書郎撰東宮新記奏之敕賜束帛累遷丹陽郡丞湘東王繹為丹陽尹深相賞好如布衣交中大通三年為臨川內史在郡以和理稱民吏悅之還歷侍中國子祭酒梁初郊廟未革牲牲樂辭皆沈約撰革後猶承用子雲啓宜改之敕答曰此主者守株宜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三

五

武帝所重帝嘗論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出為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鄴求書逢子雲為郡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候之望舟三十許步行拜而前子雲遣問之答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子雲為停舟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性吝自外答餉不書好紙好事者重加賂遺以要其答唐國史補曰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至名蕭齋今尚存李約竭產自江南買歸東洛建一小亭玩之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三

五

急改仍使子雲撰定敕曰郊廟歌辭應須典誥大語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多舛謬子雲作成敕並施用子雲善草隸為時楷法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嘗答敕云臣昔不能拔賞隨時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勢而已十許年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勢洞徹字體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其書迹雅為

為墓誌銘帝許之子雲弟子暉少涉學亦有文才性恬靜寡慾嘗預重雲殿聽制講三慧經退為講賦奏之甚見貴卒於驃騎長史

愚按南齊豫章北魏彭城其賢可鴈行然皆有後於凶虐屠剪後可為南北兩快事雖然豫章後彬彬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三

五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四

明 李清撰

列傳第三十三

南史四十四

齊高帝諸子下

臨川獻王映

長沙威王晃

武陵昭王譽

安成恭王高

鄱陽王鏘

桂陽王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四

始興簡王鑑

江夏王鋒

南平王銳

宜都王鏗

晉熙王鈔

河東王鉉

臨川獻王映字宣光高帝第三子少警悟美言笑善容止任宋位給事黃門侍郎南兖州刺史留心吏事自下莫不肅然令行禁止高帝踐祚為雍州刺史加都督封臨川王嘗致錢還都買物有獻計者於江陵買貨至都還換可得微有所增映笑曰我是買客邪乃復求利改

授都督揚州刺史蓋事聰敏府州曹局皆重足奉令自
宋彭城王義康後未有也永明元年為侍中驃騎將軍
五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七年薨映善騎射解聲律
工左右書左右射應接賓客風韻韶美及薨朝野莫不
惋惜贈司空九子皆封侯子子晉子游另見

長沙威王晃字宣明高帝第四子少有武力為帝所愛
昇明二年代兄映為淮南宣城二郡太守晃便弓馬初

沈攸之事起見多從武容赫奕都街時人語曰煥煥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四

二

四繼其年遷西中郎將豫州刺史監三州諸軍事高帝

踐昨晃每陳政事輒為典籤所裁晃殺之帝大怒手詔

賜杖遷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武帝為皇太子拜武進陵

於曲阿後湖鬪隊使晃御馬帝聞之又悅臨崩以

晃屬武帝處以輦較近藩勿令遠出永明元年以晃為

都督南徐州刺史入為中書監時禁諸王蓄仗在都下

者惟置捉刀左右四十人晃愛武飾罷徐州還私載數

百人仗還都為禁司所覺殺之江中帝大怒將糾以法

豫章王嶷稽首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

念白象白象晃小字也帝亦垂泣初高帝大漸時戒武

帝曰宋氏若不骨肉相圖佗孩豈得乘其契汝深戒之

故帝終無異意然晃亦不見親寵當時論者以帝優於

魏文減於漢明後拜車騎將軍侍中薨贈開府儀同三

司帝嘗幸鍾山晃從駕以馬稍刺道邊枯藁帝令左右

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稍不出今晃復馳馬拔之應

手便去每遠州獻駿馬帝輒令見於華林中調試之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四

三

帝嘗曰此我家任城也武帝緣此意謚曰威

武陵昭王粦字宣昭高帝第五子母羅氏從高帝在淮

陰坐罪死粦年四歲思慕不異成人每慟吐血高帝謂

武帝曰三昧至性如此恐不濟汝可與共往每抑割之

三昧粦小字也故粦見愛高帝雖為方伯而居處甚貧

諸子學書無紙筆粦常以指畫空中及畫掌學字遂工

篆法少時又無碁局乃破荻為片縱橫為碁局指點行

數遂至名品性剛頽雋出與諸王共作短句詩學謝靈

運體以呈高帝帝報曰見汝二十字諸兒作中最優但
康樂放蕩作體不辯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顏延之
抑其次也建元二年為會稽太守加都督帝遣儒士劉
嶽往郡為粵講五經武帝即位歷中書令祠部尚書巫
覡或言粵有非常相以此自負帝聞之故無寵未嘗處
方岳嘗於帝座曲晏醉伏地貂抄肉拌帝笑曰汗貂對
曰陛下愛其羽毛而疎其骨相帝不悅性輕財重義有
古人風罷會稽還都齋中餞不滿萬俸祿所入皆與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四

四

佐賓僚共之常曰兄作天子何畏弟無錢居止附身所
須而已名後堂山為首陽蓋怨貧薄也嘗於武帝前與
竟陵王子良圍碁子良大北及退豫章王巖謂粵曰汝
與司徒手談故當小相推讓荅曰粵立身以來未嘗一
口妄語執心疎悻偏不知悔好文章射為當時獨絕琅
邪王瞻亦稱善射而不及粵也武帝幸豫章王東田晏
諸長王獨不台粵巖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帝仍
呼使射屢發命中顧四坐曰手何如帝神色甚怪巖曰

阿五常日不瀕今可謂仰藉天威帝意乃釋後於華林
射賭凡六箭五破一皮賜錢五萬文又帝舉酒勸粵曰
陛下常不以此處許臣帝回面不答豫章王於却起土
山列種桐竹號桐山帝幸之置酒為樂顧臨川王映曰
王邸亦有嘉名否映曰臣好栖靜因為稱又問粵粵
曰臣山卑不曾栖靈昭景惟有薇蕨直號首陽山帝曰
此勞者歌也久之出為江州刺史帝以粵方出鎮求其
宅給諸皇子遣舍人喻旨粵曰先帝賜臣此宅使臣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四

五

哭有所陛下欲以州易宅臣請不以宅易州帝恨之至
鎮百餘日典籤趙渥之啟粵得失徵還為左民尚書還
太常卿不得志冬節問訊諸王皆出粵獨後來帝已還
便殿聞粵至引見問之粵稱牛羸不能取路帝敕車府
給副御牛一頭敕主客自今諸王來不隨例者不復為
道公事還過竟陵王子良宅冬月道逢乞人脫襦與之
子良見粵衣單進襦於粵粵曰我與向人亦復何異尚
書令王儉詣粵粵留儉設食盤中菘菜鮓魚而已儉重

其率真為飽食盡歡而去尋為丹陽尹始不復置行事自得親政轉侍中護軍將軍給油絡車又給扶二人帝臨崩遺詔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行在殯竟陵王子良在殿內太孫未至眾論喧疑驟眾中言曰若立長則應我立嫡則應太孫及鬱林立甚見馮賴隆昌元年堯贈司空班劍二十八

鄱陽王鏘字宣詔高帝第七子建元末武帝即位為雍州刺史加都督帝服除鏘方還始入覲拜使流涕帝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四

六

然問改鏘收淚曰臣違奉彌年今見聖顏損瘦所以泣耳帝歎曰我復是有此一弟累遷丹陽尹永明十年為領軍將軍鏘和悌美令性謙慎好文章有寵於帝領軍之授齊室諸王所未為鏘在官理事無壅當時稱之每帝游幸甲杖衛從恩待次豫章王嶷其年給油絡車隆昌元年又遷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佐鏘雍容得物情為鬱林心疑明帝詰王問訊獨留鏘謂曰公聞鸞於法身何如鏘曰臣鸞於宗戚中最長且受寄於

先帝臣等年皆尚少朝廷之幹惟鸞一人願陛下無慮

鬱林退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公既不同我不能獨辦且復小聽及鬱林廢鏘竟不知延興元年進位司徒侍中如故明帝鎮東府權威稍異鏘每往明帝常展履至車迎鏘語及家國言淚俱下鏘以此推信之而宮臺內皆屬意於鏘勸令入宮發兵輔政制局監謝朓說鏘及隨王子隆曰殿下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四

七

置朝堂二王夾輔號令衆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同宣城公政當投井求活豈有一步動哉東城人政共縛送耳子隆欲定計鏘以上臺兵力既悉度東府且慮難捷意甚猶豫馬隊主劉巨武帝時舊人詣鏘請問叩首勸鏘立事鏘命駕將入復還內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行典籤知其謀告之數日明帝遣二千人圍鏘宅害鏘謝朓等皆見殺凡諸王被害皆以夜遣兵圍宅或斧斫闕排牆叫噪而入家財皆封籍

桂陽王鐸字宣朗高帝第八子永明七年為中書令加

敬騎常侍時鄱鄱王鏘好文章鏘好名理人稱為鄱桂
鏘清羸有冷疾常枕卧武帝臨視賜牀帳衾褥性理偏
諛遇其賞與則詩酒連日情有所廢則兄弟不通隆昌
元年加前將軍給油絡車并給扶二人鄱陽王見害遷
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不自安至東府見明帝及出
處分存亡之計謂侍讀山悰曰吾前日覲王王流涕嗚
咽而鄱陽隨郡見誅今日見王王又流涕有愧色其在
吾耶其夜三更中兵至見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四

始興簡王鑑字宣徽高帝第十子性聰警年八歲喪所
生母號慕過人數日中便骨立豫章文獻王聞之撫其
首嗚咽謂高帝曰此兒操行異人恐其不濟帝亦悲不
自勝初封廣興即王表彖時為秘書丞早有令譽帝盛
重鑑乃以彖為友後改封始興自晉以來益州刺史皆
以良將為之宋泰始中益州市橋忽生小洲道士邵碩
見之曰當有貴王臨州劉亮為刺史齋前石榴樹陵冬
生華亮以問碩碩曰此謂狂華宋諸劉滅亡之象後二

年君當終後九載宋當滅滅後有王勝意來作此莫爾
時蜀土當寧耳碩始康人元徽二年忽告人云吾命終
因卧而死後人見碩在荊州上明以一隻故履縛左足
行甚疾遂不知所之永明二年武帝不復用諸將為益
州始以鑑刺史益州督益寧二州軍事勝意反語為始
興碩言乃驗先是劫帥韓武方常聚黨千餘人斷流為
暴郡縣不能禁行旅斷絕鑑行至上明武方乃出降長
史虞悰等咸請殺之鑑曰武方為暴積年所在不能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四

今降而被殺失信且無以勸善於是啟臺累被宥自是
巴西蠻夸凶惡皆望風降附行次新城道路籍籍云陳
顯達大送士馬不肯就殺巴西太守陰智伯亦以為然
乃停新城十許日遣典籤張曇哲往觀形勢俄顯達遣
使人郭安明朱公恩奉書貢遺咸勸鑑執之鑑曰顯達
立節本朝必自無此曇哲還若有同異執安明等未晚
居二日曇哲還說顯達已遣家累出城日夕望殿下至
於是乃前時年十四好學善屬文不重華飾器服清素

有高士風與記室參軍蔡仲熊登張儀樓商畧先言往
行及蜀上人物鑑言辭和辯仲熊應對無滯當時以為
盛事州城北門常閉不開鑑問其故於虞悰悰答曰蜀
中多夸暴有時抄掠至城下故相承閉之鑑曰古人云
善閉無關鍵且在德不在門即令開之戎夷慕義自是
清謚於州園地得古塚無復棺但有石槨銅器十餘種
並古形玉璧三枚珍寶甚多不可皆識金銀為蠶蛇形
者數斗又以朱沙為阜水銀為池左右咸勸取之鑑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四

十

皇太子昔在雍有發古塚者得玉鏡玉屏風玉匣之屬
皆將還却吾意常不同乃遣功曹何佇為起墳諸寶物
一不得犯性甚清在蜀積年未嘗有所營造資用一歲
不滿三萬王儉常歎云始興王雖尊貴而行履都是素
士時有廣漢什邡人段祖以淳于獻鑑古禮器也高三
尺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簞銅色黑如漆甚薄上
有銅馬以繩懸馬令去地尺餘灌以水又以器盛水於
下以芒莖當心跪注淳于以手振芒則聲如雷清響良

久乃絕古所以節樂也五年鑑獻龍角一枚長九尺三
寸色紅有文九年為散騎常侍秘書監領石頭戍事帝
以與鑑久別乃幸石頭宴會賞賜尋遷左衛將軍未拜
遇疾帝為南康王子琳起青陽巷第新城與後官幸第
樂飲其日鑑疾帝遣騎詔問疾相繼為之止樂尋薨

江夏王鋒字宣頡高帝第十二子母張氏有容德宋蒼
梧王逼取之又欲害鋒帝甚懼不敢使居舊宅匿於張
氏舍時年四歲性方整好學書張家無紙札乃倚井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四

十一

為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如此者累月又晨興不肯
拂窓塵而先畫塵上學為書字五歲帝使學鳳尾諾一
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賞鳳尾矣至
十歲便能屬文武帝時藩邸嚴急諸王不得讀異書五
經外唯得看孝子圖鋒乃密遣人於市里街巷買圖籍
暮月間殆備好琴書蓋亦天性嘗覲帝賜以寶裝琴仍
於御前鼓之大見賞帝謂鄱陽王綽曰聞黎琴亦柳令
流亞既事事有意吾欲試以臨民綽曰昔鄒忌鼓琴威

王委以國政乃出為南徐州刺史善與人交行事王文和別駕江拓等皆相友善後文和徵為益州置酒告別文和流淚曰下官少來未嘗作詩今日違戀不覺文生於性王儉聞之曰江夏可謂善變素絲也工書為當時藩王所推南郡王昭業亦稱工謂武帝曰臣書固應勝江夏王帝答闍黎第一法身第二法身昭業小名闍

梁鋒小名也隆昌元年為侍中領驍騎將軍尋加秘書監及明帝知權藩邸危懼江拓嘗謂王晏曰江夏王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四

十一

才行亦善能匿迹以琴道授羊景之著名而江夏掩能於世非惟七絃而已百氏亦復如之鋒聞歎曰江拓遂復為混沌書眉欲益反弊耳寡人聲酒是耽狗馬是好豈復一豪於平生哉當時以為話言常忽忽不樂著脩柏賦見志曰既殊群而抗立亦貪貞而挺正豈春日之自芳在霜下而為盛衝風不能摧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雖坎壈於當年庶後凋之可詠時鼎業潛移鋒獨慨然有匡復意逼於行事典籤故不遂也嘗見明帝

言次及遙光才力可委之意鋒答曰遙光於殿下猶殿下於高皇衛守廟安社稷實有攸寄明帝失色鋒有武

力明帝殺諸王鋒與書詰責左右不為通明帝深憚之不敢於第收之南齊書曰使魚祠官於太廟夜遣兵於廟中收之鋒出登車兵人欲上車防勒鋒以手擊却數人皆應時倒地遂逼害之江數聞其死流涕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鋤其脩柏之賦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四

十二

南平王銳字宣毅高帝第十五子位左民尚書朝直勤謹未嘗屬疾永明七年出為南中郎將湘州刺史延興元年明帝作輔宮諸王遣裴叔業平尋陽仍進湘州銳防閤周伯玉大言於衆曰此非天子意今斬叔業舉兵匡社稷誰敢不同銳典籤叱左右斬之銳見害伯玉亦下獄遇害

宜都王鏗字宣儼高帝第十六子生三歲喪母及有識問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蔬食自悲不識母常

祈請幽冥求一夢見至六歲遂夢見一婦云云是其母
鏗悲泣向舊左右說容貌衣服皆如母平生聞者莫不
歔歔清悟有學行永明十一年為南豫州刺史都督二
州軍情雖未經庶務而雅得人心舉動每為籤帥所制
立意多不得行鎮姑熟時有盜發桓温女冢得金巾箱
織金篋為嚴器又有金蠶銀鬘等物甚多條以啟聞鬱
林敕以物賜之鏗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豈
可熟念使長史蔡約自往脩復纖毫不犯年十歲時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四

古

吉景耀商畧先言往往行左右誤排排搗屏風倒壓其背
顏色不異言談無輟亦不顧視素善射常以翊的大潤
曰終日射侯何難之有乃取甘蔗揀地百步射之十發
十中永明中制諸王年未三十不得畜妾及武帝晏駕
後有勸取左右者鏗曰在內不乏使役既先朝遺旨何
忍違之也延興元年明帝誅高武文惠諸子鏗聞之馮
左右從容雅步詠陸機弔魏武云昔以四海為己任死
則以愛子託人如此者三左右皆泣後果遣呂文顯賁

藥往夜進廳事正逢入闕齋鏗上高坐謂文顯曰高皇
昔寵任君何事乃有今日之行答云出不獲已乃仰藥
而亡時年十八鏗身長七尺狀似兄寔咸以國器許之
及死有識者皆痛惜初鏗出閤時年七歲陶弘景為侍
讀八九年中甚相接遇

弘景內傳載弘景嘗題桐葉作詩遺鏗曰願為雙白
羽常拂學前塵

後弘景隱山忽夢鏗來慘然言別云某日命過然無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四

古

後三年當生某家弘景訪以幽中事多秘不出

內傳多秘不出作相執悲泣

覺後即遣信出都參訪果與事符同弘景因著夢記云
晉熙王錄字宣攸高帝第十八子隆昌元年位郢州刺
史延興元年見害

河東王鉉字宣胤高帝第十九子母張氏寵於高帝鉉
又最幼尤所留心高帝臨崩以屬武帝帝甚加意為納
柳世隆女為妃帝與群臣看新婦流涕不自勝豫章王

巖亦哽咽及明帝害高帝諸子以鉉高帝所愛亦以才
弱年幼故得全初鉉年三四歲高帝嘗晝卧纏髮鉉上
高帝腹弄繩高帝因以繩賜鉉及崩後鉉以寶函盛繩
歲時輒開視流涕嗚咽人才甚凡而有此一至建武中
高武子孫憂疑鉉朝見常鞠躬俯偃不敢正行直視尋
遷侍中衛將軍鉉年稍長四年誅王昱以謀立鉉為名
鉉免官以王還第禁不得與外人交通永泰元年明帝
暴疾甚乃見害聞收至欣然曰死生命也終不數建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四

六

乞為奴而不得仰藥卒鉉二子在抱亦見殺

論曰豫章文獻王珪璋之質夙表天姿行己所安率由
忠敬雖代宗之議早隆皇矚而天倫之愛無虧永明故
知為仁由己不虛言也自宋受晉終馬氏遂為廢姓齊
受宋禪劉宗盡見誅夷梁武革齊弗取前撤子恪兄弟
並皆錄用雖見梁武弘裕亦表文獻餘慶昔陳思表云
權之所存雖疎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原夫此言實
存固本武帝顧命情深尊嫡密圖遠算意在求安以明

帝同起布衣用存顧託遂韜末命於近戚寄重任於疎
親以為子弟布列外有強大之固支庶中立可息覬覦
之謀表裏相維存隆家國曾不慮機能還衡權可制衆
宗族殲滅一至于斯曹植之言遠有致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四

七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五

明 李清 撰

南史四十五

文惠諸子

東昏諸子

武帝二十三男穆皇后生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子良

張淑妃生廬陵王子卿魚復侯子饗周淑儀生安陸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子建安王子真阮淑媛生晉安王子懋衡陽王子峻

王淑儀生隨郡王子隆蔡娘好生西陽王子明樂容華

生南海王子罕傅充華生巴陵王子倫謝昭儀生邵陵

王子貞江淑儀生臨賀王子岳庾昭容生西陽王子文

荀昭華生南康王子琳顏娘好生永陽王子珉宮人謝

生相東王子建何充華生南郡王子夏第六第十二第

十五第二十二皇子早亡子珉繼衡陽元王後

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武帝第二子幼聰敏帝為賴

總校官檢 討臣 彭元琬

侍讀學士 王保

校對 生員 梁寶繩

縣時與裴后不諧遣人舟送后還都已登路子良時年
小在庭前不悅帝謂曰汝何不讀書子良曰孀今何處
何用讀書帝異之即召后還縣仕宋為邵陵王子元友
時宋道哀謝諸王微弱故不廢此官昇明三年為會稽
太守都督五郡封聞喜公宋元嘉中皆責成郡縣孝武
後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此公役勞擾高
帝踐祚子良陳之請息其弊

南齊書載子良所陳曰前臺使督逋切調相望於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凡此輩使人既非詳慎勤順或貪險崎嶇要求此役
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郵縣咸福便行但令朱鼓
裁完鉞槩徵具顧盼左右叱咤自專呵蹙行民固其
常理侮折守宰出變無窮既瞻郭望境使飛下嚴符
但稱行臺未顯所督先訶疆寺却攝摩曹開亭正掄
便振荆草其次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徵郵切里俄刻
十催四鄉所召莫辨枉直孩老士庶具令付獄或尺
布之通曲以當匹百錢餘稅且增為千萬姓駭迫人

不自固遂漂衣敗力競致蕪漿值今夕酒諧肉飲即
許附申赦格明日禮輕貨薄便復不入恩科筐貢微
闕壘捷肆請風塵毀謗隨忽而發及其祀蒜轉積驚
粟漸盈遠則分幣他境近則託質吏民反請郡邑助
民由緩回刺言臺推信在所臣謂凡諸檢課宜停遣
使密畿州郡則指賜勅造外鎮宰明下條源既各奉
別旨人競自罄雖後臺使盈湊徒相疑憤反更淹懈
脫得省者息船優役寔為不少蕪折真減竊遠近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安

子良敦義愛古郡人朱百年有至行先卒賜其妻米百
斛獨一人給其薪糧郡閣下有虞翻舊牀罷任還乃致
以歸後於西邸起古齋多聚古人器服充之夏禹廟盛
有禱祀子良曰禹泣辜表仁菲食旌約服玩果粽足以
致誠使歲獻扇簾而已

南齊書載子良表曰京尹雖居都邑廣袤周輪幾將
千里繁原抱隰其處甚多舊過古塘非惟一所而民

貧業廢地利久蕪近遣官到諸縣循履得丹陽溧陽
永世等四縣解并村耆解列堪墾之田合計荒熟有
八千五百五十四頃修治塘過可用十一萬八千餘
夫一春就功便可成立上納之會遷官事寢

時有山陰人孔平詣子良訟嫂市米負錢不還子良數
曰昔高文通與寡嫂訟田義異於此乃賜米錢以償平
建元二年穉妃薨去官仍為丹楊尹開私倉賑屬縣貧
人先是太妃以七月薨子良以八月奉凶問及小祥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南郡王昭業應相待尚書左僕射王儉議以為禮有倫
序義無徒設如令遠則不待近必相須禮例既乖即心
無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舛雜則遠還之子自應開立
別門以終喪事靈筵祭奠隨在家之人再暮而毀庶子
在家亦不待嫡而况儲妃正體王室中軍長奠之重天
朝又行權制進退彌復非疑謂應不相待中軍繚縞之
日聞喜致哀而已不受弔慰至聞喜變除昆弟亦宜相
就寫情不對客從之武帝即位封竟陵郡王南徐州刺

史加都督永明二年為護軍將軍兼司徒四年進號車
騎將軍子良少有清望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
客天下才學皆游集焉善立勝事夏月客至為設瓜飲
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貴辭翰皆發教撰錄
是時帝新視政水旱不時子良密啟請原除逋租又陳
寬刑息役輕賦省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南齊書曰是時上新視政水旱不時子良密啟曰臣
思水潦成患良田沃壤變為汙澤農政告祥因高肆
務播植既周繼以旱虐黔庶呼嗟相視禔氣夫國資
於民民資於食漢本始中郡國大旱宣帝下詔除民
租今聞所在逋餘尚多守宰嚴期兼夜課功新稅力
尚無從故調於何取給政當相驅為盜耳臣謂逋租
宜皆原除少降停恩微紓民命自宋道無章王風陵
替竊官假號駢門連室今左民所檢動以萬數漸漬
之來非復始適一朝洗正理致沸騰小人之心罔思
前恩董之以威反怨後罰獸窮則觸事在匪輕齊有

天下日淺恩洽未布一方或饑當加優養自可依源
剷除未宜便充猥役且部曹檢校誠存精密令史奸
黠鮮不容情耳目有限羣狡無極詳而後取於事未
遲明詔深矜獄圜恩文累墜今科網嚴重稱為峻察
負罪離營充積宇戶暑時鬱蒸加以金鐵聚憂之氣
足感天和皇明載遠書軌未一緣淮滬江數州地耳
以魏方漢猶一郡之譬以今比古復為遠矣何得不
愛民緩政相區與密蠻寇熾強如聞南師未能挫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六

百姓瘠民積年塗炭疽食侵徭邊虞方重交州負絕
一陸寔惟荒服置之度外不足絃言今懸軍遠伐經
途萬里眾寡事殊客主勢異以逸待勞全勝難必又
緣道調兵以足軍力民丁烏合事乖習銳廣州積歲
無年越州兵糧素乏加以發借必致恒擾臣謂叔獻
所請不宜聽從取亂侮亡更侯後會詔折租布二分
取錢子良又啓曰比天青亟見地孽亟臻民下妖訛
好生嗜嗜穀價雖和比室饑噉縑纈雖賤駢門驟質

臣一念此每入心骨三吳與區地惟河輔百度所資
罕不自出宜在蠲優使其全富而守宰相繼務在裒
剷破民財產要利一時東郡使民年無常限在所相
承准令上直乃有畏失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絕手
足以避徭役生育弗起殆為恒事守長不務先富民
而唯言益國豈有民貧於下而國富於上邪八屬近
縣既在京畿發備徵調民特尤貧連年失稔稍有流
亡今農政就興宜蒙賑給若逋課未上許以申原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七

豫二藩雖曰舊鎮徃屬兵虞累棄鄉土密邇寇庭下
無安志編草結庵不達涼暑扶淮聚落靡有生向凡
在荒民應加蠲減又司市之要自昔所難頃來此役
不由才舉並條其重贖許以賈街前人增估求俟後
人加稅請代如此輪回終何紀極兼復交關津要共
相唇齒愚野未闕必加陵誣罪無大小橫沒貨載夫
獄訟惟平畫一在制雖恩家得罪必宜申憲與姓貽
誓最合從網若罰典惟加賤下辟書必蠲世族俱非

先王立理之本

并陳泉鑄歲遠類多剪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完全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求請無地挫草相驅尋完者為用既不兼兩回復還質會非委積徒令小人每嬰困苦且錢布相半為制永久或聞長率須令輸直進違舊科退容奸利五年正位司徒給班劍二十人侍中如故移居難籠山西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為四部要畧千卷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造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噴新聲道俗之善江左未有武帝好射雉子良啓諫

南齊書載子良諫曰鑿舉並動陵犯風煙萬衆至重

一羽甚微從甚微之權忽至重之誠頃郊郭以外科

禁嚴重田月向登桑時告至士女呼嗟易生噂議棄

民從欲理未可安 冊府元龜曰今馳騫外野交待

踈闊晨出晚返頭遺清道此愚臣所震迫况狡鹵玩

威甫獲款關二漢全富猶加款待如聞使臣頗亦怨

望前會東宮遂形言色昔宋氏遣使舊列階下劉纘

啣使始登朝殿今既返荅宜賜優禮

先是左衛殿中將軍邯鄲超上書諫射雉帝為止久之超竟被誅永明末帝將復射雉子良復諫

南齊書載子良諫曰忽聞外議伏當射雉伏度陛下信心明照傾金寶於禪靈得使禽魚養命江澤豈惟國慶民權乃以翔翔沉樂夫衛生保命人獸不殊重軀受體彼我無異一損福業追悔便難

前後所陳帝雖不盡納而深見寵愛又與文惠太子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好釋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篤數於邸園營齋戒大

集朝臣衆僧賦食行水或躬親其事世頗以為失宰相

體勸人為善未嘗厭倦以此終致盛名八年給三望車

九年都下大水吳興偏劇子良開倉賑救貧病不能立

者於第北立解收養給衣及藥十年領揚州刺史本官

如故加中書監文惠太子薨武帝檢行東宮見太子服

御羽儀多過制度大怒以子良與太子善不啓聞頗加

嫌責帝不豫詔子良甲伏入延昌殿侍醫藥

本史曰子良啓進沙門誦經殿戶前帝為感夢見優曇鉢花子良按佛經宣旨使御府以銅為花插御牀四角

日夜在內太孫間日入叅帝暴漸內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物議疑立子良俄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宮器甲皆入遺詔使子良輔政明帝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時務乃推明帝詔云事無大小悉與鸞叅懷子良所志也太孫少養於子良妃袁氏甚著慈愛既懼前不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立自此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虎賁中即將潘敞二百人伏屯太極西階下成服後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進位太傅增班劔為三十人本官如故解侍中隆昌元年加殊禮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進督南徐州其年疾篤謂左右曰門外應有異遣人視見淮中魚無筭皆浮出水上向城門尋薨年三十五帝常慮子良異志及薨甚悅詔給東園温明器斂以衾冕東府施喪位大鴻臚持節監護太官

朝夕送祭又詔追崇假黃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綬綬備九服錫命之禮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輜輶車前後部

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劔百人葬禮依晉安平王孚故事初豫章王嶷葬金牛山文惠太子葬夾石子良臨送望祖劔山悲感曰北瞻吾叔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請葬茲地及薨遂葬焉所著内外文筆數十卷雖無文采多是勸戒子良既亡故人皆來奔赴陸惠曉於郎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逢袁彖問之曰近者王融見殺魏準破膽道路藉藉又云竟陵不永天年有之乎荅曰齊氏微弱數年爪牙柱石之臣都盡今之所餘政風流名士耳若不立長君無以鎮安四海王融雖為身計實安社稷恨其不斷故至此道路之談自為虛說耳蒼生方塗炭矣政當滌耳聽之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為子良立碑事不行子昭胃字景胤汎涉書史有父風位太常以封竟邊魏永元年改封巴陵王先是王敬則事起南康侯子恪在吳郡

明帝慮有同異召諸王侯入宮晉安王寶義及江陵公寶覽住中書省高武諸孫住西省敕人各兩左右自隨過此依軍法孩抱者乳母隨入其夜並將加害賴子恪至乃免自建武以來高武王侯居常震怖朝不保夕至是尤甚及陳顯達起事王侯復入宮昭胄仍往時之懼與弟永新侯昭穎逃奔江西變形為道人崔慧景舉兵昭胄兄弟出投之慧景敗昭胄兄弟首出投臺軍主胡松各以王侯還弟不自安謀為身計子良故防閑桑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三

為梅蟲兒軍副結前巴西太守蕭寅謀立昭胄昭胄許事剋用寅為尚書左僕射護軍以寅有部曲大事皆委之時胡松領軍左新亭寅遣人說之

南齊書載寅遣人說之曰須昏人出寅等使率兵奉昭胄入臺閉城號令昏人必還就將軍將軍但閉臺不應則三公不足得也

松許諾又張欣泰嘗為雍州亦有部曲昭胄又遣房天寶以謀告之欣泰聞命響應蕭寅左右華永達知其謀

以告御刀朱光尚光尚挾左道惑東昏因謂東昏曰昨見蔣王云巴陵王在外結黨欲反須官出行仍從萬春門入事不可量時東昏日遊走聞此說大懼不復出四十餘日偃等議募健兒百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之昭胄以為不可偃同黨王山沙慮事久無成以事告御刀徐僧重寅遣人殺山沙於路吏於麝騰中得其事迹昭胄兄弟與同黨皆遇害

原文作伏誅今改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三

梁受禪降封昭胄子同為監利侯同弟賁字文奐形不滿六尺神識耿介幼好學有文才能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內便覺萬里為遙矜慎不傳自娛而已好著述嘗著西京雜記六十卷起家湘東王繹法曹參軍得一府歡心及亂王為檄責讀至偃師南望無復儲胥露寒河陽北臨或有穹廬氈帳迺曰聖製此句非為過似如體目朝廷非闕序賊王聞之大怒收付獄遂以餓終又追戮賁尸乃著懷舊傳謗之極言誣毀

廬陵王子卿字雲長武帝第三子建元元年封臨汝郡
公武帝即位為郢州刺史加都督子卿諸子中無德又
與魚復侯子響同生故無寵徒都督荊州刺史始興王
鑑為益州子卿解督子卿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度作
瑋瑁乘具詔責之令速送都又作銀鐙金薄裹箭脚亦
便速壞去凡諸服章自今不啓輒作當得痛杖又曰汝
比令讀學今年轉成長學既勿得敕如風過耳使吾失
氣永明十年為都督南豫州刺史之鎮道中戲部伍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四十五

水軍帝聞大怒殺其典籤遣宜都王鏗代之子卿還第
至崩不與相見隆昌元年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置
兵佐鄱陽王鏘見害以子卿代為司徒所居屋梁柱際
血出溜於地旬日見殺

魚復侯子響字雲音武帝第四子豫章王綦無子養子
響後綦有子表留為嫡武帝即位為南彭城臨淮二郡
太守子響勇力絕人開弓四斛力數在園池中帖騎馳
走竹樹下身無虧傷既出繼車服異諸王每入朝輒忿

拳捶車壁武帝知之令車服與皇子同永明六年有司
奏子響宜還本乃封巴東郡王七年為都督荊州刺史
直閣將軍董蠻粗有氣力子響要與同行蠻曰殿下癩
如雷敢相隨邪子響笑曰君敢出此語亦復奇癩帝聞
而不悅曰人名蠻何容得蘊藉乃改名仲舒謂曰今日
仲舒何如昔日仲舒荅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
舒降自天帝勝昔遠矣帝稱善子響少好武自選帶伏
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數在內齋殺牛置酒與之聚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四十五

今私作錦袍絳襖欲餉蠻交易器仗長史劉寅等連名
密啓帝敕精檢寅等懼欲秘之子響聞臺使不見敕乃
召寅及司馬席恭穆諮議參軍江愈殷曇繁中兵參軍
周彥典籤吳脩之王賢宗魏景淵等俱入琴臺下

南齊書曰子響詰問之寅等無言脩之曰既降敕旨
正應方便荅塞景淵曰故應先檢校
併斬之帝聞之怒遣衛尉胡諧之遊擊將軍尹畧中書
舍人茹法亮領羽林三千人檢捕羣小敕子響若來首

自歸可全其性命諸之等至江律築城燕尾洲子響白服登城頻遣信與相聞曰天下豈有兒反身不作賊直是羸疎今便單舸還闕受殺人罪何築城見捉邪畧答曰誰將汝反父人共語子響聞之唯灑泣又送牛數十頭酒二百石果饌三十與畧棄之江流

南齊書曰子響始命所養數十人收集府州器仗令二千人從靈溪西渡克明旦與臺軍對陣南岸子響自與百餘人袍騎將萬鈞弩三四張宿江堤上明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六

凶黨與臺軍戰子響於臺上放弩 愚按南齊書所言與南史不同當從南史

子響膽力之士王衛天不勝忿乃率黨度洲攻壘斬畧而諧之法亮單艇奔逸帝又遣丹揚尹蕭順之領兵繼之子響即日將白衣左右三十人乘舡楳中流下都初文惠太子素忌子響及順之將發密諭不許生還令為之所及子響見順之欲自申明順之不許於射堂縊之南齊書曰子響部下懼各逃散子響乃白服出降詔

賜死蓋蕭子顯著書梁世故為武帝父順之諱也

有司奏絕子響屬籍改姓靖氏子響密作啓數紙藏妃王氏裙腰中具自申明云輕舫還闕不得惟願矜憐此苦無使竹帛齊有反父之子父有害子之名及順之還帝甚怪恨及百日於華林為子響作齋帝自行香對諸朝士頓感及見順之嗚咽移時左右莫不掩涕他日出景陽山見一獲透擲悲鳴問後堂丞此猿何意答曰猿子前日墮崖致死其母求之不見故爾帝因憶子響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七

歎良久不自勝順之慙懼感病卒於是豫章王焱上表曰故庶子靖子響識懷靡樹見淪不逞肆忽一朝取陷凶德身膏草野未云塞霧但張矢倒戈歸罪司戮即理原心迷而知返蒙骨不收辜魂莫救撫事惟往載傷心目願一下天矜使得旋寔餘麓

齊書又曰臣提携鞠養俯見成人雖輟肩著條歸體璇萼循執之念不移傳訓之憐何已敢冒宸嚴布此悲乞

帝不許貶為魚復侯

安陸王子敬字雲端武帝第五子初封應城縣公先是子敬所生早亡帝命貴妃范氏母養之而子及婦服制禮無明文永明中尚書令王儉議孫為慈孫婦為慈婦姑為慈姑宜制暮服從之十年位散騎常侍撫軍將軍丹陽尹隆昌元年遷都督南充州刺史延興元年加侍中明帝除諸藩王遣中護軍王玄迎征九江王廣之襲殺子敬初子敬為武帝所留心帝不豫有意立子敬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太子代太孫子敬與太孫俱入參單同出帝目送子敬良久曰阿五鈍代換之意乃息

晉安王子懋字雲昌武帝第七子諸子中最為清恬有意思慮讓好學年七歲時母阮淑媛嘗病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華供佛者眾僧以銅甕盛水漬其莖欲華不萎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請佛令華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視甕中稍有根鬚當世稱其孝感永明五年為南充州刺史監五州軍事八年撰

春秋例苑三十卷奏之武帝敕付秘閣十一年為都督雍州刺史給鼓吹一部豫章王喪服未畢帝以邊州須威望許得奏之

南齊書載子懋常請仗世祖教之曰文章詩筆乃是佳事然世務彌為根本可嘗憶之汝所啓伏悉吾左右御仗也云何得用之品格不可乖當優量覓送

啟求所好書武帝曰知汝嘗書讀在心足為深欣賜以杜預手定左傳及古今善言隆昌元年為征南大將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江州刺史敕留西楚部曲助鎮襄陽單將白直俠穀自隨陳顯達時屯襄陽入別子懋謂之曰朝廷命身單身而返身是天王豈可過爾輕率今欲將二三千人自隨公意何如顯達曰殿下若不留部曲便大違教旨顯達因辭出便發去子懋計未立還鎮尋陽延興元年加侍中聞鄱陽隨郡二王見殺欲起兵赴難與參軍周英防閭陸起之議傳檄荆郢入討君側事成則宗廟獲安不成猶為義鬼防閭董僧慧攘袂曰此州雖小孝武嘗用

之今以勤王之師橫長江指北闕請鬱林之過誰能對之於是部分兵將入匡社稷母阮在都遣書欲密迎上阮報同產弟于瑤之為計瑤之馳告明帝於是纂嚴遣中護軍王玄邈平西將軍王廣之南北討使軍主裴叔業與瑤之先襲尋陽聲云為郢府行司馬子懋知之遣三百人守益城叔業沂流直上襲益城子懋先已具舟稽亭者聞叔業得益城乃據州自衛子懋部曲多雍土人皆踴躍願奮叔業畏之遣于瑤之說子懋曰今還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五

必無過憂政當作散官不失富貴也子懋既不出攻叔業眾情稍沮中兵參軍于琳之瑤之兄也說子懋重賂叔業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說叔業請取子懋叔業遣軍主徐玄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城僚佐皆奔散唯周英及外兵參軍王皎更移入城內子懋聞之歎曰不意吾府有義士二人琳之從二百人仗自入齋子懋笑謂之曰不意渭陽翻成梟獍

南齊書載子懋罵曰小人何忍行此事與此不同

琳之以袖障面使人害之故人懼罪無敢至者唯英皎僧慧號哭盡哀為喪殯云

隨郡王子隆字雲興武帝第八子性和美有文才娶尚書令王儉女為妃武帝以子隆能屬文謂儉曰我家東阿也永明八年為都督荊州刺史隆昌元年為侍中撫軍將軍領兵置佐延興元年轉中軍大將軍侍中如故子隆年二十一體過充壯常使徐嗣伯合蘆茹丸服之冀自銷損猶無益也明帝輔政謀害諸王武帝諸子中子隆最以才貌見憚故與鄱陽王錡同夜先見殺集行於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五

建安王子真字雲仙武帝第九子永明七年累遷郢州刺史加都督隆昌元年為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延興元年明帝遣裴叔業就典籤柯令孫殺之子真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首乞為奴贖死不從見害年十九西陽王子明字雲光武帝第十子永明元年封武昌王三年失國墮改封西陽十年為會稽太守督五郡軍事

子明風姿明淨士女觀者咸嗟嘆之建武元年為撫軍將軍領兵置佐二年誅蕭譙誣子明及弟子罕子貞同謀謀見害年十七

南海王子罕字雲華武帝第十一子頗有學母樂容華有寵故武帝留心母嘗寢疾子罕晝夜祈禱時以竹為燈續照夜此續宿昔枝葉大茂母病亦愈咸以為孝感所至主簿劉駿及侍讀賀子喬為之賦頌建武元年位護軍將軍二年見殺年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五

巴陵王子倫字雲宗武帝第十三子永明十年為北中郎將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鬱林即位以南彭城祿力優厚奪子倫與中書舍人綦母珍之更以南蘭陵代之延興元年明帝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子倫子倫時鎮琅邪城有守兵子倫英果明帝恐不即罪問典籤華伯茂伯茂曰公若遣兵取之恐不即可辦若委伯茂一小吏力耳既而伯茂手自執鳩逼之左右莫敢動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昔高皇

帝殘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舉酒謂亮曰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命當由事不獲已此酒差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先是高帝武帝為諸王置典籤帥一方事悉委之每至親接輒留心顧問刺史美惡係典籤口莫不折節推奉恒慮弗及於是威行州部權重藩君武陵王曄為江州性烈直不可忤典籤趙渥之曰今出郡易刺史及見武帝相誣曄遂免還南海王子罕成琅邪欲暫遊東堂典籤姜秀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五

許而止還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秀後輒取子罕廢飲器等供其兒昏帝知之鞭二百繫尚方然擅命不改邵陵王子貞嘗求熊白厨人荅典籤不在不敢與西陽王子明欲送書奏侍讀鮑俱病典籤吳修之不許曰應諮行事乃止言行舉動不得自專微衣求食必須諮訪永明中巴東王子響殺行事劉暉等帝聞之謂羣臣曰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俱自應反豈惟巴東帝問其故荅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

取一挺藹一杯漿皆諸籤帥如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
唯聞籤帥不聞刺史竟陵王子良嘗問衆曰士大夫何
意詣籤帥參軍范雲荅曰詣長史以下皆無益詣籤帥
便有倍本之價不詣謂何子良有愧色及明帝害諸王
悉典籤所殺竟無一人相抗孔珪聞之流涕曰衡陽江
夏最有意而復害之若不立籤帥當不至此

邵陵王子貞字雲松武帝第十四子建武二年見害年

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三

臨賀王子岳字雲嶠武帝第十六子明帝害武帝諸子
唯子岳及弟六人在後時呼為七王朔望入朝帝還後
宮輒歎息曰我及司徒諸兒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長
大永泰元年帝疾甚絕而復蘇於是殺子岳等延興建
武中凡三誅諸王每一行事明帝輒先燒香嗚咽涕泣
衆以此輒知其夜當殺戮也子岳死時年十四
西陽王子文字雲儒武帝第十七子永明七年封蜀郡
王建武中改封西陽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衡陽王子文字雲嵩武帝第十八子永明七年封廣漢

郡王建武中改封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南康王子琳字雲璋武帝第十九子母荀昭華盛寵後

宮才人位登采女者依例賜玉鳳凰荀時始為采女得

玉鳳凰投地曰我不能例受乃拜為昭華子琳以母寵

故最見愛太尉王儉因請昏武帝悅而許之羣臣奉寶

物名好盡直數百金帝為報荅亦如之及應封而好郡

已盡乃以宣城封之既而以宣城屬揚州不欲為王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三

改封南康公褚綦為巴東公以南康為王國封子琳永

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湘東王子建字雲立武帝第二十一子母謝無寵武帝

度為尼明帝即位使還母子建永泰元年見殺年十三

南郡王子夏字雲廣武帝第二十三子帝春秋高子夏

最幼寵愛過諸子初帝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龍無

數乃飛上天及明帝初其夢方驗永泰元年子夏遇害

年七歲

文惠太子四男安皇后生廢帝鬱林王昭業宮人許氏
生廢帝海陵恭王昭文陳氏生巴陵王昭秀褚氏生桂
陽王昭榮

巴陵王昭秀字懷尚太子第三子鬱林即位封臨海郡
王隆昌元年為都督荊州刺史延興元年徵為車騎將
軍明帝建武武年改封巴陵王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六
桂陽王昭榮太子第四子鬱林立封永嘉郡王延興元
年出為荊州刺史加都督建武三年改封桂陽王四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為太常永泰元年見殺年八歲
明帝十一男敬皇后生廢帝東昏侯寶卷江夏王寶玄
鄱陽王寶寅和帝殷貴嬪生巴陵王寶義晉熙王寶嵩
袁貴妃生廬陵王寶源管淑妃生邵陵王寶修許淑媛
生桂陽王寶貞餘皆早夭
巴陵隱王寶義字智勇明帝長子本名明基建武元年
封晉安郡王寶義少有廢疾不堪出人間止加除授為
都督揚州刺史仍以始安王遙光代之轉為右將軍領

兵置佐鎮石頭永泰元年為都督揚州刺史三年進位
司徒和帝西臺建以為侍中司空梁武平建鄴宣德太
后令以寶義為太尉領司徒詔云不言之化形於自遠
時人皆云此寶錄也梁受禪封謝沐公尋封巴陵郡王
奉齊後天監中薨

江夏王寶玄字智深明帝第三子建武元年封江夏郡
王東昏即位為都督南徐兗二州刺史寶玄娶尚書令
徐孝嗣女為妃孝嗣被誅離絕東昏送少姬二人與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寶玄恨望有異計明年崔慧景舉兵遷至廣陵遣使奉
寶玄為主寶玄斬其使發將吏防城慧景將渡江寶玄
與相應開門納慧景乘八柁輿手執絳麾幡隨慧景至
都民多往投之慧景敗收得朝野投寶玄及慧景軍名
東昏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復可罪餘人寶玄逃奔數
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鄣裹之令羣小數十人鳴鼓
角馳繞其外遣人謂曰汝近圍我亦如此少日乃殺之
廬陵王寶源字智泉明帝第五子建武元年封和帝即

位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興二年薨

愚按寶源以中興二年薨恐非令終疑與寶修等三人皆為梁武所害者史遺之耳

鄱陽王寶寅字智亮明帝第六子建武初封建安郡王

東昏時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石頭其秋雍州

刺史張欣泰等謀起兵新亭殺臺內諸主帥難作之日

前南譙太守王靈秀奔往石頭帥城內將吏見力去車

脚載寶寅向臺城士民數千人皆空手隨後至杜姥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日已欲暗城門閉城上人射之眾棄寶寅走寶寅逃亡

三日戎服詣草市尉尉馳啓帝帝迎入宮問之寶寅涕

泣稱爾日不知何人逼使上車仍將去制不自由帝笑

乃復爵位宣德太后臨朝改封寶寅鄱陽王中興二年

奔魏

愚按本史載寶寅謀反奔魏不奔則死何云反今削

之若他日負魏而反乃為真反

鄧陵王寶修字智宣明帝第九子建武元年封南平郡

王二年改封中興二年宣德太后令賜死

愚按文惠太子諸子盡為明帝所殺今明帝諸子又皆以宣德太后令誅宣德文惠妃也雖蕭衍所假亦見天道之巧

見天道之巧

晉熙王寶高字智靖明帝第十子中興元年和帝以為

中書令二年賜死

桂陽王寶貞明帝第十一子中興二年賜死與寶寅等

四人皆云謀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論曰守器之重邦家所為觀文惠在東儲已有虧令德

向令負荷斯集猶當及於禍敗况先期夙損愆失已彰

而武帝不思擇賢傳之昏孽推此而論有冥數矣子良

物望所集失在儒雅當斷不斷以及於災非止自致喪

亡乃至宗祀覆滅哀哉夫帝王子弟生長尊貴情偽之

事不經耳目雖卓爾天悟自得懷抱孤寡為識所陋猶

多齊氏諸王並幼踐方岳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

左右用為主帥州國府第先令後行飲食遊居動應聞

啓端拱守祿遵承法度張弛之要莫敢厝言行事執其
權典義掣其肘處地雖重行止莫由戚不在身恩未接
下倉卒一朝事難總集望其擇位扶危不可得矣路溫
舒云秦有十夫其一尚存斯宋氏之餘風及在齊而彌
弊寶玄親兼一體欣受家殃曾不知執柯所指跼等相
從而敗以此而圖萬事未知其髣髴也

補遺

東昏侯二子黃淑儀生太子誦吳淑媛生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三

太子誦東昏長子及即位立為皇太子東昏遇殺誦亦
廢為庶人後不知所終

丹陽王綜

南史作豫章王梁封也今改作魏封以從綜志

字世謙其母吳淑媛自云東昏子也梁天監三年封豫
章郡王累遷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入為侍中鎮右將
軍初綜母吳淑媛在齊東昏宮寵在潘余之亞及得幸
武帝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淑媛寵衰怨望及綜年

十四五恒夢一年少肥壯自挈其首對綜如此非一綜
轉成長心驚不已頻密問淑媛曰夢何所如夢既不
淑媛問夢中形色頗類東昏因密報之曰汝七月日生
兒安得比諸皇子汝今太子次第幸保富貴與綜相抱
哭每日夜泣泣又每靖室閉戶藉地被髮席藁輕財好
士分施不輟惟留身上故衣外齋接客分麤服厨庫恒
致罄乏常於內齋布沙於地終日跣行足下生胝日能
行三百里嘗有士人姓王以匕躡投告綜時大乏唯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三

眠牀故早復帳即解付之其降意下士以伺風雲之會
如此諸侯王妃主及外人並知此懷唯帝不疑及長有
才學善屬文帝御諸子以禮朝見不甚數綜恒怨不見
知每出藩淑媛恒隨至鎮時年十五尚裸袒嬉戲於前
晝夜無別妃袁氏尚書令昂女淑媛恒節其宿止過袁
妃尤不以道內外咸有穢聲綜後在徐州政刑酷暴又
有勇力制及奔馬擗殺駒犢常陰服傲行著烏絲布帽
夜出無期度招引道士探求數術性聰敏多通每帝有

教疏至輒忿恚形色帝性嚴厚臣不敢輕行得失凡綜
所行勿之知也於徐州還頻表陳便宜求經畧邊境帝
並優教荅之徐州所有練樹並令斬殺以帝小名練故
累致意尚書僕射徐勉求出鎮襄陽勉未敢言因是怒
勉餉以白團扇圖伐檀之詩言其賄也在西州歲時設
席於別室祠齊氏七廟又累微行至曲阿拜齊明帝陵
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漉死者骨滲即為父
子綜乃私發齊東昏墓出其骨漉血試之既有徵矣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三

西州生次男月餘日潛殺之既瘞夜遣人發取其骨又
試之每對東宮及諸王辭色不恭遜嘗改歲後問訊臨
川王宏出至中閣登宏羊車次遺糞而出居都下所為
多如此者普通四年為都督南兖州刺史頗勤於事而
不見賓客其辭訟則隔簾理之方幅出行垂帷於輿每
云惡人識其面也初齊故建安王蕭寶寅在魏綜求得
北來道人釋法鸞使入北通問寶寅謂為叔父襄陽人
梁話母死法鸞說綜厚賜之言終可任使綜遺話錢五

萬及英畢引在左右法鸞在廣陵往來通魏尤數每舍
淮陰苗文寵家言文寵於綜綜引為國常侍六年魏將
元法僧以彭城降帝使綜都督眾軍權鎮彭城并攝徐
州府事帝曉別玄象知當更有敗軍失將恐綜為魏所
擒手教綜令拔軍每使居前勿在人後綜恐帝覺

梁書曰綜懼南歸無因與寶寅相見

與魏安豐王元延明相持夜潛與梁話苗文寵三騎開
北門涉汴河遂奔蕭城自稱隊主見延明而拜延明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三

之問其名氏不荅曰殿下問人有見識者延明召使視
之曰豫章王也延明喜下地執手荅其拜送洛陽及旦
齊內諸閣猶閉不開眾莫知所以唯見城外魏軍叫曰
豫章王昨夜已來我軍中城中既失王所在眾軍乃退
不得還者甚眾相州益陽人任煥常有雜馬來之退走
煥足為抄所傷人馬俱斃煥於橋下歌抄復至煥足痛
不復得上馬於是向馬泣曰騅子我於此死矣馬因跪
其前脚煥乃得上馬遂免難綜長史江華大府卿祖臆

並為魏軍所擒帝聞之驚駭

魏書島吞傳曰行初聞慟哭氣絕甚為慚惋猶云其

子為病風所致人咸笑之

綜至魏位侍中空高平公丹揚王梁詒苗寵並為光

祿大夫綜改名續字德文追服齊東昏斬哀魏太后及

羣臣並弔八月有司奏削爵土絕其屬籍改子直姓悖

氏未及旬日詔復屬籍封直永新侯久之乃策免吳淑

媛俄遇鳩卒詔復其品秩謚曰敬使直主其喪及蕭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寅據長安反綜復去洛陽欲奔之魏法渡河橋不得乘

馬綜乘馬而行橋吏執之送洛陽

資治通鑑曰贊懼而出走趣白馬山被執魏知其不

與謀釋不問 梁書曰為津吏所執魏人殺之 愚

按梁書風聞之訛無足辨若如南史言贊果欲奔寶

寅何以不與謀見釋當從通鑑

魏孝莊初歷司徒太尉尚帝姊壽陽長公主陳慶之至

洛送綜啓求還時吳淑媛尚在

愚按贊既絕梁武呼東昏父為服斬哀安有求還理

且前既云淑媛俄遇鳩卒而今又云尚在一史中自

相矛盾則此事烏有可知

敕使以綜小時衣寄之信未達而慶之敗未幾終於魏

初綜在魏不得志嘗作聽鐘鳴悲落葉以申其志

梁書載其作曰聽鐘鳴當知在帝城參差定難數歷

亂百愁生去聲懸窈窕來響急徘徊誰憐傳漏子辛

苦聽章臺聽鐘鳴聽聽非一所懷瑾握瑜空擲去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松折桂誰相許昔朋舊愛各東西譬如落葉不更齊

漂漂孤雁何所栖依依別鵝夜半啼聽鐘鳴聽此何

窮極二十有餘年淹留在京城窺明鏡罷容色雲悲

海思徒掩抑悲落葉連翩下重疊落且飛縱橫去不

歸悲落葉落葉悲人生譬如零落不可持悲落葉

落葉何時還凡昔共根本無復一相關

當時莫不悲之後梁人盜其柩來奔武帝猶以子札拊

葵陵次

愚近考嵩志載綜與主合葬墓無恙所盜誰柩無乃

梁人假之耶梁武又不知以何人之子為子矣

或曰綜為東昏侯寶子卷疑耳子何實其疑乃改梁

武子為東昏兒子曰否否綜亦既仇梁武而父東昏

定於一矣則從其所仇與所父可也雖然寶卷無嗣

可更益以寶卷父負心驚則無嗣愈可其有後也恨

哉夫至以有後為人恨則鸞與寶卷之為臣為猶子

又為君可知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十六

直字思方位晉陵太守沙州刺史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六

明李清撰

列傳第三十五

南史四十六

王敬則

陳顯達

張敬兒

崔慧景

王敬則臨懷射陽人僑居晉陵南沙縣母為女巫常謂人云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得為人吹角可矣敬則年長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夢

騎五色獅子性倜儻不羈好刀劍嘗與既陽縣吏鬪謂

曰我若得既陽縣當鞭汝小吏背吏唾其面曰汝得既

陽縣我亦得司徒公矣屠狗商販徧於三吳嘗使高麗

與其國女子私通不肯還被收錄乃反善拍張補刀戟

右右宋前廢帝使敬則跳刀高出白虎幢五六尺接無

不中仍撫髀拍張甚為儼捷補俠戟隊主領細鎧左右

與壽寂之教前廢帝及明帝即位以為直閣將軍封重

安縣子敬則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蟲如烏豆集其身摘去乃脫其處皆流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道士曰此封侯瑞也敬則聞之喜故出都自効後補既陽令昔日關吏亡走勒令出遇之甚厚曰我已得既陽縣汝何時得司徒公邪初至既陽縣主山下宗侶十餘舟同發敬則舟獨不進乃令弟入水推之見烏漆拒敬則呪云尔非凡器若是吉善使舟速進吾富貴當改葬爾舟須臾去敬則入縣收此拒葬之時軍荒後縣有一部劫逃入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三

為民患敬則遣人致意劫帥若出首者當相申論治下有廟神甚酷烈士民信之敬則引為誓必不相負劫帥帥既出敬則設酒會廟中因於坐收縛曰吾先啟神若負誓還神十牛今不得違誓即殺十牛解神并斬諸劫百姓悅之元徽二年隨齊高拒桂陽王休範於新亭敬則與羽林監陳顯遠寧朔將軍高道慶乘舸迎戰大破其水軍事寧累轉越騎校尉蒼梧王狂虐左右不自安敬則以齊高有威名歸誠奉事每下直輒往領軍府夜

著青衣扶匍道路為齊高聽察齊高令敬則伺機殿內及楊玉夫將首投敬則敬則馳謁齊高因戎服入宮見齊高本紀至永明門門郎疑非蒼梧還敬則慮人覘見以刀環塞室孔呼開門甚急衛尉丞顏靈寶窺見齊高乘馬在外竊謂親人曰今若不開納領軍天下會是亂爾門開敬則隨帝入殿

南齊書曰時四貴集議敬則拔白刀在牀側跳躍曰官應處分誰敢作同異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三

昇明元年遷輔國將軍知殿內宿衛兵事沈攸之事起進敬則冠軍將軍齊高入守朝堂袁粲起兵召領軍劉韞直閣將軍卜伯興等於宮內相應戒嚴將發敬則開闕掩襲皆殺之殿內竊發盡平敬則力也政事無大小齊高並以委之敬則不識書止下名然甚善決斷齊臺建為中領軍高帝將受禪材官薦易太極殿柱順帝欲避主不肯出宮遜位明日當臨軒帝又逃宮內敬則將輿入迎帝啟誓令出引令升車帝不肯即上收淚謂敬

則曰欲見殺乎敬則答曰出居別宮爾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帝泣而彈指唯願後身生生世世不復天王作因緣宮內盡哭聲徹於外帝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齊建元元年出為都督南兗州刺史封尋陽郡公加敬則妻懷氏爵為尋陽國夫人二年魏軍攻淮泗敬則恐委鎮還都民皆驚散奔走帝以其功臣不問以為都官尚書遷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敬則殺之以狗路不拾遺郡無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四

盜又錄得一偷召其親屬於前鞭之令偷身長掃街路久之乃令偷舉舊偷自代諸偷恐為所識皆逃走境內以清仍入烏程從市過見屠肉析歎曰吳興昔無此枿是我少時在此所作召故人飲酒說平生不以屑也遷護軍以家為府三年以改葬去職詔贈敬則母尋陽國太夫人改授侍中撫軍高帝遺詔敬則以本官領丹楊尹尋遷會稽太守加都督永明二年給古吹一部會土邊帶湖海人丁無士庶皆保塘後敬則以功力有餘悉

評欽為錢送臺庫為便宜帝許之

南齊書載竟陵王子良啟曰伏尋三吳內地百度所資民庶彫流饑寒尤甚可為痛心頃錢賈物賤殆欲兼倍凡在觸類莫不如茲稼穡難劬斛直數倍今機杼勤苦足裁三百所以然者實亦有由年常歲調既受必須負大以兩代一困於所資鞭捶盾繫蓋致無聊臣昔忝會稽租閑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五

陂湖宜壅橋路須通均夫訂直民自為用苦甲分毀壞則年一修改乙限堅完則終歲無後今即通課此直悉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致令塘路崩蕪湖源泄散害民損政實此為劇臣謂塘丁一條宜還復舊所在通欠優量原除凡應受錢不限大小仍令所在折市帛若民有雜物是軍國所須者聽隨價准值不必一應送錢於公不虧其用在私實獲其溢若救民拯弊莫過減賦時和歲稔尚爾虛乏僥值水旱寧

可熟念且西京熾強實基三輔東都全固實賴三河
宜蒙寬政少加優量略其目前小利取其長久大益
無患民貲不殷國計不阜也上不納

三年進號征東將軍宋廣州刺史王翼之子妾路氏酷
暴數殺婢媵翼之子法朗告之敬則付山陰獄殺之為
有司所奏山陰令劉岱坐棄市刑敬則入朝武帝謂敬
則曰人命至重誰下意殺之都不啟聞敬則曰是臣愚
意臣知何物科法見背後有節便言應得殺人岱亦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六

罪帝乃赦之敬則免官以公領郡後與王儉俱即本號
開府儀同三司時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朝之曰今
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人以告敬
則敬則欣然曰我南沙縣吏微倖得細鎧左右幸際風
雲以至於此遂與王衛軍同日拜三公復何恨朝士以
此多之十一年授司空敬則名位雖遠不以富貴自遇
南齊書曰危拱傍徨畧不矜倨

初為散輩使魏於北館種楊柳後員外郎虞長曜北使

還敬則問曰我昔種柳今若大小長曜曰園中以為耳
崇帝令群臣賦詩敬則曰臣幾落此奴度帝問之對曰
臣若解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爾那得今日敬則雖不
大識書性甚警黠臨州郡令省事讀辭不教判決皆不
失理明帝輔政密有廢立意隆昌元年出敬則為會稽
太守加都督海陵王立進位太尉明帝即位為大司馬
臺使拜授日雨大洪注敬則及文武皆失色一客旁曰
公由來如此昔拜丹楊尹吳興時亦然敬則大悅曰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七

宿命應得雨乃引羽儀備朝服導引出廳事拜受意猶
不自得吐舌久之帝既多殺害敬則自以高武舊臣心
懷憂懼帝雖外厚其禮內相疑備數訪問敬則飲食體
幹聞其衰老且以居內地故得少安後遣蕭坦之將齊
伏五百人行晉陵敬則諸子在部憂怖無計帝知之問
計於梁武對曰敬則豎夫易為感唯應錫以子女玉帛
厚其使人如斯而已帝納之吳人張思祖敬則謀主也
為府司馬頻銜使帝偽傾意待之以為游擊將軍遣敬

則世子仲雄入東仲雄善彈琴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
主衣庫帝敕五日一給仲雄在御前鼓琴作懊懷曲歌
曰常歎負情儂郎今果行許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
人題帝愈猜愧永泰元年帝疾屢殆以張瓌為平東將
軍吳郡太守置兵佐密防敬則內外傳言當有處分敬
則聞之竊曰東今有誰祇是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可平
吾終不受金罌謂鴆酒也諸子怖懼第五子幼隆遣正
員將軍徐嶽以情告徐州行事謝朓為計若同者當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報敬則朓執駭馳啟之敬則城局參軍徐庶家在京口
其子密以報庶庶以告敬則五官王公林公林敬則族
子也常所委信公林勸敬則急送啟賜兒死單舟星夜
還都敬則曰若爾諸郎要應有信且忍一夕其夜呼僚
佐文武攜蒲賭錢謂眾曰卿諸人欲令我作何計莫敢
先答防闔丁興懷曰官祇應作爾敬則無言明旦召山
陰令王詢臺傳御史鍾離祖願敬則橫刀跣坐問詢等
發丁可得幾人庫見有幾錢物詢祖願對並垂首

南齊書曰詢答縣丁卒不可上祖願稱傳物多未輸
入

敬則怒將出斬之王公林又諫敬則曰此事不可悔官
詎不更思敬則唾其面曰我作事何關汝小子乃起兵
招集配衣二三日便發欲劫前中書令何胤為尚書令
長史王弄璋司馬張思祖止之曰何令高蹈必不從不
從便應殺之舉大事先殺朝賢事必不濟及率實甲萬
人過浙江謂曰應須作檄思祖曰公今自還朝何用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此乃正朝廷遣輔國將軍前軍司馬左興威直闔將軍
馬軍主胡松三千餘人築壘於曲阿長岡尚書左僕射
沈文秀為持節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敬則以舊將舉
事民皆擔篙荷鍤隨之凡十餘萬眾至武進陵口慟哭
乘肩輿前遇興威山陽二柴盡力攻之
南齊書曰興威使軍人遙告進則曰公兒已死盡公
今持底作

官軍不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胡松領馬軍突其後

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則大敗索馬再上不得上興威軍容表文曠斬之傳首建康時帝疾已篤敬則倉卒東起朝廷震懼東昏侯在東宮使人上屋望見征鹵亭失火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有告敬則者敬則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汝父子唯應急走耳蓋譏檀道濟避魏事也敬則之來聲勢甚盛凡十日而敗時年六十四朝廷漆其首藏武庫梁天監元年其故吏夏侯亶表請收葬許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陳顯達南彭城人仕宋以軍功封彭澤縣子後從齊高討桂陽王休範於新亭壘劉劭大折之敗休範兵進杜婁宅及休範死

南齊書曰太祖欲還衛宮城諫曰桂陽雖死賊虎猶熾人情難固不可輕動乃止顯達渡淮緣石頭北道入承明門屯東堂宮中恐動得顯達至乃稍定

顯達出杜婁宅大戰於宣陽津陽門大破其衆矢中左目而斃不出地黃村潘姬善禁先以釘釘柱姬禹步作

氣釘即出乃禁顯達目中鏘出之事平封彭城侯再遷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沈攸之事起顯達遣軍援臺長史到通司馬諸葛道勸顯達保境蓄衆潛通彼此顯達於坐手斬之

此二人皆忠於宋者顯達它日之不免肇此矣

乃累遣表既歸心齊高及即位拜護軍將軍御膳不宰牲顯達上熊蒸一盤帝即以充飯後拜都督益州刺史武帝即位進號鎮西將軍益部山險多不賓服大度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獠前後刺史不能制顯達遣使責其祖賤獠帥曰兩眼刺史尚不敢調我遂殺其使顯達分部將吏聲將出獵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自此山夸震服永明二年徵為侍中護軍將軍顯達累任在外經高帝之憂及見武帝流涕悲咽帝亦泣心甚嘉之

南齊書曰荒人桓天生自稱桓玄族率酋衆萬餘攻舞陰天生被瘡走顯達進據舞陽遣征鹵將軍戴僧靜先進與天生及鹵戰大敗之天生還竄荒中稍稍

降散

八年為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顯達謙厚有智計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色子十餘人誠之曰我本意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貴陵人家既豪富諸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而皆集陳舍顯達知之不悅及子休尚為郡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曰凡奢侈者鮮不敗塵尾蠅拂是王謝家許汝不須捉此自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五

即取焚之其靜退如此豫廢鬱林之勲延興元年為司空進爵為公明帝即位進太尉封鄱陽郡公加兵二百人給油給車後以太尉判鄱陽郡公為三公事而職典連率人以為格外三公帝欲悉除高武諸孫以微言問顯達答曰此等豈足介慮乃止顯達建武世心懷不安深自貶退車乘朽敗導從鹵簿皆用羸小侍宴酒後啟帝借枕帝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年已老富貴已足唯少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帝失色曰公醉矣以年老告

退不許永泰元年以失沔北五郡乃遣顯達北侵永元

元年顯達督平北將軍崔慧景眾軍四萬圍南鄉界馬

圍城去襄陽三百里攻之四十日魏軍食盡散死人肉

及樹皮圍急魏軍突走顯達入據其城遣軍主莊丘黑

進取南鄉縣魏孝文帝自領十餘萬騎奄至

南齊書曰顯達引軍渡水西據鷹子山築城人情沮

敗

軍主崔恭祖胡松以烏布慢威顯達數人擔之出均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五

口臺軍緣道奔退死者三萬餘人顯達素有威名著於外境至是大損喪御史中丞范岫奏免顯達官

丹府元龜載詔答曰昔衛霍出師往往無功馮鄩入

關有時虧喪况公規謀肅舉見可知難無損威畧方

振遠圖廓清朔土雖執憲有常非所得議

又表解職並不許以為江州刺史鎮益城初王敬則事

起始安王暹光啟明帝慮顯達為變欲追軍還事平乃

寢顯達亦懷危怖及東昏立彌不樂還都得此授甚喜

尋加領征南大將軍給三望車顯達聞都下大相殺戮
徐孝嗣等皆死傳聞當遣兵襲江州懼禍及十一月十
五日舉兵欲直襲建鄴以掩不備又遙指郢州刺史建
安王寶寅為主

南齊書載顯達令長史庾弘遠等與朝貴書曰後主
行恃三才淫犯先宮穢興閹閹皇陛為市廛之所誰
房起征戰之門任非華尚寵必寒厲江僕射兄弟忠
言屬薦正諫繁興履族之誅於斯而至故乃扞噬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高

刑四剝於海路家門之費一起於中都蕭劉二領軍
並升御坐共稟遺詔宗戚之苦諒不足談渭陽之悲
何辜至此徐司空歷葉忠榮清簡流世巨翼之功未
著傾宗之罰已彰沈僕射年在懸車將念几杖觀歌
園藪絕影朝門忽招陵上之罰何萬古之傷哉遂使
紫臺之路絕縉紳之傳纓組之闈罷金張之屑悲哉
蟬冕為賤寵之服嗚呼皇陛列劫堅之坐且天人同
怨乾象變錯往歲三州流血今者五地自動此而未

廢孰若可興我太尉公從彼英序還抗社稷本欲鳴
笳細錫無勞戈刃但忠謹有心節義難違信次之間
森然十萬此蓋捧海澆瑩烈火消凍耳吾子其擇善
而從無令竹帛空為後人咲也

朝廷遣後軍將軍胡松等據梁山顯達率眾數千人發
尋陽與松戰於采石大破之都下震恐十二月顯達多
置屯火於岸側潛軍西渡取石頭北上襲京城宮掖大
駭閉門守備顯達持馬稍從步軍數百人與臺軍戰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高

西州前再合大勝手殺十於人稍折官軍繼至顯達不
能抗退走至西州後烏榜村騎官趙潭注稍刺之落馬
斬於籬側血涌滿籬似淳于伯被刑時年七十三顯達
在江州遇疾不治尋差意甚不悅是時連大雪梟首朱
雀而雪不集諸子皆遇害

張敬兒南陽冠軍人父醜為郡將軍官至節府參軍敬
兒年少便弓馬有膽氣好射虎發無不中南陽新野風
俗出騎射敬兒尤多膂力稍官至寧蠻府行參軍隨同

郡人劉胡代襄陽諸山蠻深入險阻所向皆破又擊湖陽蠻官軍引退蠻城追者數千敬兒單馬在後

南齊書曰衝突賊軍數十合殺數十人矢中左腋

賊不能抗山陽王休祐鎮壽陽求善騎射士敬兒及襄陽俞湛應選敬兒善事人遂見寵為長兼行參軍泰始

初署中兵領軍討義嘉之亂與劉胡相拒於鷓尾洲啟

明帝乞本郡事平除南陽太守敬兒之為襄陽府將也

家貧每休假輒傭賃自給嘗為城東吳泰家擔水通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七

所愛婢事發將被殺逃匿棺中以蓋加上乃免及在鷓

尾洲啟明帝云泰亮同逆以緣助雍州刺史袁詭為督

茲若事平乞其家財帝許之至是收籍吳氏唯家人裸

身得出僮後財貨直數千萬敬兒皆有之先所通婢即

以為妾後為越騎校尉桂陽王休範事起隸齊高頓新

亭矢石既交休範白服乘輿勞樓下敬兒與黃回白齊

高求詐降以取之

南齊書載敬兒與黃回白高帝曰桂陽所在備防寡

闕若詐降而取之必可擒也

齊高曰卿若辦事當以本州相賞敬兒相與出城南放

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至輿側回陽致齊高密意休

範信之回曰敬兒敬兒奪取休範防身刀斬之其左右

百人皆散

通鑑考異曰休範傳作數十為是若有數百回敬兒

敢徑往取之耶

敬兒持首歸新亭除駙騎將軍加輔國將軍齊高置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七

謂敬兒非卿無今日然以敬兒人位既輕不欲使便為

襄陽重鎮敬兒求之不已乃微動齊高曰沈攸之在荆

州公知其欲何所作不出敬兒防之恐非公利齊高笑

而無言乃除雍州刺史加都督封襄陽縣侯部泊沔口

敬兒乘舳過江詣晉熙王燮中江遇風舟覆左右丁壯

者各泗水走餘二小吏沒舟下呼敬兒求救敬兒兩掖

挾之隨舟覆仰得在水上如此翻覆行數十里方得迎

接失所持節更給之至鎮厚結攸之得其事迹密白齊

高帝

南齊書曰攸之聞敬兒上慮見掩襲敬兒至厚結攸之信饋不絕每得太祖書論選用方伯密事輒示敬兒以為反間

又與攸之司馬劉攘兵情款及蒼梧廢敬兒疑攸之當因此起兵密問攘兵攘兵無所言寄敬兒馬鐙一隻敬兒乃為備昇明元年冬攸之乃遣使報敬兒敬兒勞接周至為設食訖列伏於廳事前斬之集部曲頓攸之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當襲江陵敬兒告變使至

沈約齊紀曰攸之謀為亂敬兒遣使詣攸之賀冬攸之呼使密室謂之曰奉太后令傳表司徒劉丹陽書呼我速下可令雍州知此意復敬兒書曰信口一二而封雞毛挑耳數物置函中敬兒賀冬使即乘驛白蕭公

高帝大喜進號鎮軍將軍改督攸之至郢城敗走其子元琰與兼長史江又別駕傅宣等還江陵敬兒軍至白

水元琰聞城外鶴唳謂是叫聲恐懼欲走其夜又宣開門出奔城潰元琰奔寵洲見殺敬兒至江陵殺攸之親黨沒入其財物數千萬悉以入私送臺者百不一攸之於湯渚村自經死居人送首荆州敬兒使槍擊之蓋以青織狗諸市郭

愚按沈攸之忠於宋室敬兒乃忍殘其首耶且其它日不保首領也

乃送建鄴進爵為公敬兒在雍州貪殘民間一物堪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莫不奪取又於襄陽城西起宅收聚財貨宅之大小始侔襄陽又欲移羊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置臺網紀諫曰此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及齊受禪遷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置佐史高帝崩遺詔加開府儀同三司於家竊泣曰官家大老天子可惜太子年少向我所不及也及拜王敬則戲之呼為褚淵敬兒曰我馬上所得終不能作華林園勳也敬則甚恨馬初敬兒微時有妻毛氏生子道門而鄉里尚氏女有色敬

兒悅之遂棄毛氏而納尚氏為室及居三司尚氏猶居襄陽宅敬兒慮不復外出乃迎家口悉下至都啟武帝不蒙勞問敬兒心自疑及垣崇祖死愈恐懼性好卜術信夢尤甚初征荊州每見諸將帥不遑餘計惟叙夢云未貴時夢居村中社樹欵高數十丈及在雍州又夢社樹直上至天以此誘說部由白云貴不可言又使於鄉里為謠言使小兒輩歌曰天子在何處宅在赤谷口天子是阿誰非猪如是狗敬兒家在冠軍宅前有地名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五

谷既得開府又望班劍語人曰我軍邊猶少班蘭物敬兒長自荒遠少習武事既從容都下又四方寧靖益不得志其妻尚氏亦曰吾昔夢一手熱如火而君得南陽郡元徽中夢一髀熱如火君得本州建元中夢半體熱尋得開府今復舉體熱矣以告所親言其妻初夢次夢又言今舉體熱矣

愚按武帝既殺敬兒不得不假此為辭我車前猶少班蘭物志不過如此

閩人聞其言說之事達武帝敬兒又遣使與蠻中交關帝疑有異志永明元年敕朝臣華林八關齋於坐收敬兒初左右雷仲顯常以盈滿誠敬兒不能從至是知有變抱敬兒泣敬兒脫冠貂投地曰用此物誤我及子道門道暢道休並被殺

愚按敬兒殺邊榮程邕之事是足以死不獨吳泰不肯相捨也

少子道慶見宥後數年帝與豫章王嶷三日曲水內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五

忽舩艦船流至御坐前覆沒帝由是言及敬兒悔殺之敬兒始不識書及為方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初徵為護軍乃潛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妾侍竊窺笑馬將拜三司謂其妻嫂曰我拜後府開黃闥因口為鼓聲初得鼓吹羞便奏之又於新林姥廟為妾祈子祝神口自稱三公其鄙俚如此始其母於田中卧夢犬子有角獸之已有娠生敬兒故初名狗兒又生一子因狗兒名復名猪兒宋名帝嫌狗兒名鄙改為敬兒故

猪兒亦改恭兒位正員郎謝病歸本縣常居上保村不肯出仕無異居民然與敬兒愛友甚篤及聞敬兒敗走入蠻後自首出原其罪

崔慧景字君山清河東武城人父系之州別駕慧景少有志業仕宋為長水校尉齊高在淮陰慧景與宗人祖思同時自結及受禪封樂安縣子為都督梁南秦二州刺史

南齊書曰梁州賊李烏奴屢為官軍所破走氏中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五

間擾動梁漢慧景發漢中兵眾進屯白馬時參軍王圓

南率益州軍從劔閣掩討慧景遣支軍與圍南腹背攻

擊烏奴大敗奔武興

永明四年為司州刺史母喪詔起復本任慧景每罷州

輒傾資獻奉動數百萬武帝以此嘉之十年為都督豫

州刺史鬱林即位慧景以少主新立密與魏通朝廷疑

之明帝輔政遣梁武至壽春安慰之慧景密啟送誠勸

進建武四年為度支尚書領太子左率

南齊書魏鹵傳曰鹵主元宏攻沔北五郡假慧景節率眾二萬騎千匹向襄陽及至襄陽五郡已沒慧景

與太子中庶子蕭衍及軍主董仲民劉山陽傳法憲

等率五千餘人進行鄧城須臾望鹵數萬騎奄至諸

人登城守時慧景等尊食輕行皆有饑懼之色鹵遣

軍趨城東南斷慧景歸路又遣軍屯城東城北行欲

出戰慧景曰鹵不夜圍人城待日暮當去既而鹵眾

轉威慧景於南門拔軍去眾軍不相知隨後奔退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五

軍從北門入劉山陽與部曲數百人斷後苦戰且戰

且退慧景過開溝軍人蹈籍橋皆斷壞鹵軍夾路射

之法憲見殺赴溝死者相枕山陽取襖杖填溝乘之

得免鹵主率大眾追之時至沔山陽據城苦戰至暮

乃退眾軍恐懼其夕皆登舟還襄陽 愚按梁武與

慧景共事又同敗乃獨云欲出戰何也南齊書作於

梁世故多歸辭資治通鑑聊仍之耳南史不載有以

夫

東昏即位為護軍時輔國將軍徐世標專權號令慧景備員而已帝既誅戮將相舊臣皆盡慧景自以年宿位重轉不自安及裴叔業以壽陽降魏即授慧景平西將軍假節侍中護軍如故率軍水路征壽陽軍頓白下將發帝長圍屏除出琅邪城送之帝戎服坐樓上召慧景騎進圍內無一人自隨裁交數言拜辭而去慧景出至白下甚喜曰頸非復小豎等所折也子覺為直閣將軍

慧景密與之期時江夏王寶玄鎮京口聞慧景北行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左右余文興說之曰朝廷任用羣小猜害忠賢江劉徐沈君之所見身雖魯衛亦不知滅亡何時君今者之舉有功亦死無功亦死欲何求所免機不可失今擁強兵北取廣陵收吳楚勁卒身舉州相應取大功如反掌耳慧景常不自安聞言響應時廬陵王長史蕭寅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慧景以寶玄事告恭祖恭祖先無宿契口雖相和心實不同還以事告寅共為閉城計寅心謂恭祖與慧景同謂曰廢昏立明人情所樂寧可違拒恭

祖猶執不同俄慧景至恭祖閉門不敢出慧景知其異已泣數行而去中兵參軍張慶延明嚴卿等勸慧景襲取廣陵先密遣軍主劉靈運間行突入慧景俄繼至遂據其城子覺至

南齊書曰慧景過廣陵數十里召會軍主曰吾荷三帝誅恩膺顧託之重少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君共安宗社何如衆皆響應

仍使領兵襲京口寶元本謂大軍併來及見人少極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所望拒覺擊走之恭祖及覺精兵八千濟江恭祖心本不同及至蒜山欲斬覺以軍降京口不果而止覺等軍器精嚴柳燈沈伏等謂寶玄曰崔護軍威名既重厥誠可見既已唇齒忽中道立異彼以樂歸之衆亂江而濟誰能拒之於是登北固樓舉千蠟獨為烽火應覺帝聞變以右衛將軍左興盛假節督都下水陸衆軍慧景傳二日便率大衆一時俱濟江趨京口寶玄仍以覺為前鋒恭祖次之慧景領大都督為衆軍節度

南齊書曰臺遣驍騎將軍張佛護直闕將軍徐元稱

等據竹里為數城遂射慧景軍因合戰覺及恭祖領

前鋒皆僉楚善戰又輕行不火食以數舫緣江載酒

肉為軍糧每見臺軍及城中烟火起輒盡力攻擊臺

軍不復得食以此饑困元稱等欲降佛護不許公祖

等復攻之城陷佛護單馬走追得斬首元稱降餘軍

主皆死臨沂令李玉之發橋斷路慧景收殺之臺遣

中領軍王瑩都督眾軍據湖頭寶甲數萬慧景至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矧竹塘人萬副兒善射獵能捕鹵投慧景曰今平路

皆為臺軍所斷不可議進惟宜從蔣山龍尾上出其

不意耳慧景從之分遣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

下鼓叫臨城中臺軍驚恐即時奔散帝又遣左衛將

軍左興威率臺內三萬人拒慧景於北籬門望風退

走慧景引軍入樂遊苑恭祖率輕騎十餘匹突進北

掖門乃復出宮門皆閉慧景引眾圍之

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興威走不得入宮逃

淮渚獲船中慧景擒殺之

南齊書曰宮中遣兵出盪不克慧景燒蘭臺府署為

戰場

慧景稱宣德皇后令廢帝為吳王時柳燈別推寶玄恭

祖為寶玄羽翼不復承奉慧景嫌之巴陵王昭胃先逃

民間出投慧景意更向之故猶豫未知所立此聲頗泄

燈恭祖始貳於慧景又恭祖勸慧景射火箭焚北掖樓

慧景以大事重定後若更造費用功多不從其計性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談義蕙解佛理頓法輪寺對客高談恭祖深懷怨望先

是衛尉蕭懿為豫州刺史自歷陽步道征壽陽帝遣密

使告之懿率軍主胡松李居士等自采石濟岸頓越城

舉火臺城中鼓叫稱慶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

岸軍令不得渡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應散不許恭

祖請擊義師又不許乃遣子覺將精甲數千人渡南岸

懿師昧旦進戰覺大敗單馬退人情離沮恭祖頓軍興

皇寺於東宮掠得女妓覺來逼辱之由是忿恨其夜恭

祖與驍將劉靈運詣城降慧景乃將腹心數人潛去欲北渡江城北諸軍不知猶為拒戰城內出盪殺數百人慧景餘眾皆奔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軍旅散在都下不為營壘及走眾於道稍散單馬至雙浦投漁人太叔榮之榮之故慧景門人時為蟹浦戍謂之曰吾以樂賜汝汝為吾覓酒既而為榮之所斬以頭內繒籃中擔送都冊府元龜曰初慧景推江夏王寶玄圍臺城有一五色帆飛翔雲中半日不見眾皆驚怪私曰幡者事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當翻覆也數日敗

恭祖者慧景宗人驕果便馬稍氣力絕人頻經軍陣討王敬則與左興威軍容表文曠爭敬則首許明帝曰恭祖禿馬絳衫手刺倒敬則故文曠得斬其首以死易勲而見枉奪若失此勲要當刺殺左興威帝以其勇健謂興威曰何容令恭祖與文曠爭功遂封三百戶慧景平後恭祖繫尚方少時殺之覺亡命為道人見執被害南齊書曰覺臨刑與妹書曰捨逆旅歸其家以為大

樂況得從先君遊太清乎平生素志士大夫皆知既不能附驥尾安得施名後世慕古竹帛之事今皆亡矣慧景妻女亦頗知佛義

覺弟偃年十八便身長八尺博涉書記善蟲篆為始安內史藏竄得免和帝西臺立以為寧朔將軍中興元年詣公車上書申寃言多指斥尋下獄死

南齊書載偃所上書曰臣竊惟太祖高宗之孝子忠臣而昏主之賊臣亂子者江夏王與陛下也祖業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重家國之切江夏行於先陛下蹈於後雖成敗異術而所由同方況先帝之子陛下之兄如此弗恤其餘何幾所以然者猶倖小民無識耳使其曉然知此相娶而逃陛下以責江夏之寃未審朝廷何以應之若天聰迴光發惻愴之詔使東牟朱虛東爨儀父之節暴白海內則荷戈之士誰不盡死事寢不報偃又上言曰近冒陳江夏寃未蒙褒贈臣誠不曉聖朝所以然之意若以狂主雖往實是天子江夏雖賢實是人

臣先臣奉人臣逆人君以為不可未審陛下亦是人
臣否而鎮軍臣穎胄亦復奉人臣逆人君今之嚴兵
勁卒方指象魏者其故何哉臣聞王臣之節竭知盡
公以奉其上居股肱之任者申理冤滯荐達羣賢鎮
軍將軍穎胄以伊霍公荷稷旦任中領軍臣行受帷
幄之寄副宰相之任而同知先臣股肱江夏匡濟王
室天命未遂亡與亡而不為陛下督然一言是不忠
也若以先臣遣使江夏斬之則征東之驛何為見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三

陛下斬征東之使實詐山陽江夏遣先臣之請實謀
孔矜天命有歸故事業不遂耳夫惟聖人乃知天命
守忠之臣惟知盡死安顧成敗先臣之忠有識所知
南史之筆千載可期亦何待陛下屋伸而為褒貶然
臣聞生人之死肉人之骨有識之士未為多感惟公
聽並觀伸人枉屋則溥天之下皆為之死何者理所
不可以也是故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
又何況由之犬堯之客若陛下猶疑鎮軍未決乞下

征東共詳可否何則陛下昏主之弟江夏亦昏主之
弟鎮軍受遺托之恩先臣亦荷顧命之重情無異而
事皆同惟成敗殊耳若僥倖萬一天鑒昭然則軻沉
七族離燔妻子人以為難臣豈不易詔報曰具鄉寬
切卿門首義而旌德未彰追以慨然當顯加贈謚
愚按偃言痛切乃爾何既奉溫詔又下獄以斃無乃
慧景本蕭懿所伐故梁武欲為兄諱不加薄雪乎雖
然偃二疏不朽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三

先是東陽女子婁逞變服詐為丈夫粗知圍碁解文義
徧游公卿仕至揚州議曹從事事發明帝驅令還東逞
始作婦人服而去歎曰有如此伎還為老嫗豈不惜哉
此人妖也陰而欲為陽事不果故泄敬則遙光顯達慧
景之應也舊史裴叔業有傳事終于魏今畧之云
論曰光武功臣所以能終身名者豈惟不任職事亦以
繼奉章明心存正嫡王陳技迹奮飛則建元永明之運
身極鼎將則建武永元之朝勲非往時位踰昔等禮授

雖重情分不交加以主猜政亂危亡慮及舉手扞頭人
思自免于戈既用誠淪犯上之跡敵國起於同舟況又
跌於此也敬兒扶震主之勇當烏盡之運內惑邪夢跡
涉覲覲其至殲亡亦其理也慧景以亂濟亂能無及乎
愚按四子者身仕宋朝而心黨齊室以反覆取榮自
應以反覆及禍宜其舉事無成身家同盡也雖然亦
云悲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七

明李清撰

列傳第三十六

南史四十七

李安民子元履

戴僧靜

桓康

焦度

曹虎子世宗

呂安國

周山圖

周盤龍子奉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七

王廣之子珍國

張齊

李安民蘭陵承人父欽之薛令安民少有大志常拊髀
嘆曰大丈夫處世富貴不可希取三將五校何難之有
隨父在縣宋元嘉中縣被魏克安民尋率部曲自拔南
歸明帝時稍遷武衛將軍禦晉安王子勳所向剋捷
南齊書曰軍主張興世據錢溪糧盡為敵所逼安民
率舟數百赴敵五城送米與興世偽軍主沈仲王張
引軍自饋口欲斷江安民進軍合戰破之前後屢有

功

事平明帝大會新亭樓勞諸軍士擣蒲官賭安民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民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安民少時曾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大富貴與天子交手共戲至是尋此人不知所往封郅武縣子後為廣陵太守行南兖州事齊高在淮陰安民遂相結事元徽初除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及桂陽王休範起兵安民遣軍援都建平王景素起兵安民破其軍於葛橋景素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七

害留安民行南徐州事城局參軍王回素為安民所親盜絹二匹安民流涕謂曰我與卿契濶備嘗今日犯王法乃卿負我也斬之軍門厚為斂祭軍府皆震服轉東中郎司馬行會稽郡事時蒼梧縱虐齊高憂迫無計安民白齊高欲於東奉江夏王躋起兵不許乃止及即位為中領軍封康樂侯自宋泰始以來內外頗有賊寇將帥以下各募部曲屯聚都下安民上表以為自非淮北常備餘軍悉皆輸遣若親近宜立隨身者聽限人數帝

納之故詔斷衆募時王徽則以勳誠見親至家國密事帝惟與安民議謂曰署事有卿名我便不復細覽尋為領軍將軍魏攻壽春至馬頭詔安民禦之魏軍退安民沿淮進壽春先是宋時亡命王元初聚黨六合山偃大號自云垂手過滕州郡討不能擒積十餘年安民生擒之斬建康市

南齊書曰鹵攻朐山連口角城安民引水步軍屯淮陽與鹵戰破之鹵退安民知有伏兵乃遣族弟長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七

率騎二百前驅自與軍副周盤龍等係其後分軍隱林及長文至宿豫鹵見衆少以數千騎遮之長文且退且戰引敵向大軍安民率盤龍等趨兵至合戰鹵軍大敗赴清水死者不可勝數
帝崩遺詔加侍中武帝即位為丹陽尹遣尚書左僕射安民時屢啟密謀見賞又善結尚書令王儉故世傳儉啟有此披尋上表以年疾求退為吳興太守家載米往郡時服其清吳興有項羽神護廳郡事太守到郡必祀

以軀下牛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若殿上廳事又與廳上八關齋俄牛死奠廟側今呼李公牛冢安民尋卒世以神為崇謚肅侯子元履幼有操業甚閑政體為司徒竟陵王子良法曹參軍與王融遊狎又融誅前廢帝鬱林王敕元履隨右衛將軍王廣之北征令於北殺之廣之先為安民所厚又知元履無過甚擁護之會薛林遇弒元履拜謝廣之曰二十二載父母之年自此外丈人之賜仕梁歷度支尚書衛廣青冀四州刺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七

四

戴僧靜會稽永興人少有膽力便弓馬事刺史沈文秀俱被魏擒後將家屬叛還淮陰齊高撫畜之常在左右後於都私齋錦出事發繫南兖州獄齊高遣薛深餉僧靜酒食以刀子置魚腹中僧靜與獄吏飲酒及醉以刀刻械手自折鎖發屋而出歸於齊高乃匿之齋內以其家貧年給穀千斛會魏軍至僧靜應募出戰單刀直前魏軍奔還又追斬三級時天寒甚乃脫衣口銜三首拍浮而還沈攸之事起齊高入朝堂遣僧靜將腹心先至

石頭經畧表築時蘇烈據倉城門僧靜射書與烈夜鎚入城衆登城西南門列燭火坐臺軍至射之火乃滅回登東門其黨孫曇瓘驍勇善戰每盪一合輒大殺傷官軍死者百餘人軍主王天生殊死拒戰故得相持自亥至丑有流星赤色墜地墜城中僧靜率力攻倉門身先士卒手斬衆於是外軍焚門而入以功除前軍將軍寧朔將軍齊高即位封建昌縣侯武帝踐祚出為北徐州刺史買牛給貧民令耕種甚得荒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七

五

南齊書曰陳顯達討荒賊拒天生於比陽僧靜前進未至比陽四十里頓深橋天生引鹵步騎十萬奄至僧靜合戰大破之殺獲萬計又圍天生於比陽天生軍出城外又擊破之後除淮南太守永明八年巴東王子響殺僚佐帝召僧靜使領軍向江陵僧靜面啟帝曰巴東王年少長史司馬捉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今急遣軍西上人情惶懼無所不至臣不敢奉敕帝

不答而心善之卒于高平太守諡壯侯

桓康北蘭陵承人勇果驍悍宋大明中隨齊高為軍容從齊武在贛縣泰始初齊武起義為郡所繫眾皆散康裝擔一頭貯稭后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自負置山中與門客蕭欣祖等四十餘人相結破郡獄出齊武郡追兵急康等死戰破之隨齊武起兵推堅陷陣齊力絕人所經村邑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畫其形寺中病瘡者寫形帖牀壁無不立愈後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七

襄賁令桂陽王休範事起康棄縣遷都就齊高會事平除員外郎元徽五年七月六日夜少帝蒼梧王徽行至領軍府帝左右人曰一府皆眠何不緣牆入帝曰我今夕欲一處作適當待明日耳是夜康與齊高所養健兒盧荒白黑二人於門間聽得其語明旦王敬則持帝首至扣府門康謂是變與荒黑拔白刃欲出仍隨齊高入宮齊高鎮東府除武陵王贊中兵寧朔將軍常衛左右齊高將誅黃回回時為南充州部曲數千欲收恐為亂

召入東門停外齋使康數回罪殺之時人語曰欲侮張問桓康除後軍將軍直閣將軍建元元年封吳平縣侯高帝謂康曰卿隨我日久未得方伯亦當未解我意正欲與卿先共滅鹵耳三年魏軍動康大破魏軍於淮陽武帝即位卒於驍騎將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七

焦度字文績南安人祖文珪避難居仇池宋元嘉中裴方明平陽難當度父明與千餘家隨居襄陽乃立天水郡略陽縣居之度少有氣幹使弓馬孝武初青州刺史顏師伯出鎮滑臺度領幢王送之與魏豹皮公遇交樂鬪豹皮公墮地擒其具裝馬手殺數十人師伯啟帝稱度氣力弓馬並絕人帝召遷充左右見度形狀謂師伯曰此真健物也補晉安王子勳夾轂隊主隨鎮江州子勳起兵以度為龍驤將軍為前鋒所向無不勝事敗逃宮亭湖為賊朝廷甚患其勇使江州刺史王景文誘降康即以為已鎮南參軍領中軍直兵厚待之隨景文還都常在府州內景文被害夕度大怒勸景文拒命景

又不從明帝不知也以度武勇補晉熙王燮防閭隨鎮
夏口武陵王贊代變為郢州度仍留鎮為贊前軍參軍
沈攸之事起齊高假度輔國將軍屯騎校尉轉右將軍
度容貌壯醜皮膚若漆質直木訥口不能出言晉熙王
夾載主周彥與度俱在郢州彥有左右人與度父同名
彥常呼其名使役之度積忿呵責彥曰汝知我諱明而
恒呼明何也及在郢城尤為沈攸之所忿攸之大衆至
夏口將直下都留偏兵守郢而已度於城樓上肆言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七

辱攸之至自發露形體穢辱之故攸之怒改計攻城度
親力戰攸之衆蒙植將登度令投以穢器賊衆不能冒
後呼此樓為焦度樓事寧度功居多封東昌縣子東宮
直閭將軍還都每為貴戚追叙郢城時褰露穢褻之事

南齊書曰說郢城事宣露如初

其慙如此為人朴澀欲就高帝求州比及見竟不涉一
語帝以其不閑政事竟不用後求竟陵郡不知所以置
辭親人授之辭百餘言度習誦數日皆得上口會帝履

行石頭城度於大衆中欲自陳臨時卒忘所教乃大言
曰度啟公度啟公度無食帝咲曰卿何憂無食即賜米
百斛建元四年除淮陽太守性好酒醉輒暴怒帝常使
人節之年雖老而氣力如故除游擊將軍卒

同時又有桓閔吳均齊春秋曰閔字叔通太祖輔政
使褚淵致意為子冕求婚閔曰辭霍不婚常所嘉揖
齊大非偶敢承殊眷太祖雖嘉其退悒心不歡也

曹虎字士威下邳人本名虎頭齊高鎮東府使虎與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七

僧靜各領白直三百人後為屯騎校尉石頭平封監利
縣男武帝即位累遷驍騎將軍以虎頭名鄙勅改之

南齊書曰荒賊桓天生引虜據隔城遣虎督軍討破
之進至隔城賊黨拒守虎因圍柵絕其走路俄虜援
至天生率馬步萬餘人迎戰虎奮擊大敗之明日攻
破隔城斬其偽將殺二千餘人賊棄平氏城退走

隆昌元年為雍州刺史建武二年進爵為侯
南齊書曰虜寇沔北虎聚軍襄陽與南陽太守房伯

王不協不急赴救末乃移頓樊城虜主袁宏貽虎書
曰神運兆中皇居闡洛而南有未賓之吳治為兩主
之隔幽顯含嗟人靈壅闕且漢北江邊容邇乾縣故
先動鳳駕整我神邑卿進無陳平歸漢之智退闕關
羽殉節之忠嬰閉窮城憂頓長河撥勇兩之何其嗟
哉朕比欲造卿逼冗未果且退新郡餐厥大戎入彼
春月遲遲揚旆善修爾畧以俟義臨虎答書曰自金
精失道皇居徙縣喬木空存茂草方鬱七狄交侵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七

十

胡代起顧瞻中原每用弔焉知棄皋蘭隨水濯澗伊
川之象爰在茲日古人有云匪宅是卜而鄰是卜樊
漢無幸咫尺殊風折膠入塞來秋犯邊親屬窮於斬
殺士女困於度劉與彼蠹左共為唇齒仁義弗聞苛
暴先露乃復改易擅婁妄自尊大我皇開運光宅區
夏而式亂逋逃棄同即異每欲出車鞠旅以征不庭
所冀千戚兩階叛命來格遂復游魂不戢亂猶孔熾
孤摠連率任屬方郡組甲十萬雄戟千羣以此戡難

何往不克主上每矜率土哀彼民黎使不戰屈敵兵
無血刃故部勒小戍閉壁清野抗威遵養庶能懷音
若遂迷復知進忘退當金鉦戴路雲旗北掃長驅燕
代併羈名王使少卿忽諸頭曼不祀兵交無遠相為
憫然又曰永泰元年都督陳顯達停襄陽伐鹵度支
尚書崔慧景大敗於鄧城鹵追至沔北元宏率十萬
衆羽儀華蓋圍樊城虎閉門固守鹵去城數里立營
頓再圍樊城臨沔水望襄陽岸乃去虎遣軍主田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七

十一

之等十餘軍出逐之頗相殺傷 資治通鑑言虎閉
門自守宜從之
永元元年始安王暹先反虎領軍七青溪大橋事寧轉
散騎常侍右衛將軍虎形幹甚毅善於誘納晚節在雍
州致見錢七千萬皆厚輪大郭他物稱是馬八百匹僕
妾蔬食
南齊書作伎女食醬菜
膳無膏腴嘗為梅蟲兒茹法珍設女伎金翠曜眼器服

精華蟲兒等因欲誣奪之人傳虎每好風景輒開庫招拍張武戲帝疑虎舊將兼利其財新除未及拜被害及收兵至歎曰諸人知我無異意所以殺我欲取吾財貨伎女耳恨令眾輩見之時年六十餘諸子長成者皆見誅惟子世宗兄弟三人未冠繫尚方梁武兵至得免虎雖武士頗有知人鑒梁武及崔慧景在襄陽時慧景方責賦虎性儉嗇無所餉遺謂梁武曰卿必大責我當不及見今以弱子相託每密送錢物并好馬時梁武在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七

多乏就虎換借未嘗不遂至十七萬及帝即位遂忘其惠天監二年帝忽夢如田塍下行兩邊水深無底夢中甚懼忽見虎來負帝得過曰卿今為天下主乃忘我顧託之言邪我兒飢寒無依昔所換十七萬可還其市宅帝覺即使主書送錢還之使用市宅子世澄世宗並蒙抽擢三二年間迭為大郡世宗性嚴明頗識兵勢末遂封侯富顯歷太子左衛率卒贈左散騎常侍左衛將軍

諡壯侯

呂安國廣陵人宋大明末以將領見任隱重有幹局為劉劭所稱泰始二年為勳軍副征殷琰以功

南齊書曰安國擊敗琰軍於橫塘又抄斷糧道燒其運車多所殺傷琰眾奔逐安國追至壽春琰閉門自守安國屯據城南眾軍繼至安國功第一

封鍾武縣男累遷兗州刺史及沈攸之年起齊高以安國為湘州刺史建元元年進爵相縣侯轉右衛將軍加給事中武帝即位累遷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安國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七

有文授謂其子曰汝後勿袴褶驅使單衣猶恨不稱當為朱衣官也歷太子左率領軍將軍安國累居將率在朝以宿舊見遇尋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永明八年卒諡肅侯

周山圖字季寂義興義鄉人家世寒賤年十五六氣力絕眾食噉恒兼數人鄉里獵戲集聚常為主帥指麾處分皆見從不事產業恒願為將雖勇健而不開弓馬於書題甚拙謹直少言不言人短長與人周旋皆白首不

吳宋元嘉二十七年魏軍至瓜步臺符取健兒山圖應募領白衣隊主軍功員外郎加鎮武將軍及鎮軍將軍張永侵魏山圖領二千人迎運至武原為魏軍所追合戰多傷殺魏軍稱其勇呼為武原將及永軍大敗山圖收散卒守下邳還除給事中冗從僕射直閣將軍山圖好酒多夫明帝數加怒誚後遂自改

南齊書曰山圖為龍驤將軍歷陽令有豫章賊張鳳

聚眾康樂山斷江劫抄臺軍主李雙等數攻不克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七

四

是軍主毛寄生與戰又大敗山圖先羸兵偃眾遺幢主龐嗣厚遺鳳要出會聚聽以兵自衛鳳信之行至望蔡山圖設伏兵於水側擊斬鳳首眾百餘束手降累遷淮南太守時盜發桓温冢大獲寶物容竊取遺山圖山圖不受簿還官遷左中郎將齊高輔政山圖密啟沈攸之久有異謀宜為之備齊高笑納之攸之事起齊武為西討都督故山圖為副軍

南齊書曰世祖留據益城眾謀城小難固不如還都

山圖曰今據中流為四方勢援大衆致力川岳可為城隍小事不足難也乃取行旅船板以造樓櫓立水柵旬日皆辦

攸之攻郢城齊武令山圖量其形勢山圖曰攸之性度險刻無以結固士心如頓兵堅城之下適為離散之漸耳及攸之敗齊高謂曰周公前言可謂明於見事矣建元元年封晉興縣男

南齊書曰時淮北四州起義太祖使山圖倍道應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七

五

勅之曰用兵當使背後無憂慮吾應鑄金待卿成勳耳勿令他人得上功會義眾為鹵所沒乃拔三百家還淮陰

武帝踐祚遷晉陵王子良鎮北司馬帶南平昌太守以益城之舊出入殿省甚見親信義鄉縣長風廟神姓鄧先經為縣令沒遂發靈山圖啟乞加神位輔國將軍帝答曰足犬肉便了事何用階級為轉黃門郎領羽林監四廂直衛山圖於新林立聖舍晨夜往還帝謂曰卿罷

萬人都督而輕行郊外自今往暨可仗身自隨以備不虞及疾手勅問疾尋卒年六十四

周盤龍北蘭陵人膽氣過人尤便弓馬來泰始中以軍功

南齊書曰盤龍隨軍討赭圻賊躬自鬪戰陷陣先登封晉安子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構難盤龍時為兄從僕射隨齊高頓新亭封沌陽侯及即位進右將軍建元元年魏攻壽春以盤龍為軍主假節助豫州刺史垣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七

六

祖拒魏大破之帝聞之喜下詔稱美送金釵十二枚與其愛妾杜氏手勅曰餉周公阿杜明年魏攻淮陽圍角城先是帝遣軍主買戌角城辭於王儉曰今段之行必以死報衡門蓬戶不朱斯白小人弱息當得一子儉問其故答曰若不殺鹵便為鹵殺弱息不為世子便為孝子孝子則門加素壁世子則門施丹楮至是買被圍帝遣領軍將軍李安民救之勅盤龍率馬下睢陽就李安民買與魏拒戰手所殺傷無數晨起手中忽有數升血

其日遂戰死首見斬猶尸據鞍奔還軍然後僵盤龍子

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魏軍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棄筋馳馬奮稍直奔魏陣自稱周公來魏人素畏盤龍馳名莫不披靡時奉叔已大殺魏軍得出盤龍不知乃東西觸擊魏軍不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紫攬數萬人魏軍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播北國形甚羸而臨軍勇果諸將莫逮永明五年為大司馬加征鹵將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七

七

濟陽太守武帝數講武嘗令盤龍領馬軍校尉騎馳稍後以疾為光祿大夫尋出為兗州刺史角城戍將張蒲與魏潛通因大霧乘舟入清中採樵載魏二十餘人直向城東門防門不禁仍登岸坐為有司所奏詔白衣領職八坐尋奏復位加領東平太守盤龍表年老才弱不可鎮邊求解職見許還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武帝戲之曰卿著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生耳尋卒年七十九奉叔勇力絕人少隨盤龍征討所在

暴掠為東宮直閣將軍鬱林王在西州奉叔察得自進及即位與直閣將軍曹道剛為心膂

南齊書曰高宗後將廢帝道剛直閣省蕭謚先入戶若欲論事兵人隨後奄進以刀刺道剛洞宵死因進

宮內廢帝

奉叔善騎馬帝從其學騎尤見親寵得入後宮無所忌憚陵轢朝士就司空王敬則換米二百斛敬則以百斛與之不受敬則大懼乃更餉二百斛并金鈴等物敬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七

五

有一內妓帝令奉叔求之奉叔不通徑前從者執單刀皆半投敬則跌走入內既而自計不免乃出遙呼奉叔曰弟那忽能顧奉叔宣旨求妓意乃得釋與秦母珍曹道剛朱隆之共相唇齒煽弄威權奉叔常翼單刀二十口出入禁圍既無別詔門衛莫敢訶每語人云周郎刀不識君求武帝御角及與并求御仗給左右事無不從又求黃門郎明帝作輔固執不能得乃令蕭謚蕭坦之說帝出奉叔為外鎮樹腹心又說奉叔以方伯之重奉

叔納其言隆昌元年出為青冀二州刺史奉叔就帝求千戶侯帝許之明帝以為不可忽謂蕭謚曰若不能見與千戶侯不復應減五百戶不爾周郎當就刀頭取辦耳既而封曲江縣男奉叔大怒於眾中攘刀厲目切齒明帝說諭乃受及將之鎮明帝慮其不可復制因其早入引往後堂執送廷尉盡之

南齊書曰勇士數人拳擊久乃死敬帝曰奉叔慢朝廷帝不得已可其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七

五

王廣之字士林一字林之沛郡相人少好弓馬便捷有勇力初為馬隊主隨劉劭征殷琰兵既盛南齊書曰琰遣長史杜叔寶領五千人運車五百乘援其將劉崇寧朔將軍劉懷珍遺廣之及軍主辛慶祖黃回等要擊於橫塘叔寶結營拒戰廣之肉薄攻營自晡至日沒大破之殺傷千餘焚其運車從聞之棄壘走而合肥戍又阻兵馬寇勦軍令軍中求征合肥者賞以

大郡廣之曰若得將軍所乘馬便能制之勔憧主皇甫
肅謂勔曰廣之敢奪節下馬可斬勔曰觀其意必能立
功即推鞍下馬與之及行合肥果拔勔大賞之即擢為
軍主廣之於勔前謂肅曰節下若從卿言非唯斬壯士
亦自無以平賊卿不賞才乃至此耶廣之由此知名肅
有學術善舉止廣之亦雅相推慕勔亡後肅更依廣之
廣之盛相賞接啟武帝以為東海太守不念舊惡如此
廣之後以征伐功位給事中冠將軍封寧都縣子齊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七

弒蒼梧出廣之為徐州刺史鍾離太守沈攸之事起廣
之留都下預平石頭仍從齊高頓新亭齊高誅黃回回
弟駟及從弟馬兄不奴亡逸齊高與廣之書曰黃回雖
有微勲罪不可容近遂啟請御大小二輿為御史服飾
吾不惜為其啟聞政恐得輿復求畫輪車此外遂不可
勝數弟自志之令啟依法令廣之與江西收捕駟等建
元元年封蒲圻侯武帝即位累遷散騎常侍前軍將軍
延興元年為豫州刺史豫廢鬱林王後拜鎮南將軍江

州刺史進應城縣公建武中位侍中鎮南將軍給扶後
卒贈車騎將軍諡壯公子珍國字德重任齊高為南譙
太守有能名時郡境苦飢乃發米散財以賑窮乏高帝
手勅云卿愛人活國甚副吾意永明初遷桂陽內史討
捕賊盜境內肅清罷任還都路經江州刺史柳世隆臨
渚餞別見珍國還裝輕素數曰此真二千石也還為大
司馬中軍參軍武帝雅相知賞謂其父廣之曰珍國應
堪大用卿可謂老蚌也廣之曰臣不敢辭帝大笑每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七

曰晚代將家子弟如珍國者少矣累遷游擊將軍父憂
去職建武末魏軍圍司州明帝使徐州刺史裴叔業攻
拔渦陽以為聲援起珍國為輔國將軍助焉魏將楊大
眼大衆奄至叔業懼棄軍走珍國率其衆殿故不至大
敗及會稽太守王敬則起事珍國又率衆拒之永元中
為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梁武起兵東昏召珍國以衆
還郡使出屯朱雀門為王茂所敗乃入城密遣郗纂奉
明鏡獻誠梁武梁武斷金報之時侍中尉張稷都督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七

軍珍國潛結稷腹心張齊要稷稷許之十二月丙寅旦
 珍國引稷至衛尉府遂勒兵自雲龍門入殺東昏于內
 殿與稷會尚書僕射王亮等於西鐘下使國子博士范
 雲等奉東昏首歸梁武後因侍宴帝曰卿明鏡尚存昔
 金何在珍國曰黃金謹在臣肘不敢失墜後封宜陽侯
 累遷都官尚書勅珍國自以廢殺東昏意望台鼎先是
 出為梁秦二州刺史心常鬱快酒後於坐啟云臣近入
 梁山便哭帝大驚曰卿若哭東昏則已晚若哭我我復
 未死珍國起拜謝竟不答坐即散因此疎退久方有此
 進天監五年魏任城王澄攻鍾離帝遣珍國為援因問
 討賊方畧對曰臣常患魏眾少不苦其多帝壯其言乃
 假節與眾軍同赴魏軍退班師又出為南秦梁二州刺
 史會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州降魏珍國步道出魏興
 將襲之不果遂留鎮累遷丹陽尹卒贈車騎將軍諡曰
 威子僧度嗣

張齊字子嚮馮翊郡人少有膽氣初事荊州司馬垣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七

生歷生醢酒遇下嚴酷不之禮及吳郡張稷為荊州司
 馬齊復從之甚見重以為腹心齊盡心事稷稷為南兗
 州擢為府中兵參軍梁武起兵東昏徵稷歸都督宮城
 諸軍事外圍漸急齊造王珍國定計夜引珍國就稷手
 自執燭定謀明旦與稷珍國即東昏於殿內齊遂手弑
 之武帝受禪封齊安昌侯位歷陽太守齊手不知書目
 不識字在郡清整吏事甚修天監四年魏將王足攻蜀
 圍巴西帝以齊為輔國將軍救蜀未至足退齊進戍南
 安遷巴西太守初南鄭没于魏乃於益州西置南梁州
 州鎮草創皆仰益州取足齊上夷獠義租得米二十萬
 斛十一年進假節督益州外水諸軍齊在益部累年討
 擊蠻獠身無寧歲其居軍中能身親勞辱與士卒同勤
 苦自畫頌舍城壘皆委曲得其便調給衣糧資用人無
 困乏既為物情所歸蠻獠亦不敢犯是以威名行於庸
 蜀巴西郡居益州之半又當東道衝要刺史經過軍府
 遠涉多窮置齊緣路聚糧食種蔬菜行者皆取給焉歷

新興永寧二郡太守未發卒蓋曰壯

論曰宋氏將李胤離日兆家懷逐鹿人有異圖高帝觀

覺深視將符興運李安民戴僧靜桓康焦度曹虎呂安

國周山圖周盤龍王廣之等或早見誠款或備盡心力

或受委方面或功成麾下自致榮寵夫豈徒然蓋亦驗

人心有歸樂推非妄也語云勇而無禮則亂觀奉叔取

進之道不幾亂乎自致屠戮亦其宜矣珍國明鏡雖在

而斷金莫驗報罵之義理則宜然台輔之業其何爽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七

張齊人位本下志望易充績宣所莅其殆優也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七

總校官檢 討臣彭元琬

侍讀學士巨王保

校對生員巨梁寶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八

明李清撰

南史四十八



父景真人文仲 景真子元祖

蘇侃

虞悰

胡諧之 范伯年

虞玩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八

劉休

江祐 劉暄

荀伯玉字弄璋廣陵人父闡之給事中伯玉仕宋為晉安王子勛鎮軍行參軍泰始初隨子勛舉事封新亭侯及事敗還都賣卜自業齊高鎮淮陰伯玉為其冠軍刑獄參軍

南齊書曰建平王景素聞而招之伯玉不往太祖鎮淮陰伯玉歸身給事

齊高為宋明帝所疑被徵為黃門郎深懷憂慮見平澤



有羣鶴仍命筆詠之曰八風舞暹翻九野美清音一摧雲間志為君苑中禽以示伯玉深指伯玉勸齊高遣數十騎入魏界安置標榜魏果遣游騎數百履行界上齊高以聞猶懼不得留令伯玉占伯玉言不成行而齊高卒復本任由是見親侍齊高有故吏東莞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齊高謂伯玉卿比視景秀否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誚云若許某自新必吞刀刮腸飲灰洗胃齊高善其答即釋之卒為忠信士後隨齊高還都除奉朝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八

齊高使主家事齊武罷廣興還立別宅遣人於大宅掘樹數株伯玉不與馳以聞齊高善之齊高為南兖州伯玉從轉鎮軍中兵參軍初齊高在淮陰伯玉假還廣陵夢上廣陵城南樓上有二青衣小兒語伯玉草中肅九五相追逐伯玉視城下人首皆有草泰始七年又夢齊高帝乘舟在廣陵北渚兩腋下有翅不舒伯玉問何當舒齊高曰却後三年伯玉夢中自謂咒師凡六唾咒之有六龍出兩腋下翅皆舒還而復斂元徽二年齊高破

桂陽王休範威名大震五年廢蒼梧謂伯玉曰卿夢今且效矣昇明初仍為齊高驃騎中兵參軍霸業既建伯玉忠勤盡心常衛左右加前將軍大見委信齊建元年封南豐縣子時武帝在東宮自以年長與高帝同創大業朝事大小悉皆專斷多違制度左右張景真偏見任遇又多僭侈

南齊書曰世祖任左右張景真使領東宮主衣食官

數帛賞賜什物皆御所服用景真於南潤寺捨身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八

有元徽紫皮袴褶餘物稱是於樂遊設會伎人皆著御衣又度絲錦與崑崙船營貨輒傳令防送過南州

津

武帝拜陵還景真白服乘畫舫艦坐胡牀觀者咸疑是太子内外祇畏莫敢有言驍騎將軍陳胤叔先已陳景真及太子前後得失伯玉因武帝拜陵後密啟之

南齊書載伯玉謂親人曰太子所為如是豈得顧死

殺官耳目我不啟誰啟者

帝大怒豫章王嶷素有寵政以武帝長嫡又以南郡王兄弟並列故武帝為太子至是有改易意武帝東還南齊書曰世祖還至方山日暮將泊豫章王嶷於東府乘飛燕來迎具白上怒世祖夜歸上亦停門鑰待之二更盡方入宮

遣文惠太子聞喜公子良宣勅詰責并示以景真罪狀使以太子令收景真殺之胤叔因白武帝皆言伯玉以

聞武帝憂懼稱疾月餘日帝怒不解晝卧太陽殿王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八

則直入叩首啟請往東宮以慰太子

南齊書曰敬則言曰官有天下日淺太子無事被責

人情恐懼願官往東宮解之

高帝無言敬則因大聲宣旨往東宮命裝束又勅太官設饌密遣人報武帝令奉迎因呼左右索輿高帝了無動意敬則索衣衣高帝仍牽上輿遂幸東宮召諸王宴

飲因游元圃園長沙王晃捉華蓋臨川王映執雉尾扇

聞喜公子良執酒鎗南郡王昭業行酒武帝及豫章王

寢及敬則自捧餽饌高帝大飲賜武帝以下酒並大醉

盡歡日暮乃去是日微敬則則東宮殆廢高帝重伯玉

盡心愈見親信使掌軍國密事權動朝右每暫休外軒

蓋填門嘗遭母憂成服日左率蕭景先侍中王晏共載

弔之五更使中車未到伯玉宅二里許王侯朝士已盈

巷至下鼓尚未得前司徒褚淵衛軍王儉俱進繼後方

得前又倚廳事久之中詔遣中書舍下徐希秀斷哭止

客久方得弔比出二人飢乏氣息惘然切齒形於聲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四十八

五

明日入宮使云臣等所見二宮門及齋閣方荀伯玉宅

政可設雀羅續復言外論云千秋萬令不如荀公一命

武帝深怨伯玉高帝臨崩指伯玉屬武帝

南齊書載高帝言曰此人事我忠我身後人必為其

作口過汝弗信可令往東宮長侍白澤小却以南充

州處之

武帝即位伯玉憂懼帝聞之以其與垣崇祖善崇祖田

業在江西慮相扇為亂加意撫之伯玉乃安永明元年

與崇祖並見誣被誅而允叔為太子左率呂文顯歎曰

伯玉能謀高帝而不能自謀豈非天哉初伯玉微時有

善相墓者謂其父曰君墓當出暴貴者但不久耳又出

失行女子伯玉聞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頃之伯玉姊

當嫁明日應行今夕逃隨人去家尋求不能得後出家

為尼伯玉卒敗亡

崔祖思字敬元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七世孫父僧

護州秀才祖思少有志氣好讀書年十八為都昌令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四十八

六

青州刺史垣護之入堯廟有蘇侯神偶坐護之曰唐堯

聖人而與蘇侯神共生今欲正之何如祖思曰使君若

清蕩此坐則是堯廟重去四凶

南齊書載祖思言曰蘇峻今日可謂四凶之五也

由是諸雜神並除齊高在淮陰祖思聞風自結為其輔

國王簿甚見親待參豫謀議宋朝初意封齊高帝梁公

祖思啟齊高曰識曰全刀利刃齊刈之今宜稱齊實應

天命從之自相國從事中郎遷齊國內史齊高既為齊

王置酒為樂羹膾既至祖思曰此味固為南北所推侍
中沈文季曰羹膾吳食非祖思所解祖思曰魚鼈膾鯉
似非勾吳之詩文季曰千里莼羹豈關魯衛齊高甚悅
曰莼羹故應還沈耳齊高既以齊王輔政眾議將加九
錫內外皆贊成之祖思獨曰公以仁恕匡社稷執股肱
之義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

愚按宋議封高帝為梁公祖思既勸其稱齊以應天
命與識今何得又有此言即二者必有一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八

帝聞而非之曰祖思遠同荀令豈孤所望也由此不復
處任職之官而禮見甚重垣崇祖受密旨參訪朝臣光
祿大夫垣闓曰身受宋氏厚恩復蒙明公眷接進不敢
同退不敢異祖思又曰公退讓誠節故宜受之以禮次
問冠軍將軍崔文仲文仲問崇祖曰知意云何對曰聖
人云知幾其神又曰見幾而作文仲撫髀曰政與吾意
同崇祖具說之及帝受禪闓存故爵文仲崇祖皆封侯
祖思加官而已除給事黃門侍郎武帝即位祖思啟陳

政事以為自古開物成務必以教學為先宜太廟之南
宏脩文序司農以北廣開武技又曰劉備取帳構銅鑄
錢以充國用魏武遣女卓帳婢十人東阿王婦以綉衣
賜死王景興以折米見諫宋武節儉過人張妃房帷碧
綃蚊幃三齊苙席五蓋盤桃花米飯殷仲文勸令畜伎
答曰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又答畏解故不畜歷
觀帝王未嘗不以約素興侈麗亡也伏惟陛下體唐成
儉踵虞為樸寢殿則素木卑構膳器則陶瓠充御瓊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八

玉笏碎以為塵珍裘繡服焚之如草宜察朝士有柴車
蓬館高以殊等彫牆華輪卑其稱謂馳禽荒色長違清
編嗜音酣酒守官不徙則調風變俗不俟終日又曰憲
律之重由來尚矣實宜清置守尉尉律生乃令史門戶刑之不
有家子孫並傳其業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門戶刑之不
厝抑此之由

南齊書曰漢治律有家子孫並世其業聚徒講授至
數百人故張于二代梁譽文宣之世陳郭兩族流稱

武明之朝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門戶族非咸孔庭缺
二訓刑之不措抑此之由如詳擇篤厚士使習律令
試簡有徵擢為廷尉僚屬夫世其官則美其績若劉
眾傳守其業則危人不乏龍肝之饌矣

又曰案前漢編戶十萬太樂伶官方八百二十九人孔
光等奏罷不合經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樂定員唯置
三百八十八人令戶口不能百萬而大樂雅鄭元徽時
校試千有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糜費力役傷敗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八

俗今欲撥邪歸道莫若罷雜伎王庭唯置鍾虡羽戚登

歌而已

南齊書又曰論儒者以德化為本談法者以刻削為
體道教治世之良憲肉刑亂世之藥石故以教化比
雨露名法方風霜且天下所以治賞罰而已賞不當
豐所病於不均罰不在重所困于不當如令甲勲少
乙功多賞甲而捨乙天下必有不勸矣丙罪重丁青
輕罰丁而捨丙天下必有不悛矣又曰藉稅以厚國

國虛民貧廣田以實廩國富民瞻宜簡後教農開田
廣稼時罷山池之威禁深抑豪右之兼擅則兵民優
贍可以出師又曰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故君舉
必書今者著作之官起居而已世無董狐書法必隱

時闕南史直筆未聞又廢諫官聽納靡依雖課勵朝
僚徵訪芻蕘莫若推舉質直職思其憂夫越任干事
在言為難當官而行處辭或易物議既以無言望已
已亦當以吞默慙人中丞雖謝咸立未有全廢劾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八

廷尉誠非釋之寧容都無訊牒故知與其謬人寧不
廢職目前之明效也又曰天地無心賦氣自均寧得
誕秀往古而獨寂寥一代將在知與不知用與不用
耳今誠重郭隗而招劇辛任鮑叔以求夷吾則天下
之士不召自至矣

帝詔報答後為青冀二州刺史在政清勤而謙卑下士
言議未嘗及時事帝更以此重之未幾卒帝深加歎惜
祖思叔父景真位平昌太守有惠政常懸一蒲鞭未嘗

用去任日土人思之為立祠子元祖有學行好屬文仕
至射聲校尉武帝取為延昌主帥從駕至何美人墓帝
為悼亡詩特詔元祖使和稱以為善永明九年魏使李
道固及蔣少游至元祖言臣甥少游有班陸之功今來
必令模寫宮掖未可令返帝不從少游果圖畫而歸元
祖歷位驍騎將軍出為東海太守帝每思之時節恒賜
手勅賞賜有加時青州刺史張冲啟淮北頻歲不熟今
秋始稔此境鄰接戎寇彌須沃實乞權斷穀過淮南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八

三

徐充豫司諸州又各私斷穀米不聽出境自是江北荒
儉有流亡之嘆元祖乃上疏謂宜豐儉均之書奏見從
祖思宗人文仲位徐州刺史封建陽縣子在政為百姓
所懼除黃門侍郎領越騎校尉徙封隨縣嘗獻高帝纏
鬚繩一枚帝受之後卒於汝陰太守贈徐州刺史諡襄
子

蘇侃字休烈武邑人父端州中從事侃涉獵書傳薛安
都降魏引侃為其府參軍使掌書記侃自板南歸齊高

在淮上便自委結已移鎮淮陰因取為冠軍錄事參軍
時齊高在兵久見疑乃作塞客吟喻志曰寶緯秦宗神
經淡序德晦河晉厯宣江楚雲雷兆壯天山繇武直髮
指秦關疑精越漢渚秋風起塞草哀鷗鴻思邊馬悲平
原千里顧但見轉蓬飛星巖海淨月澈河明清輝映幕
素液凝庭金笳夜厲羽轄晨征幹精潭而悵泗柹松洲
而悼情蘭涵風而寫豔菊籠泉而散英曲繞首燕之歎
吹軫絕越之聲蔽園禽之孤弄想庭藿之餘馨青關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八

三

斷白日西斜恬源靚霧隴首暉霞戒旋鷓躍遠波情綿
繚而方遠思哀衷而遂多粵擊秦中之筑因為塞上之
歌歌曰朝發兮江泉日夕兮陵山鷓鴣兮節汨淮流兮
潺湲胡埃兮雲聚楚旆兮星懸愁壙兮思宇惻愴兮何
言定案中之逸鑿審雕陵之迷泉悟樊籠之或累悵避
心以棲元侃達齊高此旨更自勤厲遂見委付深被知
待桂陽王休範之難齊高以侃為平南錄事領軍主從
頓新亭使分金銀賦賜將士後為齊高太尉諮議侃事

高帝久備志起居乃與丘巨源蕭太尉記載征伐功齊
臺建為黃門郎領射聲校尉任以心膂及即位佩撰聖
皇瑞命記一卷奏之建元元年卒帝惜之甚至諡質侯
虞悰字景豫會稽餘姚人祖嘯父晉左民尚書父秀之
黃門郎少以孝聞父病不飲見人雖子弟亦不得前時
悰年十二三晝夜伏戶外問內豎消息問未知轉嗚咽
流涕如此者百餘日及亡終喪日唯食麥餅二枚仕宋
位黃門郎宋明帝嘗山陽王休祐葬日寒雪厚三尺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八

人無至者唯悰一人來赴初齊武始從宦家尚貧薄悰
數相分遺每行必呼齊武同載甚德之齊建元初累遷
豫章內史悰家富於財而善為滋味豫章王巖威饌享
賓謂悰曰看羞有所遺否悰曰何曾食蔬有黃頭臠恨
無之累遷太子右率武帝立以悰布衣之舊從容謂悰
曰我當令卿復祖業轉侍中朝廷咸驚其美遷祠部尚
書帝幸芳林園就悰求扁米糲悰獻糲及雜肴數十與
太官鼎味不及又就悰求諸飲食方悰祕不出帝醉後

體不快悰乃獻醒酒鱠鮮一方而已繭林王立兼大匠
卿起休安陵於陵所受局下牛酒坐免官隆昌元年以
白衣領職繭林王悰竊嘆曰王徐遂縛袴廢天子天下
豈有此理即延興元年領右軍明帝立悰稱疾不倍位
帝使尚書令王晏齋廢立事示悰以悰舊人引參佐命
悰謂晏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匡贊維新
乎不敢聞命因哀慟不自勝朝議欲糾之僕射徐孝嗣
曰此亦古之遺直眾議乃止悰稱疾篤遂東詔賜假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八

日轉給事中光祿大夫卒悰性敦實與人知識必相存
訪親疎皆有終始世以此稱之
胡諧之豫章南昌人父翼之州辟不就諧之仕宋為邵
陵王子元左軍諮議齊武為江州以諧之為別駕委以
事任建元二年為給事中帝方欲獎以貴族盛姻而嫌
諧之家後音不正乃遣宮內四五人往諧之家教其子
女語二年後帝問曰卿家人語音已正未諧之答曰宮
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宮人頓成僕語

帝大笑偏向朝臣說之永明五年為左衛將軍加給事中諧之風采環潤善自居處兼以舊恩見遇朝士多與交游六年遷都官尚書帝欲遷諧之嘗從容謂曰江州有幾侍中耶答曰近世唯程道惠一人帝曰當今有二後以語尚書令王儉儉意更異乃以為太子中庶人領左衛率諧之有識具每朝廷官缺及應遷代密量帝所用人皆如其言虞悰以此稱服之既居權要多所徵求就梁州刺史范栢年求佳馬栢年患之謂使曰馬非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八

子那可應無極之求接使人薄致恨歸謂諧之曰栢年云胡諧是何僕狗為無厭之求諧之切齒時王玄邀代栢年栢年稱疾推遷不時還諧之言於帝曰栢年恃其山川險固聚眾欲擅一州及栢年下帝欲不問諧之又言奈何見虎格得而放上山耶於是賜死十年諧之轉度支尚書明年卒諡肅侯栢年華陽郡人初為州將劉亮使出都諸事見宋明帝帝言次及廣州貧泉因問栢年栢州復有此水否答曰梁州唯有文川武鄉廉泉讓

水又問卿在何處曰臣所居廉讓之間帝嗟其善答因見知歷位內外終梁州刺史

虞玩之字茂瑤會稽餘姚人父攷通直常侍玩之少閑刀筆汎涉書史仕宋為烏城令路太后外親朱仁彌犯罪玩之依法案之太后怒訴孝武坐免官元徽中為尚書右丞齊高參政與玩之書曰張華為度支尚書事不徒然今漕藏有關吾賢居右丞已覺金粟可積也玩之上表陳府庫錢帛器械役力州縣轉多興用漸廣慮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八

支歲月朝議報之齊高鎮東府朝廷致敬玩之為少府猶躡屐造席齊高取屐親視之說黑斜銳莫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者已三十年貧士竟不易辦齊高咨嗟因賜以新屐玩之不受齊高問其故答曰今日之賜恩華俱重但著簪敝席復不可遺所以不敢當齊高善之拜驍騎諮議參軍霸府初開賓客輻奏齊高留意簡接玩之與樂安任選俱以應對有席上之美齊名見遇玩之遷黃門郎

先時宋世民籍欺巧及高帝即位教玩之與驃騎將軍
傅堅意檢定之建元二年詔朝臣曰黃籍民之大綱國
之政端自頃詘俗巧偽至竊注爵位盜易年月增損三
狀實襲萬端或戶存而文書已絕或人在而反託死叛
停私而云隸役身強而稱六疾此皆政之巨蠹教之深
疵若約以刑則人偽已遠若緩以德則勝殘未易諸賢
並深明政體各獻嘉謨玩之表言便宜多見採納

南齊書載玩之表曰宋元嘉二十七年八條取人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全注
卷四十八

七

建元年書籍衆巧所始也元嘉中故光祿大夫傅隆
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校隆何必有石建之
慎高柔之勤蓋以世屬休明服道修身故耳古共治
天下唯良二千石今欲求治取正其在勤明令長凡
受籍縣不加檢合但封送州州檢得實方却縣歸吏
貪其賂民肆其奸奸彌深而却彌多賂愈厚而答愈
緩自泰始三年至元徽四年揚州等九郡四號黃籍
共却七萬一千餘戶于今十一年矣而所正者猶未

四萬神州與區尚或如此江湘諸部倍不可念愚謂
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為正民情法既久今建元元
年書籍宜更立明科一聽首悔迷而不反依制必戮
使官吏審自檢校必令明洗然後上州永以為正若
有虛味州縣同答今戶口多少不減元嘉而按籍頓
闕弊亦有以自孝建已來入勲者衆其中操干戈衛
社稷者三分殆無一馬勲簿所領而詐注辭籍浮游
世要非官長所拘錄後為不少尋蘇峻平後庾亮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全注
卷四十八

八

溫嶠求勲簿而嶠不與以為陶侃所上多非實錄尋
物之懷私無世不有宋末落紐此巧尤多又將位既
衆舉郵為祿實潤甚微而人領數萬如此二條天下
合役之身已據其大半矣又有改注籍狀詐入仕流
若為人役者今反役人又生不長髮便謂為道填街
溢巷是處皆然或抱子并居竟不編戶遷徙去來公
違土斷屬役無滿流亡不歸寧喪終身疾病長卧法
令必行自然脫反又四鎮戍將有名寡實隨才部曲

無辨勇懦署位借給巫媪比肩彌山滿海皆是私役
 行貨求位其塗甚易坊吏所以盡百里所以單也今
 但使募制明信滿復有期民無運路則坊可立表而
 盈矣為治不患無制患在不行不患不行患在不久
 於是朝廷乃別置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以
 防懈怠既連年不已貨賄潛通百姓怨望富陽人唐寓
 之僑居桐廬父祖相傳圖墓為業寓之自云其家墓有
 王氣山中得金印轉相誑惑永明二年冬寓之聚黨遂
 陷富陽至錢塘僭號置太子遂據郡又遣偽會稽太守
 孫泓取山陰時會稽太守王敬則朝正故寓之謂可乘
 虛而襲泓至浦陽江而郡丞張思祖遣決口戍主楊休
 武拒戰大破之朝廷遣禁兵東討至錢塘一戰便散擒
 斬寓之進兵平諸郡縣臺軍乘勝民間頗被強奪軍還
 帝聞之收軍主前軍將軍陳天福棄市天福善馬稍為
 諸將法帝寵將也既誅內外莫不震肅

南齊書沈文季傳曰天福善馬稍至今諸將法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八

九

玩之以久官良疾上表告退

南齊書載玩之表曰臣生於晉長於宋老於齊世歷
 三代朝市再易臣以宋元嘉二十八年為王府行佐
 於茲三十年矣自頃以來衰耗漸篤性不懈惰而倦
 怠頓來耳目日本聰明而聾瞶轉積脚不支身喘不緒
 氣且知足不辱臣已足矣伏願慈臨賜臣骸骨非為
 希高慕古愛好泉林特以下運孤貧養禮多闕風樹
 之感夙自纏心庶天假其辰得二三年間掃守邱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八

十

以此歸全始終之報遂矣

許之玩之於人物好臧否宋末王儉舉員外郎孔暹使
 魏玩之言論不相饒儉過並恨之至是玩之東歸儉不
 出送朝廷無祖饒者中丞劉休與親知書曰虞公散髮
 海隅同古人之美而東都之送殊不藹藹玩之歸家數
 年卒其後員外郎孔瑄就儉求會稽五官儉方盥投皂
 箕於地曰卿鄉俗惡虞玩之至死煩人

劉休字宏明沛郡相人初為駙馬都尉宋明帝居蕭休

為湘東王國常侍不為所知友人陳郡謝儼同丞相義
宣反休坐匿之被繫尚方孝武崩乃得出泰始初諸州
兵起休素能筮知明帝當勝靜處不預異謀休之繫尚
方也尚方令吳喜愛其才後投喜為喜輔師府錄事參
軍喜進之明帝得在左右帝頗有好尚尤嗜飲食休多
藝能爰至鼎味莫不閑解遂見親賞長直殿內後宮孛
者帝使筮其男女無不占帝憎婦人姑尚書右丞勞彦
遠以善筮見親婦姑傷其面帝曰我為卿斷之何如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八

三

遠率爾從旨其夕遂賜藥殺其妻休妻王氏亦姑帝聞
之賜休妾敕與王氏二十杖令休與宅后開小店使王
氏親賣皂莢掃帚以此辱之其見親如此後為都水使
者南康相善談政體而在郡無異績齊建元初為御史
中丞啟言宋世載記六十歷斯任者五十有三校其年
月不過盈歲於臣叨濫宜請骸骨四年出為豫章內史
卒宋末造指南車高帝以休有思理使與王僧監對共
監試又元嘉中羊欣重王子敬正隸書世共宗之右軍

之體微輕不復見責及休始好右軍法因此大行
江祐字宏業濟陽考城人父德隣司徒右長史祐姑為
齊高凡始安王道生妃追諡景皇后生齊明帝祐少於
齊明所親恩如兄弟齊明為吳興以祐為郡丞後除通
直郎補南徐州別駕及輔政悉以腹心引為驃騎諮議
參軍領南平昌太守時新立海陵人情未服祐每說齊
明以君臣大節齊明轉顧而不言齊明脾上有赤痣常
祕不傳祐勸其出以示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八

三

愚按祐果忠於海陵何既說鸞以君臣大節又勸出
赤誌示人是自反也南齊書無說以君臣大節語不
知南史從何株得
晉壽太守王洪範罷任還齊明袒示之曰人皆謂此示
日月相卿幸無泄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轉當
言之公卿齊明大悅會直後張伯尹璿等屢謀竊發祐
憂虞無計每夕輒託事外出齊明為宣城王太史密奏
圖緯云一號當得十四年祐入王喜以示祐曰得此復

何所望及即位遷守衛尉祜祖遵以后父贈金紫光祿大夫父德麟以帝舅亦贈光祿建武二年遷左衛將軍掌甲仗廉察四年轉太子詹事祜以外戚親要權冠當時魏軍南伐帝欲以劉暄為雍州暄時方希內職不願遠役投於祜祜謂帝曰昔人相暄得一州便躓今為雍州儻相中予帝默然俄召梁武謂曰今使卿為雍州聞外一以相委祜既見任遂遠致餉遺或取諸王名書好物然家行甚睦待子姪有恩永泰元年帝寢疾轉祜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八

五

中中書令出入殿省及崩遺詔轉尚書左僕射祜弟衛尉祀為侍中皇后弟劉暄為衛尉與始安王暹光徐孝嗣蕭坦之等輔政誠東昏曰五年中汝勿厝意過此自覽勿復委人及即位參掌選事明帝雖顧命羣臣而意寄多在祜兄弟至是更直殿內動止關詔永元元年領太子詹事劉暄遣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帝稍欲行意徐孝嗣不能奪蕭坦之雖時有異同而祜聖意執制帝深忌之孝嗣謂祜曰主上稍有異同詎可相乖反祜曰但

以見付必無所憂左右小人會稽茹法珍吳興梅蟲兒東海祝靈勇東治軍人俞靈韻右衛軍人豐永之等並為帝委任祜常裁折之羣小切齒帝失德既彰祜議欲立江夏王寶玄劉暄初為寶玄鄧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玄欲視之暄曰馬何用視妃素煮忱悵下詔暄聞亦不說至是不同祜議欲立建安王寶實密謀於暹光暹光自以年長屬當鼎命微旨動祜祜弟祀以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八

五

主雖保勸祜立暹光暄以暹光若立已失元舅之望不肯同故祜狐疑久不決暹光大怒遣左右黃曇慶伺於青溪橋道中謀刺殺暄曇慶見暄部伍人多不敢發事覺暄告祜謀帝處分收祜兄弟祀時直殿內疑有異遣信報祜曰劉暄似有謀今作何計祜曰政當靜以鎮之賊召祜入見停中書省先是直齋表文曠以王敬則勳當封祜執不與帝使文曠取祜以刀環築其心曰復能奪我封否祜祀同日見殺祜任寄雖重而不忘財利論

者以此少之祜等既誅帝恣意遊走單騎奔馳謂左右
曰祜常禁吾騎馬小子若在吾豈能得此因問祜親親
餘誰答曰江祥猶在乃於馬上作教賜祥死祀位南東
海太守祀弟禧早卒有子厥字偉卿年十二聞收至謂
家人曰伯既如此無心獨存赴井死劉暄字士穆彭城
人及聞祜等戮眠中大驚投出戶外聞左右收至未良
久意定還坐大悲曰不念江行自痛也遂光事起以討
暄為名事平暄遣領軍將軍封平都縣侯其年茹法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八

五

梅蟲兒徐世標讚暄有異志帝曰領軍是我舅豈應有
此世標曰明帝是武帝同堂恩過如此尚滅官都盡舅
復焉可信乃害之暄性軟弱當軸居政每事讓江祜羣
弟不得進官死之日皆怨之和帝中興元年贈祜衛將
軍暄散騎常侍撫軍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祀散騎常
侍太常卿

論曰君老不事太子義烈之遺訓也欲夫專心所奉在
節無二伯玉始遵其事旋及誅夷有以驗行之惟艱且

知齊武不宏矣高帝作牧淮兗將興霸業崔蘇睹微知
著自同奔走虞悰筭餌之恩諧之心腹之寄並得攀光
日月玩之臧否之尤者在懸車之日是知嗣宗所誠蓋
亦遠有致乎江祜立辟非時竟蹈龍逢之血人之多僻
蓋詩人所深懼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八

五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九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三十八

南史四十九

陸澄

陸慧曉

子陸 孫緒 弟厥 厥弟襄 襄兄子 雲公 雲公子瓊 瓊子從典 從父

陸杲

從弟 琛 琛弟瑜 瑜從兄玠 子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九

陸澄字彥淵吳郡吳人父瓊州從事澄少好學博覽行坐眠食手不釋卷宋泰始初為尚書殿中郎議皇后諱班下應依舊稱姓左丞徐爰索司馬孚議皇后春秋逆王后於齊並不言姓澄以意立議坐免官白衣領職郎官舊有坐杖有名無實澄在官積前後罰凡至千數後兼左丞泰始六年詔皇太子朝服袞冕九章澄與儀曹郎丘仲起議服冕以朝實著經文泰除六冕漢明還備魏晉以來不欲令臣下服袞冕故位公者加侍官今皇

太子禮絕羣臣宜遵聖王盛典革近代之制累遷御史

中丞齊建元元年驃騎諮議沈憲等家奴各為劫子弟

被劫憲等晏然左丞任遐奏丞不糾請免澄官澄上表

自理言舊例無左丞糾中丞之義詔外詳議尚書令褚

淵檢宋以來左丞糾正而中丞不糾免官者甚衆奏澄

諫聞膚見貽撓後昆上掩皇明下籠朝議請以見事免

澄所居官詔澄白衣領職永明元年累遷度支尚書尋

領國子博士尚書令王儉謂曰昔曹志繆悅為此官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九

君繼之始無慙德儉嘗問澄曰崇禮門有鼓而未嘗鳴其義安在答曰江左草創崇禮闈皆茅茨故設鼓有火則扣以集衆相傳至今又與儉書陳王弼注易玄學所宗今若弘儒鄭注不可廢并言左氏杜學之長穀梁舊有糜信近益以范甯不足兩立南齊書備澄言曰易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彌天地之道通萬物之情自商瞿至田何其間五傳年未為遠無訛雜之失秦所不焚無崩壞之弊雖有異家之學

同以象數為宗數百年後乃有王弼王濟云弼所悟者多何必能頓廢前儒若謂易道盡於王弼方須大論竟者無乃仁智殊見四道異傳無體不可以一體求屢還不可以一遷執也晉太興四年太常荀崧請置用易鄭玄注博士行乎前伐於時政曰王庾皆傷神清識能言玄遠捨輔嗣而用康成豈其妄然泰元立王肅易當以在玄弼間元嘉建學之始玄弼兩立逮顏延之為祭酒黜鄭置王意在貴玄事成敗儒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九

三

若不大弘儒風則無所立學眾經皆儒惟易獨玄玄不可棄儒不可缺謂宜並存所以合無體之義且弼於注經中已舉繫辭故不復別注今若專取弼易則繫說無注左氏泰元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服傳無經雖在注中而傳又有無經者故也今留服去賈則經有所闕案杜預注傳王弼注易俱是晚出並貴後生杜之異古未如王之奪實祖述前儒特舉其違又釋例之作所引惟深毅梁泰元舊有廢信注頗益以

范甯麋猶如故顏論閏分范注當以同我者親常謂毅梁劣公羊為注者又不盡善竟無及公羊有何休恐不足兩立必為范善便當除麋

世有一孝經題為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玄自序所注眾書亦無孝經且為小學之類不宜列在帝典儉答曰易體為遠實貫羣籍豈可專據小王便為該備依舊存鄭高同來說元凱注傳趨邁前儒毅梁小書無俟兩注存廢略范率由舊式凡此諸議並同雅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九

四

疑孝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略藝文並陳之六藝不與蒼頡凡將之流也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澄謂曰僕少來無事唯以讀書為業且年位已高

南齊書無位字當從齊書

今君少便執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所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憲等或自商略澄待儉語畢然後談

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儉在尚書省
出中箱几案襟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各得
一二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舊物
奪去轉散騎常侍秘書監吳郡中正光祿大夫加給事
中尋領國子祭酒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
平可容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子以與蘇武
子良詳視器底字彷彿可識如澄所言隆昌元年以老
疾轉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未拜卒謚靜澄當世稱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九

五

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
曰陸公書厨也家多墳籍人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
亡後乃出澄弟鮮得罪宋世當元澄於路見舍人王道
隆叩首流血以此見原揚州主簿顧測以兩奴就鮮質
錢鮮卒子暉誣為賣券澄為中丞測遂為澄所抑世以
此少之

陸慧曉字叔明吳郡吳人晉太尉玩玄孫自玩至慧曉
祖萬載世為侍中皆有名行慧曉伯父仲元又為侍中

時人方之金張二族父子真仕宋為海陵太守時中書
舍人秋當見幸家在海陵假還葬父子真不與相聞當
請發民治橋又以妨農不許彭城王義康聞而賞之王
僧達貴公子孫以才傲物為吳郡太守入昌門曰彼有
人馬顧琛一公兩掾英英門戶陸子真五世內侍我之
流亞子真自臨海太守目疾歸為中散大夫卒慧曉清
介正立不雜交游會稽內史同郡張緒稱之曰江東裴
樂也初應州郡辟舉秀才歷諸府行參軍以母老還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九

六

侍養十餘年不任齊高輔政除為尚書殿中郎鄰族來
相賀慧曉舉酒曰陸慧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尚
書郎卿輩乃復以為慶邪齊高表禁奢侈慧曉撰答詔
草為齊高所賞引為太傅東閣祭酒齊建元初遷太子
洗馬廬江何黯常稱慧曉心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朗
然王思遠恒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當時以為實錄慧
曉與張融並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點數曰此
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及武陵王曄守會稽帝為

精選僚吏以慧曉為征虜功曹與府參軍沛國劉璉同

從述職璉清介士也行至吳謂人曰吾聞張融與慧曉

並宅其間有水此必有異味故命駕往酌而飲之曰飲

此水則鄙令之萌盡矣何點薦慧曉於豫章王焜加之

恩禮累遷安西諮議領冠軍錄事參軍武帝第三子廬

陵王子卿為南豫州刺史帝稱其少名謂司徒竟陵王

子良曰烏能癡如熊不得天下第一人為行事無以壓

一州既而曰吾思得人矣乃使慧曉為長史行事帝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九

曰卿何以輔持廬陵答曰靜以修身儉以養性靜則人

不擾儉則人不煩帝大悅後為司徒右長史時陳郡謝

朏為左長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謂王融曰我府前世誰

比融曰明公二上佐天下英奇古來少見其比

南齊書載融言曰兩賢同時便是未有前例

子良西邸抄書令慧曉參知其事尋遷西陽王子明左

軍長領領會稽郡丞行郡事隆昌元年徙為晉西王錄

冠軍長史江夏王鋒內史行郢州事慧曉立身清肅僚

佐以下造詣必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

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嘗卿

士夫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

人生可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建武初累遷

吏部郎尚書令王宴選門生補內外要局慧曉為用數

人而止宴恨之送女妓一人欲與申好慧曉不納吏曹

都令史厯政以來諮執選事慧曉任已獨行未嘗與語

帝遣主書軍景備謂曰都令史諳悉舊貫可共參懷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九

曉謂景備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諮都令史為吏部郎也

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帝甚憚之後欲用為侍

中以形短小乃止累遷五兵尚書行揚州事佳慧景事

平領右軍將軍出監南徐州朝議又欲以為侍中王亮

曰濟河須人今且就朝廷借之以鎮南兖州王瑩王志

皆曰侍中彌須英華方鎮猶應有選者亮曰角其二者

則昭璫緩拒寇切

愚按慧曉家三世為侍中獨是公幾得復失亦一惜

也

今朝廷甚弱宜從切者乃以為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加督至鎮俄以疾歸卒贈太常三子僚任倅並有美名時謂三陸初授慧曉兗州三子依次第各作一讓表辭並雅麗時人歎伏僚學涉子史長於微言美姿容鬚美如畫位至蜀郡太守倅字佐公少勤學善屬文於宅內起兩茅屋杜絕往來晝夜讀書如此者數歲所讀一編必誦於口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九

九

無遺脫幼為外祖張岱所異嘗謂諸子曰此兒汝家陽元也十七舉本州秀才刺史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英俊倅預焉梁天監初為右軍安成王秀主簿與樂安任昉友善為感知已賦贈昉昉因此名以答之及昉為中丞倅裾輻奏預其燕者殷芸到溉劉苞劉儒劉顯劉孝綽及倅而已號龍門之游雖貴公子孫不得預也遷臨川王宏東曹掾梁武帝雅愛倅才乃敕撰新漏刻銘文甚美遷大子中舍人又詔為石闕銘敕褒美之賜絹三

十匹累遷太常卿卒子瓚早慧七歲通經為童子郎卒次緬似倅一視殆不能別倅兄子繼字士儒父任御史中丞幼有志尚以雅正知名梁承聖中為中書侍郎掌東宮官記魏平江陵繕徽服適還鄴紹泰元年除司徒右長史御史中丞以父任所終固辭陳文帝嗣位累官中庶子掌東宮官記繕儀表端麗進退閒雜趨步躡履帝使太子諸王咸取則焉後復拜御史中丞猶以父所終固辭不許乃權換解字徙居之太建中歷左僕射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九

十

掌選事別敕與徐陵等七人參議政事卒贈特進謚曰安以繕東宮舊臣特賜祖奠繕子辦慧年數歲詔引入殿內進止有父風孝宣因賜名辦慧字敬仁慧曉兄子間另見間子厥字韓卿少有風標好屬文齊永明九年詔百官舉士同郡司徒左西曹掾顧嵩之表薦厥州舉秀才時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較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

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微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為永明體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後又論其事厥與約書曰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識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或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欲宮商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九

十一

歷代衆賢似不都聞此處而云此秘未覩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則揣情謬於玄黃擷句著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聞與理合則美詠清謳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即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既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為闡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為遺恨

邪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為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齟齬妥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與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覩茲論為何所指耶愚謂前英已早譏宮商但未屈曲指的若今倫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強者也今許以有病有悔為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為闡何獨誣其一合一了之地乎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九

十一

者亦執文時異今古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語診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窟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脩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屈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邪論者乃可言

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約答曰宮商之聲有五
 文字之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
 學文非止若斯而已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
 歷已不能盡何況過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
 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何邪此
 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所急也是
 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為自古辭人豈不知
 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九

十三

而諸賦亦往往與聲韻乖時有王斌者不知何許人著
 四聲論行於時斌初為道人博涉經籍雅有才辯善屬
 文能昌導而脩容儀嘗弊衣於瓦官寺聽雲法師講成
 實論無復坐處唯僧正慧超尚空席斌直坐其側慧超
 不能平乃罵曰那得此道人祿教似隊父唐突人因命
 驅之斌笑曰既有敝勳僧正何為無隊父道人為動
 而撫機問難辭理清舉四坐皆屬目後還俗以詩樂自
 樂人莫能名之永元元年始安王暹光反厥父聞被誅
 厥坐繫尚方尋有赦厥感勵卒年二十八集行於世時
 有會稽虞炎以文學與沈約俱為文惠太子所遇意賤
 殊常官至驍騎將軍弟絳見孝義弟襄字師卿厥第四
 弟本名襄字趙卿有奏事者誤字為襄梁武帝乃改為
 襄字師卿天監三年都官尚書范岫表薦襄超家著作
 佐郎後昭明太子統聞襄業行啟武帝引與遊處自廬
 陵王緯起室除太子洗馬遷中舍人並掌管記出為揚
 州中從事以父終此官固辭武帝不許聽與府司馬換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九

十四

解居之昭明太子敬者者襄母年八十與蕭琛傳昭陸
果每月常遣存問加賜珍羞衣服襄母常粹惠心痛醫
方須三升粟漿時冬日日又逼暮求索無所忽有老人
詣門貨漿量如方劑始欲酬直無何失之時以襄孝感
所致後為太子家令復掌管記母憂去職襄年已五十
毀頓過禮太子憂之日遣使誠喻大通七年為鄱陽內
史先是郡人鮮于琮服食脩道法常入山採藥拾得五
色幡耗又於地中得石璽竊怪之琮先與妻別室望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九

十五

所處常有異氣益以為神大同元年遂結門徒殺廣晉
令王筠號上願元年署置官屬其黨轉相誑惑有眾萬
餘人將出攻郡襄先率民吏脩城隍為備及賊至破之
生獲琮時郡豫章安成等守宰案其黨與因求貨賄
皆不得其實或有善人盡室罹禍唯襄郡枉直無濫民
作歌曰鮮于平後善惡分人無橫死賴陸君又有彭李
二家先因忿爭遂相誣告襄引入內室不加責詢但和
言解喻二人感悔乃為設酒食令其盡歡酒罷同載而

還因相親厚民又歌曰陸君政無怨家闔既罷警共車
在政六年郡中大治郡民李暉等四百二十人詣闕拜
表陳襄德化求於郡立碑許之又表乞留襄襄固乞還
大清元年為度支尚書侯景圍台城以襄直侍中省城
陷襄逃還吳景將宋子仙進攻錢塘會海鹽人陸黠舉
義襲郡殺偽太守蘇單于推襄行郡事時淮南太守文
成侯蕭寧逃賊入吳襄遣迎寧為盟主遣黠及兄子映
公帥眾躡子仙與戰黠敗走吳下軍聞之亦散襄匿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九

十六

卞一夜憂憤卒襄弱冠遭家禍釋服猶若居憂終身蔬
食布衣不聽音樂口不言殺害五十許年

顏氏家訓曰雖姜菜有切割皆不忍食舉家惟以搗
摘供厨

侯景平孝元贈侍中追封餘干縣侯襄兄兒歷珣那彭
城二郡丞子雲公字子龍五歲誦論語毛詩九歲讀漢
書略能記憶從祖倅與沛國劉顯質問十事雲公對無
所失顯歎異之及長好學有才思為平西湘東王繹行

參軍雲公先製太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纘罷郡經途讀其文歎曰今之蔡伯喈也纘至都掌選言之武帝召為尚書儀曹即入直壽光省以本官知著作即事累遷中書黃門郎兼掌著作雲公善奕嘗夜侍坐武官觸燭火帝咲謂曰燭燒卿詔將用為侍中故以此戲之時天泉池新製編魚舟形狹而短帝暇日常泛此舟朝中唯引太常劉之遺國子祭酒到溉右衛朱异時雲公年位尚輕亦預焉大清元年卒張纘時為湘川與雲公叔襄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九

文

晏子書曰都信至承賢兄子賢弟黃門殞逝非唯貴門喪實實有識同悲

梁書又載書曰平生知交零落稍盡老夫記憶其數幾何至若此生寧可多過賞心樂事所寄伊人又曰京洛遊故成雲雨惟有此生音塵數嗣形跡之外不為遠近隔情襟素之中豈以風霜改節如何此別永成隔世

其為士流稱重如此有集行世子瓊字伯玉幼聰慧有

思理六歲為五言詩頗有詞采大同末雲公受梁武詔校定碁品到溉朱異以下並集瓊時年八歲於客前覆局都下號曰神言異言之帝召見瓊風神警亮進退詳審帝甚異之十一丁父憂毀瘠有至性從祖襄歎曰此兒必荷門基所謂一不為少及侯景作逆攜母避地于縣之西鄉勤苦讀書晝夜無怠遂博學善屬文陳天祐中以文學累遷尚書殿中郎瓊素有令名深為陳文帝所賞及討周迪陳賢應等都官符及諸大手筆並中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九

文

付瓊遷新安王文學掌東宮管記及孝宣為司徒妙簡僚佐吏部尚書徐陵薦瓊於孝宣言瓊識具優敏文史足用進居郎署歲月過淹左西掾缺允膺茲選雖階次小踰屈滯已積乃除司徒左西掾太建中累中庶子領著作撰國史後主即位直中書省掌詔詔至德元年除度支尚書參選事掌詔詔初瓊父雲公奉梁武敕撰嘉瑞記瓊率其旨而續焉自永定訖至德勒成一家言遷吏部尚書著作如故瓊詳練譜牒雅有識監先是吏部

尚書宗元饒卒尚書左僕射袁憲舉瓊考宣未之用至是居之號為稱職瓊性謙儉不自封植雖位望日隆而執志逾下園池室宇無所改作車馬衣服不尚鮮華四時祿俸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暮年深懷止足思避權要恒謝疾不視事俄丁母憂初瓊侍東宮母隨在宮舍及喪還鄉詔加贈後主自制誌銘朝野榮之瓊哀暮過致以至德四年卒有集二十卷行世子從典字由儀幼聰敏年八歲讀沈約集見回文研銘援筆擬之便有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九

十九

致十二作柳賦詞甚美從父瑜特所賞愛及瑜將終命家中墳籍皆付之從典乃集瑜文為十卷仍製集序其文甚工從典篤好學業博涉郡書位太子洗馬司徒左西掾陳亡入隋位著作佐郎尚書右僕射楊素奏從典續司馬遷史記迄于隋其書未就坐弟受漢王諒職免後卒於南陽縣主簿瓊從父弟琰字溫玉父令公梁中軍宣城王大器記室參軍琰幼孤好學有志操州舉秀才累遷宣惠始興王伯茂外兵參軍直嘉德殿學士陳

文帝聽覽餘暇頗留心史籍以琰博學善占誦引置左右嘗使製刀銘琰援筆即成無所典竄帝嗟賞久之賜衣一襲俄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琅邪王厚聘齊至業而厚卒琰為使主時年二十餘風氣韶亮占對閑散齊士大夫甚傾心馬太建初為武陵王伯禮明威府功曹史兼東宮管記丁母憂去官卒至德二年追贈司農卿琰寡欲鮮矜兢遊心經籍晏如也所製文筆多不存本後主求其遺文撰成二卷弟瑜字幹玉少篤學美詞藻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九

二十

舉秀才遷東宮學士兄琰時為管記並以才學娛侍左右時比之二應太建中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瑜聰敏強記常受莊老於汝南周弘正學成實論於僧涵法師並通太旨時太子好學欲博覽羣書以子集繁多命瑜抄撰未就卒太子為流涕親製祭文仍與詹事江總論述其美詞甚傷切

陳書載後主書曰吾學術不建古人欽賢慕士茲情尤篤梁室亂離書史殘缺未生後學非無牆面卓爾

出羣斯人而已論其博綜子史諳究儒墨一褒一貶
一激一揚語玄析理披文摘句未嘗不聞者心伏聽
者解頤會意相得自以為布衣之賞吾監撫之暇事
隙之辰頗用談笑娛情琴樽間作雅篇艷什迭至鋒
起每清風明月美景良辰對羣山之參差望巨波之
混漾或玩新花時觀落葉既聽春鳥又聆秋雁未常
不促膝舉觴達情發藻且代琢磨間以嘲謔俱恬耳
目並留情致自謂百年為速朝露可傷豈謂玉折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九

五

推遠從短運為悲為恨當復何言遺跡餘文觸目增
泣絕絃投筆恒有酸恨以卿同志聊復叙懷涕之無
從言不寫意

至德二年追贈光祿卿有集十卷瑜有從父兄玠父晏
子梁大匠卿玠弘雅有識度好學能屬文後主在東宮
徵為管記仍兼中書舍人尋以疾失明將還鄉里太子
解衣贈之為之流涕太建八年卒至德二年追贈少府
卿有集十卷玠從父弟琛父丘公臨川王長史琛少警

俊事後母以孝聞

陳書曰世祖為會稽太守琛年十八上善政頌甚有
詞采由是知名

後主嗣位為給事黃門侍郎中書舍人參掌機密琛性
頗疎生泄禁中語賜死

陸景字明霞吳郡吳人祖徽宋建康令清平無私元嘉
十五年除廣州刺史加督清名亞王鎮之為士庶所愛
詠二十三年為益州刺史亦加督郵隱有方威惠兼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九

五

寇盜靜息民物殷阜蜀王安之卒於官家無餘財帝甚
痛惜之父嚴揚州中從事果少好學工書畫舅張融有
高名果風韻舉止頗類時稱曰無對日下唯舅與甥梁
天監五年位御史中丞性悻直無所顧望時山陰令虞
肩在任賊汙數百萬果奏收劾之中書舍人黃睦之以
肩事託果果不答梁武帝聞以問果果答曰有之帝曰
識睦之否荅曰臣不識其人時睦之在御側帝指示果
曰此人是也果謂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屬南司睦之

失色領軍將軍張稷是杲從舅杲嘗以公事彈稷稷因
侍宴訢帝曰陸杲是臣親通小事彈臣不貸帝曰杲職
司其事卿何得為嫌杲在臺不畏強禦為義與太守在
郡寬惠為下所稱後卒於金紫光祿大夫特進謚曰質
杲素信佛法持戒甚精著沙門傳三十卷弟煦學涉有
思理位太子家令撰晉書未就又著陸史十五卷陸氏
驪泉志一卷並行於時子單字洞元少篤學多所該覽
善屬文簡文居藩為記室參軍撰帝集序稍遷太子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九

五

庶子掌管記禮遇甚厚大同七年以母老求去公卿以
下祖道於征虜亭皇太子賜黃金五十斤時方之疎廣
母終後位終光祿卿初簡文在雍州撰法寶聯璧單與
厚賢並抄撮區分者數歲中大通六年書成命湘東王
繹為序其作者有侍中國子祭酒南蘭陵蕭子顯等三
十人以比王象劉郡皇覽云

論曰陸澄學稱博古用不合今書厨得所譏矣叔明持
身有檢殆為人望雅道相傳可謂載德杲諒直見稱單

文以取達亦足美乎舊陸微著傳事迹蓋寡今以附孫
杲上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九

五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

明 李清撰

列傳第三十九

南史五十

庾杲之 叔父華

王 謹 從叔 擢 何憲

孔 珪 南齊書 孔稚珪 即孔珪

劉懷珍 子靈哲 懷珍從孫 訐 懷珍族弟善明 杏

庾杲之字景行新野人父祭為宋南郡王義宣丞相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

局參軍王舉兵見杲之幼有孝行宋司空劉劬見而奇之謂曰見卿足使江漢崇望杞梓發聲解褐奉朝請稍遷尚書駕部郎清貧自業食唯有韭菹薑韭生韭雜菜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貪食畦嘗有二十七種言三九也累遷尚書左丞王儉謂人曰昔袁公作衛軍欲用我為長史雖不獲就是意向如此今亦應應是如我輩人乃用杲之為衛將軍長史安陸侯蕭緬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汎淥水依芙蓉何其麗也

時以入儉府為蓮花池故書美之歷御史中丞參大選美容質善言笑嘗兼侍中央侍柳世隆在御坐

南齊書曰上每嘆其風器之美王儉在坐云云不言柳

世隆

謂齊武帝曰庾杲之為蟬冕所映彌其華采陛下故當與其即真帝甚悅王儉仍曰國家以杲之清美許其假職若以即真當在胡諧之後帝嘗與朝臣商略酒後謂羣臣曰我後當得何謚羣臣莫答王儉因目杲之杲之從容曰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

下壽等南山方輿日月齊明千載後豈臣子所仰量時人雅嘆其辯答杲之嘗兼主客郎封親使使問杲之曰民間那得家家題門帖賣宅答曰朝廷欲掃蕩京洛克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耳魏使縮鼻不答時諸王年少不得妄稱接人教杲之及濟陽江淹五日一詣諸王使申遊好後卒於太子右衛率加通直常侍帝甚惜之謚曰真杲之叔父華字休野南齊書曰父深之宋應州刺史華年十歲遭父憂居喪毀瘠為州黨所稱

仕齊為驃騎功曹史博涉羣書有口辯永明中與魏和親以華兼散騎常侍報使還後為荊州別駕前後紀綱皆致富饒華再為之清身率下杜絕請托布被蔬食妻子不免饑寒齊明帝聞而嘉焉手敕褒美州里崇之初梁州人益州刺史鄧元起功勳甚著名地卑瑣顧名桂士流時始興王憺為州將元起位已高而解巾不先州官則不為鄉里所悉元起乞上籍出身州從事憺命華用之華不從憺大怒召華責曰元起已經我府卿何為苟惜從事華曰府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

尊府州是華宜須品藻憺不能折遂止累遷會稽郡丞行郡府事時承彫弊後民間凶荒米斗至數千民多流散華撫循甚有理唯守公祿清節愈厲至經日不舉火太守承陽王子珉聞而饋之華謝不受天監元年卒停屍無斂柩不能歸梁武帝聞之詔賜絹百疋穀五百斛初華為西楚望族兄子果之又有寵於齊武帝華早歷顯官鄉人樂請有幹用素與華不平互相凌競諸事豫章王嶷嶷薨詣仕不得志自步兵校尉求助成歸荊州時華為州別駕益忍

詣及梁武踐祚詣以西朝勳為御史中丞華始得會稽行事既恥之矣會職事微有遣帝以詣其鄉人使宣旨誨之華大憤發病卒子喬復為荊州別駕時梁孝元為荊州刺史州人范興話以寒賤仕叨九流選為州主簿又皇太子令及之故孝元勅喬聽興話到職及屬元日府州朝賀喬不肯就列曰庾喬為端右不能與小人范興話話為厲行孝元聞乃進喬而停興話興話還家慙憤卒世以喬為不墜家風喬子曼少聰慧家富於財好賓客食必列鼎又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

貌豐美頤頰開張人皆謂貴必為方伯無饑乏之慮及魏克江陵卒餓死時又有水軍都督楮蘿面甚尖危有從理入口竟保衣食終王諶字仲和東海郟人父元閔護軍司馬宋大明中為湘東王或國常侍鎮北行參軍及即位是為明帝除司徒參軍兼中書舍人諶有學義見遇親常在左右帝所行慘僻諶屢諫不從請退坐此繫高方後拜中書侍郎明帝好圍碁置圍碁州邑以建安王休仁為圍碁州都

大中正譔與太子右率沈勃尚書水部郎庾珪之彭城
丞王抗四人為小中正朝請褚思壯傅楚之為清定訪
問後為尚書左丞領東觀祭酒即明帝所置摠明觀也
遷黃門郎齊永明初累遷豫章王嶷太尉司馬武帝與
譔相遇於宋明世甚委任之歷黃門郎太子中庶子譔
貞正和謹朝廷稱為善人多與之厚八年轉冠軍將軍
三任王府長史行南兗州事譔少貪常自紡績及通
貴後每為人說之世稱其達九年卒譔從叔摠以博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

見知尚書令王儉嘗集才學之士摠校虛實類物隸之
隸事自此始儉嘗使賓客隸事多者賞之少者窮唯盧
江何憲為勝乃賞以五花簞白團扇憲坐簞執扇客氣
甚自得摠後至儉所以隸示之曰卿能奪之手摠搦筆
便成文章既與辭亦華美舉坐擊賞摠乃命左右抽憲
簞手自掣取扇登車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
竟陵王子良校試諸學士唯摠問無不對為秣陵心清
直請謁不行羽林隊主潘敞有寵二官勢傾人主婦弟

犯法敞為之請摠投書於地更鞭四十敞怒譔之明日
見代永明八年天忽黃色照地眾莫能解司徒法曹王
融上金天頌摠曰是非金所謂崇光武帝大悅用為永
陽郡後卒於尚書左丞

何憲字子思廬江濡人博涉該通羣籍畢覽天閣寶秘
人間散逸無遺漏焉任昉劉渢共執秘閣四部書試問
其所知自甲至丁書說一事并叙述作之體連日累夜
莫見所遺宗人何遁退讓士也見而美之顧與為友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

位本州別駕國子博士永明十年使於魏時又有孔暹
字世遠會稽山陰人好典故學與王儉至交并明中為
齊臺尚書儀曹即屢歲闕禮多見信納齊高謂王儉曰
暹真所儀曹儀不忝厥職也建元中儉為宰相暹常謀
議帷帳每及選用頗失鄉曲情儉從容啟帝曰臣有孔
暹猶陛下有臣永明中為太子家令卒時人呼孔暹何
憲為王儉三公及卒儉惜之為撰祭文
孔稚圭

南史作孔圭

字德璋會稽山陰人父靈產泰始中晉安太守有隱遁志於禹井山立館事道精篤吉日於靜屋四向朝拜涕泣滂沱東出過錢塘北郭輒於舟中遇拜杜子恭慕自此至都東向坐不敢背側元徽中為中散大夫頗解星文好術數齊高輔政沈攸之起兵靈產白齊高曰攸之兵眾雖強以天時冥數而觀無能為也齊高驗其言擢遷光祿大夫以篋盛靈產上靈臺令其占候餉靈產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羽扇素隱凡曰君性好古故贈君古物當世榮之稚珪少學涉有美譽太守王僧虔見而重之舉秀才遷殿中即齊高為驃騎取為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辭筆為尚書左丞父憂去官與兄仲智還居父山舍仲智妻李氏驕妬無禮珪白太守王敬則殺之永明中歷廷尉江左承用晉時張杜律二十卷武帝留心法令數訊囚徒詔獄官詳正舊注先是尚書刪定即王植撰定律奏之削其煩害錄其允表取張裴注三百三十一條杜預注七

百九十一條或二家兩釋於義乃備者又取一百七條其注相同者取一百三條集為一書凡一千五百三十二條為二十卷請付外詳校植其遺謬詔從之於是公卿八座參考舊注有輕重處竟陵王子良下意多使從輕其中朝議不能斷者則制旨平決至九年稚珪表上律文二十卷錄序一卷又立律學助教依五經例

南齊書載表曰臣聞老子仲尼曰古之聽獄求所以生之今律文雖定用失其平不異無律律書精細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約例廣疑以相傾故誤相亂一幸其網枉濫橫起法吏無解既多謬僻監司不習無以相斷則法書徒明於帙裏冤魂猶結於獄中今府州郡縣千有餘獄如一獄歲枉一人則一年中枉死千餘人寃毒之死上千和氣又非但律吏之咎列邑之宰亦亂其經或以軍勳餘力或以勞吏暮齒猶憤濁氣忍并生靈昏心狠態吞剥氓物震理殘其文曲文被其罪寃積之典後緣斯發獄吏雖良不能為用使于公哭於邊城孝

婦寬於遐外陛下雖欲宥之已血濺九泉矣尋古名流多有法學釋之定國聲光漢臺今之士子莫肯為某縱有習者世議所輕良由空勤永歲不逢一朝之賞積學當年終為閭伍所魚恐此書永墜矣今若宏其爵賞開其勸募課業宦流班習胄子技其精究使處內局簡其才良以居外仕方岳咸選其能邑長並作其術然後姦邪無所逃刑惡吏不能藏詐矣臣謬司大理所奏繆允者宜寫律上國學置律助教依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

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上過高第即便擢用使處法職以勸仕流

詔報從之事竟不行建武初為平西長史南郡太守稚珪以魏連歲南伐百姓死傷乃上表陳通和之策

南齊書載表曰匈奴為患自古而然今之議者咸以丈夫之氣恥居物下謂請和示弱良非國計臣以為戎狄獸性本非人倫唯宜勝以深權制以遠算豈足發雷電之怒爭蟲鳥之氣百戰百勝不足稱雄橫尸

千里無益上國而蟻聚蠹攢窮誅不盡馬足毛羣難與競逐漢高橫威海表寔迫長圍孝文國富刑清事屈凌辱宣帝撫納安靜朔馬不驚光武卑辭厚禮寒山無雷是兩京四主英濟中區輸實貨以結和遣宗女以通好長轡遠馭子孫是賴豈不欲戰惜民命也唯漢武藉五世之資承六合之富大事自奴連兵積歲轉戰千里衛霍出關千隊不反貳師入漢百旅頓降李廣敗於前鋒李陵沒於後陣其餘奔北不可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

數遂使國儲空懸戶口減半好戰之功其利安在自西朝不綱東晉遷鼎羣胡佛亂羌狄山橫山淵反覆黔首塗地近元嘉不量復挑疆敵遂逆連城覆徒鹵馬飲江青徐州之際草木為人耳建元之初胡塵犯塞永明之始復結通和十餘年間邊候且息今烽亭不靜五載於斯陛下何惜匹馬之驛百金之賂數行之書使河塞息肩關境全命蓄甲養民以觀彼弊我策若行則為不世之福若不從命不過如戰失一隊

耳或云遣使不受則辱命夫以天下為量者不計細
恥以四海為任者寧顧小節一城之沒尚不足惜一
使不反曾何兩慙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今宜早
發大軍廣張兵勢徵犀甲於岷峨命樓船於浦海使
自青徂豫候騎星羅沿江入漢雲陣萬里據險要以
奮其魂斷糧道以折其胆多設疑兵使精銷而計亂
固列金湯使神茹而慮屈然後發表詔馳輕驛辯辭
重幣陳列吉凶鹵畏我之威喜我之賂畏威喜賂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

十一

和必矣彼言戰既殷勤臣言和亦慊濶伏願察兩塗
利害檢二事多少

帝不從徵侍中不行留本任珪風韻清疎好文詠飲酒
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琅邪王思遠廬江
何點點弟胤並款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
酌傍無雜事門庭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曰彼
為陳蕃乎稚珪笑答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
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羣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稚珪曰

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甚慙永元年遷太子詹事加
散騎常侍三年稚珪疾東昏屏除乃以床昇之走因此
疾甚遂卒贈金紫光祿大夫

劉懷珍字道玉平原人漢膠東康王寄之後後家于北
海都昌宋武平南燕以為青州治中伯父奉伯為陳南
頓二郡太守懷珍幼隨奉伯至壽陽豫州刺史趙伯符
出獵民皆聚觀懷珍獨避不視奉伯異之曰此兒方興
吾家本州辟主簿元嘉二十八年亡命司馬順則聚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

十一

東陽州遣懷珍將數千人討平之宋文帝問破賊事懷
珍讓功不肯當親人怪問懷珍曰昔國子尼恥陳河間
之級吾豈能論邦域之捷哉時人稱之江夏王義恭出
鎮盱台道遇懷珍以對應見重孝建初為義恭大司馬
參軍直閣將軍隨府轉太宰參軍大明二年以軍功

南齊書曰太明二年鹵圍泗口城青州刺史顏師伯
請援懷珍將步騎數千赴之與鹵戰於廉溝湖破七

城

拜樂陵河澗二郡太守賜爵廣晉縣侯司徒竟陵王誕起兵豪氏王弼門族甚盛勸懷珍起兵助誕懷珍殺之帝嘉其誠除豫章王子尚車騎參軍母憂去職服闋見江夏王義恭曰別子多年那得不老對曰公恩未報何敢便老義恭善其對

南齊書曰秦始初除寧朔將軍率步騎五千討殷琰於壽陽偽廬江太守劉道蔚以五千人頓建武澗築

三城懷珍遣兵三百餘掩擊斬之引軍至晉熙偽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

守關泄拒守偽將王仲蚪率步卒萬人救之懷珍遣

兵三千襲擊大破之於山莫邪進進壽陽又曰明帝

遣青州刺史明僧嵩北征僧嵩遣將築壘王城以逼

青州刺史沈文秀為文秀所破仍進攻僧嵩帝命懷

珍率五百騎步卒一千人沿海救援至東海僧嵩已

退保東萊懷珍進據胸城衆心恟懼或欲其保郁州

懷珍謂衆曰卿等傳文秀厚賂胡師規為外援察其

徒黨何能必就左衽齊士庶素見名義積葉聲介一

馳東萊可飛書而下何容沮軍縵邁遽止於此遂進

至黔陬百姓聞懷珍至皆喜偽長廣太守劉桃根領

數千人戍不其城懷珍引軍次泮水衆謂宜堅壁伺

隙懷珍曰今衆少糧單我懸彼固政宜簡精銳掩其

不備乃遣王廣之將百騎襲陷其城桃根走偽東萊

太守鞠延僧以數百人據城又劫留高麗貢使懷珍

又遣寧朔將軍朋慶符與廣之擊降延僧遣高麗使

詣建康文秀聞諸城皆敗遣使請降懷珍乃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

後出為豫州刺史加督建平王景素起兵懷珍遣子靈

哲領兵赴建鄴沈攸之在荆楚

南齊書曰攸之在荆楚朝廷疑感懷珍遣使致誠於

武帝并陳計策及攸之起兵衆謂當沿流直下獨懷

珍曰攸之於踪夙著虐加楚服必當阻兵中流聲劫

幼主不敢長驅決勝明矣遣子靈哲領馬數千衛京

師

遣使人許天保說結懷珍懷珍斬之送首齊高進平南

將軍增督二州初宋孝武世齊高為舍人懷珍為直閣
相遇早舊懷珍假還青州齊高有白驄馬蓄人不可騎
送與懷珍別懷珍報百疋絹或謂懷珍曰蕭公此馬不
中騎是以與君君報百疋不亦多乎懷珍曰蕭君局量
堂堂寧應負人此絹吾方欲以自名託之豈計錢物多
少及齊高輔政以懷珍內資未多徵為都官尚書領前
將軍以第四子冕代為豫州刺史或疑懷珍不受代齊
高曰我布衣時懷珍便推懷投疑况在今日寧當有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

見發經日疑論不止乃遣軍主房靈民領百騎進送是
謂靈民曰論者謂懷珍必有異同我期之有素不必應
爾卿是其鄉里故遣卿行非唯衛新亦以迎故懷珍還
乃授相國右司馬及齊臺建朝士爭為臣吏以懷珍為
宋臺右衛懷珍謂齊高曰人皆迎新臣獨送故豈以臣
篤於本手齊建元元年轉左衛將軍加給事中封霄城
侯懷珍年老以禁旅辛勤求為閑職轉光祿大夫卒遺
言薄葬贈雍州刺史謚曰敬子靈哲字明文位齊都太

守前軍將軍靈哲所生母嘗病靈哲躬自祈禱夢黃衣
老公與藥曰可取此食之

南齊書曰可取南山竹筍食之

疾立可愈靈哲驚覺於枕間得之如言愈藥似竹根於
齋前種葉似菴苳嫡母崔氏及兄子景煥泰始中為魏
獲獲靈哲為布衣不聽樂及懷珍卒當襲爵靈哲固辭
以兄子在魏存亡未測無容越當茅土朝廷義之靈哲
傾產贖嫡母及景煥累年不能得武帝哀之令使北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

請之魏人送還南襲懷珍爵靈哲位兗州刺史隆昌元
年卒懷珍從父弟峻另見從子懷慰字彥泰父乘民莫
刺史死於義嘉嘉事懷慰持喪不食醢醬冬日不用絮
衣養孤弟妹事寡叔母皆有恩義仕宋為尚書駕部郎
懷慰宗從善明等為齊高心腹懷慰亦預焉齊國建帝
欲置齊郡於都下議者以江右土沃流民所歸乃置於
瓜步以懷慰為輔國將軍齊郡太守帝謂懷慰曰齊邦
是王業所基吾方欲以為顯任經理之事一以委卿有

手教曰有文事必有武備今賜卿玉環刀一口懷慰至郡脩治城郭安集居民懇廢田二百頃決沈湖灌溉不受禮詔又有餉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且食其餘幸不煩此因著廉吏論達意高帝聞手教褒賞進督秦沛二郡妻子在都賜米三百石兖州刺史柳世隆與懷慰書曰膠東沉化潁川致美以今方古曾何足云

冊府元龜曰時薛淵為冠軍將軍魏遣薛道標攻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春帝以道標淵之近親敕懷慰曰聞道標兒婦並在都與諸弟無復同生者凡此類可多方誤之縱不全足使豺狼疑惑令為淵書與道標示交購意意親得書果追道標以它將代

懷慰本名聞慰武帝即位以與舅氏名同敕改之後兼安陸王子敬北中郎司馬卒明帝即位謂僕射徐孝嗣曰劉懷慰若在朝廷不憂無清吏也子齊香歐霽字士烜九歲能誦左氏傳十四居父憂有至性每哭輒嘔血

家貧與香歐勵志勤學及長博涉多通梁天監中歷位西昌相尚書主客侍郎海鹽令霽前後宰二邑並以和理稱後除建康令不拜母明氏寢疾霽年已五十衣不解帶七旬誦觀世音經數萬遍夜中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算盡君精誠篤志當為申延後六十餘日乃乃亡霽廬於墓哀慟過禮常有雙白鶴詣翔廬側處士阮孝緒致書抑譬焉霽思慕不已未終喪卒若釋俗語八卷集十卷香字士深年數歲徵士明僧紹見之撫而言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此兒實千里之駒十三丁父憂每哭感哀行路梁天監中為宣惠豫章王綜行參軍香少好學博綜羣書沈約任昉每有遺忘皆訪問之嘗於約坐語及宗廟犧樽約云鄭玄答張逸謂為畫鳳凰尾婆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香曰此言未必可安古樽彝皆刺木為為鳥獸鑿頂及背出納酒醜時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晉永嘉中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二樽形亦為牛象二處皆古子遺器知非

虛也約大以為然約又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此何所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唯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即取二書尋檢一如杳言約郊居宅時新構閣齊杳為贊二首并以所撰文呈約約即命工書人題贊於壁仍報杳書共相歎美

梁書云君惠以二贊辭宋妍富句韻之間光影相照便覺此地自然十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九

又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栲酒而作振字昉問杳此字是杳杳曰葛洪字苑作木旁若昉又曰酒有十日醉當是虛言杳曰桂陽程卿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憶此杳云出揚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書仍載其賦云三重五品商溪徐里昉即檢揚記言皆不差王僧孺被使撰譜放杳血脈所因杳云桓譚新論云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正並効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僧孺嘆曰可謂得所未

聞周捨又問杳尚書著紫荷橐相傳云橐囊竟何所出杳曰張安世傳云持橐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常昭張晏注並曰橐囊也簪筆以待顧問范岫撰字書音訓又以訪杳尋左周捨撰國史出為臨津令有善績秩滿縣三百餘人詣闕請留教許之後唐事徐勉舉杳及顧協等五人入華林撰徧略書成以晉安王綱府參軍兼廷尉正以足疾解困著林庭賦王僧孺見而嘆曰郊居以後無復此作累遷尚書儀曹郎僕射徐勉以臺閣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三

議專委杳為餘姚令湘東王繹發教褒其清潔大夫通元年為步兵校尉兼東宮通事舍人昭明太子謂曰酒非卿所好而為酒府之職政為卿不愧古人耳太子有瓠食器因以賜之曰卿有古人之風故遺故人之器器俄有敕代裴子野知著作事即昭明太子薨新宮建舊人例無停者敕特留杳僕射何敬容奏轉杳王府諮議武帝曰劉杳須先經中書仍除中書侍郎尋為平西湘東王繹諮議參軍兼舍人著作如故遷尚書左丞卒杳

治身清儉無所嗜好自居母憂便長斷腥羶持齋蔬食
 臨終遺命歛其法服載以露車還葬舊墓隨得一地容
 棺而已不得設靈筵及祭輟其子遵行之撰要雅五卷
 楚辭草木蔬一卷高士傳二卷東宮新舊記三十卷古
 今四部目書五卷文集十五卷並行於世啟字士光生
 夕有香氣氤氳滿室幼有識慧四罪喪父與羣兒同處
 獨不戲弄六歲誦論語毛詩意所不解便能問難十二
 讀莊子逍遙篇曰此可解耳答問之隨問而答皆有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

五

愧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有愧乎天監十七年忽
 著革終論以為
 梁書載其言曰昔季札云骨肉歸於土魂氣無不之
 莊周云生為徭役死為休息尋此二說如或相反何
 也氣無不知神有也死為休息神無也原憲曰夏后
 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示人有知也周人
 兼用之示民疑也有無之辨不可愿言若稽諸內教
 判乎釋部則諸子之言可尋三代之禮無越何者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

五

為生本形為生具死者神離此具而即非彼具也雖
 死者不可復反而精靈逆變未嘗絕滅當其離此之
 日識用廓然夏后明器示其弗反即彼之時魂靈知
 滅殷人祭器顯其猶存不存則合乎莊周猶存則同
 乎季札各得一隅無傷厥義設其實也則亦無故周
 人有兼用之禮不其然乎若廢徧攜之論探中途之
 旨
 形者無知之質神者有知之性有知不獨存無依知以

自立故形之於神逆旅之館耳及其死也神去此速速朽得理

深書曰神已適彼祭何所祭施靈筵陳棺擲設饋奠建邱隴蓋欲令孝子有追思之地何補於已遷之神是以子羽沈川漢方伯壙文楚黃壤士安麻索此四子者得理也若從四子而遊則平生之志得矣然積習坐常難卒改革一朝肆志儻不見從今欲剪截煩厚務存儉易進不保尸退卑常俗不傷存者之念有合至人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

道且張與止用幅巾王肅唯盥手足范冉歛畢便葬爰珍無設筵几文度故舟為棺子廉牛車載柩叔起誠絕墳隴康成使無卜吉此數公者尚或知之况為吾人無尚華泰今欲髣髴景行以為軌則氣絕不須復魂盥漱而歛以一千錢市成棺單故裾衫衣中枕履此外送往之具棺中常物一不得施世多信李彭之言可謂惑矣余以孔釋為師差無此惑歛訖載以露車歸於舊山隨得一地地足為坎坎足容棺不須塋壁不勞封樹勿設

祭饗勿置几筵其蓋嘗繼嗣言象所絕事止余身無傷

教教初訐之疾歎盡心救療及卒哀傷為之誄又著悲友賦以序哀情忽有老人無因而至謂曰君心力堅猛必破死生但運會所至不得久留一方耳彈指而去敵心知其異試遣尋之莫知其所於是信心彌篤既而寢疾恐貽母憂乃自言笑勉進湯藥謂兄霽香曰兩兄祿仕足伸供養歎歸泉何憾願深割無益之悲十八年年三十二始沙門釋實誌遇歛於興皇寺驚起曰隱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

學道清淨登仙如此三說歎未死之春有人為其庭中栽柿歎謂兄子弁曰吾不見此實耳勿言至秋七人為知命親故誄其行迹謚曰貞節處士

歛可入隱逸以其三鴈行同美故不欲離之也先是有大中大夫琅琊王敬胤以天監八年卒遺命不得設復魂旌旒一蘆蓆藉下一枚覆上吾氣絕便沐浴籃輿載尸還忠候大夫塋中若不行此則我吾尸於九泉敬胤外甥許慧詔因阮研以聞詔曰敬胤令其息崇

素氣絕便沐浴藉以二麓巖鑿地周身歸葬忠候此達
 生格言賢夫玉匣石柳遠矣然子於父命亦有從有不
 從今崇素若信遺意土周淺薄屬辟不施一朝見侵狐
 鼠殘尸已甚父可訓子子亦不可行外內易棺此自奉
 親之情藉土而葬亦通人之意宜兩捨兩取以達父子
 之志棺周於身土周於擲去其牲奠歛以時服一可申
 情二可稱家禮教無違生死無辱此故當為安也訃字
 彥度懷珍從孫父靈真齊武昌太守訃幼稱純孝數歲
 父母繼喪訃居喪哭泣孺慕樂至滅性赴吊者莫不傷
 後為伯父所養事伯母及昆姊孝友篤至為宗族所稱
 自傷早孤人有誤觸其諱者未嘗不感結流涕長兄絮
 為聘妻克日成婚訃聞而逃匿事息乃還本州刺史張
 稷辟為主簿主者徵召訃乃挂檄於樹而逃陳留阮孝
 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恒居一鹿床環植竹木寢處其
 中時人造之未嘗見也訃經一造孝緒即願以神交訃
 族兄歆又履高標三人日夕招攜故都下謂之三隱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

五

善玄言尤精意釋典曾與歐陽講鐘山諸寺因共卜築
 宋熙寺東澗有終焉之志尚書郎何炯嘗遇於路曰此
 人風神穎俊荀奉倩衡叔寶之流也命駕造門拒不見
 叔祖孝標與書稱之曰訃超超越俗如半天朱霞歆矯
 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梁稷寒年之織纈訃嘗
 著穀皮巾披衲衣每遊山澤輒留連忘返神理閑正姿
 貌甚華在林谷間意氣彌遠或遇之皆謂神人家甚貧
 苦併日而食隆冬之月或無纒絮訃處之晏然人不覺
 其饑寒也自少至長無喜愠色每於可執之地輒以不
 執勝之地有加陵之者莫不退而愧服由是衆論歸重
 天監七年卒於歆舍臨終執歆手曰氣絕即歆歆畢即
 理靈寢一不須立勿設饗祀無求繼嗣歆從而行之宗
 人至友相與刊石立銘謚曰玄貞處士善明懷珍族弟
 父懷民仕宋為齊北海二郡太守元嘉末青州饑荒人
 相食善明家有積粟躬食饘粥開舍救鄉里多護全濟
 百姓呼其家田為續命田善明少時靜處讀書刺史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

五

驥聞名候之辭不見年四十刺史劉道隆辟為治中從
事懷民謂善明曰我知汝立身復欲見汝立官善明應
辟仍舉秀才宋孝武見其策強直甚異之泰始初徐州
刺史薛安都叛青州刺史沈文秀應之時州居東陽城
善明家在郭內不能自拔伯父彌之詭說文秀求自致
文秀使領軍主張靈慶等五千人援安都彌之出門密
謂部曲曰始免禍坑笑行至下邳乃背文秀善明從伯
懷恭為北海太守據郡相應善明密契收集門宗部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

七

得三千人夜斬關奔北海族兄又聚渤海渤海以應朝
廷而彌之尋為薛安都所殺明帝贈青州刺史以乘氏
為冀州刺史文秀既降除善明海陵太守郡境邊海無
樹木善明課民種榆檟雜果遂獲其利還為直閣將軍
五年魏克青州善明母在焉移置代郡善明布衣蔬食
哀戚如持喪帝每見之為嘆之息轉已西梓潼二郡太
守善明以母在魏不願西行泣涕固請見許朝廷多哀
善明心事元徽初將遣北使朝議令善明舉人善明舉

州鄉北平田惠紹使魏贖母還時宋蒼梧王新立群臣
執政善明獨事齊高委身歸誠出為西海太守行青冀
二州刺史善明從弟僧副與善明俱知名鄉里泰始初
魏攻淮北僧副將部曲二千人東依海島齊高在淮陰
壯其所為引為安成王撫軍參軍蒼梧肆暴齊高憂恐
常令僧副微行伺察聲論又密告善明及東海太守垣
崇祖使動魏兵善明勸靜以待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

八

南齊書載善明曰曰宋氏將亡愚之所辨胡鹵若動
反為公患公神武世出當靜待之因機奮發功業自
定不可遠去根本自貽猖獗
高帝納焉蒼梧見殺善明為齊高驃騎諮議南東海太
守行南徐州事沈攸之入討齊高深以為憂善明獻計
曰沈攸之控引八州縱情蓄飲苞藏異志於焉十年性
既險躁才非持重起兵累旬遲回不進豈應有所待也
一聞於兵機二人情離怨三有掣肘之患四天奪其魂
本疑其輕速掩襲未備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

冊府元龜曰昔謝晦失禮不關自潰盧循乖道雖衆
何施且袁粲劉秉賊之根本根本既滅枝葉豈久思
按善明數言不識逆順特錄之以著其背

此已籠之鳥耳事平齊高名善明還都謂曰卿策沈攸
之雖張良陳平適如此耳仍遷太尉右司馬齊臺建為
右衛將軍辭疾不拜司空褚淵謂善明曰高尚之事乃
卿從來素意今朝廷方相委待詎得使學松喬善明答
曰我本無官情幸逢知己所以戮力馭馳既天地廓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

三

朝廷濟濟鄙吝既申不敢昧於富貴矣齊高踐祚以善
明勲誠欲與之祿名謂曰淮南近畿國之形勝非親賢
不居卿與我卧理之乃代明帝為淮南宣城二郡太守
遣使拜授封新塗伯善明至都上表陳事凡一十一條
一為天地開創宜存問遠方廣宣慈澤二為京都遠近
所歸宜遣醫藥問其疾苦年九十以上及六疾不能自
存者隨意量賜三為宋氏報命蒙原者寡愚謂令下赦
書宜令事實相副四為白奴未滅劉昶猶存容能送死

境上諸城宜應嚴備五為宜除宋氏大明以來苛政細
制以崇簡易六為凡諸土木之費且可權停七為帝子
王女宜從儉約八為宜詔百官及府州郡縣各貢讜言
九為忠貞孝悌宜擢以殊階清儉苦節應授以政務十
為革命為始宜擇才辨北使十一為交州險賈要荒之
表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宜懷以恩德未應遠勞將士
搖動邊氓又撰賢聖雜語奏之託以諷諫帝憂詔答之
又諫起宣陽門表陳宜明守宰賞爵立學校制齊理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

三

賓館以接鄰國帝答曰夫賞罰以懲守宰歸館以待選
荒皆古之善政吾所宜勉更撰新理或非易制國學之
美已敕公卿宣陽門令敕停寡德多闕思復有聞善明
身長七尺九寸質素不好聲色所居茅齋芥木而已牀
榻几案不加剗削少立節行常云居家當孝作吏當清
為子孫措拭足矣及累為州郡顯贖財賂崔祖思怪而
問之答曰管子云夷吾知我因流涕曰方才亂矣豈暇
為康所得金錢皆以贖母及母至清節方峻所歷之職

廉簡不煩俸祿散之親友與崔祖友善祖思出為青冀
二州善明遺書叙舊因相勗以忠際

南齊書載善明書曰昔時之遊于今邈矣或攜手春
林或負杖秋澗逐清風於林抄追素月於園垂如何
故人但落殆盡吾以絮瓶小智名參佐命憂深責重
轉不可據還視生世倍無次緒藿羹布被猶篤鄙好
惡色憎聲暮齡尤甚出藩不與臺輔別入國不與公
卿遊孤立天地無猜無託唯知奉主以忠事親以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

臨氏以潔居家以儉足下今鳴笳舊鄉衣繡故國宋
季荼毒之悲已蒙蘇秦河朔倒懸之苦方須救拔遣
遊辦之為鄉導之使輕裝啟行經營舊壤令泗上歸
業稷下還風君欲誰讓邪聊送諸心敬申貧贈

及聞祖思死慟哭得病建元二年卒遺命薄葬贈左將
軍豫刺史史謚曰烈子滌嗣善明家無遺儲唯有書八
千卷高帝聞其清貧賜滌家菑塘屯穀五百斛曰菑宅
亦吾之垣下令後世知其見異善明從弟僧副封豐陽

男卒於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帝圖功臣像讚僧副亦在焉

論曰善明和柳威儀惟人之則又云其儀不惑正是四
風流所得休野行已之度蓋其有焉仲和
璋業尚所守殆人望也懷珍宗族文賢斌
云立言立德其斯門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一

明李清撰

列傳第四十

一南史五十一

劉

歙

弟

明山賓

庾

易

子

劉

虬子之進之守虬從弟埋

劉

陶季直

劉歙字子珪沛郡相人晉丹陽尹悛六世孫父惠臨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一

太守

南齊書作治書御史以避諱沒其官

歙篤志好學博通訓義年五歲聞舅孔熙先讀管寧傳欣然欲讀舅更為說之精意聽受曰此可及也宋大明四年舉秀才兄璉亦有名先應州舉至是東海王元曹與歙父書曰比歲賢子充秀州聞可謂得人除奉朝請不就兄弟三人共處蓬室一間為風所倒無以葺之怡然自樂習業不廢聚徒教授常有數十丹陽尹袁粲於



後堂夜集聞而請之指廳事前古柳樹謂歙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不衰矣薦為秘書郎即不見用後拜安成王準撫軍行參軍公事免歙素無宦情自此不復仕及粲遇害歙微服往哭并致賻助齊高踐阼召歙入華林園談語問以政道答曰政在孝經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之是也帝咨嗟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又謂歙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為何如歙曰陛下戒前失加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及出帝謂司徒褚淵曰方直乃爾學士故自過人歙使數入而歙自非詔見未嘗到宮門帝欲用歙為中書即使吏部尚書何戢喻告戢謂歙曰上意欲以鳳池相處恨君資輕可且就前除少日當轉國子博士使即所授歙笑曰平生無榮進意今聞得中書即而拜記室豈本心哉後以母老闕養拜彭城郡丞司徒褚淵宣旨喻之答曰自省無廊廟才所願唯保彭城丞耳帝又以歙兼摠明觀祭酒丞如故歙終不就武陵王暉為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一

稽太守帝徵令獄為學講除會稽郡丞學徒從之者轉
眾永明初竟陵王子良請為征比司徒記室獄與張融
王思遠書曰吾性拙人間不習仕進昔嘗為行佐便以
不能及公事免黜此眷者所共知也量已審分不敢期
榮夙嬰貧困加以踈懶衣裳容髮有足駭者中以親老
供養蹇裳徒步脫爾逮今二代一紀先朝使其更自修
正勉勵於階級之次見其繼縷或復賜以衣裳素褚諸
公咸加勸勵終不能自反一不復為安可重為哉昔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有以冠一免不重加於首每謂此得進止之儀又上下
年尊益不願居官次廢晨昏也先朝為此曲申從許故
得連年不拜既習此歲久又齒長疾侵宜攝齋河間
之屢厠迹東平之僚本無絕俗之操亦非能偃蹇為高
此又諸賢所當深察也近初奉教便自希託迹客游之
末而固辭榮級其故何邪以古之王侯大人或以此延
四方之士有追申白而八楚羨鄰杖而游梁吾非敢叨
翼賢庶欲從九九之遺迹既於聞道集泮不殊而幸無

職司拘礙可得奉溫請展私計志在此耳除步兵校尉
不拜獄姿狀纖小儒業冠當時都下士子貴游莫不下
席受業當世推其大儒比古之曹鄭性謙率不以高名
自居遊詣故人唯一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
問荅家住擅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不敢指
斥呼為青溪竟陵王子良親往修謁七年表武帝為獄
立館以楊烈橋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獄日華華宇豈
吾宅邪幸可詔作講堂猶恐見害也未及徙居遇疾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良遣從獄學者彭城劉繪順陽范績將厨於獄宅營齋
及卒門人受學者並弔服臨送獄有至性祖母疾疽經
年手持膏藥漬指為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
便是今世曾子稱獄小名也年四十餘未有婚對建元
中高帝與司徒褚淵為獄娶王氏穿壁挂履土落姑媠
上姑不悅獄即出其妻及居母憂住墓下不出廬足為
之屈杖不能起此山常有鵠鵠鳥獄在山三年不敢來
服釋還家此鳥乃至梁武少時嘗經伏膺及天監元年

下詔為嶽立碑諡曰貞簡先生集行於世初嶽講月令畢謂學生嚴植之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矣吾今講此曾不得其彷彿學者美其退讓時濟陽蔡仲熊禮學博聞謂人曰五音本在中土故氣韻調平今既東南土氣偏故不能感動木石嶽亦以為然仲熊執經議論往往與時宰不合亦終不改操求同故坎壞不進歷年方至尚書左丞當時恨其不過又東陽婁幼瑜字季玉若禮摺拾三十卷嶽弟璉字子璪方軌正直儒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五

不及嶽而文采過之宋泰豫中為明帝挽即齊建元初為武陵王譽冠軍征虜參軍譽與僚佐飲自割鵝炙璉曰應刃落俎是膳夫事殿下親執鵝刀下官未敢安席因起請退與友人會稽孔暹同舟入東於塘上過一女暹目送曰美而豔璉曰斯豈君子所宜言非吾友也遂解囊自隔或曰與友孔徹同舟入東徹留目觀岸上女子璉舉席自隔不復同坐兄嶽夜隔壁呼璉璉不荅方下牀著衣立然後應嶽怪其久璉曰向東帶未竟其立

操如此文惠太子召璉入侍東宮每上事輒削草尋署射聲校尉卒於官時濟陽江重欣亦清介維處閭室如對嚴賓而不及璉也位至射聲校尉嶽族子顯字嗣芳父駿字仲翔博識強正名行自居幼為外祖臧質所鞠養質既富盛恒有音樂質亡後母沒十許年駿每聞絲竹聲未嘗不歔歔流涕梁天監初終於晉安內史顯幼而聰敏六歲能誦呂相絕秦賈誼過秦琅邪王思遠吳國張融見而稱賞號曰神童族伯嶽儒學有重名卒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六

嗣齊武帝詔顯為後時年八歲本名題齊武以字難識改名顯天監初舉秀才解褐中軍臨川王宏行參軍俄署法曹顯博涉多通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文字零落示諸人莫能識者顯見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昉大相賞異丁母憂服闋尚書令沈約時領太子少傅五官約為丹陽尹命駕造之於坐策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陵僊聞之擊席喜

曰劉即子可謂差人雖吾家平原諸張壯武策謁蔡中
即必無此對其為名流推賞如此五兵尚書傅昭掌著
作撰國史顯自兼廷尉正被引為佐後為尚書儀曹即
嘗為上朝詩沈約見而美之命工書人題於郊居宅壁
再遷驃騎都陽王恢記室累中書郎兼中書舍人顯與
河東裴子野南陽劉之遴吳郡顧協連職禁中遞相師
友莫不暮之顯博聞強記過於裴顧時波斯獻生獅子
帝問曰獅子有何色顯曰黃獅子超不及白獅子超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人送古器自隱起字無識者顯案文讀之無滯考按年
月一字不差武帝甚嘉之遷尚書左丞除國子博士時
有沙門訟田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辨徧問莫知顯曰貞
字文為與上人帝忘其能出之後為雲麾郎陵王綸長
史尋陽太守魏使李諧至聞之恨不相識歎曰梁德衰
矣善人國之紀也而出之無乃不可乎王遷鎮郢州除
平西府諮議參軍久在府不得志大同九年終于夏口
時年六十三凡佐兩府並事驕王人為之憂而反見禮

友人劉之遴啓皇太子為之銘誌

冊府元龜載啓曰顯馳讀菽文聰明特達合棺郢都
魂歸上國夫懷珠抱璧沒世名不稱其為長太息孰
過于斯畧撰其事今輒上呈伏願鴻慈藻其枯骨以
慰幽魂

葬於棧陵縣劉真長舊塋子考恁臻早有名載北史顯
從弟毅字仲寶形貌短小儒雅博洽善辭翰隨湘東王
繹在藩十餘年寵寄甚深當時文檄皆其所為位吏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尚書國子祭酒魏克江陵入長安
明山賓字孝若平原高人其先吳太伯之裔百里奚
子孟明以名為姓其後也父僧紹改隱逸傳山賓七歲
能言明里十三博通經傳居喪盡禮起家奉朝請兄仲
璋痼疾家道屢空山賓乃行干祿後為廣陽令頃之去
官會詔使公卿舉士左衛將軍江祐上書薦山賓才堪
理劇齊明帝不重學謂祐曰聞山賓談書不輟何堪官
邪遂不用梁臺建累遷右軍記室參軍掌吉禮時初置

五經博士山賓首應其選歷太子率更今中庶子天監十五年出為都督緣淮諸軍事北兗州刺史普通二年累遷御史中丞四年東宮新置學士以山賓居之俄以本官兼國子祭酒初山賓在州所部平陸縣不給啓出倉米賑民後刺史檢州曹失簿以山賓為耗損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山賓不自理更市地造宅昭明太子聞等室不就今日明祭酒雖出撫大藩擁旌推轂珥金拖紫而恆事屢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助并貽詩曰平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古稱奇夷齊昔擅美今則挺伊賢東秦固多士築室非道傍置宅歸仁里庚桑方有係原生今易擬必來三徑人將招五經士山賓性篤實家中嘗乏困貨所乘牛既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療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歎曰此言足還淳反激薄俸澆矣五年又假節攝北兗州事後卒官

冊府元龜載山賓卒後太子與殷芸曰比信至明帝

侍遂至殞逝此賢儒術該通授經以來迄今二紀若其上文不諂造膝忠規非顯外迹得之胸懷攝官運率行當歸與不謂長往渺成疇日追憶談緒皆為悲端往矣如何其酸感如此

贈侍中諡曰質山賓累居學官甚有訓導之益然性頗疎通接諸生多狎比人皆愛之所著書禮儀注二百二十四卷禮儀二十卷孝經喪服義十五卷子震亦傳父業位尚書祠部郎餘姚令山賓弟少遐亦知名位都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尚書簡文謂人曰我不喜明得尚書更喜朝廷得人後拜青州刺史太清之亂奔魏任北齊卒於太子中庶子明氏南渡雖晚並有名位自宋至梁為刺史者六人庾易字幼簡新野人徙居江陵父道驥西安參軍易志性恬靜不交外物齊臨川王映臨州表薦之鉤麥百斛易謂使人曰民樵採麋鹿之伍得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已深矣辭不受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承欽其風贈以鹿角書格蚌盤蚌研白象牙筆并贈詩曰白日

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觀臺尚易以連理几竹翹
書格報之建武三年詔徵為司空主簿不就卒子黔婁
字子貞一字貞正少好學多所講誦性至孝未嘗失色
於人南陽高士劉虬宗測並歎異之仕齊為編令治有
異績先是縣境多虎暴黔婁至皆度往臨沮界時以為
仁化所感徒孱陵令到縣未旬易在家遺疾黔婁忽心
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人驚其忽至時易疾始
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利黔婁輒取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
聞空中有聲曰微君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既至止
得中至月末及晦而易亡黔婁居喪過禮廬于塚側梁
臺建黔婁自西臺尚書儀曹郎為益州刺史鄧元起表
為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
積元起悉分與僚佐唯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眾
厲聲曰長史何獨為高黔婁欲示不違請書數篋尋除
蜀郡太守在職清素士民使之元起卒于蜀部曲皆敬

黔婁身營殯欲攜柩歸鄉里東宮建以中軍記室參軍
侍皇太子讀甚見知重詔與太子中庶子殷鈞中書舍
人到洽國子博士明山賓述日為太子講五經義遷散
騎侍即卒弟於陵字介七歲能言玄理及長清警博學
有才思齊隨王子隆為荊州召為主簿使與謝朓宗夬
抄撰羣書子隆代還又以為送故主簿子隆為明帝所
害僚吏畏避莫至唯於陵與夬獨留經理喪事永元末
除東陽遂安令為民吏所稱梁天監初為建康獄平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累太子洗馬舊東宮官屬通為清選洗馬掌文翰允清
近代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者時於陵與周捨並擢充
此職武帝曰官以人清豈限甲族時論以為美累遷中
書黃門侍郎後終于鴻臚卿弟清吾字慎之八歲能賦
詩為兄於陵所友愛初為普安王綱國常侍王每遊鎮
府吾常隨府在雍州被命與劉孝威江伯搖孔敬通申
子悅徐防徐搗王圍孔鑠鮑至等十人抄撰眾籍豐其
果饌號高齋學士至為皇太子兼東宮通事舍人後為太子

率更令中庶子簡文開文德者置學士肩吾子信徐獮
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傳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初齊
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困用四聲以為新变至
是轉拘聲韻彌尚麗靡復踰往時簡文與湘東王書論
之曰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疎爭事闌緩既
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
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扁操筆寫
志更模酒誥之作逕逢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十一

大傳吾既拙於為文不敢輕自持撫但以當世之作歷
萬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觀其遣辭
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為是則昔賢為非若以昔賢
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為蓋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効謝
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授出於
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精柏裴氏乃良史之才了無篇什
之美是為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義
絕其所長唯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

故曾馳臆斷之侶好名志實之類決羽謝生豈三千之
可及伏膺裴氏慎兩唐之不傳故玉楸金銑反為拙目
所嗤巴人下俚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
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覆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耳
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
閩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
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裝甚矣哉文章橫流一至於此
至如近世謝朓沈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文章之冠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十四

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可
復過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
之無可與晤思言子建一共商榷辨茲清濁使如涇渭
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白既定雌黃有別使夫懷鼠知
慙濫竽自恥

梁書有曰譬斯袁紹畏見子將同彼盜牛遙差王烈
相思不見我勞如何及簡文即位以肩吾為度支尚書
時上流藩鎮並拒州拒候景景矯詔遣肩吾使江州喻

當陽公大心大心乃降賊肩吾因逃入東後賊宋子仙

破會稽購得肩吾欲殺之先謂曰吾聞汝能作詩令即

作若能將貸汝命肩吾操筆便成辭采甚美

三國典畧載詩曰髮與年俱暮愁將罪共深聊持轉

風燭暫映廣陵琴

子仙乃釋之以為建昌令仍問道奔江陵歷江州刺史

領義陽太守卒贈散騎常侍中書令

顏氏家訓曰肩吾常服槐實年七十餘日看細字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髮猶黑

子信見北史

劉虬

南齊書作蚪

字靈預南陽涅陽人晉豫州刺史喬七世孫徙居江陵

虬少而抗節好學須得祿便隱宋泰始中仕至晉平王

休祐驃騎記室當陽令罷官歸家靜處常服鹿皮袷斷

穀餌未及胡麻齊建元初豫章王嶽為荊州教辟虬為

別駕與同郡宗測新野庾易並遺書禮請之虬等各脩

牋荅而不應命永明三年刺史廬陵王子卿表虬及同

郡宗測宗尚之庾易劉昭五人請加蒲車束帛之命詔

徵為通直即不就竟陵王子良致書通意虬荅曰虬四

節卧疾三時營灌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寧非

唐虞重思周邵宏施

冊府元龜載書末數語曰虬進不研幾入玄無洙泗

稷館之力退不疑心出累非冢間樹下之即遠澤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洒仁規先著謹收樵牧之嫌敬加軼盡之美

虬精信釋氏衣麤布禮佛長齋注法華經自講佛義以

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詔徵國子博

士不就其冬虬病正晝有白雲徘徊簷戶內又有香氣

及磬聲其日卒年五十八虬子之遠字思貞八歲能屬

文虬曰此兒必以文興吾宗常謂諸子曰若比之顏氏

之遠得吾文由是州里稱之時有沙門僧惠有異識每

詣虬必呼之遠小字曰僧伽福德見握手而進之年十

五舉茂才明經對策沈約任昉見而異之吏部尚書王
瞻嘗候任昉遇之適在坐昉謂瞻曰此南陽劉之遴學
優未任水鏡所宜甄擢即調為太學博士昉曰為之美
試不如面試時張稷新除尚書僕射託昉為表昉令之
遴代作操筆立成昉曰荆南秀氣果有異才後任必當
過僕御史中丞樂藹即之遴舅憲臺奏彈皆令之遴草
焉後為荊州中從事梁簡文臨荊州仍遷宣惠記室之
遴篤學明審博覽群籍時劉顛韋稜並稱強記之遴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與討論咸不能過累遷中書侍郎後除南郡太守武帝
謂曰卿母年德並高故令卿衣錦還鄉盡榮養之理轉
西中郎湘東王繹長史太守如故初之遴在荊府常寄
居南郡忽夢前太守袁表謂曰卿後當為折臂太守即
居此中之遴後年奔墮車折臂右手偏直不復得屈伸
書則以手就筆數曰豈點而王乎周捨嘗戲之曰雖復
並坐可橫政恐陋巷無枕後連相兩王再為此郡歷秘
書監出為郢州行市之遴意不願出固辭曰去歲命絕

離異不敢東下今年所忌又在西方武帝手敕曰朕聞
妻子具孝哀於親爵祿具忠哀於君卿既內足理志奉
公之節遂為有司奏免後為都官尚書太常卿之遴好
古愛奇在荊州聚古器數十百種有一器似甌可容一
斛上有金錯字時無能知者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其
第一種鏤銅鳴夸槩二枚兩耳有銀鏤銘云建平二年
造其第二種金銀錯鏤古罇二枚有篆銘云秦容成侯
適楚之歲造其第三種外國操灌一口有銘云元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年龜茲國獻其第四種古製澡盤一枚銘云初平二年
造時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撰漢書真本獻東宮皇太
子今之遴與張纘到既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遴錄其異
狀數十事其大畧云案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
二十一日己酉即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子又
案古本叙傳號為中篇今本稱為叙傳載班彪事行而
古本云彪自有傳又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為次
摠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次西域後古本外戚次帝

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宣元
六王雜在諸傳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上
又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寶黥徒越亦狗
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古本述云淮陰毅伏
劍周章王之傑子實惟彭英仕為侯王雲起龍驤又古
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詰而今本無此卷也
之遠好屬文多學古體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顥恒共
討論古籍因為交好時周易尚書禮記毛詩並有武帝

欽定四庫全書

尚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義疏唯左氏傳尚書之遠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
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上之帝大悅詔答曰省所
撰春秋義比事論書辭微旨遠編年之教言闡義繁丘
明傳洙泗之風公羊宗西河之學鐸椒之解不遺瑕丘
之說無取繼踵胡毋仲舒云盛因循穀梁千秋最篤張
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鑣指歸殊致詳略
紛然其來舊矣昔在弱年久經研味一從遺置遂將五
紀兼晚各畧促機事罕暇夜分求表未遑披括須待夏

景試欲推尋若温故可求別酬所問也始帝於齊代為
荆府諮議之遠父虬隱百里洲早相知聞帝偶置乏遣
就虬換穀百斛之遠時在父側曰蕭諮議蹟士云何能
得春願與其米虬從之及帝即位常懷之候景初以蕭
正德為帝之遠時落景所將使授團緘之遠預知仍薙
髮披法服乃免先是平昌伏挺出家之遠為詩嘲之曰
傳聞伏不聞化為友道林及之遠遇亂遂披染服時人
笑之

欽定四庫全書

尚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此之遠一生氣節應為時人欽敬何云笑之史言謬
尋避難還鄉湘東王繹嘗嫉其才學聞其西上至夏口
密送藥殺之不欲使人知乃自製誌銘厚其贖贈前後
集五十卷子三達字三善數歲能清言及屬文州將湘
東王繹聞之盛集賓客召試之說義屬詩皆有理致年
十二聽江陵令賀華講禮還仍覆述不遺一勾年十八
卒之遠深懷悼恨乃題墓曰梁妙士以旌之之遠弟之
亨字嘉會年四歲由後叔父嵩及長好學美風姿善占

對武帝臨荆州唯與虬談虬見之遂之亨帝曰之遂必以文顯之亨當以功名著後州舉秀才除太學博士仍代兄之遂為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湘東王繹諮議參軍敕賜金策并賜詩大通六年出師南鄭詔湘東王節度諸軍之亨以司農卿為行臺承制途出本州北界摠督象軍伏節而西樓船戈甲甚盛老小綠岍觀曰是前舉秀才者鄉部偉之是行也大致克復軍士有功皆錄唯之亨為蘭欽所訟執政因陷之故封不行但復本位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之帝讀陳湯傳恨其立功絕域為文吏所抵宦者張僧胤曰外聞論者竊謂劉之亨似之帝感悟乃封臨江子固辭不拜之亨美績嘉聲在朱异右既不協慎為所害故出代之遂為安西湘東王繹長史南郡太守帝問朱异曰之亨代兄喜否兄弟因循豈直大馮小馮而已又謂尚書令何敬容曰荆州長史南郡太守皆是僕射出入今者之亨便是九轉在郡有異績吏民稱之及卒荆土懷之不復稱名號為大南郡小南郡

者宮舊事曰之亨在郡常夢二人姓李詣之乞命既明人遺生鯉二頭之亨曰是矣乃放之其夕夢二人謝之亨弟之遲位荆州中從事史子仲底少有志氣頗涉文史梁承聖中為中書侍郎蕭莊稱尊號以為御史中丞隨莊終鄴中

虬從弟坦字德慶仕齊歷虜陵令南中即錄事參軍所居以幹濟稱梁武起兵時輔國將軍楊公則為湖州刺史師師赴夏口西朝議行州事者坦求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梁書載坦言曰湘境人情易擾難信若專周武士則民饑侵漁若遣文人則威畏不振必欲鎮靜州城軍民足食則無踰老臣先零之役竊以自許乃除轉國長史長沙太守行湘州刺史坦常在湘州多舊恩道迎者甚眾

梁書曰坦下車即問堪事吏分詣十郡悉發人行運租米三十萬斛致之義師資糧用給齊東昏遣安成太守劉希祖破西臺所選太守范僧簡

於平都希祖移檄湘部於是始興內史王僧粲應之湘部諸郡悉皆蜂起州人咸欲泛舟逃走坦悉聚船焚之前相州鎮軍鍾玄紹潛應僧粲坦聞其謀偽為不知因理訟至夜不閉城門以執之玄紹未及發明旦詣坦問其故久留與語密遣親兵收其家玄紹在坐未起而收兵已報具得其文書本末玄紹即首狀乃於坐斬之焚其文書餘黨悉無所問州部遂安梁天監初論功封荔浦子三年遷蜀郡太守行益州事未至蜀道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主

劉渢字處和南陽人父紹任宋位中書即渢母早亡紹被敕納路太后兄女為繼室渢年數歲路氏不以為子視若奴婢輩撻之無期度渢母亡日輒悲啼不食路氏生謙渢伶受不忍捨恒在牀帳側輒被驅擗終不肯去路氏病經月渢晝夜不離左右每有增加輒流涕不食路氏病差感其意慈愛友遂隆路氏富盛一旦為渢立齋宇筵席不減候王謙有識後事渢過於同產事無大小必諮兄後行渢妹適江祐弟禧與祐兄弟異帝自尚

書比部即後為始安王暹先諮議專知腹心任當顧託朝野向渢如雲渢忌之求出為丹陽丞雖外遷而意任無改及暹先舉事旦方召渢渢以為宜悉呼佐史渢之徒丹陽丞也暹先以蕭懿第四弟晉安王之文學暢為諮議領錄事及召八暹先謂曰劉暄欲有異志今夕當取之暹先去歲暴風性理乖錯多時方愈暢曰公去歲違和今欲發動顧左右急呼師視脉暹先厲聲曰諮議欲作異邪因訶今出須臾渢入暢謂曰公昔年風疾今復發渢曰卿視今夕處分云何而作此語及迎坦歷生至與渢俱勸夜攻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主

愚按暹先殘忍狂悖有成事理否不勸之無反而以攻臺勸即功之亦無成若非一死不免長惡既不見納渢歷生並撫膺曰今欲作賊而坐守此城今年生滅族矣及暹先敗渢靜坐圍舍謙為度支即亦奔亡遇渢不復肯去渢曰吾為人作吏自不避死汝可去無相守同盡荅曰若不逢兄亦草間苟免今既相逢何

忍獨生因以衣帶結兄依俱見殺何脣聞之歎曰兄死君難弟死兄禍美哉

愚按南史列二人孝義然不得死所何義之有今改雜傳

又柳叔夜河東人父宗宋黃門即叔夜年十六為新野太守甚有名績補選先諮議參軍及事敗左右扶上馬欲與俱亡荅曰吾已許始安以死豈可負之邦遂自殺

陶季直丹陽秣陵人父景仁中散大夫季直早慧其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愍祖甚愛異之嘗以四函銀列置於前今諸孫各取一

季直時四歲獨不取曰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愍祖益竒之五歲喪母哀若成人初母未病令於外染衣卒後家人始贖季直抱之號慟聞者莫不酸感及長好學澹於榮利徵召不起時號聘君後為望蔡令以病免時劉秉素繁以齊高權威將圖之秉素董季直以表劉儒者必致顛殞固辭不赴俄秉等敗齊初為尚書比部即時褚淵為尚書令素與季直善頻以為司空

徒主簿秀以府事淵卒尚書令王儉以淵有至行欲謚文孝季直曰文孝是司馬道子謚恐非具美不如文簡儉從之季直又請為淵立碑始終營護甚有吏節

南史初置季直於孝義傳然繁素宋室忠臣也季直捨繁秉而就淵智有之忠安在且淵之失節何足立碑有吏節而無臣節宜改雜傳

再遷東莞太守在郡號為清和後為鎮西諮議參軍齊

武帝崩明帝作相誅鋤異己季直不能阿意取容頗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之出為輔國長史北海太守邊職上佐素士罕為之者

或勸季直造門致謝乃留為驃騎諮議參軍兼尚書左丞遷建安太守為政清靜士民便之梁臺建為給事黃門侍郎常稱任至二千石始願畢矣無為久預人問事乃辭疾還鄉里天監初就拜太中大夫武帝曰梁有天不遂不見此人十年卒于家季直素清苦絕論又并居十餘載及死家徒四壁子孫無殯歛聞者莫不傷其志事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三

通諷誦性仁孝自出宮恒思戀不樂帝知之每五日一朝多留永福省或五日三日乃還宮八年九月講孝經於壽安殿盡通大義講畢親臨擇奠于國學年十二於內省見獄官將讞事問左右曰是皂衣何為者曰廷尉官屬名視其書曰是皆可念我得判者有司以統幼紿之曰得其獄皆刑罪上統皆署杖五十有司抱具獄不知所為且言于帝帝笑而從之自是數使聽訟每有欲寬縱者即使太子決之建康縣讞誣人誘口獄翻縣而

以太子仁愛故輕當杖四十令曰被若得罪便合家拏戮今縱不以其罪罪之豈可輕罰而已可付治十年十

四年正月朔旦帝臨軒冠太子于太極殿舊制太子著遠游冠金蟬翠縷纓至是詔加金博山太子美姿容善舉止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每游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韻或作劇韻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帝大弘佛教親自講說太子亦素信三寶極覽衆經乃于宮內別立慧義殿專為法集所招引名僧自立三諦法義普通元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三

四月甘露降于慧義殿咸以為至德所感時俗稍奢太子欲以已率物服御朴素身衣浣衣膳不兼肉三年十一月始興王憺薨舊事以東宮禮絕傍親書翰並依常儀太子以為疑命僕射劉孝綽議其事孝綽議曰素張鏡撰東宮儀記稱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鼓吹寢奏服限亦然尋傍絕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鏡歌輟奏良亦為此既有悲情宜稱兼慕卒哭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猶應兼慕請至卒哭僕射

徐勉左率周捨家令陸襄並同孝綽議太子令曰張鏡議記云依士禮終服月稱慕悼又云凡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劉僕議云傍絕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卒哭後依舊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尋情悲之說非止卒哭後緣情為論此自難一也用張鏡之舉樂棄張鏡之稱悲一鏡之言取捨有異此自難二也陸家令止云多歷年所恐非事證雖復累捨所用意常未安近亦嘗經以此問外由來立意謂猶應有慕悼之言

張豈不以舉樂為大稱悲事小所以用小而忽大良亦有以至如元正六佾事為國墨雖情或未安而禮不可廢饒吹軍樂比之亦然書疎方之事則成小差可緣心聲樂自外書疏自內樂自他書自己劉僕之議即情未安可令諸賢更共詳裏司農卿明山賓步兵校尉朱异議稱慕悼之辭宜終服月於是付典書遵用以為永準七年十一月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宮至嬪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帝敕中書舍人顧協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即強進飲粥太子奉敕乃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帝又敕曰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瘦我比更無餘疾政為汝如此胃中亦地塞成疾故應疆加體粥不俟我恒爾懸心雖屢奉敕勸逼終喪日止一溢不嘗菜果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太子自加元服帝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填塞于

前太子明于庶事每所奏有謬誤巧忘皆即辯析示其可否徐令改正未嘗彈糾一墨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皆稱仁性寬和容眾喜愠不形于色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恒自討論墳籍或與學士商權古今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為常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有也性愛山水於玄圃穿築更立亭館與朝士名素者遊其中嘗泛舟後池番禺侯執威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與竹山水有清音執熱而止出宮二十餘年不畜音聲未始少時敕賜太樂女伎一部略非所好普通中大軍北侵都下米貴太子因命菲衣減膳每霖雨積雪遣腹心左右周行閭巷視貧困家反有離流道路便以米密賜人十石又出主衣綿帛年常多作襦袴各三千領冬月以施寒者不令人知若死亡無可斂則為備棺槨每聞遠近賦役勤苦輒斂容變色常以戶口未實重於勞擾吳郡屢以水災不熟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中

大通二年春詔遣前交州敕史王奔假節發吳興信義三郡民丁就役太子上疏曰伏聞當遣王奔等上東三郡民丁開漕溝渠道凍震澤使吳興一境無復水災暫勞永逸必獲後利未萌難覩竊聞吳興累年失收民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熟唯信義去秋有稔復非恒役之民即日東境穀價猶貴劫盜屢起所在有司皆不聞奏今征戍未歸強丁疎少此雖小舉竊恐難合吏一呼門動為民蠹又出丁之處遠近不一比得齊集已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六

蠶農去年稱為豐歲公私未能足食如今茲失業恐為弊更深且草竊多伺侯民間虛實若善人從役則抄盜彌增吳興未受其益內地已羅其弊不審可得權停此功待優實以否武帝優詔喻之太子孝謹天至每入朝未五鼓便守城門開東宮雖燕居內殿一坐一起恒向西南面臺宿被召當入危坐達旦三年三月游後池乘彫文舸摘芙蓉姬人蕩舟溺而得出因動股恐貽帝憂深誠不言以寢疾聞帝敕看問輒自力手書啟及稍篤

左右欲啟聞猶不許曰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惡耶因便嗚咽四月乙巳暴惡馳啟帝比至已薨

梁書載司徒左長史王筠奉詔作哀辭曰式載明兩實惟少陽既稱上嗣且曰元良儀天比峻儼景勝光奉祀延福守器傳芳膺哲膺期旦暮期在外弘莊肅內含和愷識洞機深量包瀛海立德不罷至功弗宰寬綽居心溫恭成性循時孝友率由嚴敬咸有種德惠和齊聖三善遊宣萬國同慶軒緯掩精陰義弛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七

纏哀在疚殷憂銜恤孺泣無時蔬餼不溢禫遵踰月哀號未畢寔惟監撫亦嗣郊徑問安肅肅視瞻恟恟金華玉璫玄駟班輪隆家翰國主祭安民光奉成務萬機是理矜慎庶獄勤恤之市誠存隱惻容無愠喜殷勤博施綢繆恩純爰初敬業離經斷句奠爵宗師卑躬待傳寧資之習匪勞審諭博納是司時敏斯務辨究空微思探幾願馳神圖緯研精久畫沈吟典禮優游方冊饜飲膏腴合咀有核括囊汎畧包舉藝文

徧該細素殫極丘墳勝帙克積儒墨區分瞻河闡訓
望魯楊芬吟詠性靈豈惟薄伎屬詞婉納緣情綺靡
字無點竄筆不停紙壯思泉流清章雲委絕覽時才
網維英茂學窮優洽辭歸繁富或擅談叢或稱文圃
四友推德七子慙季望苑招賢華池愛客託乘同舟
連輿接席橘文披藻飛觴汎醉恩隆置醴賞逾賜壁
微風遐被盛業日新仁器非重德賴易遵澤流兆庶
福降百神四方暮義天下歸仁雲物告微視沴寥象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八

星覆恒耀山頽朽壞雲儀上賓德音長往具僚無蔭
詔承安仰嗚呼哀哉皇清悼愍切心纏痛膺嗣長號
附萼增慟暮結親遊悲動民衆憂若軫邦懼同折棟
嗚呼哀哉首憂開司麥秋紀節容衛徒警菁華委絕
書幌空張談筵罷設虛饋饑孤燈翳翳嗚呼哀哉
簡辰請日筮合龜貞幽挺夙政玄宮獻成武校齊列
文物增明昔遊瀆滄賓從無聲今歸郊郭徒御相驚
嗚呼哀哉背絳闕以遠徂纛青門而徐轉招馳道而

詎前望國都而不踐陵修阪之威奪邈平原之悠緬
驥蹠足以酸嘶挽悼鏘而流泣嗚呼哀哉混哀音於
簫籟變愁容於天日雖夏木之森陰返寒林之蕭瑟
既將反而復疑如有求而遂失謂天地其無心遽永
潛于容質嗚呼哀哉即玄宮之冥漠安神寢之清闕
傳聲華於懋典觀德業於微謚懸忠貞於日月播鴻
名于天地惟小臣之紀言實舍毫而無愧嗚呼哀哉
時年三十一帝臨哭盡哀詔欽以袞冕諡曰昭明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九

豫章王棟嗣位追謚昭明皇帝後梁因之
五年庚寅葬安陵寧
孝元帝之世昭明陵掘骨焚見杜蔚傳然唐世之八
葉宰相自如也素家老父何說牛眠耶
詔司徒左長史王筠為哀冊文朝野惋愕都下男女奔
走宮門號泣滿路四方氓庶及邊徼之人聞喪皆哀慟
太子性仁恕見在宮禁防捉荆子者問之知以清道驅
人太子恐復致痛使捉手板代之食中每得蠅蟲類齎

置梓邊恐厨人獲罪不令人知又見後閣小兒擲戲後
屬有獄牒攤者法士人結流徒庶人結徒太子曰私錢
自戲不犯公物此科太重令注刑止三歲士人免官獄
牒應死者必降長徒自此以下莫不減半所著集二十
卷又撰古今典誥文言為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為
英華集二十卷文選三十卷

後世選文自昭明始

薨後長子東中郎將南徐州刺史華容公勸封豫章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十

王次子枝江公譽封何東郡王曲江公譽封岳陽郡王
警封武昌郡王鑿封義陽郡王各三千戶女悉同正主
蔡妃供侍一同常儀唯別立金華宮為異帝既廢嫡立
庶海內噂哨故封諸子大郡以慰之譽流涕受拜累月
不食嘗後梁宣帝也初丁貴嬪薨太子遣人求得善墓
地將斬草有賣地者因闈人俞三副求市若得三百萬
許以百萬與之三副密啟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
得地於帝為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葬畢有道士善

圖墓者謂其地不利長子若厭伏或可申延及為蠟鵝

及諸物埋墓側長子位有宮監鮑遠之魏雅者初並為
太子所愛邈之晚因疏於雅密啟帝云雅為太子厭禱
帝密遣檢掘果得蠟鵝等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
得止唯誅道士太子終以此慙愧故其嗣不立後邵陵
王綸臨丹陽郡因邈之與鄉人爭婢郡以諂略之罪牒
宮簡文追感太子冤揮淚誅之邈之兄子僧隆為宮直
後方知之即日驅出先是人間謠曰鹿子開城門城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十二

鹿子開當開復未開使我心徘徊城中諸少年逐歡歸
去來鹿子開者反語為來子哭云帝哭也歡前為徐州
太子果薨遣中書舍人藏厥追歡于崇正殿解髮臨哭
觀既嫡孫次應嗣位而遲疑未決帝新有天下恐不可
以少主承大業又以心術太子故意在晋安王猶豫自
四月上旬至五月二十一日方決歡止封豫章王還任
往謠言徘徊心者未定也城中諸少年逐歡歸去來復
還徐方之象也歡字孟孫位雲麾將軍江州刺史薨謚

安王子棟嗣及即帝位追尊歡為安皇帝棟改帝紀

吳平侯景字子照梁武帝從父弟祖道賜以禮讓稱居

鄉有爭訟專賴平之又周其疾急鄉里號曰堊王皆竊

言曰其後必大仕宋終治書侍御史生三子長尚之次

文帝次崇之尚之敦厚有器業卒于步兵校尉崇之仕

齊官至東陽太守以幹能顯政尚嚴勵永明中錢瑋唐

瑀之反別眾破東陽崇之遇害景崇之子也八歲隨父

在郡居喪以毀聞及長好學才辯有識斷仕齊為永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十三

令政為百城最永嘉太守范述曾居郡號稱廉平雅服

景為政乃榜郡門曰諸縣有疑滯者可就永寧令決之

以疾去官未喜人胡仲宣等千人詣闕表請景為郡不

許永元二年以長沙王懿勳除步兵校尉是冬懿遇害

景亦逃難武帝起兵以景行南兖州事時天下未定沔

北僞楚各據塢壁景示以威信渠帥相率面縛請罪旬

日境內皆平武帝踐祚封吳平縣侯南兖州刺史加都

督詔景母毛氏為國太夫人禮如王國太妃假金章紫

綬景居州清恪有威裁明解吏職文案無擁下不敢欺

吏民畏敬如神會年荒計口振恤又為饋粥於路以賑

之死者給棺具民甚賴焉天監七年為左騎將軍兼領

軍將軍領軍者管天下兵要宋孝建以來制局用事與

領軍分權典事以上皆得呈奏領軍垂拱而已及景在

職峻切官曹肅然制局監皆近偉頗不堪命故不得久

留中尋出為寧陵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八年魏荊州

刺史元志攻潺溝驅迫羣蠻悉渡漢水來降議者以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十三

蠻累為邊患可因此除之景曰窮來歸我誅之不詳且

魏人未侵每為矛楮若悉誅蠻則魏軍無礙非長策也

乃開樊城受降因命司馬朱思遠寧蠻長史曹義宗中

兵參軍孟惠雋擊志於潺溝大破之

梁書曰生擒志長史杜景斬首萬餘流屍覆漢水

景初到州省除參迎羽儀器服不得煩擾吏民修葺城

壘申警邊備理辭訟勸農桑郡縣皆改節自勵州內清

靜抄盜絕迹十三年復為領軍將軍直殿省知十州損

蓋事月加祿五萬景雅有風力長於辭令在朝為衆瞻仰於武帝雖屬役弟而禮寄甚隆軍國大事皆與議決十五年加侍中及太尉揚州刺史臨川王宏坐法免詔景為安右將軍監揚州置佐史即宅為府景越親居揚州涕泣固讓帝弗許在州尤稱明斷符教嚴整有田舍老姥訴得符還至縣縣吏未即發姥語曰蕭監州符如火汝手何敢留之其為人畏敬如此遷都督鄂州刺史將發帝幸建興苑餞別為之流涕在州復有能名齊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十四

勵率昆弟羣從同詣大理雖門生故吏莫能識之後襲封吳平侯對揚王命悲慟嗚咽傍人亦為隕涕除淮南太守以善政稱遷宣城內史郡多猛虎常為人患及勵在任虎暴為息又遷豫章內史道不拾遺男女異路徙廣州刺史去郡日吏民悲泣數百里中舟乘慎寒各齎酒肴送勵勵人為納受隨以錢帛與之至新淦縣所山村有一老姥以漿擊鱸魚自送舟側奉上之兒童數十人入水擘舟或歌或泣廣州邊海舊饒外國船至多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十五

竟陵郡接魏界多盜賊景移書告魏魏即禁塢戍保境不復侵略卒于州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子厲字文約弱不好弄喜愠不刑于色位太子洗馬母憂去職殆不勝喪每一思至必徒走之墓或遇風雨仆卧中路坐地號慟起而復前家人不得禁景持所鐘愛曰吾百年後其無此子乎使左右節哭服闋除太子中舍人景薨于郢鎮或以路遠秘其凶問但云疾漸勵即奔屆江夏不進水漿七日盧于墓所親友隔絕會叔父曇下詔獄

刺史所侵每年船至不過三數及勵至纖毫不犯歲十餘至俚人不實多為海暴勵征討所獲生口寶物軍賞外悉送還臺前後刺史皆營私蓄方物之貢少登天府自勵在州歲中數獻軍國所須相繼不絕武帝歎曰朝廷便是更有廣州詔以本號還朝而江西俚帥陳文徹出冠高涼又詔勵重申藩任未幾文徹降附勵以南江危儉宜立重鎮及表臺於高涼郡立州救仍為高州以西江督護孫固為刺史微為太子左衛率勵性率儉而

器度寬裕左右嘗將羹至宵前翻之顏色不異徐呼更
 衣聚書至三萬卷披讀不倦尤好東觀漢記略皆記憶
 劉顯執卷策勵酬應如流乃至卷次行數亦不差失少
 交結唯與河東裴子野范陽張纘善卒於道贈侍中謚
 曰光侯弟勸勸弟勔改南康王會理傳勔弟勃位定州
 刺史封曲江鄉侯大寶初廣州刺史元景仲將謀應侯
 景西江督護陳霸先攻景仲迎勃為刺史時湘東王繹
 在荊州雖承制授職力不能制遂從之勃乃鎮嶺南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七

廣州刺史後江表定

資治通鑑曰勃自以非帝所授肉不自安帝以疑之

勃啓求入朝

以王琳代廣州以勃為晉州刺史勃遷居始興以避琳

魏克江陵勃復據廣州敬帝承制加司徒紹泰中為大

尉尋進為太尉陳武禪代之際舉兵不從尋敗遇害

資治通鑑曰勃在南康聞其黨歐陽頴等軍敗軍中

恟俱德州刺史陳法武前衡州刺史譚世遠攻殺勃

愚按勃於梁元師位則求入朝於陳武篡位則舉兵
 是能是不忘宗國者吾取之

景弟昌位衡州刺史姓好酒在州每醉徑出人家或獨
 詣草野刑戮頗無期度醉時所殺醒或求焉亦無悔也
 累遷兼宗正卿屢為有司所劾久留都忽忽不樂遂縱
 酒虛憊在右頭東齋引刀自刺而卒弟昂字子明位輕
 車將軍監南兖州初兄景再為兖州德惠在人及昂來
 代時方之馮氏微為琅雅彭城二郡太守時有女子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七

二十許散髮黃衣在武窟山石室中無所脩行唯不甚

食或出人間時飲少酒鵝卵一兩枚人呼為聖姑就求

子往往有効造者充滿山谷昂呼問無所對以妖惑歎

之二十創即差失所在中大通元年為領軍將軍久之

封湘陰侯出為江州刺史卒謚曰恭侯弟昱字子真少

而狂狷不拘禮度異服危冠交遊兄雜尤善屠牛業以

為常於宅內酤酒好騎射歷中書侍郎上求試邊州武

帝以為輕脫無威望抑不許遷給事黃門侍郎上表請

自解帝手詔青之坐免官因此杜門絕朝覲普通五年
坐於宅內鑄錢為有司所奏下廷尉得免死徙臨海郡
即行至上虞有敕追還令受菩薩戒既至恂恂盡禮改
意蹈道持戒又精潔帝甚喜之為晉陵太守下車勵名
迹除煩苛明法憲嚴於奸吏旬日間郡中大安俄暴卒
百姓行號巷哭里市為之誼涕設祭奠於郡庭者四百
餘人田舍有婦女夏氏年百餘歲扶曾孫出郡悲泣不
自勝其惠化所感如此民相率立廟建碑以紀其德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十一

詣都表求贈諡贈湘州刺史諡曰恭

文帝十男張皇后生長沙宣武王懿永陽昭王敷武帝
衡陽宣王暢李太妃生桂陽簡王融融為東昏所害數暢
齊建武中卒武帝踐祚並追封郡王陳太妃生臨川靜
惠王宏南平元襄王偉吳太妃生安成康王秀始興忠
武王儋費太妃生鄱陽忠列王恢
長沙宣武王懿字元達文帝長子少有令譽解褐齊安
南邵陵王子貞行參軍襲臨湘縣侯歷晉陵太子以善

政稱永明末為梁南秦二州刺史加督是歲魏軍入漢
中遂圍南鄭懿隨機拒擊乃解圍遁又遣氏帥楊元秀
攻取魏歷城等六戍魏人震懼邊境遂寧永元二年裴
叔業據豫州叛懿以豫州刺史領歷陽南譙二郡太守
討之叔業懼遂降魏武帝時在雍州遣典載趙景悅說
懿興晉陽之甲誅君側之罪懿不答既而平西將軍崔
慧景起事奉江夏王寶玄圍臺城齊室大亂馳信召懿
懿時方食投箸而起率銳卒三千人入援梁武帝馳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十一

虞安福下都說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當明君
賢主尚或難立况於亂朝何以自免若賊滅後仍勒兵
入宮行伊霍故事此萬世一時若不欲爾便放表還歷
陽託以外拒則威振內外誰敢不從一朝放兵受其辱
爵高而無民必生後悔長史徐曜甫亦苦勸並不從慧
景遣其子覺來拒懿太破之乘勝而進慧景眾潰即追
斬之授中書令都督征討水陸諸軍事時東昏肆虐茹
法珍王暄之等執政宿臣舊將並見誅奪懿既勳高獨

居朝右深為法珍等所憚乃說東昏將加酷害

梁書載法珍等說東昏曰懿將行隆昌故事陛下命
在畧刻

徐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勸令西奔懿不從曰自古皆
有死豈有叛走中書令卯尋見留省賜藥與弟融俱殞
謂使者曰家弟在雍深為朝廷憂之中興元年贈司徒
改贈太傅天監元年追崇丞相封長沙郡王謚宣武給
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葬禮依晉安平王故事懿名望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三

業素重武帝本所崇敬帝以天監元年四月丙寅即位
是日即見哀崇成辰乃始贈第二兄教第四弟暢第五
弟融至五月有司方奏追皇考皇妣尊號遷神至于太
廟帝不親奉命臨川王宏侍徒七月帝臨軒遣兼太尉
散騎常侍王份奉策上太皇文皇帝獻皇后及德皇后
尊號既先卑後尊又臨軒命策識者譏之

梁書所載不然武帝知禮詎肯為此已改正本紀

子業字靜曠幼而明敏仕齊為太子舍人懿之難與二

弟藻象俱逃匿於王嚴秀家東昏知之收嚴秀付建康

獄考掠備極乃以鉗拔手爪至死不言竟免禍天監二
年襲長沙王歷秘書監侍中都督南兖州刺史運私印
未就人作甃以砌地武帝善之徙湘州刺史善政零陵
舊有二猛虎為暴無故相枕死郡人唐虞見虎傍一人
曰刺史德感神明所以兩虎自斃言訖不見眾並異之
業性敦篤所在留意普通四年為侍中金紫光祿大夫
薨謚元王集行於世子孝儼嗣孝儼字希莊射策甲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三

除秘書郎太子舍人從幸華林園於坐獻相風鳥華光
殿景陽山等頌文甚美帝深賞異之薨謚曰章子春嗣
弟藻字靖藝仕齊位著作佐郎元監元年封西昌縣侯
為益州刺史時鄧元起在蜀自以有克劉季連功恃宿
將輕少藻藻怒殺之既天下草創邊徼未安州人焦僧
護聚眾數萬據郢繁作亂藻年未弱冠集僚佐儀欲自
擊之或陳不可藻大怒斬之階側乃乘平肩輿行巡賊
壘賊聚弓亂射矢下如雨從者舉楯禦箭又命除之人

心大安賊乃大道藻命騎追擊平之九年徵為太子中庶子初鄧元起在蜀聚斂財貨山積金玉珍帛為一室名內藏綺一錦罽為一室號外府藻以外府賜帥將內藏歸王府已無所私及是還朝輕裝就路再遣侍中藻性謙退不求聞達善屬文尤好古體自非公宴未嘗恣有所為縱有小文成輒棄本歷雍充二州刺史頃蒞州鎮民吏咸稱之推善下人常如弗及普通六年以軍師將軍與西豐侯正德北侵渦陽輒班師為有司奏免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三

削爵去八年復爵武帝每稱其小字歎曰子弟皆如迦葉吾得何憂累遷尚書左僕射加侍中固辭不許大同五年遷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令侍中如故藻性恬靜獨處一室牀有膝痕宗室中衣冠莫不措則常以爵祿大過每思屏退門庭閑寂賓客罕通簡文尤敬愛之自遭家禍恒布衣蒲席不食鮮禽非公庭不聽音樂帝每以此稱之出為南徐州刺史侯景亂藻遣世子或率兵入援及臺城開加散騎常侍景遣其儀同蕭邕

代之據京口藻因感氣疾或勸奔江北藻曰吾乃國之台鉉任寄特隆既不能誅剪逆賊正當同死朝廷耳不食累日薨弟猷封臨汝侯為吳興郡守性倜儻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酌祀盡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為益州刺史侍中中護軍時江陽人齊苟兒叛眾十萬攻州城敵兵糧俱盡人有異心乃遙禱請救是日有田老逢一騎浴鐵從東方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時日已晡騎舉稍曰後人來可令疾馬欲及日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三

賊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過請飲田老問為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當此時廟中請祈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土偶皆泥濕如汗是月猷大破苟兒敵在州頗借濫客筵內遂有香橙不置連相武帝末之知以此為愆還都憂媿成疾卒諡曰靈以與神交也子韶字德茂初封上甲縣都鄉侯太清初為舍人城陷奉詔西奔及至江陵人士多往尋覓令韶說城內事詔不能人人為說乃疎為一卷客問者便示之湘東王繹聞而取視謂曰

昔王韶之為陰安紀十卷說晉末亂離韶亦可為太清紀十卷矣韶乃更為太清紀其諸議論多謝吳為之韶既承旨撰著多非實錄湘東王德之改超繼懿封長沙王遂至郢州刺史韶昔為幼童庾信愛之有斷袖之歡衣食所資皆信所給遇客韶亦為信傳酒後為郢州信西上江陵遂經江夏韶接信甚薄坐清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別榻有自矜色信甚不堪因酒酣乃徑上韶牀踐蹋有撰直視韶面謂曰官今日形容大異曩日時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五十四

客滿坐韶甚愧弟駿另見猷弟朗天監五年例以王子封侯歷太子洗馬桂州刺史加都督性倨而虛羣下患之記室庾丹以忠諫見害帝聞之使於嶺表立功自効初丹父景休位御史中丞丹少有雋才與伏挺何子朗俱為周捨所狎景休罷巴東郡頗有資產丹負錢數百萬責者填門景休怒不為之償既而朝賢皆諳丹不諳景休悅乃悉還之為建康正坐事流廣州朗弟淵明字靖通少被武帝親愛封貞陽侯太清元年為豫州刺史

士民詣闕拜表言其德政求樹碑州門內及碑匠採石肥陵淵明乃廣營厨帳多召人物躬自率領牽至州識者笑之曰王自立碑非州民也帝既納侯景太舉北侵使南康王會理摠兵淵明乃拜表求行固請許之會理已至宿預詔以淵明代為都督水陸諸軍趣彭城大圖進取救曰侯景志清鄴洛可先率大軍隨機撫定汝等衆軍可止於寒山築堰引清水以灌彭城大水一沉孤城自殄慎勿妄動淵明師次呂梁十八里作寒山堰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五十五

彭城水及于堞不沒者三板魏遣將慕容詔宗起救淵明謀略不出號令莫行諸將每語事輒怒曰吾自臨機制變勿多言衆各掠居人淵明亦不能制唯禁其一軍無侵掠紹宗至決堰水淵明命將救之莫肯出魏軍轉逼人情大駭胡貴孫謂趙伯超曰不戰何待伯超俱出戰不能對貴孫乃入陳苦戰伯超擁衆弗敢救曰與戰必敗不如全軍早歸乃使其良馬載其愛曰妾自隨貴孫遂沒伯超子威方將赴戰伯超恨其出使人召之遂

相與南還淵明醉不能興眾軍大敗淵明見俘執北人懷其不侵掠謂之義王及至東魏魏孝靜帝登闔闔門引見淵明及諸將師讓而釋其禁送於晉陽勃海王高澄禮淵明甚重謂曰先王與梁主和好十餘年間彼禮佛文帝云奉為魏主并及先王此梁主厚惠不謂一朝失信致此紛擾

北齊書又曰自出師薄伐無戰不克無城不陷今自欲和非是力屈境上之事非梁主本心直侯景扇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三六

耳若猶存先王分義重成通和吾不敢違先王旨侯及諸人並即放還

因欲與梁通和使人以淵明書告武帝帝常方致書慰澄資治通鑑載武帝與淵明書曰知高大將軍禮汝不薄者啟足以慰懷當別遣行人重敦隣睦

東魏除淵明散騎常侍及聞社稷淪蕩哀泣不捨晝夜西魏平江陵齊文宣使送淵明至梁并前所獄梁將湛海珍等皆聽從淵明歸令上黨王浹率眾送之是時太

尉王僧辯司空陳霸先在建康推晉安王方智為太宰都督中外都軍事承制置百官浹軍漸進

梁書王僧辯傳載齊文宣與僧辯書曰梁國不造禍難相仍如聞權立枝子號令江陵極為冲藐祭則街君政由甯氏幹弱枝強終古所忌貞陽侯梁武猶子長沙之望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梁主納於彼國卿宜部分舟艦迎立今主并心一力善建良圖

淵明與僧辯書求迎僧辯不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三七

資治通鑑載僧辯復書曰嗣主體自宸極受於文祖明公倘能入朝同獎王室伊呂之任僉曰仰歸意在主盟不敢聞命

及浹破東關斬裴松之橫僧辯懼乃納淵明梁書王僧辯傳載僧辯啟曰奉教復具動止謹遣臣第七息顯顯所生劉弟于世珍往彼充質仍遣左民尚書曰周弘正至歷陽奉迎舳舻浮江俟一龍之渡清宮丹陛候六傳之入

於是梁與東渡度師北反淵明至望朱雀門便長慟迄至所止道俗參問皆以哭對之及稱尊號改承聖四年為天成年大赦境內

愚接北齊書載淵明詔末云可大赦天下惟宇文黑獺賊營等不在赦列可發一晒

以方智為太子

梁書王僧辯傳曰初僧辯遣使迎明請以敬帝為太子明答曰晉安王東京貽厥之重西都繼體之賢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二十一

世道喪亂宜立長君若建承華合歸皇胄心口相誓

惟擬晉安如或虛言神明所殛

授王僧辯大司馬遣其子章馳詣齊拜謝齊遇淵明及

僧辯使人供宴會俱從豐厚一同武帝時使及陳霸先

襲殺僧辯復奉晉安王是為敬帝而以淵明為太傅建

安王報齊云僧辯陰謀篡逆故誅之方智仍請稱臣于

齊承為藩國齊遣行臺司馬恭及梁人盟於歷陽明年

齊人徵淵明霸先猶稱藩將遣使送淵明疽發背死時王

琳與霸先相抗齊文昌又遣兵納永嘉永王莊主梁祀追謚淵明曰閔皇帝

永陽昭王敷字仲遠文帝第二子少有學業任齊為隨

郡內史招懷遠近士民安之以為前後之政莫及明帝

謂徐孝嗣曰聞簫隨郡唯置酒清言路不拾遺行何風

化以至於此答曰古者修文德以來遠人况止郡境而

已帝稱善徵為廬陵王寶源詔議參軍卒武帝即位贈

司空封永陽郡王謚曰昭天監二年子伯游嗣伯游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二十一

會稽太守薨

衡陽宣王暢文帝第四子有美名仕齊卒於太常天監

元年追贈開府議同三司封衡陽郡王謚曰宣子元簡

嗣位郢州刺史卒於官謚曰孝葬將引柩有聲議者欲

開視王妃柳氏曰晉文已有前例不聞開棺無益亡者

之生徒增生者之痛遂止

桂陽簡王融文帝第五子仕齊位太子沈馬與宣武王

懿俱遇害天監元年贈撫軍大將軍封桂陽郡王謚曰

簡無子詔以長沙王第九子象嗣象字世翼容止開雅

簡于交游事其所生母以孝聞位丹陽尹象生長深宮

始親庶政舉無失德朝廷稱之再遷湘州刺史郡多虎

暴及象任州日四猛虎皆死孰外自此靜息故老咸稱

政德所感累遷秘書監薨謚曰敦子慥嗣慥字元貞位

信州刺史有威惠太清赴二年後臺城遇赦還藩尋

張績所構書報湘東王曰河東桂陽二藩倚角欲襲江

陵湘東及水步兼行至荆鎮慥尚軍江津不以為意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三十一

東至乃召慥深加慰喻慥心始安後留止省內慥心知

禍及遂肆醜言湘東大怒付獄殺之

平侯樂正義字公威臨川王宏長子宏別見正義初以

王子封位太常卿南徐州刺史屬武帝幸朱方正義修

解字待駕初京城之西有別嶺入江高數十丈三面臨

水號曰北固祭謨起樓其上以置軍實是後崩壞項猶

有小亭登降其狹武帝升之下贊步進正義乃厲其路

傍施欄楯翌日帝幸遂通小輿帝悅登望久之數曰此

嶺不足須固守然京口實乃壯觀乃改曰北顧賜正義

東帛後為東揚州刺史卒弟建安侯正立初封羅平侯

母汪有寵初正仁之亡宏溺情由制以正為世子正立

徵有學宏薨後知非朝議表求讓兄帝其喜之諸侯例

封百五戶正立改封實土建安縣侯食邑一千戶後位

丹楊卒謚曰敏子賁另見正立弟正信封武化侯與正

立同生亦被宏鐘愛然幼不慧常執白團扇相東王繹

取題八字銘玩之正信不知為嗤已也終常搖握但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三十二

事 中 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三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四十二

南史五十三

梁宗室下

安成康王秀 秀子機 機弟推

南平元襄王偉 偉子恪 恪弟恭 恭子靜 恭弟祇

鄱陽忠烈王恢 恢子範 範弟恭 恭弟恭 範弟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三

始興忠武王憺 憺弟亮 亮弟暕

安成康王秀字彥達文帝第七子年十三吳太妃亡秀母弟始興王憺時年九歲與秀並以孝聞居喪累日不進飲文帝親取粥授之哀其早孤命側室陳氏并母二子陳亦無子有母德視二子如己生秀美風儀性方靜雖左右近侍非正衣冠弗見由是親友及家人咸敬焉任齊為太子舍人長沙王懿平崔慧景後為尚書令居端右衛陽王暢為衛尉掌管東昏日夕逸游衆頗勸

懿廢之懿弗聽東昏左右惡懿勳高又慮廢立並間懿

懿亦危之自是諸親咸為之備及難作臨川王宏以下

諸弟任俱隱民間罕有發泄惟桂陽王融及禍武帝兵

至新林秀及諸親並自投赴軍建康平為南徐州刺史

天監元年封安成郡王京口自崔慧景亂後

愚按梁武與慧景等耳功成則義事敗則亂悲夫

累被兵革民戶流散秀招懷撫納惠愛大行仍屬飢年

以私財贍民所濟甚多六年景江州刺史將發主者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三

堅舟為齋舫秀曰吾豈愛財而不愛士乃教以牢者給參佐下者載齋物既而遭風齋舫遂破及至州聞前刺史取徵士陶潛曾孫為里司歎曰潛之德可不及後庸即日辟為西曹時夏水汎長津梁斷絕外司請依舊做度收其價秀教曰刺史不德水塗為患可利之乎給舟而已七年遭慈母陳太妃憂詔起視事尋遷荊州刺史加都護立學校招隱逸辟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等

梁書載教曰鷄火之禽不匿影於丹山昭華之寶乍
耀米於藍田是以江漢有濯纓之歌空谷著來思之
咏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孝友純深南郡庾承
先河東郭麻形骸枯槁或橡飯菁羹惟日不足或葭
墻艾席樂在其中豈曰場苗實惟攻玉可加引辟并
遣喻意

是歲魏懸瓠城民叛殺豫州刺史司馬懷悅引司州刺
史馬仙琕仙琕籤荊州求應赴襄咸謂宜待臺報秀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三

彼待我為援援之宜速待救非應急也即遣兵赴之

梁書曰巴陵馬營蠻緣江寇害屢討不克秀遣防閣
文熾率衆討之燔其林木絕其溪徑蠻失其險暮年
而江路清

及沮水暴長頗敗民田秀以殺二萬斛贍之使長史蕭
琛簡州貧老單丁吏一日散遣百餘人民甚悅之荊州
嘗苦旱咸欲徙市開渠秀乃責躬親祈楚望俄甘雨即
降遂獲有年又武寧太守為弟所殺乃偽云士反秀燭

其姦慝望風首款咸謂之神於荊州起天居寺以梁帝
游梁館也及去任行次大雷風波暴起船艦淪溺秀所
問惟恐傷民十三年為郢州刺史加都督郢州地居衝要
賦歛煩殷民力不堪至以婦人供作秀務存約已省去
游費民皆安堵境內晏然夏日常為戰地多暴骸秀於
黃鶴樓下祭埋之一夜夢數百人拜謝而去每冬月常

作襦袴賜凍者時司州叛蠻田魯生魯賢超秀據蒙籠
來降武帝以魯生為北司州刺史魯賢北豫州刺史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三

秀定州刺史為北境捍蔽而魯生超秀互相讒毀有去
就心秀撫喻懷納各得其用當時賴之遷雍州刺史在
路薨帝聞之甚痛遣南康王績緣道迎候初秀之西也
郢州人相送出境聞其疾士民商賈咸為請命及薨四
川人裂裳為白帽哀哭以迎送之雍州蠻來迎秀聞薨
亦祭哭而去喪至都贈司空謚曰康秀美容儀每在朝
百寮屬目性仁恕喜愠不形於色左右嘗以石擲殺所
養鴟齋帥請按其罪秀曰吾豈以鳥傷人在都旦臨公

事厨人進食誤覆之去而登車竟朝不飯亦不之責時

諸王並下士建安安成二王尤好人物世人二安重士

方之四豪秀精意學術搜集經記招學士平原劉孝標

使撰類苑書未及畢已行於世秀於武帝布衣昆弟及

為君臣小心畏敬過於踈賤者帝益賢之少偏孤於始

興王愴尤篤愴久為荊州刺史常以所得俸中分秀秀

稱心受之不辭多也昆弟之睦時義歸之佐史夏侯亶

等表立墓碑誌詔許焉當世高才遊王門者東海王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三

五

孺吳郡陸倕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各製其文欲擇

用之而咸稱實錄遂四碑並建世子機嗣機位相州刺

史薨於州機美姿容善吐納家既多書博學強記然而

好弄尚力逮士子邇小人為州專意聚斂無政績頗被

衆劾將葬有司請諡詔曰王好內怠政宜諡曰場所著

詩賦數千言孝元集而序之子孫嗣

姚士彝後梁春秋曰機子欣幼聰警博總文籍善屬

文孝踐位江陵以欣嗣機封天保間為一代文宗

專掌勅令歷侍中中書令尚書僕射尚書令有集三

十卷又著梁史百卷遭亂失本

機弟推另見

南平元襄王偉宇文達文帝弟八子幼清警好學任齊

為晉安王子懋驃騎外兵參軍武帝為雍州慮天下將

亂求迎偉及始興王憺俄聞已入沔帝欣然謂佐史曰

阿八十一行至吾無憂矣及起兵留行雍州州府事

梁書曰義師發後州內儲備及人皆虛竭魏興太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三

六

裴師仁齊興太守顏僧育並不受命舉兵將襲雍州

偉與始興王憺遣兵於始平郡待師仁等要擊大破

之州境以安

及帝克郢魯下尋陽圍建鄴而已東太守蕭惠訓子瑣

及巴西太守魯休烈起兵赴荊州蕭穎胄憂憤暴卒西

朝允懼徵兵於偉偉乃割州府將吏配始興王憺往赴

之憺至瑣等皆降齊和帝詔以偉為都督雍州刺史天

監元年封建安王初梁武軍東下用度不足偉取襄陽

寺銅佛毀以為錢富僧藏錏多加毒害後遂惡疾十三年累遷為左光祿大夫加親信四十人歲給米萬斛藥直二百四十萬厨供月二十萬并二衛兩營雜役二百人陪先置防閣白直左右職局一百人以疾甚故不復出藩而加奉秩十五年所生母陳太妃薨毀頓過禮水漿不入口累日帝每臨幸抑臂之偉雖奉詔而殆不勝喪疾轉增因求改封十七年改封南平郡大通四年薨於中書令大司馬贈侍中太宰諡元襄偉性端雅持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三

度少好學篤誠通恕趨賢重士常如弗及由是四方游士當時知名者莫不畢至疾亟喪明便不復出齊世青溪宮改為芳林苑天監初賜偉為第又加穿築果木珍奇窮極彫靡有倖造化立游客省寒暑得宜冬有籠爐夏設欹扇每與賓客游其中命從事中郎蕭子範為記梁藩邸之盛無過焉而性多思慮尤慙窮乏嘗遺腹心左右歷訪問里人士有貧困吉凶不舉者即遣贍卹之平原平曼頴卒於家貧無以殯友人江革往哭之其妻

子對革號訴革曰建安王當知必為營理言未訖而偉使至給其喪事每祁寒積雪則遣人載樵米隨之絕者賦給之晚年信佛理尤精玄學者二百義又製性情幾神等論義僧寵及周捨殷鈞陸倕並名精解而不能屈朝廷得失時有匡正子弟邪僻義方訓誘斯人斯疾而不得助主興化梁政漸替自偉薨焉世子恪嗣恪字敬則弘雅有風則姿容端麗位雍州刺史年少未開庶務委之羣下百姓每通一辭數處輸錢方得聞徹賓客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三

有江仲舉蔡遠王臺卿庾仲容四人俱被接過並有蓄積故人間歌曰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遠達武帝帝接之曰主人憤憤不如客尋以廬陵王續代為刺史恪還奉見帝以人間語問之恪大慚不敢一言後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太清中為郢州刺史及亂綸至郢恪郊迎之且讓位綸不受資治通鑑曰綸在郢州以廳事為正陽殿內外齋閣悉加題署其部下陵暴軍府將佐怨之恪謀主江仲

舉說恪圖綸恪驚曰若我殺卻陵寧靜一鎮荆益兄弟必皆內喜海內若平則以大義責我矣且巨逆未梟骨肉相殘自亡之道也御息之仲舉不從分諸部將發謀泄綸壓殺之恪狼狽往謝綸曰羣小所作非由兄也凶黨已斃兄弗深憂

及王僧辯至郢恪歸荆州孝元以為尚書令司空賊平為揚州刺史時帝未遷都以恪宗室令舉故先使歸鎮社稷大寶三年薨于長沙未之鎮也贈太尉謚靖節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三

九

恪弟恭字敬範天監八年封衡山縣侯正則有罪赦讓諸王獨謂元襄王曰汝兒非直無過並有義方歷監南徐州事時衡州刺史會超在州子姪縱暴州人朱朗聚黨反武帝以恭為刺史時朗已圍始興恭至緩服狗賊示以恩信羣賊伏其勇是夜退三舍以避軍吏請退恭曰賊以政苛致叛非有陳吳之心緩之則自潰急之則併力諸君置之明日朗遣使請降恭杖節受之一無所問即收始興太守張寶生及會超弟之子子仁斬

之號其管於軍門以其賄而虐也有司奏恭縱罪人專

戮二千石詔宥之遷湘州刺史善解吏事所在見稱而性尚華侈廣營第宅重齋步閣模寫宮殿尤好賓友酣宴終辰坐客滿筵言談不倦時孝元居藩頗事聲譽勤心著述卮酒未嘗妄進恭每從容謂曰下官歷觀時人多有不好懼興乃仰眠床上視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尋除寧蠻校尉雍州刺史便道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三

十

鎮簡文少與恭遊特被賞狎至是手令勅以政事恭至州政績有聲百姓請於城南立碑頌德詔許之名為政德碑是夜聞數百人大叫碑石明旦視之碑涌起一尺恭命以大柱置碑上使力士數十人抑之不下又以酒脯祭之使人守視俄而自復視者竟不見恭聞而惡焉先是武帝以雍為邊鎮運數州粟以實儲倉恭多取官米還贍私宅又典籤陳保印侵尅百姓為荆州刺史廬陵王績所啓被詔徵還在都朝謁白服隨例帝曰白衣

者為誰對曰前衡山侯恭帝屬色曰不還我陳保印吾當白汝未已而保印實投湘東王繹改其姓名曰素逢恭竟不叙用侯景亂卒於城中詔特復本封孝元追諡曰僖侯子靜字安仁少有美名號宗室後進有文才篤志好學既內足於財多聚經史散書滿席手自讎校何敬容欲以女妻之靜忌其太盛拒不納時論服焉然好戲笑輕論人物時以此少之位給事黃門侍郎深為簡文所愛賞太清三年卒贈侍中恭弟祇字敬模美風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三

十一

幼有令譽天監中封定襄縣侯後歷位北兗州刺史侯景亂與從弟湘潭侯退謀起兵內援會州人反城應景祇遂奔東魏

鄱陽忠烈王恢字弘達文帝第十子幼聰穎七歲能通孝經論語義發適無遺及長美風儀涉獵史籍仕齊位北中郎外兵參軍前軍主簿懿之難逃都下武帝起兵恢藏伏得免大軍至新林乃奉迎天監元年封鄱陽郡王除郢州刺史加都督初郢城內疾疫死者甚多不及

藏殯恢下車遽命理瘞又遣四使巡行州部境內大治時有違筒中布者恢以奇貨異服即焚之民皆仰德累遷都督益州刺史成都去新城五百里陸路往來訂私馬百姓患之累政不能改恢乃市馬千匹付所訂家須則以次發之百姓賴焉再遷開府儀同三司都督荊州刺史晉通七年薨於州詔贈侍中司徒諡忠烈恢美容質善談笑愛文酒有士大夫風則所在雖無皎察亦不傷物有孝性初鎮蜀所生費太妃猶停都後於都不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三

十二

恢未之知一夜忽夢還侍疾及覺療寢食俄都信至太妃已瘳後有目疾久廢視瞻有道人慧龍得療眼術恢請之及至空中忽見聖僧及慧龍下針豁然開朗咸謂精誠所致恢性通恕輕財好施凡歷四州所得俸祿隨散之在荊州嘗從容問賓僚曰中山好酒趙王好吏二者孰愈眾未有對者顧謂長史蕭琛曰漢時王侯藩屏而已視事親民自有其職中山聽樂可得任悅彭祖代吏近於侵官今之王侯不守藩國當佐天子臨民清白

其優乎坐者咸服有男女百人男封侯者三十九人女
 主三十八人世子範嗣範字世儀溫和有器識為衛尉
 卿每夜自巡警武帝嘉其勞苦出為益州刺史行至荆
 州而忠烈王薨因停自解帝不許詔權監荆州及相東
 王繹至範依舊述職遣弟相潭侯退隨喪而下大同元
 年以開通劍道克復華陽增封尋徵為領軍將軍侍中
 範雖無學術以籌略自命愛奇玩古招集文才率意題
 章亦時有奇致嘗得舊琵琶題云齊竟陵世子範嗟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三

十一

往物存攬筆為詠示相東王繹繹吟咏其辭作琵琶賦
 和之後為都督雍州刺史範作牧蒞民甚得時譽撫循
 將士盡獲歡心於是養士馬脩城郭聚軍糧於私邸時
 廬陵王續為荆州既是都督府又素不相能乃啓稱範
 謀亂範亦馳啓自理帝怒焉時論者猶謂範欲為賊又
 童謡云莫忽忽且寬公誰當作天子草履車邊已時帝
 年高諸王莫肯相報簡文雖居儲貳亦不自安而與司
 空卽陵王綸特相疑阻綸時為丹楊尹威震都下簡文

乃選精兵衛宮內兄弟相貳聲聞四方範以名應謡言
 而求為公未幾加開府儀同三司範心密喜以為謡驗
 又念武帝若崩諸王必亂已既得亂又有重名可謂因
 機定天下乃更收士衆希望非常太常元年大舉北侵
 初謀元帥帝欲用範時朱異取急外還聞之遽入曰嗣
 王雄豪蓋世得人死力然所至殘暴非常非弔民之材
 昔陛下登北顧亭以望謂江右有反氣骨肉為戎首今
 日之事尤宜詳擇帝默然曰會理何如對曰陛下得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三

十二

臣無恨矣會理懦而無謀所乘襍輿施版屋冠以牛皮
 帝聞不悅行至宿預負陽侯淵明請行又以淵明代之
 而以範為征北大將軍摠督漢北征討諸軍事侯景敗
 於渦陽退保壽陽以範為合州刺史鎮合肥時景不臣
 迹露範屢啓言之
 資治通鑑曰初範密啓景反帝報曰景孤危寄命譬
 如嬰兒仰人乳哺以此事勢安能反乎範重陳曰不
 早剪撲禍及生民上曰朝廷自有處分不勞汝憂範

復請自以合肥之衆討之不許

朱异每抑而不奏及景園都範遣世子嗣與裴之高等
入援遷開府儀同三司臺城不守範乃棄合肥出東關
請兵於魏遣二子為質魏人據合肥竟不助範範進退
無計乃沂派西上軍於嶽陽遣信告尋陽王大心大心
要遷九江欲共兵西上範得書大喜乃引軍至盆城以
晋熙為晋州遣子嗣為刺史江州郡縣輟更改易時尋
陽政令所行唯在一郡又疑畏範市糶不通範乃復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三

十五

其弟觀寧侯永將兵逼南川助莊鐵時二鎮相猜無復
圖賊之志範數萬之衆皆無復食人多飢死範竟發背
薨衆秘不發喪奉弟南安侯恬為主有衆數千範將侯
瑱襲莊鐵於豫章殺之盡併其軍乃迎喪往郡於松門
過風樞沈於水釣求得之及於慶逼豫章侯瑱以範子
十六人降賊賊盡於石頭坑殺之世子嗣字長胤容貌
豐偉腰帶十圍性驍果有胆略個僕不獲細行傾身養
士皆得死力範之薨也嗣猶據晋熙城中食盡士皆乏

絕侯景遣任約攻嗣時賊方盛咸勸且止嗣按劍叱之

曰今日之戰何有退乎此嗣効命死節之秋也及戰遇
流矢中頸不許拔帶箭手殺數人賊退方命拔之應時
氣絕妻子為任所擒初範既與尋陽王大心相持及嗣
死猶未敢發範喪範弟諮字世恭位衛尉卿封武林侯
簡文即位後景周衛轉嚴外人莫能見惟諮及王克殷
不害並以文弱得出入卧內晨昏左右天子與之講論
不藝不輟於時及南康王會理事敗克不害懼禍乃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三

十六

疎諮不忍離帝朝覲無絕賊惡之令其仇人刁戍刺殺
諮於廣莫門外

愚按陳弒江陰王後封諮子季卿為江陰王見陳本
紀其以酬忠也夫

諮弟修字世和封宜豐侯局力貞固風儀嚴整九歲通
論語十一能屬文鴻臚卿裴子野見而賞之性至孝年
十一丁所生徐氏艱自荊州反葬中江遇風前後部伍
多致沉溺脩抱襯長號血淚俱下隨波搖蕩終得無佗

莽訖因廬墓次先時山中多猛虎至是絕迹野鳥馴狎
棲宿簷宇武帝嘉之以班告宗室為兼衛尉卿姜姿貌
每屯兵周衛帝視之移輦初嗣王範為衛尉夜中行城
常因風便鞭箠宿衛欲令帝知其勤及修在職夜必再
巡而不欲人知或問其故曰夜中警違實有其勞主工
慈愛聞之容或賜止違詔則不可奉詔則廢事且胡質
之清尚畏人知此職司之常何足自顯聞者數服時王
子侯多為近畿小郡歷試有績乃得出為邊州帝以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三

五

識量宏達自衛尉出鎮鍾離徙為梁秦二州刺史在漢
中七年移風改俗民號慈父長史范洪胃有田一頃將
秋遇蝗脩躬至田所深自咎責功曹史琅邪王庶勸捕
之脩曰此由刺史無德所致捕之何補言卒忽有飛鳥
千羣蔽日而至瞬息間食盡遂盡去莫如何鳥適臺使
見言於帝璽書勞問手詔曰犬牙不入無以過也嗣王
範在益城頗有異論武陵王紀大生疑防流言噂嗜脩
深自分釋求送質子并請助防紀乃遣從事中郎蕭固

誥以當世事具觀脩意脩泣言忠臣孝子之節紀敬納
之故終脩之時不為不義一夕忽有犬據脩所卧床而
卧脩曰此其戎乎因大脩城壘承聖元年魏將達奚武
來攻脩遣記室叅軍劉璠至益州求救於武陵王紀紀
遣將楊乾運援之拜脩隨郡王璠還至璠家乃降於魏
乾運班師璠至城下說城中降魏脩數之曰卿不能死
節反為說客耶命射之間信遣至荊州孝元遣與相聞
脩中直兵叅軍陳晷甚勇有口才為硯候見獲以辭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三

六

被害乃遣諸議虞馨致武牛酒武謂曰梁已為侯景所
敗王何為守此孤城脩答守之以死誓為斷頭將軍魏
相宇文泰遣書喻之力屈乃降泰禮之甚厚未幾令還
江陵厚遣之以文武千家為綱紀之僕孝元慮其為變
中使硯伺不絕於道至之夕空劫竊之及旦脩表輸馬
仗而後孝元安脩入覲望閣悲不自勝帝亦慟舉朝皆
泣尋拜相州刺史

三國典畧曰陸納反相州分其眾二千人夜襲巴陵

晨至城下脩出壘門坐胡牀望之納眾乘水來攻天
下如雨脩方食甘蔗畧無懼色部分軍旅鼓而進獲
其一舟生擒六十人納遂歸保長沙

長沙頻遇兵荒丘戶凋弊脩勸穡務分未暮派人至者
三千餘家帝多忌動加誅剪脩靜恭自守埋聲晦迹帝
亦以宗室年長深相敬禮及江陵被圍問至即日登舟
赴救至巴陵西而江陵覆滅敬帝立遥授脩太尉遷太
保時王室浸微脩雖圖義舉力弱不能自振發背歐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三

十九

薨年五十二脩弟恭封豐城侯歷中書舍人傾竭財產
以事時要超為譙州刺史江北民情獷彊前後刺史並
綏撫之恭至州徧發民丁使擔腰輿扇織等不限士庶
恥為之者重加杖責多輸財者即放免之人皆思亂及
侯景至人無戰心乃先覆敗

始興忠武王憺字僧達文帝第十一子

梁書曰數歲所生母吳太妃卒哀感傍人

任齊為西中郎外兵參軍武帝起兵憺為相國從事中

郎與南平王留守齊和帝即位以憺為給事黃門侍郎

時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瓚等兵逼荊州蕭頴胄暴卒尚
書僕射夏侯詳議迎憺行荊州事憺率雍州將吏赴之
以書喻等皆降是冬武帝平建鄴明年和帝詔以憺為
都督荊州刺史天監元年加安西將軍封始興郡王時
軍旅後公私匱乏憺厲精為政廣闢屯田減省力役存
問死兵之家供非窮困民甚安之是歲嘉禾生一莖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三

二十

蛇長二丈出遠祠壇俄而注雨歲大豐憺自少年始居
重任開導物情

梁書曰命佐吏直言於是小人知恩君子盡意

辭訟者皆立待符教決於俄頃曹無留事下無滯獄六
年州大水江溢堤壞憺親率將吏冒雨賦丈尺築之而
雨甚水壯眾皆恐或請避馬憺曰王尊尚欲身塞河堤
我獨何心以免乃登堤嘆息終日輟膳刑白馬祭江神
酌酒於流以身為民請命言終水退堤立郢州在南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三

三

數百家見水長驚走登屋緣樹擔幕人救之一口賞一
萬估客數十人應募洲人皆以免吏民歎服咸稱神勇
又分遣諸郡遭水死者給棺槨失田者與糧種是歲嘉
禾生於州界吏民歸美焉七年慈母陳太妃薨水漿不
入口六日居喪過禮武帝優詔勉之使攝州任是冬詔
徵以本號還朝民歌曰始興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
何時復來哺乳我荆土方言謂父為爹故云後為中衛
將軍中書令領衛尉卿愴性勞謙降意接士常與賓客
連榻坐時論稱之九年拜都督益州刺史舊守宰丞尉
歲時乞丐射歷村里百姓苦之習以為常愴至州停斷
嚴切百姓以蕪又興學校

梁書愴開立學校勸課就業命子映親往受經由是
多向方者

荅漢蜀郡太守文翁人多向方者十四年遷都督荊州
刺史同母兄安成王秀將之雍州薨於道愴聞喪自投
於地席橐哭泣不飲食數日傾財產賻送部伍大小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三

三

取足天下稱其悌十八年徵為侍中中撫軍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領軍將軍即開府黃閣薨二宮悲惜輿駕臨
幸者七贈司徒謚忠武愴未薨前夢改封中山王策授
如他日意頗惡之數日卒愴有患西土荊州人聞薨皆
哭於巷嫁娶有吉日移以避哀子亮嗣亮弟暎字文明
年十二為國子生天監十七年詔諸生口策宗室可否
帝知暎聰解特令問策又口對並見奇謂祭酒袁昂曰
吾家千里駒也起家淮南太守諸兄未有除命乃抗表
讓馬暎美容儀普通二年封廣信縣侯丁父憂隆冬地
席哭不絕聲不嘗穀粒惟飲冷水因患瘕結除太子洗
馬詔以愴艱難王業追增國封嗣王陳讓既不復許乃
乞頌邑諸弟帝許之改封新渝縣侯後居太妃憂泣血
三年服闋為吳興太守郡累不稔中大通三年野穀生
武康二十二處自此豐穰暎製嘉穀頌以聞中詔稱美
後為北徐州刺史在任弘恕民史懷之常載粟帛遊於
境內遇貧者即賑焉勝境名山多所尋履及徵將還鍾

離人顧思遠捉入行部伍中暎見甚老使人問之對曰
 年一百一十二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亡略盡今唯小
 者年已六十又無孫息家闕養乏是以行役暎大異之
 召賜之食食兼於人檢其頭有肉角長寸遂命後舟載
 還都謁見天子與言往事多異所傳擢為散騎侍郎賜
 以奉宅朝夕進見年百二十卒又普通中北侵攻穰城
 城內有人年二百四十歲不復能食穀惟飲曾孫婦乳
 簡文命賜勞之荊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百一十六
 歲膂力過人進食不異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將
 亡人人告別乃至山林樹木處處履行少日而終時以
 為知命湘東王繹愛奇重異遂留其枕暎後卒於衛尉
 卿廣州刺史諡寬侯暎弟粲字通明美姿容善談吐初
 封安陸侯擔特所鍾愛常目送之曰吾所深憂左右問
 其故答曰其過俊發恐必無年及擔不豫侍疾衣不釋
 帶言與淚并擔費扶而後起服闋改封上黃侯兼宗正
 卿簡文入居監撫粲獻儲德頌遷給事黃門侍郎出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三

三



晉陵太守美才仗氣言多激揚常乘折角牛輅木履被
 服必於儒者名盛海內為宗室推重特被簡文友愛與
 新渝建安南浦並預密宴號東宮四友簡文日有五六
 使往來粲初至郡屬早躬自祈禱果獲甘潤郡雀林村
 舊多猛虎為害粲在政六年此暴遂息卒於郡初粲履
 歷年官曹擁滯有司案諡法言行相違曰替乃諡替侯
 論曰自昔王者創業莫不廣植親親割裂州國封建子
 弟是以大旆少帛崇於魯衛盤石犬牙寄深梁楚梁武
 遠遵前軌蕃屏懿親至於戚枝咸被任遇若蕭景才辯
 固亦梁之令望者乎安成南平鄱陽始興俱以名迹著
 美益亦有梁之間平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三

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四

明 李清 撰

南史五十四

列傳第四十三

梁武帝諸子

武帝七男丁貴墳生昭明太子統簡文皇帝廬陵威王
續阮修容生孝元皇帝董昭儀生南康簡王續丁充華
生邵陵攜王綸葛脩容生武陵王紀昭明太子追尊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四

帝見前長子河東王譽字重孫昭明次子普通三年封
枝江縣公中大通三年改封東郡王累遷南中郎將湘
州刺史未幾侯景寇建鄴譽入援至青草湖臺城沒詔
班師譽還湘鎮時孝元以湘東王軍於武城新除雍州
刺史張續密報孝元曰河東起兵岳陽聚米將襲江陵
孝元甚懼沈未斷纜歸因遣咨議周弘直至譽所督其
糧衆譽曰各自軍府何忽隸人使三反譽並不從
大清紀云初上遣諮議參軍周弘直往湘州報河東

總校官檢

討臣彭元琬

侍讀學士臣王保

校對生 員臣梁寶繩

王譽云侯景既須撲滅今欲遣荊州兵力使汝東往
但使諸蕭一人匡難吾無所惜譽對弘直攘袂云身
始至鎮百度俱闕征伐之任便未能行又遣舍人虞
預至譽所曰周弘直還知汝必不能自出師吾今便
長驅席卷還望三湘兵糧相給譽又拒絕意色殊憤
上又遣錄事參軍劉敷往雍宣旨岳陽王答曰吾舟
楫足乘准糧伏闕少湘州有米已就譽求雍部精兵
必能分遣行留之計爾自擇之答曰兵馬播扞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四

二

須非敢滅撤襄陽形勝豈可暫虛於是湘雍二藩遂
成亂謀矣是月上誠世子方等曰吾近累使往湘並
未相唇齒今故命汝至彼必望申吾意若能相隨下
可留王冲權知州事譽遂不受命潛圖構逆此皆蕭
韶為孝元隱惡飾詞耳

孝元帝大怒遣世子方等征之反為譽敗死又令信州
刺史鮑泉攻譽並與書陳示禍福譽謂曰敗軍之將勢
豈語勇欲前即前無所多說泉軍于石柳寺譽逆擊不

利而還泉進軍橘洲譽攻之又見敗逐圍之譽幼而驍
勇馬上用弩兼有膽氣能撫士卒甚得衆心孝元又遣
領軍王僧辯代鮑泉攻譽

梁書曰僧辯築土山以臨城內日夕苦攻矢石如雨
城中將士死傷大半

譽將濟園出會其麾下將慕容華引僧辯入城遂被執
謂守者曰勿殺我得一見七官申此讒賊死無恨王者
曰奉令不許遂斬首送荆鎮孝元返其首以葬初譽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四

三

將敗引鏡照面不見其首又見長人蓋屋兩手據地噉
其臍又見白犬大如驢從城出不知所在譽甚惡之俄
城陷

周書曰譽即位江陵贈譽丞相謚武桓

南康簡王績字世謹小字四果武帝第四子天監七年
封南康郡王十年為南徐州刺史時年七歲王者有受
貨洗改解書長史王僧孺弗之覺績見而詰之便首服
衆咸歎其聰譽十七年為都督南兗州刺史在州以善

政稱尋有詔徵還百姓曹樂等一百七十人詣闕上表稱績尤異十五條乞留為州任優詔許之普通四年徵為侍中五年出為江州刺史丁董淑媛憂居喪過禮固求解職乃徵授安右將軍領石頭戍軍事羸瘠不親視事大通三年因感疾薨於任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簡績寡玩好少嗜欲居無僕妾躬事儉約所有租秩悉寄天府及薨後少府有南康國無名錢數十萬子會理嗣與通理義理俱改忠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四

四

廬陵咸王續字世訢武帝第五子天監八年封廬陵王少英果膂力絕人馳射於帝前續中兩麈冠於帝人帝大悅大通元年累遷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為都督荊州刺史薨贈司空諡曰威始孝元母阮脩容得幸由丁責墳力故孝元與簡文相得而與續少相狎長相謗孝元臨荊州宮人李桃兒以才慧得進及還以李氏行宮戶禁重讀具狀聞孝元泣對使訴於簡文簡文知之不得孝元猶懼送李氏還荊州世所謂西歸內人者

自是二王書不通及續薨孝元時為江州聞問入閣而躍辱為之破尋自江州復為荊州荊州人迎於我境帝數而遣之吏民失望續多聚馬仗蓄養麴雄毗邑愛財極意收歛倉儲庫藏盈溢臨終有啓遣中錄事參軍謝宣融送所上金銀器千餘件武帝始知其富以為財多德寡因問宣融曰王金盡於此乎宣融曰此之謂多安可加也夫王之過如日月之蝕欲令陛下知之故終而不隱帝意乃解子應嗣應不慧王薨至內庫閱珍物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四

五

金瓶問左右曰此可食否答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並特乞汝他皆此類 邵陵攜王綸字世謂小字六真武帝第六子少聰穎博學善屬文尤工尺牘天監十三年封邵陵郡王普通五年以西中郎將權攝南徐州事在州輕險躁虐喜怒不恒車服僭擬肆行非法遨遊市里雜於厮隸嘗問賣鮓者曰刺史何如對者言其躁虐綸怒令吞鮓死自是百姓惶駭道路以目嘗逢喪車奪孝子服著之匍匐號叫

錢帥懼罪密以聞帝始嚴責綸不能改乃遣代之綸悖慢逾甚取一老公短瘦類帝者加以袞冕置之高坐朝以為君自陳無罪使就坐剥禡之撫之於庭忽作新棺木貯司馬崔會意以輜車挽歌為送葬法使姬乘車悲號會意不堪輕騎還都以聞帝恐其奔逸以禁兵取之將於獄賜盡昭明太子流涕固諫得免免官削爵土還第大通元年復爵中大通四年為揚州刺史綸素驕縱欲盛器服遣人就市賒買錦采絲布數百疋擬與左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四

六

職局防閤為絳衫內人帳幔民皆闔閉店不出臺續使少府市米經時不能得敕責府丞何智通具以聞因被責遣第恒遣心腹馬容戴子高戴瓜李撤趙智英等尋智通於路逢之白馬巷以槊刺之又出於背智通以血書壁作卽陵字乃絕遂知字帝懸錢百萬購賊有西州游軍將宋鵠子條姓名以祭教遣舍人諸曇榮領齊仗五百人圍綸第於內人楹中禽瓜撤智英子高驍勇踰墻突圍遂免智通子敞之割炙食之即載出新亭四面

火炙之焦熟敵車載錢設益壽雇人食撤一嚮賞錢一千徒黨並毋肉遂盡綸鎖在第舍人諸曇榮並主帥領仗身視守免為庶人經三旬乃脫鎖項之復爵後預錢衡州刺史元慶和於生賦詩十二韻末云方同廣川國寂寞久無聲大為武帝賞曰人才如此何慮無聲旬日間拜郢州刺史太清二年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侯景構逆加征討大都督率眾討景將發帝誡曰侯景小豎頗習行陣未可一戰即殄當以歲月圖之綸發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四

七

下江中浪起有物蕩舟將覆識者尤異之及次鍾離三國典畧曰初綸將發營於樂游苑始入牙門有飄風吹旗折次鍾離將殺牛勞士牛走入馬廐觸殺綸所乘服馬又以兩角貫馬腹載之而行衝突營幕軍中驚亂景已渡采石綸乃晝夜兼道旋軍入赴濟江中流風起人馬溺者十二遂率西豐公大春新塗公大成等步騎三萬發京口將軍趙伯起請從徑路直指鍾山出其

不意綸從之衆軍奄至賊徒大駭分為三道攻綸綸大破之朔日賊又來攻日晚賊稍退南安以侯駿數十騎馳之賊回拒駿駿部亂賊因逼大軍大軍潰綸至鍾山戰敗奔回京口軍主霍俊見獲賊送於城下逼云已擒即陵王俊偽許之乃曰王小失利政為糧盡還京口後為託邇所獲非軍敗也賊以刀背敲其髀俊色不變賊義而捨之俊中書舍人靈超子也三年正月綸與東揚州刺史大連等入援至驃騎洲進位司空臺城陷綸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四

禹穴東土皆附臨城大連懼將害已乃圖之綸覺乃去至尋陽尋陽公大心欲以州讓之不受大寶元年綸至鄧州刺史南平王恪讓州於綸綸不受乃上綸為假黃越都督中外諸軍事綸於是置百官政廳事為正陽殿內外齋省悉題署焉而數有變怪徐城隍神將烹牛有赤蛇繞牛口出南浦施安幄帳無何風起飄於江中時孝元久圍河東王譽請救於綸綸欲往救之為軍糧不繼遂止乃與孝元書曰道之斯美以和為貴况天時地

利不及人和豈可手足肱支自相屠害

梁書有曰方今社稷危殆創巨痛深人非禽虫在知君父

即日大敵猶彊天讎未雪余爾昆弟在外三人如不匡救安用臣子

梁書有曰惟應剖心嘗胆泣血枕戈感誓蒼穹憑靈宗祀畫謀夕計共思康復其餘小忿或宜寬貸誠復子憾頃史將奈國寃未雪正宜輕重相推小大易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四

遣無益之情割下流之悼今已喪鍾山復誅猶子將非揚湯止沸吞水療寒若以譽無道近遠同疾弟復效尤攸非獨罪幸寬於衆議忍以事寧如使逆寇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弗亡夫征戰之理義在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政為藩屏盤固宗鎮疆密若自相魚肉是謂代景行師景便不勞兵力坐致成效醜徒聞此何快如之

梁書有曰弟若苦陷洞庭兵戈不戢雍州疑迫何以
自安必引進魏軍以求形援侯景事等內癰西秦外
同瘤腫直置關中已為咽氣况復會狼難測勢必侵
吞弟若不安大事去矣必希豁照茲途解汨川之圍
存社稷之計使其運輸糧儲應賑軍旅庶叶力一舉
指日寧泰宗廟重安天下清復推弟之功豈非幸甚
孝元復書極陳譽罪不可解圍狀綸省書流涕曰天下
之事一至於斯左右聞之莫不掩泣於是大修器甲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四

十

討侯景孝元聞其盛乃遣王僧辨帥舟師一萬逼綸至
鸚鵡洲綸將劉龍虎等敗遂降僧辨

資治通鑑載綸以書責僧辨曰將軍前年殺人之姪
今歲伐人之兄以此求榮恐天下不許僧辨送書於
湘東王繹繹命進軍辛酉綸集其麾下於西園涕泣
言曰我本無它志在滅賊湘東常謂與爭帝遂爾見
伐今日欲守則交絕糧儲欲戰則取笑千載不容無
事受縛當於下流避之麾下壯士爭請出戰綸不從

綸遂與子蹟等十餘人輕舟走武昌澗飲寺沙門法整
與綸有舊歲之巖石下時綸長史韋質司馬姜偉先在
外聞綸敗馳往迎綸孝元復遣將徐文盛追攻之綸復
收卒屯齊昌郡將引魏軍共攻南陽侯景將任約襲綸
綸敗走定州刺史田龍祖迎綸綸懼為所執復歸齊昌
行收兵至汝南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孝綸故吏也開
城納之綸乃修復城池收集士卒將攻竟陵西魏聞之
遣大將楊忠儀同侯幾通攻破城執綸不為屈通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四

十一

臥大鼓使綸坐上殺之投於江岸經日色不變鳥獸莫
敢近時飛雪飄零屍橫道路周回數步獨不露灑舊主
帥安陸人赦破敵斂墓於襄陽墓之日黃雪霽標惟冢
壙所獨不下雪忠知而悔使以太牢往祭殯百姓憐之
為立祠廟岳陽王登遣迎喪葬於襄陽望楚山南贈太
宰諡曰安

周書及北史皆曰諡壯武當從周書
後孝元議追加諡尚書左丞劉毅議諡法急政交外曰

攜從之綸任情卓越輕財愛士不競人利府無儲積聞有輒求既得散士亦以此歸之初鎮京口大器造甲既涉聲論投之於江及後出征戎備頗闕乃歎曰吾昔造仗本備非常無事涉疑遂使零散今日討抄卒無所資初明明之薨簡丈入居監撫綸不謂德舉而云時無豫章故以次立及廬陵之沒綸舐望滋甚於是伏兵於莽用伺車駕而臺舍人張僧胤知之謀頗洩又綸獻曲阿酒百器帝以賜寺人飲之而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四

若論綸與繹書藹然又洞然疑無此二事

帝不自安頗加衛士以警宮內於是傳者互相疑阻而綸亦不懼帝竟不能有所廢黜卒至宗室爭競為天下笑長子堅大同元年以例封汝南侯亦善草隸性頗庸短嘗與所親書題云嗣王其人得書大駭執以諫堅堅曰前言戲耳人曰不願以此為戲侯景圍城堅屯太陽門終日蒲飲不撫軍政吏士有功未嘗申理疫癘所加亦不存恤士咸憤怨太清三年堅書佐畫勛華白曇朗

等以堅私室醞釀大有烹宰不相濡及愆恨夜引賊登樓城遂陷遇害弟確改忠義

武陵王紀字世詢武帝第八子少寬和喜怒不形於色勤學有文才天監十三年封武陵王尋授揚州刺史中書詔成武帝加四句曰貞白堅素是其慎也庶事無留是其勤也紀特為帝愛故先作收揚州大同三年為都督益州刺史以路遠固辭帝曰天下方亂唯益州可免故以處汝汝其勉之紀敬獻既出復入帝曰汝嘗言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四

老我猶再見汝還益州也紀在蜀開建寧越嵩貢獻方物十倍前人朝嘉其績加開府儀同三司初天監中雷震太陽門成字曰紹宗梁位唯武王解者以武陵王於是朝野屬意及侯景陷臺城上甲侯詔西上至硤出武帝密敕加紀侍中假黃鉞都督征討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尉承制大寶元年六月辛酉紀乃移告諸州征鎮遣世子圓照領二蜀精兵三萬受湘東王繹節度繹命圓照且頓白帝未許東下七月甲辰繹遣鮑檢以帝崩

問報紀十一月壬寅紀搃戎將發益鎮繹使胡智監至蜀書止之曰蜀中斗絕易動難安弟可鎮之吾自當滅賊又別紙云地擬孫劉各安境界情深魯衛書信恒通二年四月乙丑紀僭號於蜀改年天正暗與少主棟同號識者尤之以為於文天為二人正為一止言各一年止也紀又立子圓照為皇太子圓正為西陽王圓滿竟陵王圓普譙王圓肅宜都王以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永豐侯為征西大將軍益州刺史封秦郡王司馬王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四

十四

弟
資治通鑑曰初臺城之圍怍勸紀速入援紀不欲行內衙之會蜀人費合告怍反怍有與將帥書云事事往人口具紀即以為及徵謂怍曰以卿舊情當使諸子無恙對曰生兒悉如殿下留之何益乃盡誅之梟於市 愚按二人錚錚如此南史何以不附徐勉王僧辯傳

永豐侯撫歎曰王不克矣善人國之基也今乃誅之不亡何待又謂所親曰昔桓玄年號大亨識者謂二月了大亨一書不見晉書

而玄之敗實在仲春今年曰天正在文為一止其能久乎丁卯孝元遣萬州刺史宋道襲圓照於白帝圓照弟圓正時西陽太守召至鎖於省內初楊乾運求為梁州刺史不得紀以為潼州楊法深求為黎州刺史又不得以為沙州二憾不獲所請各遣使通西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四

十五

資治通鑑曰孝元與魏書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及聞魏侵蜀紀遣其將譙淹回軍赴援魏將尉遲迴逼涪水楊乾運降之迴即趨成都五月己巳紀次西陵軍容甚盛

資治通鑑曰帝聞紀東下使方士畫板為紀像親釘其支體厭之

孝元命護軍將軍陸法和立二城於峽口名七勝城鎖江以斷峽時陸納米平蜀軍復逼孝元甚憂之法和告

急旬日相繼孝元乃拔任約於獄以為晉安王方知司馬

資治通鑑載孝元言曰汝罪不容誅我不殺本為今日仍許妻以廬陵王續女

撤禁兵配之并遣宣猛將軍劉崇共約西赴六月紀募連城攻絕鐵鎖孝元復拔謝答仁于獄為步兵校尉配眾一旅上赴紀之將發也江水可揭前部不得行及登舟無雨而水長六尺劉孝勝喜曰殆天贊也將至峽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四

六

黑龍負舟其將帥咸謂天助及頻兵日久頻戰不利師老糧盡智力俱殫又魏人入劍閣成都虛弱憂懣不知

所謂先是孝元已平侯景執所俘馘頻遣報紀世子圓

照鎮巴東留執不遣答紀云侯景未平宜急征討已聞

荆鎮為景所滅疾下大軍紀謂為實然故仍率眾沿江

急進於路方知景平便有悔色召圖照責之圖照曰侯

景雖誅江陵未服宜速平蕩紀亦以既居尊位宣言於

眾敢諫者死蜀中將卒日夜思歸所署江州刺史王開

業進曰宜還救根本更思後圖諸將以為然圖照劉孝勝獨言不可紀乃止既而聞王琳將至潛遣將軍侯劼傍險出法和後臨水築壘禦琳及法和孝元書遺紀

梁書載書曰自天長喪亂獯醜憑陵朕枕戈東望血血西浮殞愛子於二方無諸侯之八百身披屬甲手貫流矢俄而風樹之酷萬恨始纏霜露之悲百憂繼集扣心飲胆壘行天罰雖復結壇特將寨帷納士拒赤壁之兵無謀於魯肅燒烏巢之未不妨於荀攸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四

七

知將殫金帛殆竭傍無寸助險阻備嘗遂得斬長狄於駒門挫蚩尤於楓木怨耻既雪天下無塵方與岳牧同茲清靜隆暑炎赫弟比何如今遣來使指宣往懷

遣光州刺史鄭安中往喻意於紀許其還蜀專制嶠方紀不從命報書如家人禮既而侯劼為任約謝答仁所破又納陸平諸軍並西赴孝元乃與紀書曰甚苦大智季月煩暑流金鑠石聚蚊成雷封狐千里以茲玉體辛

苦行陣乃睽西顧我勞如何自獲醜憑陵羯胡叛渙吾
年為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倘
遣使乎良所希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
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代之期讓棗推藜長罪惟悞之
日上林靜拱聞四鳥之哀鳴宣室披圖嗟萬始之長逝
心乎愛矣書不盡言大智紀別字也帝又為詩曰回首
望荆門驚浪且雷奔四鳥嗟長別三聲悲夜猿圓正在
獄曰連句曰水長二江急雲生三峽昏願貫淮南罪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四

六

報阜陵恩帝覽詩而泣紀頻敗知不振遣署度支尚書

樂奉業往江陵論和緝計

資治通鑑曰奉業知紀必敗啓帝曰蜀軍乏糧士卒

多死危亡可待

帝知紀必破不許於是兩岸十餘城俱降游擊將軍樊
猛率所領至紀所紀在舟中遶牀而走以金擲猛等曰
卿送我一見七官必當富貴猛曰天子何由可見今殺
足下此金何之猶不敢逼圍守之法和馳啓帝密敕樊

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率甲士祝文簡張天成拔刃升
舟猶左右奔擲第五子圓滿馳來就父紀首既落圓滿
軀亦分法和叔太子圓照兄弟三人問圓照曰阿即何
至此圓照曰失計願為公作奴法和叱遣之圓照中大
同初為益州東齋郎宋寧宋興二郡太守梁遠鎮諸王
世子皆在建鄴質守帝特愛紀故遣副紀紀之構釁悉
其謀也次弟圓正先鎖於江陵及紀以兵終孝元使謂
曰西軍已敗汝父不知存亡意欲其自殺而圓正既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四

七

此問便號哭盡哀以禍難之興皆由圓照唯哭世子言
不絕聲帝謂圓正聞問悲感必應自殺頻視知不能死
又付廷尉獄及見圓照曰阿兄何乃亂人骨肉使酷痛
如此圓照更無所言唯云計誤並命絕食于獄齧臂啖
之十三日亡遠近聞而悲之圓正紀第二子美風儀善
談論寬和好施愛接士人封江安侯歷西陽太守有惠
政既居上流人附者甚眾及侯景作逆圓正收兵眾且
一萬後遂敗虜中流不從王命及景破復謀入蜀孝元

將圖之署為平南將軍及至弗見使南平嗣王恪等醉而囚之時紀稱梁王及紀敗死有司奏請絕紀屬籍孝元許之賜姓饜養氏紀最為武帝所愛諸子罕登公位唯紀以功業顯著先塔黃扉死邵陵王綸屢以罪黜心每不平及聞紀為征西綸撫枕歎曰武陵有何功業而位乃前我朝廷憤憤似不知人帝聞大怒曰武陵有恤民拓境之勲汝有何績太清初帝思之使善畫者張僧繇至蜀圖其狀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嵩西通資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四

吐谷渾內修耕桑蓋鐵之功外通商賈遠方之利故能殖其財用器甲殷積馬八千匹上足者置內廐閑寢殿以通之日落輒出步馬便騎射尤工舞稍九日講武躬領幢隊及聞國難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既東下黃金一斤為餅百餅為蓮至有百蓮銀五倍之其他錦蜀繒采稱是每戰則懸金帛示將士終不賞賜寧州刺史陳知祖請散金銀募勇士不聽慟哭而去自是人離心莫肯為用紀頗學觀占善風角亦知其不能復濟

瞻望氣色歎吒天道推牀聲聞於外有請事者以疾辭不見既死埋於沙州不封無槨孝元以劉孝勝付廷尉尋免之初紀將僭號妖怪不一內寢柏殿柱繞節生花其莖四十有六霍靡可愛狀似荷花識者曰王敦妖花非佳事也時蜀知星人說紀曰當若東下當用申年太白出而從之為利申歲發蜀酉年入荆不可失也發蜀之歲太白在西北及明年則已東出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四

論曰甚矣讒佞之為巧也夫言附正真跡在茶敬悅目會心無施不可至乃離父子間兄弟廢楚嫡疎漢嗣可為太息良非一塗以昭明親賢梁武受信謗言一及死不能明况下此者也廬陵多財為累雄心自主未及聘暴長沒為幸南康為政有方居喪以禮惜乎早夭不極危季邵陵少而險踈人道頓亡晚致勤王其殆優矣武陵地居勢勝卒致傾覆才輕志大能無及乎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五

明 李清撰

列傳第四十四

南史五十五

梁簡文帝諸子 大訓刪 孝元帝諸子

簡文二十子 王皇后生哀太子大暉 南郡王大連 陳淑容生尋陽王大心 左夫人生南海王大臨 安陸王大春 謝夫人生瀏陽公大雅 張夫人生新興王大莊 包昭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五

生西陽王大鈞 范夫人生武寧王大威 褚修華生建平王大球 陳夫人生義安王大昕 朱夫人生綏建王大摯 其臨川王大欵 桂陽王大成 汝南王大封 樂良王大圍 並不知母氏 潘美人生皇子大訓 早亡 無封 餘不知不載 哀太子大噐 字仁宗 簡文嫡長子 中大通三年封宣城郡王 太清二年十月 侯景寇建鄴 敕太子為臺內大都督 三年五月 簡文即位 六月 癸酉 立為皇太子 大寶二年八月 景廢簡文 將害太子 時景党稱命召之 太子方

講老子將下牀 刑人掩至 太子顏色不變 徐曰 久知此

事 嗟其晚耳 刑者將以衣帶絞之 太子曰 此不能見 殺

乃指取繫帳竿下繩 絞之 遂絕 時年二十八 太子性寬

和 兼神明 端凝在賊中 每不屈意 左右竊問 故荅曰 賊

若未須見 殺雖復陵傲 呵叱終不敢害 若見害時 至雖

一日 百拜無益 於死問者 又曰 官今憂逼 而神貌怡然

未喻 此意 荅曰 吾自度死 必在賊前 若諸叔外來 平奪

錫 寇必前見 殺然後就死 若遂開拓 上流 必先見殺 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五

取富貴 何以無益之愁 橫憂必死之命 耶 初景之西上

携太子同行 及敗 歸舟往往相失 太子所乘舟入攬陽

浦 舟中腹心並勸 因此入北 太子曰 自國家喪 敗志不

圖 生主上蒙塵 寧忍違離 吾今若去 乃是叛父 非謂避

賊 天下豈有無父之國 便涕泗嗚咽 命即前進 賊以太

子有羸度 每憚之 恐為後患 故先及禍 承聖元年四月

追謚哀太子 祔太廟 陰室

尋陽王大心 字仁恕 簡文第二子 幼聰朗 善屬文

三國典畧曰大心小名英童與大器年俱十歲並能屬文嘗雪朝入見武帝詠雪令二童各和並授筆立成 梁簡文集載戒大心書曰汝年幼乏學可大可大其惟學與面牆而立吾所不取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

中大通四年以皇孫封當陽縣公大同元年為都督鄧州刺史時年十三簡文以其幼戒之曰事無大小悉委行事大心雖不親州務發言合理眾皆驚服太清元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五

為雲麾將軍江州刺史貪冒財賄不能綏民二年侯景寇都大心招集士卒與上流諸軍赴援宮闕三年臺城陷上甲侯蕭韶南奔宣密詔又敕加散騎常侍進號平南將軍大寶元年封尋陽王初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侯景既而又奉其母來奔大心以鐵舊將厚為其禮軍旅之事悉委之以為豫章內史景數遣軍西工寇抄大心輒令鐵擊破之擒其將趙加婁賊不能進時鄱陽王範率眾棄合肥屯於柵口待援兵搃集欲俱進大心聞

之遣要範西上以湓城處之廉饋甚厚欲與戮力除難會鐵據豫章反大心令中兵參軍韋約討之鐵敗乞降鄱陽世子嗣先與鐵善謂範曰昔與鐵游處其人才畧從橫若降江州必不全其首願嗣請援之乃遣將侯瑱救鐵夜破韋約等營大心大懼於是二藩釁起景將任約略地至湓城大心遣司馬章質拒戰敗績時帳下猶有勇士千餘人咸說曰既無糧儲難以守固若輕騎往建州以圖後舉策之上也其母陳淑容不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五

梁書載淑容言曰汝久違二宮不思拜謁闕廷且吾已老乃欲遠涉險阻豈謂孝子吾終不從撫胃慟哭大心乃止遂與約和二年將遇害逸牀謂賊廂公王僧貴曰我以全州歸命何忍相苦乃見射而殞臨川王大款字仁師簡文第三子初封石城縣公位中書侍郎太清三年簡文即位封江夏郡王大寶元年奔江陵湘東王承制改封臨川王魏克江陵遇害南海王大德字仁宣簡文帝第四子大同二年封寧國

縣公少敏慧年十一遭左夫人憂哭泣毀瘠以孝聞後入國學明經射策甲科再遷給事黃門十一年為長兼待中出為琅邪彭城二郡太守侯景亂屯端門都督城南諸軍事

冊府元龜曰時議者皆勸收外財物擬備賞賜大臨獨曰物乃賞士而牛可犒軍命取牛得千餘城內賴以享士

大寶元年封南海郡王出為都督東揚州刺史又除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五

郡太守時張彪起義會稽吳人陸令公潁川庾孟卿等勸大臨投之大臨曰彪若成功不藉我力如其撓敗以我說焉不可往也二年遇害

南郡王大連字仁靖簡文第五子少俊爽能屬文舉止風流雅有巧思妙達音樂兼善丹青大同二年封臨城縣公七年與兄大臨俱入國學並射策甲科皆拜中書侍郎十年武帝幸朱方大連大臨並從帝問曰汝等習騎否對曰臣等未奉詔不敢輒習敕令給馬試之大連

兄弟據鞍往還各得馳驟之節帝大說即賜所乘馬及

為啓謝辭又甚美帝他日謂簡文曰昨見大臨大連風

韻可愛足慰吾老年累遷侍中太清元年出為東揚州

刺史侯景入寇建鄴大連率眾四萬來赴及臺城沒援

軍散還東揚州會稽豐沃糧伏山積東山懸景苛虐咸

樂為用而大連恒沈湎於酒宋子仙攻之大連棄城走

追及於信安縣大連猶醉弗之覺三吳悉為賊有大寶

元年封南郡王賊遣將趙伯超劉神茂來攻大連專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五

部將留異以城應賊大連走為賊所獲

資治通鑑曰異為子仙御導追而執之送建康帝聞

之引帷自蔽掩面而泣

侯景以為江州刺史

梁書曰大連既迫賊手恒思逃逸乃與賊約曰軍民

之事吾皆不與候我存亡但聽鐘響欲罕與相見因

得亡賊亦信之事未果

二年遇害

安陸王大春字仁經簡文第六子少博徒書記善吹笙

天性孝謹體貌瓌偉腰帶十圍大同六年封西豐縣侯

後為寧遠將軍知石頭戍軍事侯景內寇大春奔京口

隨邵陵王綸入援戰於鐘山軍敗肥大不能行為賊所

獲大寶元年封安陸郡王出為東揚州刺史二年遇害

桂陽王大威字仁和簡文第八子初封新塗公太清三

年簡文即位封山陽郡王大寶元年奔江陵湘東王繹

承制改封桂陽王大威性甚兇麤兼使弓馬至江陵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五

甲夜出人謂為劫斫之遂失左髻魏克江陵遇害

汝南王大封字仁胤簡文第九子初封臨汝公太清三

年簡文即位封宜都郡王大寶元年奔江陵湘東王承

制封汝南王魏克江陵遇害

愚按北史云大封同弟大圜充使西魏周保定中封

晉陵縣公此云二年遇害大誤

瀏陽公大雅字仁風簡文第十二子大同九年封瀏陽

縣公少聰警美姿儀特為武帝所愛臺城陷大雅猶命

左右格戰賊至漸眾乃自絕而下發憤感疾薨

新興王大莊字仁禮簡文第十三子性躁動大同元年

封高唐縣公大寶元年封新興郡王位南徐州刺史二

年遇害

西陽王大鈞字仁博簡文第十四子性厚重不妄戲弄

年七歲武帝嘗問讀何書對曰學詩因令諷誦即誦周

南音韻清雅帝重之因賜王羲之書一卷大寶元年封

西陽郡王位丹陽尹二年監揚州遇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五

武寧王大威字仁容簡文帝十五子美風儀眉如畫大

寶元年封武寧郡王二年為丹陽尹遇害

建平王大球字仁玉簡文帝第十七子大寶元年封建

平郡王明慧夙成初侯景圍臺城武帝素歸心釋教每

發誓願恒云若有眾生應受諸苦諱身願代當時大球

年甫十歲驚謂母曰官家尚爾兒安敢辭乃六時禮佛

亦云凡有眾生應獲苦報悉大球代受其早慧如此二

年遇害

義安王大昕字仁朗簡文帝第十八子年四歲母陳夫人卒哀毀若成人晨夕涕泣目為之傷及武帝崩大昕奉慰簡文鳴噎不自勝左右莫不掩泣大寶元年封義安郡王二年遇害

綏建王大擘字仁瑛簡文第十九子幼雄壯有膽氣及臺城陷乃歎曰大丈夫會當滅虜妳媪驚掩其口曰勿妄言禍將及大擘笑曰禍至非由此大寶元年封二年遇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五

樂良王大圍簡文第二十子大寶元年封後入周仕隋位內史侍郎

孝元帝諸子徐妃生忠烈世子方等王貴嬪生貞惠世子方諸始安王方略袁貴人生愍懷太子方矩夏貴妃生敬皇帝餘不顯

忠烈世子方等字實相孝元長子少聰敏有俊才善騎射尤長巧思性愛林泉特好散逸嘗著論曰人生處世如白駒過隙耳一壺之酒足以養一簞之食足以怡形

生在高蓮死葬溝壑瓦棺石椁何以異茲吾嘗夢為魚因化為鳥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吾不及魚鳥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恒在掌握舉首惧觸搖足恐墮若吾得與魚鳥同遊去人間

如脫屣耳初徐妃以妬失寵方諸母王氏以治容倖嬖及王夫人終孝元歸咎徐妃方等意不自安孝元聞之又惡方等方等益惧故述此論申志時武帝年高欲見諸王長子孝元遣方等方等欣然升舟冀免憂辱行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五

繇水遇侯景亂孝元召之方等啓曰昔申生不愛其死方等豈顧其死孝元省書歎息知無還意乃配步騎一萬使援臺城賊每來攻方等必身當矢石城陷方等歸荊州收集士馬甚得衆和孝元始歎其能方等又勸修築城柵以備不虞既成樓雉相望周回七十餘里孝元觀之甚說入謂徐妃曰若更有一子如此吾復何憂徐妃不荅垂泣而退孝元忿之因疏其穢行勝於大閭方等入見益自危時河東王譽為湘州刺史不受令方等

求征之孝元謂曰汝有水厄深宜慎之拜為都督令南討方等臨行謂所親曰吾此段出征必死無二死而獲所吾豈愛生及至麻溪軍敗溺死求屍不得孝元聞之喜不以為戚後追思其才贈待中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諡忠壯世子并招魂葬之

顏氏家訓曰元帝在江州不豫方等親拜知醫中兵叅軍李猷

方等注范曄後漢書未就所撰三十國春秋及篤靜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五

行於世孝元即位諡武烈世子子莊改本紀

貞惠世子方諸字明智孝元第二子幼聰警博學明老易善談玄風采清越特為孝元所愛母王氏又有寵及方等敗後孝元謂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勿以汝兄為念因拜中撫軍將軍自副文出為郢州刺史鎮江夏以鮑泉為行事時孝元遣徐文盛與侯景將任約相持方諸年十五童心未革恃文盛在近不恤軍政日與鮑泉蒲酒為樂景知之乃遣其將宋子仙從間道襲之百姓

奔告方諸與鮑泉並不信曰文盛大軍在下虜安得來始命閉門賊已入城方諸方路泉腹以五色毳繡其鬚子仙執方諸以歸王僧辯軍至蔡洲景遂害之孝元追謚貞惠太子

愍懷太子方矩字德規孝元第四子少勤學美容止初封南安侯太清初累遷侍中中衛將軍孝元承制拜王太子改名元良承聖元年十一月丙子立為皇太子及升儲位昵狎羣小好著微服嘗入朝公服中著碧絲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五

袴摳衣高孝元見之大怪遣尚書周弘正責之因使太子師弘正佗日弘正謁見孝元問曰太子比頗受卿導否對曰太子聖德乃未見日新幸無太過帝曰卿以我父子故未直言從容之間無失和嶠之對便有廢立計未及行而江陵喪亡遇害太子性聰穎而凶暴猜忍俱有孝元風敬帝承制追謚愍懷太子
始安王方略孝元第十子貞惠世子母弟母王氏王琳之次嫡孝元即位拜貴嬪次妹又為良人並蒙寵幸方

略益鐘愛侯景亂孝元結好西魏方略年數歲便遣入
關孝元親送近幾執手歎郁既而旋駕憶之賦詩曰如
何吾幼子勝衣已別離十日無由宴千里送遠垂至長
安即得還贈遺甚厚江陵喪亡遇害貴嬪良人並更誕
子未出閣無封失名

論曰簡文提挈寇戎孝元崎嶇危亂諸子之構踐艱棘
蓋時運所鍾乎忠烈以鞿盡之材居冢嗣之任竟亦當
年擯落通塞命也哀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五

十一

宣帝八男王皇后生孝惠太子曹皇太妃生孝明帝餘
不知母氏無名者三人

察字道遠宣帝長子帝為梁王立為世子尋薨及稱帝
追謚孝惠太子

巖字義遠宣帝第五子性仁厚善撫接歷尚書令太尉
太傅隋召後主入朝巖降陳授東揚州刺史及陳亡百
姓推巖為主為惣管宇文述所破斬於長安

岌宣帝第六子性淳和位至侍中中衛將軍天保五年

薨贈司空謚曰孝

岑字智遠宣帝第八子位至太尉性簡貴御下嚴整後
主嗣位自以望重屬尊頗有不法故隋文徵入朝拜大
將軍封懷義郡公

孝明帝七男自後主琮以下皆不知母氏

璵字欽文孝明第三子幼有令譽能屬文徵荊州刺史
頗有能名隋召後主入朝命崔弘度將兵至荊州璵懼
與叔父巖奔陳陳以為侍中吳州刺史甚得物情三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五

十四

父老皆曰吾君之子陳亡吳人推為主吳人見梁武簡
文宣明諸帝於兄弟中並以第三踐尊位璵自謂孝明
第三子深自矜負有謝異者頗知廢興梁陳之際言無
不驗江南人甚敬信之及陳後主被擒異奔璵益為眾
所歸宇文述攻璵璵遣王褒守吳州自將拒述述遣兵
別道襲褒褒衣道士服棄城遁璵敗將左右數人逃於
太湖匡民家被執送長安斬之年二十一
璵晉陵王

環臨海王仕隋尚衣奉御

珣南海王

新唐書宰相世系圖曰珣仕隋歷左光祿大夫梁公

食邑二千戶贈遷州刺史子鉅鈞鉅隋時嗣梁公為

千牛鈞終唐太子率更令生渝州長史灌灌生嵩相

玄宗二子華衡華相肅宗二子恒悟恒殿中御史生

俛相穆宗悟為大理司直生倣相僖宗衡尚新昌公

主為太僕卿駙馬都尉生子復相德宗次子湛湛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五

真相懿宗寘生遶相僖宗以事具唐書不錄

瑒義陽王仕隋秘書監丘侯

瑒內史侍郎河池太守

新唐書世系圖載瑒相高祖又傳曰瑒字時文九歲

梁封新安王幼以孝聞梁亡入長安女兄為晉王妃

瑒好釋氏又兼愛經術善屬文性鯁急嘗以劉孝標

辨命論詭悖著論非之以為人粟天地而生謂之命

至吉凶禍福則繫諸人今一於命非先生所以教人

通儒柳頌言諸葛穎嘆曰是足鍼孝標膏肓矣晉王

為太子殺右千牛即帝位妃為后而瑒寢又親寵穎

遷尚衣奉御檢校左翊衛鷹揚郎將感末疾不呼醫

曰天若假吾餘年因得為通階矣后聞責之曰爾亡

國之後不安小官而高為怪語罪當不測瑒復治疾

良已拜內史侍郎數言事忤旨稍見忌瑒帝至鴈門

為突厥所圍瑒謀曰夸俗可賀敦與兵馬事况義成

公主以帝女為之必恃大國援若走一單使往喻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五

不戰解又眾恐陛下已平突厥復事遠東故息不肯

戰願下詔赦高麗專討突厥則人自奮矣帝從之既

而公主說辭謂突厥果解圍去然帝素意伐遠又銜

瑒言謂群臣曰突厥何能為瑒乘未解時乃結恐我

遂出瑒為河池郡守部有鈔賊萬人吏不能制瑒蒙

勇敢士擊降之悉捕皆畜賜有功又擊走薛舉眾數

萬高祖入京師招之挈郡自歸授光祿大夫封宋國

公拜民部尚書秦王頌右元帥攻洛陽署瑒府司馬

武德元年遷內史令帝委以樞筦內外百務悉關決
或引升御榻呼曰蕭即瑀自力孜孜抑過繩違無所
憚上便宜每見納用手詔曰公言社稷所賴朕既寶
之故賜黃金一函公其勿辭是歲州置七職秦王為
雍州牧以瑀為州都督詔嘗下中書未即行帝讓其
稽瑀曰隋季內史詔敕多違舛百司不知所承今朝
廷初基安危繫號今比承一詔必覆審使先後不謬
始得下此所以稽留也帝曰卿用若爾朕何憂乎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五

七

瑀閨內田宅悉賜勲家至是遷給之瑀盡分宗族獨
留廟堂奉祠王世充平進尚書右僕射七年以熒惑
犯右執法求避位不許久之遷左僕射貞觀初房玄
齡杜如晦新得君事任稍分瑀不能無少望乘罅切
諷辭旨疏躁太宗怒廢於家俄拜特進太子少師復
為左僕射帝問瑀朕欲長保社稷奈何瑀曰三代有
天下所以能長久者類封建諸侯以為藩屏秦置守
令二世而絕漢分王子弟享國四百年魏晉廢之亡

不旋踵此封建明效帝納之始議封建坐與陳叔達
忿爭御前不恭免歲餘起為晉州都督入拜太常卿
遷御史大夫參預朝政瑀論議明辯然不能容人短
意或偏駁不通而向法深房玄齡魏徵溫彥博頗裁
正之其言多黜瑀益不平會玄齡等小過失瑀即痛
劾不報由是自失罷為太子少傅加特進復為太常
卿拜河內道巡省大使九年復參預政事帝嘗曰武
德之季太上皇有廢立議願朕挾不賞之功於昆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五

八

弗見容瑀於爾時不可以利休死懼社稷臣也因賜
詩曰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誠臣又曰公守道耿介古
無以過然善惡大明或有時失瑀頓首謝曰既蒙教
又許以忠亮雖死日猶生年也魏徵曰臣有逆眾持
法王恕之以公孤特守節王恕之以介昔聞其言乃
今見之使瑀不遇陛下庸能自保邪晉王為皇太子
拜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曰三師以德尊太
子禮不尊則無所取法乃詔師入謁太子出門迎拜

師荅拜每門讓乃入師坐然後坐書前後著名稱惶

恐瑀素貴但中狹每燕見輒言玄齡輩朋黨盜權膠

固特未反耳帝曰知臣莫若君朕雖不明寧頓情臧

否因為瑀曉解積久亦不平瑀好浮屠法請捨家為

桑門帝許之矣復奏自度不能為又足疾不入謁帝

曰瑀豈不得所邪乃詔奪爵下除商州刺史未幾復

其封加特進卒年七十四遺命飲以單衣無卜日詔

贈司空荊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常謚曰肅帝以其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五

五

忌改謚貞禰 愚按瑀孝明親子故全錄唐書餘不

盡錄 後梁春秋曰後主一男鉉位襄城通守集州

刺史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五

南北史合注總目錄

第一冊 卷一至卷二一
 第二冊 卷二二至卷五五
 第三冊 卷五六至卷八三
 第四冊 卷八四至卷九九
 第五冊 卷一〇〇至卷一二〇
 第六冊 卷一二一至卷一四二
 第七冊 卷一四三至卷一六八
 第八冊 卷一六九至卷一九一

南北史合注第二冊目錄

卷二十二 列傳第十一 南史二十二 一
 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二 南史二十三 一三
 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三 南史二十四 二七
 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四 南史二十五 四五
 卷二十六 列傳第十五 南史二十六 五四
 卷二十七 列傳第十六 南史二十七 七二
 卷二十八 列傳第十七 南史二十八 八六
 卷二十九 列傳第十八 南史二十九 九七
 卷三十 列傳第十九 南史三十 一〇一

卷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 南史三十一 一一三
 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一 南史三十二 一二七
 卷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五 南史三十六 一三九
 卷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六 南史三十七 一五一
 卷三十八 列傳第二十七 南史三十八 一六四
 卷三十九 列傳第二十八 南史三十九 一七五
 卷四十 列傳第二十九 南史四十 一八九
 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 南史四十一 一九九
 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一 南史四十二 二一五
 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二 南史四十三 二二六
 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三 南史四十四 二三九
 卷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五 南史四十六 二六六
 卷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六 南史四十七 二八二
 卷四十八 列傳第三十七 南史四十八 二九五
 卷四十九 列傳第三十八 南史四十九 三〇八
 卷五十 列傳第三十九 南史五十 三二〇
 卷五十一 列傳第四十 南史五十一 三三六
 卷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一 南史五十二 三四九
 卷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二 南史五十三 三六五
 卷五十四 列傳第四十三 南史五十四 三七七
 卷五十五 列傳第四十四 南史五十五 三八八